二程子全書序

孔孟之道既不行於當時而其學乃傳於後世學之傳者道之窮也聖賢豈得已哉孔子不得已而揮刪述六經之筆孟子不得已而撰仁義七篇之書然實用是垂教萬世與天地相爲無窮而教又政之所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出焉。後世之人獲聞孔孟之教。隨其所得。
淺深小大。施及於民。則固孔孟之道之行
矣。嗚呼。晦之近者。未始不爲明之遠也。天
意蓋有攸在。而孔孟之功賢於堯舜湯武。
豈不信乎。自是能繼其學與道者。漢唐迄
宋。惟二程夫子足以當之。而亦不獲行道
於時。推其所學以爲教者。即孔孟家法也。
伯子年逾五十而卒。未及大有述作。叔子
則有易春秋二傳通行於世。學者誦習。而
伯叔子各有門人傳錄遺言。文集之類。先
儒編集。舊名全書。六經四書之後。同爲布
帛菽粟。以資民生日用。在二夫子者猶其

在孔孟也。今讀其書而私淑以脩其身。窮
固未嘗不可爲教。達則兼政與教行之。斯
世斯民實亦蒙被二夫子之澤。而豈徒曰
書云乎哉。夫不讀其書而欲得其道者鮮
矣。然徒讀焉弗克驗之於心體之於身措
之於事。則亦古人糟粕。而果何貴於書。何

禪於治也耶。廣右督學李憲副中。因念地
在僻遠。庠序士子。罕見二夫子全書。爰命
學宮刊梓。未完乃以憂去。祜爲僚友。兼督
學政。書成而教諭林文炳等請序卷首。顧
予何人。能言二夫子之學與道耶。雖嘗細
讀其書。庶幾有見。而功力不逮。歲月云徂。

思更求進而未能爾是書梓行嘉惠廣右
士子溥矣但未知讀者果能深求其學與
道乎否則恐非二夫子立言垂訓冀望後
學之盛心也凡爲吾徒尚共勉哉
嘉靖三年甲申歲九月朔日後學鄱陽余
祐謹序

遺書
第一卷起至第二卷下止 甲集
第三卷起至第十卷止 乙集
第十一卷起至第十七卷止 丙集
第十八卷起至第十九卷止 丁集
第二十卷起至第二十五卷及附錄止 戊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外書

第一卷起至第十二卷止　巳集

文集

第一卷起至第四卷止　庚集

第五卷起至第六卷止　辛集

第七卷起至第九卷止　壬集

第十卷起至第十二卷及遺文序止　癸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第一　二先生語一

端伯傳師說錄李籲字端伯洛人伊川先生曰語錄只有李籲得其意不拘言語無錯編者故今以爲首篇

第二上　二先生語二上

元豐己未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學於橫渠張先生之門先生卒乃入洛元豐己未然亦有己未後事

第二下　二先生語二下

東見錄後別本云亦與叔所記故附其後

第三　二先生語三

甲

乙

謝良佐記憶平日語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元
先生之門學者皆有語錄然則此書蓋追記云
豐中從學嘗言昔在二

第四

游定夫所録游酢字定夫建州
人元豐中從學

二先生語四

第五

此四篇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
以其不分二先生語故附於此

二先生語五

第六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曉處今悉存之不敢刪去以俟知者

二先生語六

第七

同上篇

二先生語七

第八

本自為一篇專說論孟似諸別
録然不與諸篇相雜故附于此

二先生語八

第九

以日所聞諸師友說元本在端伯傳師說之後
不知何人所記以其不分二先生語故附于此

二先生語九

第十

洛陽議論熙寧十年橫渠先生過洛與二先生
議論此最在諸録之前以雜有橫渠議論故附于此

二先生語十

第十一

蘇昞季明録關中人張載門人也

明道先生語一

師訓

劉絢質夫録録人。

第十二

戊冬見伯淳先生洛中所聞 元豐五年戊。

明道先生語二

劉絢質夫録

第十三

亥八月見先生于洛所聞 元豐六年癸亥。

明道先生語三

劉絢質夫録

第十四

亥九月過汝所聞 時先生汝州酒稅監

明道先生語四

劉絢質夫録

第十五

入關語録 關中學者所記。按集。先生元豐庚申元祐辛未皆嘗至關中。但辛未年呂與叔已卒。此篇尚有與叔名字。疑庚申年也。

伊川先生語一 或云明道先生語

劉絢質夫録

第十六

已巳冬所聞 下知何人所記。已巳元祐四年也。本在少日所聞諸師友說後。

伊川先生語二

第十七

伊川先生語三

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或曰永嘉周行已恭叔。或云永嘉劉安節元承。或云關中學者所記。皆不能明也。故存其篇而闕其目。案元祐三年劉質夫卒。此篇有質夫名字。則三年前語也。

第十八
劉元承手編劉祐安節字元承永嘉人所記有元
事延平陳淵幾叟得之於
元承延平陳淵之子有題誌在後
伊川先生語四

第十九
楊遵道錄楊迪字遵道延平人文靖公之長子
也所記有元符末歸自涪陵後事
伊川先生語五

第二十
周伯忱錄周孚先字伯忱毗陵人建中靖國初從學
伊川先生語六

第二十一上
師說
伊川先生語七

門人張繹錄張繹字思叔壽安人

第二十一下
附師說後胡文定公家本除復重得此數章
以其意類師說故以附其後
伊川先生語七下

第二十二上
伊川雜錄
唐棣彥思

第二十二下
附雜錄後延平陳氏本自為一篇無名氏
伊川先生語八下

第二十三
鮑若雨錄永嘉人字汝霖一云商霖
伊川先生語九

第二十四
伊川先生語十

鄒德久本 此陵鄒柄道鄉公之子未嘗親見先生不知其所傳授舊附東見録後

第二十五

伊川先生語十一

暢潛道録 暢大隱字潛道名見東見録此篇見氏客語中不云何人之言亦不云暢本然則潛道所記獨問見於延平羅氏別録則注云何人所記與胡氏本亦有之而題其上云張果暢叔多非先生語今考傳識者疑其問答之信然故附於此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爲書先生没而其傳寖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己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篇善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録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爲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爲之録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抄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其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唱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游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

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豪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況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至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誤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道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或者失之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況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至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誤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道而本益固則日用之

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抄尚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録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

附録

明道先生行狀 伊川先作

門人朋友叙述 劉立之 朱光庭 范祖禹

書行狀後 謝湜

哀詞 呂大臨

墓表伊川先生作

伊川先生年譜

祭文張繹

奏狀胡安國

右附錄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狀一篇皆其本文無可議者獨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著熹嘗竊取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它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爲年譜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下各系其所從得者今亦輯取以著于篇合爲一卷以附于二十五篇之後嗚呼學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之傳也其庶幾乎乾道四年歲在著雍困敦夏四月壬子新安朱熹謹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端伯傳師說

伯淳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爲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著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汚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汚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蓋爲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脩治而脩治之是義也若不消脩治而不脩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佗山河大地。
又干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
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識其他
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
便信是會禪也。非是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說。此
理本無二故也。

王彥霖問立德進德先後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
進而至于立。立而後進。則是卓然一作立定後有所
進。立則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
至于立。則進而至于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
者也。立是可與立者也。

王彥霖以爲人之爲善。須是他自肯爲。時方有所得。
亦難強。曰。此言雖是。人須是自爲善。然又不可爲
如此却都不管他。蓋有教焉。脩道之謂教。豈可不
脩。

王彥霖問道者一心也。有曰仁者不憂。有曰知者不
惑。有曰勇者不懼。何也。曰此只是名其德爾。其理
一也。得此道而不憂者仁者之事也。因其不憂故
曰此仁也。知勇亦然。不成却以不憂謂之智不惑

謂之仁也。凡名其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達道之大也。

蘇季明嘗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脩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方一作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脩辭

辭章真誠爲實脩業之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不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森列於其中。譬如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衆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爲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蓋不自得也。爲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言。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有雖好讀書。却患在空虛者。未免此敝。

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
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先生常論克已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錯
否曰如公之言只是說道也克已復禮乃所以爲
道也更無別處克已復禮之爲道亦何傷乎公之
所謂道也如公之言即是一人自指其前一物曰
此道也他本無可克者若知道與已未嘗相離則
若不克已復禮何以體道道在已不是與已合爲

一物可跳身而入者也克已復禮非道而何至如
公言克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故曰可離
非道也理甚分明又曰道無真無假曰既無真又
無假却是都無物也到底須是是者爲真不是者
爲假便是道大小大分明
古人見道分明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從事於斯無是
餒也立之斯立
佛學氏一作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二千年來無一
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
可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爲怕死生故只管說不

休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至如禪學者雖自
曰異此然要之只是此箇意見皆利心也籲曰此
學不知是本來以公心求之後有此蔽或本只以
利心上得之曰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
心信之莊生云不恒化者意亦如此也如楊墨之
害在今世則已無之如道家之說其害終小惟佛
學今則人人談之瀰漫滔天其害無涯舊嘗問學
佛者傳燈錄幾人云千七百人甚曰敢道此千七
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道夕
死可矣與曾子易簀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

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是誠無一人達者
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曰心迹一也豈有迹
非而心是者也正如兩脚左行指其心曰我本不
欲行它兩脚自行豈有此理蓋上下本末內外都
是一理也方是道莊子曰遊方之內遊方之外者
方何嘗有內外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內面是一處
外面又別是一處豈有此理學禪者曰草木鳥獸
之生亦皆是幻曰子以爲生息於春夏及至秋冬
便却變壞便以爲幻故亦以人生爲幻何不付與
佗物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爲幻

天地之間非獨人爲至靈自家心便是草木鳥獸之心也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爾一本此下云人與物但氣有偏正耳獨陰不成獨陽不生得陰陽之偏者爲草木得陰陽之正氣者爲人也後漢人之名節成於風俗未必自得也然一變可以至道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語仁而曰可謂仁之方也已者何也蓋若便以爲仁則反使不識仁只以所言爲仁也故但曰仁之方也

則使自得之以爲仁也

惡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

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循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性作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

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興於詩立於禮自然見有著力處至成於樂自然見無所用力一本云興於詩便須見有著力處立於禮便須見有得力處成於樂便須見有無所用力處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如楊子看老子則謂言道德則有取空如揔提仁義絶滅禮學則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爲救時反本之言爲可取却尚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言道德有取則蓋自是楊子已不見道豈得如愈也

予天民之先覺者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之所有以予之皆彼自有此義理

我但能覺之而已。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
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先生嘗語王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
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
某則�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尋相輪。辛勤登
攀。邐迤而上。直至十三級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
公之言。然其卻實在塔中。去相輪漸近。要之須可
以至也。至相輪中坐時。依舊見公對塔談說此相
輪如此如此。介甫只是說道。云我知有箇道如此
如此。只他說道時。已與道離。他不知道。只說道時
便不是道也。有道者亦一作自分明。只作尋常本
分事說了。孟子言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豈不是
尋常說話。至於易。只道箇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
和性字由字也不消。只是此一箇道理。自已分明。陰陽剛柔仁義
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秕稗也。故生不野合則死不墓
祭。蓋燕饗祭祀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踏
青藉草飲食。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爲壇。并墓人
爲墓祭之尸。亦有時爲之。非經禮也。後世在上者

未能制禮則隨俗未免墓祭既有墓祭則祠堂之類亦且爲之可也

禮經中既不說墓祭即是無墓祭之文也

張橫渠於墓祭合一分食而祭之故告墓之文有曰奔走荆棘殺亂梧盤之列之語此亦未盡也如獻尸則可合而爲一鬼神如何可合而爲一

墓人墓祭則爲尸舊說爲祭后土則爲尸者非也蓋古人祭社之外更無所在有祭后土之禮（如今城隍神之類皆不當祭）

家祭凡拜皆當以兩拜爲禮令人事生以四拜爲再拜之禮蓋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誠意則當如此至如死而問安却是瀆神若祭祀有祝有告謝神等事則自當有四拜六拜之禮

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即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已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後世不知此一本有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爾（古人爲尸者亦自處如今之主祭已是不得已耳）

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宗子繼別爲宗言別則非一也如別子五人五人各爲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禰者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

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爲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爲之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疏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世人多愼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

顥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凡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楊雄規模窄狹道即性也言性已錯更何所得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

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
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
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周官醫以十全爲上非爲十人皆愈爲上若十人不
幸皆死病則奈何但知可治不可治者十人皆中
即爲上
有人勞正叔先生曰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應甚勞
苦先生曰吾日復安地何勞何苦他人日踐危地
此乃勞苦也
憂子弟之輕後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

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
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頗柳輩誠爲好人則
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
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
王弼注易元不見道但却以老莊之意解說而已
呂與叔嘗言愚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
御寇東面一人來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
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踈盜固易入無緣作
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
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

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孔子曰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中庸便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蓋人有說孔子之語。中庸又直指郊禘之義以發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以曾子之言雖是如此。又恐人尚疑忠恕未可便爲道。故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又深下數人。堯夫嘗言。能物物則我爲物之物也。不能物物則我爲物之物也。亦不消如此。人自人。物自物。道理甚分明。

伯淳近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爲我盡達諸介甫。我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于介甫。則必有益于我。

人以料事爲明。便騶騶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之所養之意如此。

凡物之名字。自與音義。與理相通。除其他有體質可以指論而得名者之外。如天之所以爲天。天未名時本亦無名。只是蒼蒼然也。何以便有此名。蓋出

自然之理音聲發於其氣遂有此名此字如今之聽聲之精者便知人性善卜者知人性名理由此也

顧言趙澤甫云臨政是事不合著心惟恕上合著心是否曰彼謂著心勉而行恕則可謂著心求恕則不可蓋恕自有之理舉斯心加諸彼而已不待求而後得然此人之論有心為恕終必恕矣

誠者合內外之道不誠無物

持國曰凡人志能定其志則氣為吾使志壹則動氣矣先生曰誠然矣志壹則動氣然亦不可不思氣壹則動志非獨趨蹶藥也酒也亦是也然志動氣者多氣動志者少雖氣亦能動志然亦在持其志而已

持國曰道家有三住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此所謂存三守一伯淳先生曰此三者人終食之頃未有不離者其要只在收放心

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伯淳先生曰欺有三有為利而欺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尋有類欺者在所察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

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先生曰范景仁論性曰豈有生為此死又却為彼盡似見得後却云自有鬼神又却迷也

少年時見物大食物美後不能然者物自爾也乃人與氣有盛衰爾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后稷之克岐克嶷子越椒始生人知其必滅若敖氏之類）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

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
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
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
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那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
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況臨
大事乎
　嘗與趙汝霖論爲政切忌臨事著心曰此誠是也然
唯恕上合著心
拾遺

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大則無所不在剛則無所
以直道順理而養則充塞於天地之間配義與道
氣皆主於義而無不在道一置私意則餒矣是集
義所生事事有理而在義也非自外襲而取之也
告子外之者蓋不知義也
壹與一字同一動氣則動志一動志則動氣爲養
者而言也若成德者志已堅定則氣不能動志
北宮黝之勇在於必爲孟施舍之勇能於無懼子夏
篤志力行者也曾子明理守約者也
必有事者主養氣而言故必主於敬勿正勿作爲也

心勿忘必有事也助長乃正也
北方之強血氣也南方之強乃理強故聖人貴之
人患乎懾怯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
忿懥怒也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已可以治怒明理
可以治懼
侯世與云某年十五六時明道先生與某講孟子至
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處云三哥以必有事焉而勿
正爲一句心勿忘勿助長爲一句亦得因舉禪語
爲兒云事則不無擬心則差某當時言下有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元豐己未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

古不必驗今之所患止患不得爲不患不能爲正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

二語明

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作體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

一日之運即一歲之運正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蓋

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

可知正

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明
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
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如
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
觀易須看時然後觀逐爻之辭亦有易中言之已多
意聖人常取其重者爲之辭亦不必重事又有且言其時不及
取其未嘗言者亦不必重事又有且言其時不及
其爻之才皆臨時參考須先看卦乃看得繫辭
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既有諸已所用莫非中理知
巧之士雖不自得然才知稍高亦能窺測見其一

二得而用之乃自謂泄天機若平心用之亦莫不
中理但不有諸已須用知巧亦有元本脱有字反失之
如蘇張之類
教人之術若童牛之牿當其未能觸時已先制之善
之大者其次則豶豕之牙豕之有牙既已難制以
百方制之終不能使之跋惟豶其勢則性自調伏
雖有牙亦不能爲害如有不率教之人却須置其
櫝楚別以道格其心則不須櫝楚將自化矣
事君須體納約自牖之意人君有過以理開諭之既
不肯聽雖當救止於此終不能回却須求入君開

納處進說偏乃開明處如漢祖欲廢太子叔孫通言嫡庶根本彼皆知之既不肯聽矣縱使能言無以易此惟張良知四皓素爲漢祖所敬招之使事太子乃無廢立意及左師觸

龍事亦相類

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明

仁義禮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體四者四支仁體也義宜也禮別也智知也信實也

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

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明

醫書言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明博施濟衆云。必也聖乎者。非謂仁不足以及此。言博施濟衆者。乃功用也。明

嘗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一作性便知天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即性命亦可了。明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世間有鬼神憑依言語者。蓋屢見之。未可全不信。此亦有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已。嘗以所求語劉絢其後以其思索相示。但言與不是。元未嘗告之。

近來求得稍親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眞知與常知異常見一田夫魯被虎傷有人說虎傷
人衆莫不驚獨田夫色動異於衆若虎能傷人雖
三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嘗眞知眞知須如田夫
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猶爲不善是亦未嘗眞知若
眞知決不爲矣
蒲人要盟事知者所不爲況聖人乎果要之止不之
衛可也盟而背之若再遇蒲人其將何辭以對
嘗言鄭戩作縣定民陳氏爲里正既慕有姓陳人乞
分居戩立笞之曰安有朝定里正而夕乞分居既
而察之乞分居者非定里正也今夫赤子未能言
其志意嗜欲人所未知其母必不能知之然不至
誤認其意者何也誠心愛敬而已若使愛敬其民
如其赤子何錯繆之有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
矣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
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
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日
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

THE GRAC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
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
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
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
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
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
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一本下更有之三字又
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
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
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
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習此心
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
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
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於惡流於一
物明
昔見上殿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
問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
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孫碩膚赤鳥几几周公盛

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明○一本此下云。又嘗攝介甫。顓對曰。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

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別善惡。一切函容覆載。四處之有道爾。若善者親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爲天地。故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胥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

更無別理。明

言體天地之化。已剩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

可對此箇別有天地。明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爲政。皆興水利有功。

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

大學乃孔子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明

孔子之列國。咨聘而已。若有用我者則從之。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爲治。不爲則已。如復爲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爲合

義若須更改而後爲則何義之有
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欲寡則心自誠荀子言養
心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
所以養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
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
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
以義不必言命
克已則私心去自然能復禮雖不學文而禮意已得
明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
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
教之可督者督之至于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
足以警衆可也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一本此下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
勦刻也律令唯言其法至於勦刻則見其法之用也詩書如藥方春秋如
用藥治疾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
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
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
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

COPYRIGHT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君實修資治通鑑至唐事正叔問曰敢與太宗肅宗正篡名乎曰然又曰敢辨魏徵之罪乎曰何罪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讎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後世特以其後來立朝風節而掩其罪有善有惡安得相掩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稱其能不死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與徵何異曰管仲之事與徵異齊侯死公子皆出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糾齊魯小白入齊既立仲納子糾以拒小白小白既長又所不當立義已不順既而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書齊小白入于齊以國繫齊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子糾無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此復讐子者罪與徵之事全異

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與徵所以行之者一一則誠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所以行之者一一則誠也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明

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季氏強臣君待

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季孟之間則待之
之禮爲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此孔子不
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
談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者正心
以正身正身以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于天
下此其序也其間則又繫用之淺深臨時裁酌而
應之難執一意
天地之道常垂象以示人故曰貞觀日月常明而不
息故曰貞明
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

約處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
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于聖
人亦止如是更無別途穿鑿繫累自非道理故有
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
養而不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心所蔽則歉然而
餒知其小也思無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
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明
良能良知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
德性謂天賦天資才之美者也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明

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

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蓋先得是道矣。學文之功。學得一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觸類至于百千至于窮盡。亦只是學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故此言可爲知道者言。不可爲學者言。如心得之。則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譬如學書。若未得者須心手相須而學。苟得矣。下筆便能書。不必猶學。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已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

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

立清虛一大爲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

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窮理而至於物則物理盡今之學者唯有義理必養其心若威儀辭讓以養其體文章物采以養其目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脉皆所未備

孟子之於道若溫淳淵懿未有如顏子者於聖人幾矣後世謂之亞聖容有取焉如孟子路

顏子孔子皆一意但有小大之差皆與物共者也

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若聖人則如天地如老者安之之類疑孟字誤

大學在明明德先明此道在新民者使人用此道以自新在止於至善者見知所止

得而後動與慮而後動異得在已如自使手舉物無不從慮則未在已如手中持物以取物知其不利

聖人於文章不講而學蓋講者有可否之疑須問辨而後明學者有所不知問而知之則可否自決不待講論如孔子之盛德惟官名禮文有所未知故

問於郯子老子既知則遂行而已更不須講
正叔言不當以體會爲非心以體會爲非心故有心
小性大之說聖人之神與天地字有爲一安得有二
至于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莫不在此心即與天
地無異不可小了他不可若一作或將心滯在知識上
故反以心爲小時本注云橫渠云心
鼓舞萬物不與聖人同憂此天與人異處聖人有不
能爲天之所爲處
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
不得不與古異如今人面貌自與古人不同若全

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
交神明之意當在事生之後則可以盡孝愛而得其
饗全用古事恐神不享
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君與夫人當異廟故自無配明
禘王者之大祭祫諸侯之大祭明
伯淳言學者須守上達之語乃學之要
嫂叔無服先王之權後聖有作雖復制服可矣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
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

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斟酌去取古今。恐未易言。須尺度權衡在胷中無疑。乃可處之無差。

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

凡學之雜者。終只是未有所止。內不自足也。譬之一物懸在空中。苟無所倚著。則不之東則之西。故須著摸佗別道理。只為自家不內足也。譬之家藏良金。不索外求。貧者見人說金。須借他底看。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悵恨者久之。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古亦有釋氏盛時。尚只是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驅了知者。才會愈高明則陷溺愈深。在某則才卑德薄無可奈何。佗然據今日次第。便有數孟子亦無如之何。只看孟子時楊墨之害能有甚況之今日殊不足言。此事蓋亦繫時之汚隆。清談盛而晉室衰。然清談為害。却只是閑言談。又豈若今日之害道。今雖故人有一（初本無字）為此學。而陷

溺其中者則既不可回今（初本無今字）只有望於諸君爾直須置而不論更休曰且待嘗試若嘗試則已化而自爲之矣要之決無取（初本無此上二十九字）其術（初本作佛學）大槩且是絕倫類（初本卷末注云那日之會大率談禪章內一本云云上下皆同版本已定不可增益今附于此異時有別鋟版者則當以此爲正今從之）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那裏去又其迹須要出家然則家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處此等事皆以爲寄寓故其爲忠孝仁義者皆以爲不得已爾只要得脫世網至愚迷者也畢竟學之者不過至似佛佛者一頓胡爾他本是箇自私獨善

枯槁山林自適而已若只如是亦不過世上少這一箇人又却要周遍謂既得本則不患不周遍要之決無此理（一本此下云然爲其學者結之理雖有屈時又却亂說卒不可憑考之）今日所患者患在引取了中人以上者其力有以自立故不可回若只中人以下自不至此亦有甚執持今彼言世網者只爲些秉彝又殄滅不得故當忠孝仁義之際皆處於不得已直欲和這些秉彝都消殺得盡然後以爲至道也然而畢竟消殺不得如人之有耳目口鼻既有此氣則須有此識所見者色所聞者聲所食者味人之有喜怒哀樂

者亦其性之自然今強曰必盡絶爲得天真是所
謂喪天真也持國之爲此學者三十年矣其所得
者儘說得知有這道理然至於反身而誠却竟無
得處他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内矣然無義
以方外其直内者要之其本亦不是譬之贊易前
後貫穿都說得是有此道理然須默而成之不言
而信存乎德行（一冊有德行字）處是所謂自得也談禪者
雖說得蓋未之有得其徒亦有肯道佛卒不可以
治天下國家者然又須道得本則可以周遍
有問若使天下盡爲佛可乎其徒言爲其道則可其
迹則不可伯淳言若盡爲佛則是無倫類天下却
都沒人去棄然自亦以天下國家爲不足治要逃
世網其說至於不可窮處他又有一箇鬼神爲說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蔽今只合人道廢則是今尚不
廢者猶只是有那此二隸彝卒殄滅不得以此思之
天壤間可謂孤立其將誰告耶
今日卓然不爲此學者惟范景仁與君實爾然其所
執理有出於禪學之下者一日做身主不得爲人
驅過去棄
君實嘗患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旦不寐可謂

良自苦人都來多少血氣若此則幾何而不摧殘以盡也其後告人曰近得一術常以中為念則又是為中所亂中又何形如何念得他只是於名言之中揀得一箇好字與其為中所亂却不如與一串數珠及與他數珠他又不受殊不知中之無益於治心不如數珠之愈也夜以安身睡則合眼不知苦苦思量箇甚只是不與心為主三更常有人嘵習也諸本無此八字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為邦孔子既告之以

五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己則危也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愼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

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瞭不相干相見而言因事發明則并意思一時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

觀秦中氣艷衰邊事所困累歲不稔昨來餽邊喪亡今日事未可知大有可憂者必至士人相繼淪喪

爲足莊點關中者則遂化去吁可怪也凡言王氣者實有此理生一物須有此氣大氣艷故生是人至如關里有許多氣艷故此道之流以至今日昔橫渠說出此道理至此幾乎衰矣只介父一箇氣艷大小大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魯講論終日而已不知舊日魯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與叔所問今日宜不在有疑今尚差池者蓋爲昔亦有雜學故今日疑所進有相似處則遂疑養氣爲有助便休信此說蓋爲前日思慮紛擾今要虛靜故以爲有助前日思慮紛擾又非義理又非事故如是則只是狂妄人耳懲此以爲病故要得虛靜其極欲得如槁木死灰既活則須有動作須有思慮必安得爲槁木死灰既是死也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欲爲槁木死灰除是閉邪則誠自存誠存斯爲忠信也如何是閉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閉矣以此言之又幾時要身如枯木心如死灰又如絶四後畢竟如何又幾時須如枯木死灰敬以直內則須君則是君臣則是臣凡事如此大小大直截也

有言養氣可以爲養心之助曰敬則只是敬敬字上更添不得警之敬父矣又豈須得道更將敬兄助之又如今端坐附火是敬於向火矣又豈須道更將敬於水以助之猶之有人曾到東京又曾到西京又曾到長安若一處上心來則他處不容參然在心心裏著兩件物不得

飲酒不可使醉不及亂者不獨不可亂志只血氣亦不可使亂但使浹洽而已可也

邢和叔後來亦染禪學其爲人明辨有才後更曉煉世事其於學亦日月至焉者也尹子曰明辨有才而後染禪學何所不爲也

伯淳自謂只得他人待做惡人敬而遠之嘗有一朝士久不見謂伯淳曰必伯淳如此聰明因何許多時終不肯回頭來伯淳答以蓋恐回頭後錯也巽之凡相見須窒礙蓋有先定之意和叔一作叔與叔作據理卻合滯礙而不然者只是他至誠便相信心直篤信

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是至於命也橫渠昔常警命是源窮理與盡性如穿渠引源然則渠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來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使如槁木心使如死灰豈有直做墻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一本有而勿正心字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却於何處有事

君實之能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學則元不知學堯夫之坦夷無思慮紛擾之患亦只是天資自美爾皆非學之功也

待國嘗論克已復禮以謂克却不是道伯淳言克使是克之道持國又言道則不須克伯淳言道則不消克却不是持國事在聖人則無事可克今日持國須克得已便然後復禮

游酢楊時是學得靈利高才也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父之學大抵支離伯淳嘗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

有問詩三百非一人之作難以一法推之伯淳曰不然三百三千中所擇不特合於雅頌之音亦是擇其合於教化者取之篇中亦有次第淺深者亦有

元無次序者。
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大過。成就今日之事。塗
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天下岌岌乎殆
哉。介父欲去數矣。其時介父直以數事上前卜去
就。若青苗之議不行則決其去。伯淳於上前與孫
莘老同得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
父。要得人擔當了。而介父之意尚亦無必。伯淳嘗
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
須要做不順人心事何故。介父之意只恐始爲人
所沮。其後行不得。伯淳却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
不願從也。介父道此則感賢誠意。却爲天棋其日
於中書大悖。緣是介父大怒。遂以死力爭於上前。
上爲之一以聽用。從此黨分矣。莘老受約束而不
肯行。遂坐貶。而伯淳遂待罪。既而除以京西提刑。
伯淳復求對。遂見上。上言有甚文字。伯淳云。今咫
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
上問者數四。伯淳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爲言。朝
廷羣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以今日之患觀之。猶是
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且放過又且何妨。伯淳
當言職。苦不會使文字。大綱只是於上前說了。其

他些小文字只是備禮而已大抵自仁祖朝優容
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爲賢習以成風惟
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爲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
此苟如是爲則是爲已尚有私意在却不在朝廷
不干事理
今日朝廷所以特惡忌伯淳者以其可理會事只是
理會學這裏動則於他輩是所不便也故特惡之
深
以吾自處猶是自家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其德尚薄
無以感動他天意此自思則如此然據今日許大
氣艷當時欲一二人動之誠如河濱之人捧土以
塞孟津復可笑也據當時事勢又至於今日豈不
是命
只著一箇私意便是餒便是缺了他浩然之氣處誠
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這裏缺了他則便這裏沒
這物浩然之氣又不待外至是集義所生者這一
箇道理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只是人不到他這裏
知此便是明善
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爲道也天只是以生爲道
繼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元

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却待他萬物自成其甚作性須得。告子云生之謂性則可。凡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之性。皆謂之性則可。於中却須分別牛之性馬之性。是他便只道一般。如釋氏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如此則不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流形。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一作正性命而不失。是所謂率性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爲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爲牛之性。又不爲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脩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脩而求復之。則入於學。若元不失。則何脩之有。是由仁義行也。則是性已失故脩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爲道。

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已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善有惡。善則理當喜。如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章顯之。

惡則理當惡怒作彼自絶於理故五刑五用曷嘗容心喜怒於其間哉舜舉十六相堯豈不知只以他善未著故不自舉舜誅四凶堯豈不察只爲他惡未著那誅得他舉與誅曷嘗有毫髮厠於其間哉只有一箇義理義之與比

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妙礙雖萬身曾何傷乃知釋氏苦根塵者皆是自私者也

要脩持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難爲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愼獨這是箇持養底氣象也

知止則自定萬物撓不動非是別將箇定來助知止也

詩書中凡有箇主宰底意思者皆言帝有一箇包函徧覆底意思則言天有一箇公共無私底意思則言王上下千百歲中若合符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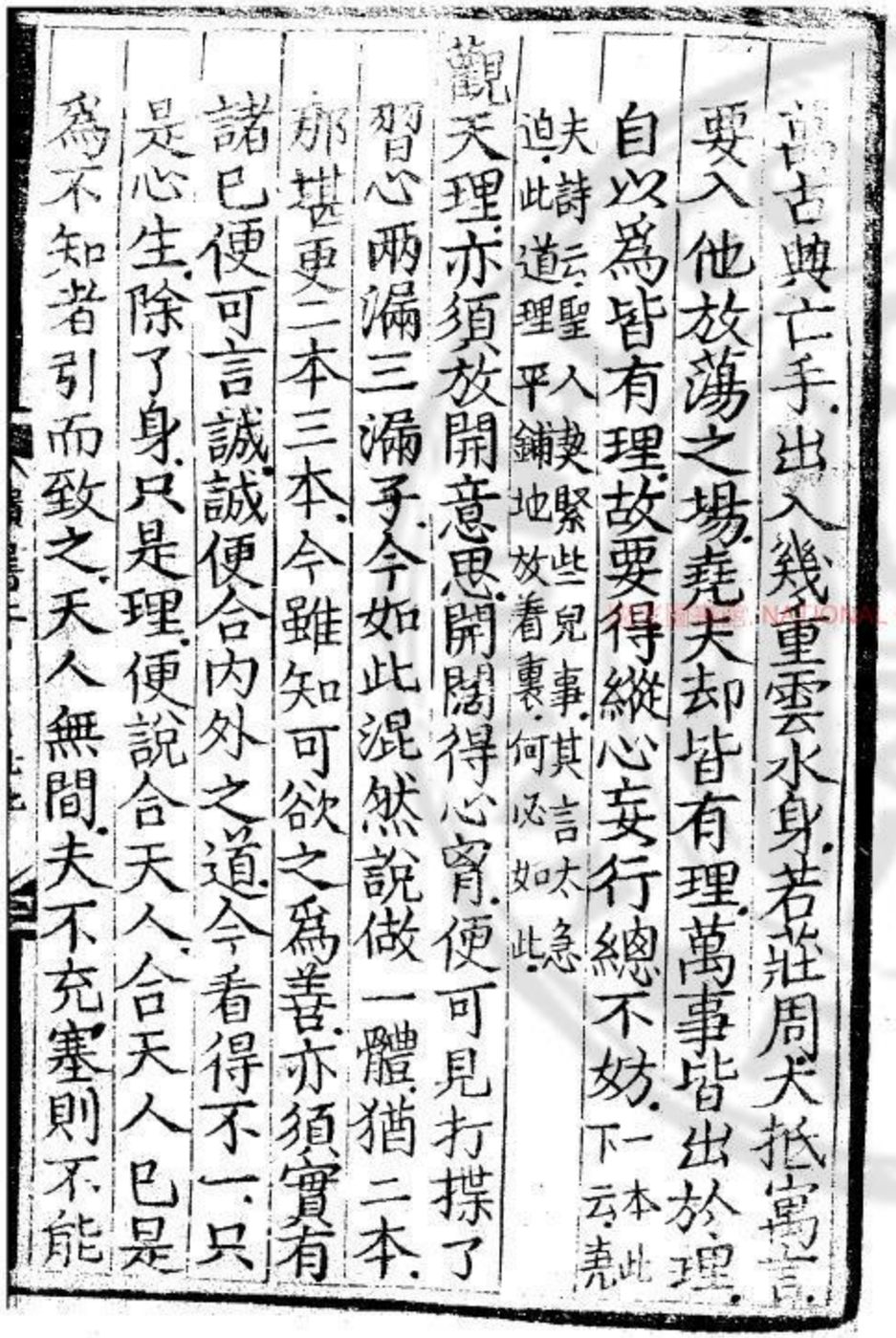
如天理底意思誠只是誠此者也敬只是敬此者也非是別有一箇誠更有一箇敬也

天理云者這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不爲堯存不爲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這上頭來

更怎生說得存亡加減是他元無少欠百理具備
胡本此下云得這箇天理是謂大人與其道變通無窮故謂之聖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須默而識之處故謂之神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熄矣易是箇甚易又不只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箇事即事一作唯一作只是一盡天理便是易也
天地之化既是二物必動已不齊譬之兩扇磨行便則物之出者何可得齊轉其齒齊不得齒齊既動則齒更不復得齊從此參差萬變巧歷不能窮也
天地之間有者只是有譬之人之知識聞見經歷數十年一日念之了然胷中這一箇道理在那裏放著來
養心者且須是教他寡欲又差有功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內同理謂敬爲和樂則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中心沒事也
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須得致之爲言直如人以力自致之謂也得之不得命固已定君子須知他命方得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蓋命苟不知無所不

至故君子於困窮之時須致命便遂得志其得福
得福皆已自致只要申其志而已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言求得不濟事
元本不字無此言猶只為中人言之若為中人以上而
言却只道求之有道非道則不求更不消言命也
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伯淳嘗戲以亂世之
姦雄中道學之有所得者然無禮不恭極甚又嘗
戒以不仁已猶不認以為人不會來學伯淳言堯
夫自是悠悠自言須如我與
李之才方得道
天民之先覺覺之皆體他人未覺來以我先覺故搖
擺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覺也元無少欠蓋亦
未嘗有所增加也適一般爾天民云者蓋是全盡
得天生斯民底事業天之生斯民也將以此道覺此民則元無少欠
民蓋言天生此民將以此道覺斯民也
亦無增加未嘗不足達可行於天下者謂其全盡
天之生民之理其術亦足以治天下國家故也
可欲之謂善便與元者善之長同理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云者百理具備元無少欠
故反身而誠只是言得已上更不可道甚道元字本

命之曰易便有理（一本無此七字皆自然但云道理比然）若安排定則更有甚理天地陰陽之變便如二氣磨升降盈虛剛柔初未嘗停息陽常盈陰常虧故便不齊譬如磨既行齒都不齊既不齊便生出萬變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而莊周強要齊物然而物終不齊也堯夫有言泥空終是著齊物到頭爭此其肅如秋其和如春如秋便是義以方外也如春觀萬物皆有春意堯夫有詩云拍拍滿懷都是春又曰芙蓉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不止風月言皆有理）又曰卷舒



當古典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若莊周天抵寓言要入他放蕩之場堯夫却皆有理萬事皆出於理自以爲皆有理故要得縱心妄行總不妨（一本此下云堯夫詩云聖人斂緊些兒事其言太急迫此道理平鋪地放着裏何必如此）觀天理亦須放開意思開闊得心胷便可見打揲了習心兩漏三漏子今如此混然說做一體猶二本那甚更二本三本今雖知可欲之爲善亦須實有諸已便可言誠誠便合內外之道今看得不一只是心生除了身只是理便說合天人合天人已是爲不知者引而致之天人無間夫不充塞則不能

化育。言贊化育已是離人而言之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脚須
得。
元亨者只是始而亨者也此通人物而言。作通。元字本謂
始初發生。大槩一例亨通也。及到利貞。便是各正
性命後屬人而言也。利貞者分在性與情。只性為
本。情是性之動處。情又幾時惡。故者以利為本。只
是順利處為性。若情則須是正也。
醫家以不認痛癢謂之不仁。人以不知覺不認義理
為不仁。譬最近。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生生
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
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人只為自私將
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
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釋氏以不
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
要得去盡根塵。為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
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其實是愛身
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販之蟲。已載不起。猶自
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沉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

RESTRICT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放下石頭惟嫌重也

孟子論四端處則欲擴而充之說約處則博學詳說而反說約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著幾時道堯盡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君道多元來依舊些孝道多元來依舊

橫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箇清虛一大只圖得人稍損得沒去就道理來然而入又更別

處走今日且只道敬

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箇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後來魯子夏熟學得到上面也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耘本字有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爲恭之恭也禮者非禮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爲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

理而已

堯夫解佗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温潤之物若將兩
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麤礪底物大
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陵則脩省
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公掞昨在洛有書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
書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牓書毋不敬
思無邪中處之此意亦好

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
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
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才能言便
習穢惡日日消鑠更有甚天理須人理皆盡然尚
以些秉彝消鑠盡不得故且恁過一日之中起多
少巧僞萌多少機穽據此箇薰蒸以氣動氣宜乎
聖賢之不生和氣之不兆也尋常間或有些時和
歲豐亦出於幸也不然何以古者或同時或同家
並生聖人及至後世乃數千歲寂寥

人多言天地外不知天地如何說內外外面畢竟是
箇甚若言著外則須似有箇規模

凡言充塞云者却似箇有規模底體面將這氣充實

之然此只是指而示之近耳氣則只是氣更說甚充塞妳化育則只是化育更說甚賛賛與充塞又早却是別一件事也

理之盛衰之說與釋氏初劫之言如何到他說便亂道又却窺測得些彼其言成住壞空曰成壞則可住與空則非也如小兒既生亦日日長行元不曾住是他本理只是一箇消長盈虧耳更沒別事

極爲天地中是也然論地中儘有說據測景以三萬里爲中若有窮然有至一邊已又一萬五千里而天地之運蓋妳初也然則中者亦時中耳地形有高下無適而不爲中故其中不可定下譬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子莫於此二者以執其中則中者適未足爲中也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若是因地形高下無適而不爲中則天地之化不可窮也若定下不易之中則須有左有右有前有後四隅既定則各有遠近之限便至百千萬億亦猶是有數蓋有數則終有盡處不知如何爲盡也

日之形人莫不見似輪似餅其形若有限則其光亦須有限若只在三萬里中升降出沒則須有光所不到處又安有此理今天之蒼蒼豈是天之形視

下也亦須如是日固陽精也然不如舊說周回而
行中心是須彌山日無適而不爲中則日無適而不爲精也氣行滿天地之
中然氣須有精處故其見如輪如餅譬之鋪一鋪
柴薪從頭爇著火到處其光皆一般非是有一堆
物推著行將去氣行到寅則寅上有光氣充塞無所不到若這上頭得箇意思
便知得生物之理

觀書者亦須要知得隨文害義如書曰湯既勝夏欲
遷其社不可既處湯爲聖人聖人不容有妄舉

湯始欲遷社衆議以爲不可而不遷則是湯先有
妄舉也不可者湯不可之也湯以爲國既亡則社
自當遷以爲遷之不若不遷之愈故但屋之屋之
則與遷之無以異既爲亡國之社則自王城至國
都皆有之使爲戒也故春秋書亳社災然則魯有
亳社屋之故有火災此制計之必始於湯也

長安西風而雨終未曉此理須是自東自北而風則
雨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自東自北皆屬陽坎卦本陽
陽唱而陰和故雨自西自南陰也陰唱則陽不和
燬蜴之詩曰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是陽來唱也故

雨蝘蜓在東則是陰先唱也莫之敢指者非謂手指莫敢指陳也猶言不可道也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言自西則是陰先唱也故雲雖密而不雨今西風而雨恐是山勢使然

學者用了許多工夫下頭須落道了是入異教只爲自家這下元未曾得箇安泊處那下說得成熟世人所惑者鬼神轉化他總有說又費力說道理又打入箇無底之壑故一生出不得今日須是自家這下照得理分明則不走作形而下形而上者亦須更分明須得雖則心有作默識有難名狀處

然須說盡心知性知天亦須於此留意此節一無落道了是四字

學則與他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不失異教之書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然其流必乖故不可以一事遂都取之若楊墨亦同是堯舜同非桀紂是非則可也其就上所說則是成就他說也非桀是堯是吾依本分事就上過說則是他私意說箇要之只有箇理

講學本不消得理會然每與剔撥出只是如今雜亂膠固須著說破

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爲政。徒法不能自行。便先從養生一道作上說將去。既庶既富。然後以飽食煖衣而無教爲不可。故教之也。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到道元未到得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聖人之教以所貴率人。釋氏以所賤率人。（初本無此十六字。卷末注云。又學佛者難吾言章。一本章首有云云下同。餘見昨日之會章。）學佛者難吾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則無僕隸。正叔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聖人所願也。其不爲堯舜。是所可賤也。故以爲僕隸。

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却恐不變也。楊大隱許多時學乃方學禪。是於此蓋未有所得也。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天祺自然有德氣。似箇貴人氣象。只是却有氣短處。規規太以事爲重。傷於周至。却是氣局小。景庸則只是才敏。須是天祺與景庸相濟。乃爲得中也。子厚則高才。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至四海而準。須是質諸

天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
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又曰頓沛造次必
於是又言吾斯之未能信只是道得如此更難為
名狀
今異教之害道家之說則更沒可闢唯釋氏之說行
蔓迷溺至深今日一是釋氏盛而道家蕭然
方其盛時天下之士往往自又作從其學自
之力爭惟當自明吾理吾理自立則彼不必與爭
然在今日釋氏却未

冬至一陽生。却須斗寒。正如欲曉而反暗也。陰陽之際亦不可截然不相接。斯侵過便是道理。天地之間如是者極多。艮之爲義終萬物始萬物。此理最妙。須玩賾這箇理。

古言乾坤退處不用之地而用六子。若人則便分君道無爲臣道有爲。若天則誰與他安排。他如是須有道理。故如八卦之義須要玩索。

早梅冬至已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發生者何也。其榮其枯。此萬物一箇陰陽升降大節也。然逐枝自有一箇榮枯。分限不齊。此各有一乾坤也。各自有箇消長。只是箇消息。惟其消息。此所以不窮。至如松栢亦不是不彫。只是後彫。彫得不覺。怎少得消息。方夏生長時。却有夏枯者。則冬寒之際有發生之物何足怪也。

物理最好玩。

陰陽於天地間雖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須去參錯。然一箇升降生殺之分不可無也。

動植之分。有得天氣多者。有得地氣多者。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然要之雖木植。亦兼有五行之性在其中。只是偏得土之氣。故重濁也。

伯淳言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他子厚有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已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且教佗入讀書要之仁孝之理備于此須史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詩前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者是也不得此則何緣知得此篇是甚意思大序則是仲尼所作其餘則未必然要之皆得大意只是後之觀詩者亦添入

詩有六體須篇篇求之或有無備者或有偏得一二者今之解詩者風則分付與國風矣雅則分付與大小雅矣頌即分付與頌矣詩中且沒却這三般體如何看得詩風之為言便有風動之意興便有一興喻之意比則直比之而已賦則賦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雅則正言其事頌則稱美之言也如于嗟乎騶虞之類是也

關雎之詩如言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非后妃之事明知此意是作詩者之意也如此類推之

詩言后妃夫人者非必謂文王之妻也特陳后妃夫

人之事如斯而已然其後亦有當時詩附入之者
波墳是也且二南之詩必是周公所作他人恐不
及此以其爲教於衽席之上閨門之內上下貴賤
之所同也故用之鄉人邦國而謂之國風也化天
下只是一箇風至如鹿鳴之詩數篇如燕羣臣嘉
賓及此以其爲勞還率之類皆是爲國之常政其詩亦恐是
周公所作如後人之爲鄉樂章是也
論語中言唐棣之華者因權而言逸詩也孔子刪詩
豈只取合於雅頌之音而已亦是謂含此義理也
如皇矣烝民文王大明之類其義理非人人學至
於此安能及此作詩者又非一人上下數千年若
合符節只爲合這一箇理若不合義理孔子必不
取也
夫子言興於詩觀其言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
是此意如言秉心塞淵騋牝三千須是塞淵然後
騋牝三千義理有又如駉之詩駉牧是賤事其中
却言思無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者在此一句駉
牧而必要思無邪者蓋爲非此則不能駉牧又如
考槃之詩解者謂賢人永誓不復告君不復見君
又自誓不許而實如此也據此安得有賢者氣象

孟子之於齊是甚君臣然其去未嘗不遲遲顧戀今此君才不用便躁急如此是不可幾也乃知此詩解者之誤此詩是賢者退而窮處心不忘君悠慕之深者也君臣猶父子安得不悠故直至於窮寐弗忘求陳其不得見君與告君又陳其此誠之不詐也此章注與淵有義理作塞淵於義理

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上天又無聲臭之可聞只看文王便萬邦取信也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然則文王之德直是似天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只為常是這箇道理此箇理作亦須待佗心熟便自然別

樂則生生則烏可已也須是熟方能如此苟為不熟不如稊稗

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須集義完上頭莫非

義也
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
睟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孟子非
自及此焉能道得到此
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
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大
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
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
右逢其原也
中庸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方是說優優大哉又却

非如異教之說須得始終不死灰以為得也
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視世之功
名事業甚譬如閉視世之仁義者甚煦煦孑孑如
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視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
曾何足論若知得這箇義理便有進處若不知得
則何緣仰高鑽堅在前在後也竭吾才則又見其
卓爾
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須得
言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却是著人上說
邵堯夫於物理上儘說得亦大段漏洩他天機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為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也知者又看做知了也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矣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今天下之士人在朝者又不能言退者遂忘之又不肯言此非朝廷吉祥雖耒見從又不曾有大橫見加便豈可自絶也君臣父子也父子之義不可絶豈有身為侍從尚食其祿視其危亡曾不論列君臣之義固如此乎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欠少不為亡不為存不為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若不一本則安得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所務於窮理者非道須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天地安有內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識天地也人之在天地如魚在水不知有水直待出水方知動不得

禮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聖人初恐人入於

COPYRIGHT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禽獸也故於春秋之法極謹嚴（元本故字無中國而用夷狄禮則便夷狄之韓愈言春秋謹嚴深得其旨韓愈道他不知又不得其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其名理皆善

當春秋戰國之際天下小國介於大國奔命不暇然足以自維持數百年此勢却似稻榛各有界分約束後世逐有土崩之勢道壞便一時壞（元槩無此字）陳涉一叛天下遂不支梧今日堂堂天下只西方一敗朝廷遂震何也蓋天下之勢正如稻榛各有限隔則卒不能壞今天下却似一箇萬頃陂要起

卒起不得及一起則洶湧遂奈何不得以祖宗德澤仁厚涵養百餘年間一時柔弱人心雖有豪傑無箇端倪起得便只要安靜不宜使搖動雖夷狄亦散兵却鬬恃（一本無此字）恃中國之福也（一本此字下有非字）賈誼有五餌之說當時笑其迂疎今日朝廷正使著

天地動靜之理天圍則須轉地方則須安靜南北之位豈可不定下所以定南北者在坎離也坎離又不是人安排得來莫非自然也

論語爲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者矣如鄉黨形

容聖人不知者豈能及是
不愧屋漏便是箇持養氣象
孔孟之分只是要別箇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爲孔子
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剪綵以爲花
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緻斯來動斯和
此是不可及處
只是這箇理以上却難言也如言吾斯之未能信皆
是古人此理已明故也
故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故不可謂
之中但故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微仲之學雜其愷悌嚴重覺大處多惟心艱於取人
自以才高故爾語近學則不過入於禪談不當議
論則以苟爲有詰難亦不克易其言不必信心自
以才高也
和叔常言及相見則不復有疑既相別則不能無疑
然亦未知果能終不疑不知他既已不疑而終復
有疑何故伯淳言何不問他疑甚不如剸論
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
於與叔蔡州謝良佐雖時學中因議州舉學試得
失便不復計較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因是

頴然資質温厚。南劒州楊時雖不逮酢。然聽頴悟。林大節雖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劉質夫久於其事。自小來便在此。李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他操履。然才識頴悟。自是不能已也。

介父當初只是要行已志。恐天下有異同。故只去上心上把得定。他人不能搖。以是拒絶言路。進用柔佞之人。使之奉行新法。今則是他已去。不知今日却留下害事。

昨春邊事措置。皆是李舜舉之力也。今不幸適喪此人。亦深足憐也。此等事皆是重不幸。

李憲本意。他只是要固蘭會。恐覆其功。必不肯主這下事。元豐四年取興靈事。

新進游楊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異。且動作亦必有異。故爲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俗矣。

堯夫之學。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於四者。推到理處。曰。處。知。陳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有不定。然未必有術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爲人則直是無禮不恭。惟是侮玩。雖天理一作地亦爲之侮玩。如無名君傳。言問諸天地天地

不對。弄丸餘暇時往時來之類。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
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言來。
直是無端。又如言文字呈上堯夫。皆不恭之甚。須
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古不
未有人道來。

行己須行誠盡處。正叔謂意則善矣。然言誠盡則誠
之爲道非能盡也。堯夫戲謂且就平側。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閑坐。後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
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
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呂與叔以氣不足而養之。此猶只是自養求無疾。如
道家修養亦何傷。若須要存想飛昇。此則不可。

徐禧奴才也。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死。彼雖十萬人
亦未必能勝二萬人。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
蓋兵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
操只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
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
苻堅下淮百萬。而謝玄才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

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軍之至則是自相殘也譬之一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爲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矣自古師旅勝敗不能無之然今日邊事至號疎曠前古未之聞也其源在不任將帥將帥不愼任人聞外之事將軍處之一一中覆皆受廟筭上下相徇安得不如此元豐五年永樂城事

揚定鬼神之說只是道人心有感通如有人平生不識一字一日病作却念得一部杜甫詩却有此理

天地間事只是一箇有一箇無既有即有無即無如杜甫詩者是世界上實有杜甫詩故人之心病及至精一有箇道理自相感通以至人心在此託夢亦在彼亦有是理只是心之感通也死者託夢容有此理有人過江其妻墮水意其爲必死矣故過金山寺爲作佛事方追薦次忽見其婢子通傳墮水之妻意處在某處作甚事是誠死也及三二日有漁人撐舟以其妻還之乃未嘗死也蓋旋於急流中救活之然則其婢子之通傳是何也亦是心相感通既說心有感通更說甚生死古今之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天祺自然有德氣，望之有貴人之象，只是氣局小，太規規於事爲重也。昔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人觀其德量如此。

正叔謂子厚越獄，以謂卿監已上不追攝之者，以其貴朝廷。有旨追攝可也，又請枷項，非也。不已太辱矣。貴貴以其近於君。子厚謂若終不伏則將奈何。正叔謂寧使公事勘不成則休，朝廷大義不可虧也。子厚以爲然。

俗人酷畏鬼神，久亦不復敬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冬至一陽生，而每遇至後則倍寒，何也？陰陽消長之際，無截然斷絕之理，故相攙掩過，如天將明則復至陰黑，亦是理也。大抵終始萬物，莫盛乎艮，此儘神妙，須儘研窮此理。

今尺長於古尺，欲尺度權衡之正，須起於律。律取黃鍾，黃鍾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將上下聲考之，須（一作既）得其正，便將黍以實其管，看管實（一作容）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古法律管當實千二百粒黍，今羊頭山黍不相應，則將數等驗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爲正。昔胡先生定樂取羊頭

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用之此特未為定也此尺是器上所定更有因人而制如言深衣之被一尺二寸蓋古人身材只用一尺二寸豈可運肘即知因人身而定

既是為人後者便須將所後者呼之以為父以為母不如是則不正也却當甚為人後後之正疑義者只見禮不杖朞內有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須是稱親禮文蓋古以為人後則本父母反呼之以為叔為伯也故須當道為其父母以別之非謂本父母亦稱之母也

哲廟取孟后詔云孟元孫女宮孟在女也而以孟元孫女詔者伊川云自古天子不娶小國蓋孟元將校魯隨文潞公具以獲功官至團練使而在是時止是小使臣耳此一段非元祐後人記

©中國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附東見録後

今許大西事無一人敢議者自古舉事不能無可否是非亦須有議論如符堅壽春之役其朝廷宗室固多有言者以至宮女有張夫人者猶上書諫西晉平吳當取也主之者惟張華一人而已然當時雖羊叔子建議而朝廷亦不能無言又如唐師取蔡州此則在中國容其數十年恣睢然當時以爲不宜取者固無義理然亦是有議論今則廟堂之上無一人言者幾何不一言而喪邦也元豐四年沈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括之謀伐西夏

今日西師正惟事本不正更說甚去就君子於任事之際須成敗之由一作責在己則自當生死以之今致其身使禍福死生利害由人處之是不可也如曉兵與事務繁夥是亦學也但恐只了他紛紛底則又何益如從軍者之行必竟是為利祿為功名由今之舉便使得人一城一國又是甚功名君子恥之今日從宦苟有軍事不能免此是復蹈前事也然則既如此曷為而不已也

胎息之說謂之愈疾則可謂之道則與聖人之學不干聖人未嘗說著若言神住則氣住則是浮屠入定之說雖謂養氣猶是第二節事亦須以心為主其心欲慈惠安一作靜故於道為有助亦不然孟子說浩然之氣又不如此今若言存心養氣只是專為此氣又所為者小捨大務小捨本趨末又濟甚事今言有助於道者只為奈何心不下故要得寂湛而已又不似釋氏攝心之術論學若如是則大段雜也亦不須得道只閉目靜坐為可以養心坐如尸立如齊只是要養其志豈只待為養這氣來又不如是也

浮屠之術最善化誘，故人多向之。然其術所以化衆人也，故人亦有向有不向者。如介甫之學，他便只是去人主心術處加功，故今日靡然而同，無有異者。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此學極有害。以介甫才辯，遽施之學者，誰能出其右？始則且以利而從其說，久而遂安其學。今天下之新法害事處，但只消一日除了便沒事。其學化革了人心，為害最甚。其如之何！故天下只是一箇風，風如是，則靡然無不向也。

今日西事要已亦有甚難？前事亦何足恥？只朝廷推一箇大天人之量，高之自親，然相繼，然此恐未且然之後。今日不得已，須著如此。但夏人更重在所要以堅吾約，則邊患未已也。一本通下章為一段

然前日西舉以虛聲而走敵人，今日又不知誰能為希文者。

關中學者以今日觀之，師死而遂倍之，卻未見其人，只是更不復講。

漕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搖而足者。然於古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在中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

省力。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行。一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之食。以此校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知此耳。

日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黃氏墓祭為一位。恐難推同几之義。（同几惟設一位。李之。謂夫婦同）

宇而祭也。呂氏定一歲時數之節。有所不及。

情。（一本作呂氏時失之疏。）兩露既濡。霜露既降。皆有所感。若四時之祭。有所未及。則不得契感之意。（一本作契感。）

歲今祭祀。其敬齊禮文之類。尚皆可緩。且是要大者先正始得。今程氏之家祭。只是男女異位。及大有害義者稍變得一二。他所未遑也。吾曹所急正在此。凡祭祀須是及祖。知母而不知父。狗彘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人須去上面立一等求所以自異始得。

自古治亂相承。亦常事。君子多而小人少則治。小人多而君子少則亂。然在古亦須朝廷之中君子小

人雜進。不似今日剪截得直是齊整。不惟不得進用。更直憔悴。善類要去近道則須憔悴。舊日交遊只改節者便於世事差遂。此道理不知爲甚。正叔近病人有言之曰。在他人則有追駁斥放。正叔無此等事。故只有病耳。介甫今日亦不必誅殺人。人靡然自從。蓋只消除盡在朝異已者。在古雖大惡在上。一面誅殺亦斷不得人議論。今便都無異者。卜筮之能應。祭祀之能享。亦只是一箇理。蓍龜雖無情。然所以爲卦。而卦有吉凶。莫非有此理。以其有是理也。故以是問心。尚作焉。其應也。如響。若以私心及錯卦象而問之。便不應。蓋沒此理。今日之理與前日已定之理。只是一箇理。故應也。至如祭祀之享亦同。鬼神之理在彼。我以此理向之。故享也。不容有二三。只是一理也。如處藥治病亦只是一箇理。此藥治箇如何氣。有此病服之即應。若理不契則藥不應。

古之言鬼神。不過著於祭祀。亦只是言如聞嘆息之聲。亦不曾道聞如何言語。亦不曾道見如何形狀。如漢武帝之見李夫人。只爲道士先說與在甚處。

使端目其地故想出也然武帝作詩亦曰是耶非耶當問好談鬼神者皆所未曾聞見皆是見說燭理不明便傳以爲信也假使實所聞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言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耶此言極善

今日雜信鬼怪異端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會則有[redacted]期須只於學上理會

師巫在此降言在彼只是拋得遠決無此理又言留下藥尤知其不然生氣盡則死死則謂之鬼可也但不知世俗所謂鬼神何也聰明如邵堯夫猶不免致疑在此當言有人家若虛空中聞人馬之聲某謂既是人馬須有鞍轡之類皆全這箇是何處得來堯夫言天地之間亦有一般不有不無底物某謂如此說則須有不有不無底人馬凡百皆爾深不然也

風肅然起於人心恐怖要之風是天地間氣非土偶人所能爲也漢時神君今日二郎廟皆有之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觀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却都不察及有所學使覺察得是爲害

著一箇意思則與人成就得箇甚好見識。（一作無意於學）
（則皆不之察，暨用心自觀，即覺其爲害。存此紛雜，竟與人成何見識。）心若不做一箇
主，怎生奈何。張天祺昔常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
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佗這心來制
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
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爲中繫縛。且中字
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過與不
及之分也。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
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
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

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其他疾却未可知。佗
藏府只爲元不曾養，養之却在修養家。（一作持其志使氣不
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他藏府有患，則不曾專志於養焉。）

仁祖時，北使進言高麗自來臣屬北朝，近來職貢全
缺，殊失臣禮，今欲加兵。又聞臣屬南朝，今來報知。
仁祖不答。及將去也，召而前語之曰：適議高麗事，
朕思之，只是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既加兵，王子
未必能誅得，且是屠戮百姓。北使遂屈無答，不覺
汗流浹背，俯伏於地，歸而寢兵。他都不言彼兵事
勢，只看這一箇天地之量，亦至誠有以格他也。

人心緣境出入無時人亦不覺
人夢不惟聞見思想亦有五藏所感者
天下之或寒或熱或燠共緣他地形高下如坒陰則寒坒
陽則燠不可言於此所寒於此所熱且以尺五之
坒定日中一萬五千里就外觀未必然
人有壽考者其氣血脉息自深便有一般深根固蒂
底道理氣(疑作)入脉起於陽明周旋而下至於兩氣
口自然勻長故於此視脉又一道自頭而下至足
太衝亦如氣口此等事最切於身然而人安然恬
於不知至如人為人問你身上有幾條骨頭血脉

如何行動腹中有多少藏府皆宜然黃曉今人於
家裏有多少家活屋舍被人問著已不能知知
為不智於此不知曾不介意只道是皮包裹不到
少欠大小大不察近取諸身一身之上百理具備
甚物是沒底背在上故為陽胷在下故為陰至如
男女之生已有此象天有五行人有五藏心火也
著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燥肝木也著些天
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怒推之五藏皆然孟子將
四端便為四體仁便是一箇木氣象惻隱之心便
是一箇生物春底氣象羞惡之心便是一箇秋底

氣象只有一箇去就斷割底氣象便是義也推之四端皆然此箇事又著箇甚安排得也此箇道理雖牛馬血氣之類亦然都俻備具只是流形不同各隨形氣後便昏了他氣如其子愛其母母愛其子亦有木底氣象又豈無羞惡之心如避害就利別所愛惡一一理完更如獼猴尤似人故於獸中最爲智巧童昏之人見解不及者多矣然而唯人氣最清可以輔相裁成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直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爲三才天地本一物地亦天也只是人爲天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了天爲上地爲下無三才而兩之故只也

天下之氣遠近異則知愈遠則愈異至如人形有異曽何足論如史冊有鬼國狗國百種恠異固亦有之要之這箇理則一般其必有作異者譬如海中之蟲魚鳥獸不啻百千萬億卒無有同於陸上之物雖極其異要之只是水族而已

天地之中理必相直則四邊當有空闕處空闕處如何地之下豈無天今所謂地者特於爲作天中一物爾如雲氣之聚以其久而不散也故爲對凡地動者只是氣動凡所指地者缺一作旁處只是土亦

一物爾。不可言地。更須要知坤元承天。是地之道也。

古者百畝。今四十一畝餘。若以土地計之。所收似不足以供九人之食。曰百畝九人固不足。通天下計之則亦可。家有九人。只十六已別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朋友之義。故亦可足。後世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猶之田也。其初開荒蒔種甚盛。以次漸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衰。推之後世皆若是也。如一樹。方其榮時。亦有發生亦有彫謝。桑榆既衰矣。亦有發生亦有彫謝。又如一歲之中。四時之氣已有盛衰。一時之中又有盛衰。推之至如一夜。須有衰初夜正夜未之差也。今言天下之盛衰。又且只據書傳所有聞見所及。天地之廣其氣不齊。又安可計。譬之一國有幾家。一家有幾人。人之盛衰休戚未有齊者。姓之所以蕃庶者。由受姓之祖其流之盛也。

雖古人謹禮。恐不如是之煩。內則謂請醾請浴之類。雖古人乘車。車中不內顧。不親指不遠視。行則鳴環佩。

在車則聞和鸞。式則視馬尾。自然有箇君子大人氣象。自五胡亂華以來。惟知鞍馬爲便利。雖萬乘之尊。猶執鞭上馬。執鞭非貴人事。

使人謂之啞御史。猶可。且只是格君心。

正叔嘗爲葬說。有五事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爲路。不置城郭。不爲溝渠。不爲貴人所奪。不致耕犁所及。此大要也。其穴之次。設如尊穴南向北首。陪葬者前爲兩列。亦須北首。各於其穴安夫婦之位。坐堂上則男東而女西。卧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也。推此爲法。觀之非須爲坎室爲安。若直下便以土實之則許大一塊虛土。歷底四向流水。必趨土虛處。大不便也。且棺槨雖堅。恐不能勝許多土頭有失。比化者無使土親膚之義。

心所感通者。只是理也。知天下事有即有。無即無。古今前後至如夢寐皆無形。只是有此理。若言涉於形聲之類。則是氣也。物生則氣聚。死則散而歸盡。有聲則須是口。既觸則須是身。其質既壞。又安得有此。乃知無此理。便不可信。

草木土在中。因升降而食土氣。動物却土在中。脾在內也。非土則無由生。

禮言惟天地之祭爲越紼而行事此事難行既言越紼則是猶在殯宮於時無由致得齋又安能脫喪服衣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爲不可廢則諸侯家宰攝爾昔者英宗初即位有人以此問先生(此條有如字常特於祭祀慶之)答曰古人居喪百事皆廢則不若無廢爲愈也子爲父正之曰父在爲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上帝也今天子爲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萬物皆備於我此通人物而言禽獸與人絶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取時教如鷄雖是靈却掾喪處極多只有一件嬰兒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他皆誘之也故得人家嬰兒善且自小不要引他留他真性須別他自然亦須完得些本性須別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曰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況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極須爲天下之中。天地之中。理必相直。今人所定天體。只是且以眼定。視所極處不見。遂以爲盡。然向曾有於海上見南極下有大星十。則今所見天體蓋未定。雖似不可窮。然以土圭之法驗之。日月升降不過三萬里中。故以尺五之表測之每一寸當一千里。然而中國只到鄯善莎車已是一萬五千里。若就彼觀日。尚只是三萬里中也。天下之或寒或暖。只緣地形高下。如屋陰則寒。屋陽則燠。不可言於此所寒矣。屋之西北又益寒。伯淳在澤州嘗三次食韭黃。始食懷州韭。次食澤州。又次食并州則知數百里間氣候爭二月矣。若都以此差之。則須爭半歲。如是則有在此冬至在彼夏至者。雖然又設此事。只是一般爲冬爲夏而已。

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物之類。直是一生將身伏事不懈。如管城之陳醋瓶。洛中之史畫匣是也。更有甚事。伯淳與君實嘗同觀史畫。猶能題品奈煩。伯淳問君實能如此與他畫否。君實曰自家一箇身猶不能事持得。更有甚工夫到此。

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軋者如石相磨而火光出者。電便有雷擊者是甚一作也或傳京師少

聞雷恐是地有高下也

神農作本草古傳一日食藥七十死非也若小毒亦不當嘗若大毒一嘗而死矣安得生其所以得知者自然視色嗅味知得是甚氣作此藥便可攻此病須是學至此則知自至此

或以謂原壤之為人敢慢聖人及母死而歌疑是莊周非也只是一箇鄉里麤鄙人不識義理觀夫子責之辭可以見其為人也（一本此下云若是莊周夫子亦不敢叩之責之適足以啓其不遜爾彼亦必須有答）

古人適異方死不必歸葬故里如季子是也其言骨肉歸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於今[illegible]所宜要之非知禮者也

古人之法必犯大惡則焚其屍今風俗之弊遂以為禮雖孝子慈孫亦不以為異更是公方明立條貫元不為禁如言軍人出戍許令燒焚將骨殖歸又言郊壇須三里外方得燒人則是別有焚尸之法此事只是習慣便不以為事今有狂夫醉人妄以其先人棺櫬一彈則便以為深讎巨惡及親拽其親而納之火中則略不以為怪可不哀哉

英宗欲改葬西陵當是時潞公對以禍福遂止其語

雖若詭對。
要之却濟事。
父子異宮者。為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父子異宮。
猶今有逐位。非如異居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謝顯道記憶平日語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弄精神

切脉最可體仁顯道先生問此語云觀雞雛此可觀雞雛此可仁

漢成帝夢上帝敗我濯龍淵打不過

問鬼神有無曰待說與賢道沒時古人却因甚如此道待說與賢道有時又却恐賢問甚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射法具而不滿者無志者也
尸居却龍見淵默却雷聲
須是合內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下學而上達極高
明而道中庸
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
詩可以興某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
點也之意
古人互相點檢如今之學射者亦然
鐵劒利而倡優拙此重則
自舜發於畎畝故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要熟也須

從這裏過
萃渙皆享於帝立廟因其精神之聚而形於此為其
渙散故立此以收之
臨與不恭君子不由非是瑕疵惠惠之語其弊至此
趙普除節度使權便是烏重胤之策以兵付逐州刺
史
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
洛中學時錄古人善言別作一冊洛中見之
張子厚邵堯夫善自開大者也
彈琴心不在便不成聲所以謂琴者禁也禁人之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必舞蹈本要長袖欲以舒其性情其常觀舞正樂其袖往必反有盈而反之意今之舞者反收拾袖子結在一處（一本舞爲一蹈收一章下自厚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謂觀鸕鷀亦如此）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莩者食便不美甚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一日游許之西湖在石壇上坐少頃脚踏處便濕舉一日見火邊燒湯瓶指之曰此便是陰陽消長之義

鳶飛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于淵向下更有地在（此兩句去作人材上說更好○鄭繫云嘗問此二句顯道先生云非是極其上下而言蓋真箇見得如此正是子思斐道與人處若從此解悟便可入堯舜氣象）

因論口將言而囁嚅云若合開口時要佗頭也須開口（如荊軻於期）須是聽其言也厲

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與一有字柔善入處壞了人須是與不善人處方成就得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又言不哭底孩兒誰抱不得

須是就事上學盡根民彝物德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

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重擔子。須是硬脊梁。

漢方擔得。

詩書只說帝與天。

有人疑伊尹出處合於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不得爲聖之時何也曰。終是住底意思在。

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掌道聖人孝聖人廉。

太山爲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雖堯舜之事。亦只是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自下去堂下。則却辨不得。

勿忘勿助長之間。正當處也

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索學以充之。

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有準的

參也魯。以魯得之。

默而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毛猶有倫。入毫釐絲忽終不盡。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衆人安則不恭。恭則不安。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邢恕日三點檢。謂亦可哀也。何時不點檢。

學射者互相點檢。病痛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有甚你管得我。有甚我管得你。教人致却太平後。其

願爲太平之民。

右明道先生語

三王不足四。無四三王之理。如忠質文之所尚。子丑

寅之所建。歲一月爲一時之理。無強以亥爲正。豚

竟不能行。孔子知是理。故其志不欲爲一王之法。

欲爲百王之通法。如語顏淵爲邦是也。其法度又

一寓之春秋。已後別有說。

西北東南人材不同。

以律管定。尺乃是以天地之氣爲準。非秬黍之比也。

秬黍積數在。先王時惟此爲適。與度量合。故可用。

今時則不同。

物之可卜者。惟龜與羊髀骨可用。蓋其坼可驗吉凶。

李覯謂。若教管仲身長在宮內。何妨更六人。此語不

然。管仲時。桓公之心特未蠹也。若已蠹。雖管仲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奈何未有心蠢尚能用管仲之理。
孟子言性當隨文看。不以告子生之謂性爲不然者。
此亦性也。被命受生之後謂之性爾。故不同。繼之
以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然不害
爲一。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
日月之形。如人有身須有目。目必面前。故太陽無北
觀者。
仁則一。不仁則二。
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爲仁。
禪家之言性。猶太陽之下置器。其間方圓小大不同。

特欲傾此于彼爾。然在太陽幾時動。又其學善遁。
若人語以此理。必曰我無修無證。
先生少時多與禪客語。欲觀其所學淺深。後來更不
問。蓋察言不如觀貌。言猶可以所聞強勉。至於貌
則不可強。
氣形而下者。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又將理
低看了。
性不可以內外言。
神是極妙之語。

神(一本無)與性元不相離則其死也何合之有如禪家
謂別有一物常在偷胎奪蔭之說則無是理
魂謂精魂其死也魂氣歸于天消散之意
某欲以金作器比性成形先生謂金可以比氣不可
以比性
唐人伎藝亦有精絶過今人處
日月謂一日一箇亦得謂通古今只一箇亦得
易言天亦不同如天道虧盈而益謙此通上下理亦
如此天道之運亦如此如言天且弗違況於人乎
況於鬼神乎此直謂形而上者言以鬼神爲天地
矣
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段
最佳
禪家出世之說如閉目不見鼻然鼻自在
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
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
陳恒弑其君夫子請討當時夫子已去位矣(曾爲大夫)
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須是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知
不如不知之愈蓋用便近二所以釋子謂又不是
野狐精也

二三立則一之名亡矣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其寂然不動小則事物之至
大則無時而不感
人之稟賦有無可奈何者聖人所以戒忿疾于頑
釋氏處死生之際不動者有二有英明不以爲事者
亦有昏愚爲人所誤以前路自有去處者
心必作欲窮四方上下所至且以無窮置却則得若
要眞得識作須是體合
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戒則即時諫正
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即是坐馳有忘
之心乃思也

許渤與其子隔一窻而寢乃不聞其子讀書與不讀
書先生謂此人持敬如此渤嘗有如此
伯淳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懌求之民間後因
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
者心不可有一事
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
如種下種子
見一學者忙迫先生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
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曾做賢急迫

忘物與累物之弊等。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較事大小。其弊爲枉尺直尋之病。一作輪

忘敬而後毋不敬。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事神易。爲尸難。苟孝子有思親之心。以至誠持之。皆可以盡其道。作尸象神。其所以祖考來格者以此。後世巫覡立尸之意。但其流入於交際。豈有通

幽明之理。

死者不可謂有知。不可謂無知。

嘗問先生。其有知之原。嘗俱稟得。先生謂不曾稟得。何處交割得來。又語及太虛。曰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

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胷爲悔。有恐懼心。亦是燭理不明。亦是氣不足。須知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玩理以養心。如此。蓋人有小稱意事。猶喜悅有。淪肌浹骨。如春和意思。何況義見。作理。然窮理亦當知用心緩急。但苦勞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知悅處豈能養心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或謂許大太虛先生謂此語便不是這裏論甚大與小
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人之於儀形有是持養者有是修飾者人之於性猶器之受光於日日本不動之物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

伯有爲厲之事別是一理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道也
如一闔一闢謂之變

右伊川先生語

拾遺一

許渤初起問人天氣寒温加減衣服一加減定即終日不換

許渤在潤州與范文正胡宿周茂叔游

吉人立尸之意甚高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齊語謂某處取集處遠近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此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我自做著天棄聖人之言氣象自別

張橫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笑指揮古人求法器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孟子答公孫丑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只言養便見得是孟子實問浩然之氣若他人便亂說道

子路亦百世之師人皆之以則喜

如何

右明道先生語

先生在經筵日有二同列論武侯事業謂戰伐所喪亦多非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事先生謂二公語過矣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謂殺不辜以私已武侯以天下之命討天下之賊何害

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楊雄

右伊川先生語

河南程氏遺書第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游定夫所録

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修身（一作言）人才（一作材）者。不患器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師學不明。雖有受道之質。孰與成之。

行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亂。則亦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與爲君子。

入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一本云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謝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太學顯道對曰蔡人鮮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云云顯道乃止是歲登第注云尹子言其詳如此）

先生不好佛語或曰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曰所謂迹者果不出於道乎然吾所攻其迹耳其道則吾不知也使其道不合於先王固不願學也如其合於先王則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

漢儒之中吾必以楊子為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于不虞以保天命孫于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天下之習皆緣世變秦以棄儒術而亡不旋踵故漢興頗知尊顯經術而天下厭之故有東晉之放曠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常夏葛

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世有以讀書爲文爲藝者曰爲文謂之藝猶之可也
讀書謂之藝則未讀書者淺矣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
至者氣至之始故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
父故以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
故也
世之信道篤而不惑異端者洛之堯夫秦之子厚而
已
孟子之時去先王爲未遠其學比後世爲尤詳又載

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
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
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
可一二追復矣朗道
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睟然達於外故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
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蘄者成之而
已孟子之不受曹交以交未嘗知道固在我而不
在人也故使歸而求之
孟子論三代之學其名與王制所記不同恐漢儒所

記未必是也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天理人情於是爲至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使周公逆知其將畔果何心哉惟其管叔之畔非周公所能知也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孟子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竟在上而使百官事舜於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

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爲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荆棘而已講

窮經將以致用也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今世之號爲窮經者果能達於政事專對之間乎則其所謂窮經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問我於辭命則不能恐非孟子語蓋自謂不能辭命則以善言德行自居矣恐君子或不然曰然孔子兼之而自謂不能者使學者務本而已道明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謂事君若周公可也
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閒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
聞其爲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
當爲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其因襲之弊遂使
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論而非之以謂
周公其衰矣
師保之任古人難之故召公不說者不敢安於保也
周公作書以勉之以爲在昔人君所以致治者皆
賴其臣而使召公謀所以裕已也
須子明辟如稱告嗣天子王矣

工尹商陽自謂朝不坐宴不與殺三人足以反命慢
君莫甚焉安在爲有禮夫君子立乎人之本朝則
當引其君於道志於仁而後已彼商陽者士卒耳
惟當致力於君命而乃行私情於其間孔子蓋不
與也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者疑記者謬
盟可用也要之則不可故孔子與浦人盟而適衛者
特行其本情耳蓋與之盟與未嘗盟同故孔子適
衛無疑使要盟而可用則賣國背君亦可要矣
不知天則於人之愚智賢否有所不能知雖知之有
所不盡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不知天則所親者

或非其人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不知人故堯之親九族亦明俊德之人爲先蓋有天下者必知人爲難必親賢爲急二南之詩蓋聖人取之以爲天下國家之法使邦家鄉人皆得歌詠之也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自齊家始先言后妃次言夫人又次言大夫妻而古之人有能脩之身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故繼之以文王之詩關雎詩所謂窈窕淑女即后妃也故序以爲配君子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之心爲然也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爲政也何有古者鄉田同井而民之出入相友故無爭鬬之獄今之郡邑之訟往往出於愚民以戾氣相構善爲政者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強暴而好譏侮者痛懲之則柔良者安鬬訟可息矣昭遠本連上段

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爲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

馮道更相數主皆其離也安定以爲當五代之季生民不至於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離無傷也荀彧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爲東漢之衰彧與攸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操爲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爲不忠在彧爲不智如以爲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以天下爲心未暇恤人議已也則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

公山弗擾以費叛不以召畔人逆黨而召孔子則其志欲遷善悔過而未知其術耳使孔子而不欲往是沮人爲善也何足以爲孔子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

敬一作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肆恣故雖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學者之分也有諸已之信屬焉

仁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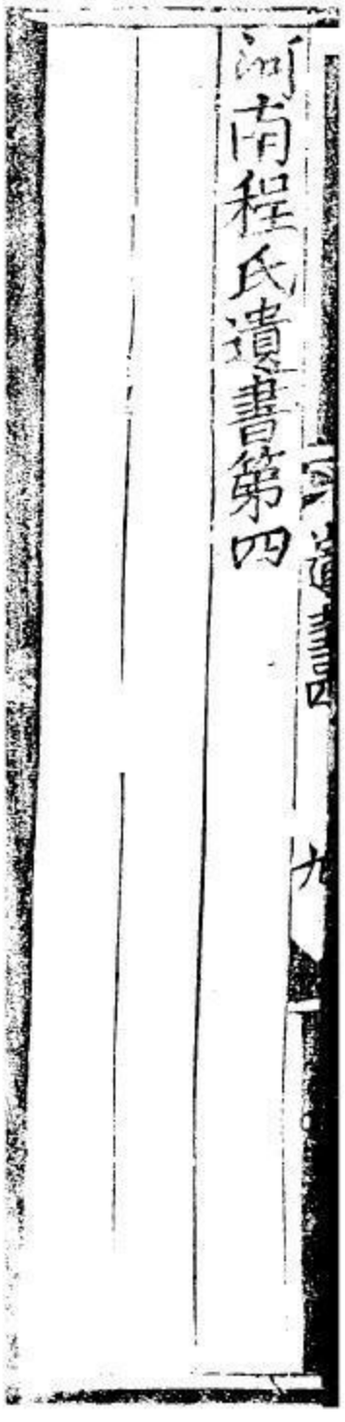
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爲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爲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此道者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致也

君子之於中庸也無適而不中則其心與中庸無異體矣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愼恐懼者異矣是其所以反中庸也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爲一。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幷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然（作）爲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老子曰無爲又曰無爲而無不爲當有爲而以無爲爲之是乃有爲爲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爲惟曰無思也無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矣

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句句是事實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須一作要

蹇便是處蹇之道困便是處困之道道無時不可行孟子有功於道爲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則一本無天字不則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爲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

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

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

孔子爲中都宰知其不可而爲之不仁不知而爲之不知豈有聖人不盡仁知

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已豈可任職分一本無性字側注字職

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一本無時中字

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過此則無理。
坤作成物。是積學處。乾知太始。是成德處。
孔子請討田恒。當時得行。便有舉義爲周之意。
九二利見大人。九五利見大人。聖人固有在上者在
下者。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移則不可知。上之爲聖。下之爲
狂。在人一身念不念爲進退耳。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充此便所向盎背。有諸中必
形諸外。觀其氣象便見得。
天命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
已則無間斷先後。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氣直養而無害。便塞乎天地之間。有少私意。即是氣
虧。無不義便是集義。有私意便是餒。
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
性知天。盡己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
贊一本無則直養之而已。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理鼓動萬物如此。聖人

循天理而欲萬物同之所以有憂患
章外見之物令章可貞來章有慶須要反已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已自洒掃應
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樂莫大焉樂亦在其中不改其樂須知所樂者何事
乾坤古無此二字作易者特立此二字以明難明之
道乾坤毀則無以見易須以此形容天地間事
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無易矣
孔子為宰則為陪臣則為陪臣皆能發明大道

孟子必得竇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
形象然後為太山許多水然後為海以此未
爽惠有異於聖人大成處然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
為與孔子同者以其誠一也
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
詩言天命書言天帝臨心則如
文章成功有形象可見只是極致事業然所以成此
事功者即是聖也
萬物之始皆氣化既形然後以形相禪有形化形化
長則氣化漸消

中庸言無聲無臭。勝如釋氏言非黃非白。一本作黃白大小。心有所存。眸子先發見。張兄言氣。自是張兄作用。立標以明道。張兄一作掛梁。後同。乾是聖人道理。坤是賢人道理。易之有象。猶人之守禮法。待物生。以時雨潤之。使之自化。兼而安。張兄一作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卷間有不可曉處今悉存之不敢刪去

質夫沛然　擇之茫然未知所得　李明安兄厚臨終過西郊洛一作却相疑平生不相疑叔不排釋老

惟善變通便是聖人

聖人於天下事自不合與只順佗天理裁對時育萬物

堯舜共鯀舉陶冶一作時與孔子異

正名養老　荀文若利　魏鄭公辨正當

此為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學原於思
仁人此義宜此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須去一道
中別出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
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一無自然字）
唯愼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修已以敬以安百姓
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
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
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故中庸言
鬼神之德盛而終之以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

（一本聖人修已以下別為一章）
博施濟衆非聖不能何曾干仁事故特曰夫仁者達
人立人取譬可謂仁之方而已使人求之自反便
見得也雖然聖人未有不盡仁然教人不得如此
指殺（一本此下有繞塔說相輪不如便入塔登之始登時雖不見及上到頭則相輪為我有）
四體不仁
鬼是往而不反之義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
儼然即之溫言厲佗人溫則不厲儼然則不溫惟孔
子全之

大圭黃鍾全冲和氣

李宏中力田養親

節嗜慾定心氣即是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心氣定使和無疾

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經只止觀有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一本此下云二之則不是

人自孩提聖人之質已完先於偏勝處發或仁或義或孝或弟

覺悟便是信

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成已須是仁推成已之道成物便是智

怒驚皆是主心不定不遷怒

非禮不視聽言動積習儘有功禮在何處

去氣偏處發便是致曲去性上脩便是直養然同歸于誠一此章連人自誠提章下爲一章

不有躬无攸利不立已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

地不改闢民不改聚只脩治便了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一作置些私吝心吝心作意一在

便是發天職

忠信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脩立在人。

日月陰陽發見盛處。

月受日光。玖龍敏。掴鼓。

鼓動萬物。聖人之神知。則不可名。

凡物參和交感則生。不和分散則死。

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

氣有偏勝。處。勝一作盛。

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入須要復其初。

元氣會則生聖賢。理自生。

天只主施。成之者地也。

須要有所止。止於仁。止於孝。止於大分。

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理。作道。

咸六四言貞吉悔亡。言感之不可以心也。不得只恁地看過。更

留心。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

艮其背。不獲其身。不見其人。

艮卦只明使萬物各有止。分便定。

曾子疾病。只要以正。不慮死。與武王殺一不辜行一不義得天下不為同心。

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

皆在人其實無一事
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
只是一箇誠（天地萬物鬼神本無二）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貴熟○一作久且熟）
觀天地生物氣象（周茂叔看）
在帝左右帝指何帝
卜筮在精誠疑則不應（一本注云疑心做主便是不應楊子江依應事是此理）
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作意一作志）
勿忘勿助長必有事焉只中道上行
忠信而入忠信而出（油火上竿蚬蜆上竿）

涵養著樂處養心便到清明高遠（處一作意）
天下之悅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悅無害兌澤有
相滋益處（一本注云兌澤自相滋益之意有澤）
凝然不動便是聖人
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備處自克克得一件其
餘自正（一作止）
人少長須激昂自進中年已後自至成德者事（漸一作到）
成德方可自安
致知在格物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意
誠不動意誠自定則心正始學之事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齊戒以神明其德。
明德新民豈分人我是成德者事。
天無形。地有形。（一作體）
虛心實腹。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天之生物無窮。物之所成却有別。
致曲不要說來大。
和平依磬聲。玉磬聲之最和平者。養心。
羊頭山老子說一勝二米粔籹則是天地氣和。十分豐熟。山上便有。山下亦或有之。

八十四聲。清者極吹盡清。濁者極吹盡濁。就其中。以中聲上生下生。（以一作考。）
霜露。星之氣。異乎雨雪。
密雲不雨。尚往則氣散。（先陰變風。氣隨風散。）
蒼末氣爲水土始發。（始一作所。）
草類竹節可見。
黃鍾牛鳴。
意言象數。（卽堯夫。）
胎息氣。（此三字。一本在牛鳴下。）
周茂叔窮禪客。
明善在明。守善在誠。
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無復故未

嘗見其心無（一作未嘗）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
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一年有一年工夫）
恣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
周南召南如乾坤
今之祭祀無樂今之樂又不可用然又却不見得緩
急之節
叔一生不曾看排列非禮勿動勿視出於天與從幼
小有如是才識
夷惠其道隘與不恭乃心無罪（無一作何）

孔子所遇而安無所擇自孔子路觀孔子孔子爲不恭
自孔子觀吾輩吾輩便隘惟其與萬物同流便能
與天地同流
去歙羨毋意義之與比（親於其身爲不善直是不入）
山林之士只是意欲不出
重主道也士大夫得有（一作設）重應當有主既埋重不
可一日無主故設苴及其已作主即不用苴
有廟即當有主
枝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當仁義使人人有
子弟衛父兄之心則制挺以撻秦楚之兵矣

不應爲總是罪過.
詩興起人志意.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語默猶晝夜.晝夜猶生死.生死猶古今.消息.
愼終追遠.不止爲喪祭.
鉛鐵性殊.點化爲金.則不辨鉛鐵之性.
民須仁之.物則愛之.事則以義制之.
聖人緣人情以制禮.禮者.理之不容已.不止則不生.良始終萬物.
息.止也.生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
不常其德則所勝來復.正常.其理則所勝同化.素問.

曾點漆雕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
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無施勞.是他顏子性分上事.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
大抵有題目事易合.
心風人力倍平常.將死者.識能預知.只是他不著別事雜亂.兼無昏氣.人頗致此.
孔子之時.事雖有不可爲.孔子任道.豈有不可爲.曾君齊君.孔孟豈不知其不足與有爲.
人雖睡著.其識知自完.只是人與喚覺便是.他自然理會得.

誠則自然無累不誠便有累

貧字寶珠

吾實篤厚晦叔謹嚴堯夫放曠

根本須是先培擁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一作立

所造有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

人多昏其心聖賢則去其昏

以富貴爲賢者不欲却反人情

聞見如登九層之臺

中說有後人綴緝之

觀兩漢已前文章凡爲文者皆似

揚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華則涉道淺

祭而立尸只是古人質

顏子簞瓢非樂也忘也

孟子知言則便是知道

夷惠聖人傳者之誤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

思與鄉人處此孟子拔本塞源

庾公之斯取其不背學而已

楊墨皆學仁義而流者也墨子似子張楊子似子夏

伊尹不可一本無可字言敏亦是聖之時伯夷不敏於爲

已只是隘

孔子免匡人之圍，亦苟脫也。

四端不言信，信本無在，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氣。

子產語子太叔，因其才而教之。

序卦非易之蘊，此不合道。韓康伯注

仰之彌高，見其高而未能至也；鑽之彌堅，測其堅而未能達也。此顔子知聖人之學而善形容者也。

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聖人所欲不合亂也，欲遷社而又以為不可，[illegible]不可為此矣。不可遷，則欲遷為非矣。然則聖人亦有過乎？曰：非也。聖人無過。夫亡國之社遷之，禮也。湯存之以為後世戒，故曰欲遷則不可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春秋書亳社災，然則皆自湯之不遷始也。

五畝之宅（田二畝半，郭二畝半。耕則居田，休則居郭。）三易再易不易（三易二百畝，三歲一耕；再易二百畝，二歲一耕；不易歲歲耕之。此地之肥瘠不同也。）

古者百步為畝，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古以今之四十一畝之田，八口之家可以無飢；今以古之二百五十畝，猶不足。農之勤惰相懸乃如此。

古之時民居少人各就高而居中國雖有水亦未
害也及堯之時人漸多漸就平廣而居水泛濫乃
始爲害當是時龍門未闢伊闕未析砥柱未鑿
乃因水之流濫而治之以爲天下後世無窮之利
非堯時水特爲害也蓋以父矣上世人少就高而
居則不爲害後世人多就下而處則爲害也
四凶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才任大
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不善也然
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堯舉舜於匹夫之中而
禪之位則是四人者始懷憤怨不平之心而願其
速死故舜得以因其迹而誅竄之也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
若其慶者可矣
今人以影祭或畫工所傳一髭髮不當則所祭已是
別人大不便
今之稅實輕於什一但斂之無法與不均耳
有一物而可以相離者如形無影不害其成形水無
波不害其爲水有兩物而必相須者如心無目則
不能視目無心則不能見
古者八十絲爲一勝斬衰三勝則是二百四十絲於

今之布爲已細緦麻十五勝則是千有二百絲今
蓋無有矣
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古之仕者爲人今之
仕者爲已古之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強有力
者將以爲亂
方今有古之所無者二兵與釋老也
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
汎乎其思不若約之可守也思則來捨則去思之不
熟也
三經簡編後分者不是

聖人於憂勞中其心則安靜安靜中却是有至憂
聖人之言遠如天賢者小如地
天之付與之謂命稟之在我之謂性見於事業物一作
之謂理
事君有犯無隱事親有隱無犯有時而可分
治必有爲治之因亂必有爲亂之因
受命之符不足恃
射則觀其至誠而已
學行之上也名譽以崇之皆楊子之失

由之瑟奚爲於立之門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
視其所以觀人之大槩察其所安心之所安也
子絶四毋自任私意毋必爲毋固執毋有已
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出入可也出須是同歸
博施濟衆仁者無窮意
知和而和執辭時不完
無欲速心速七年理速
養親之心則無極外事極時須爲之極莫若極貴貴
之義莫若極尊賢之實

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却須敬而後能誠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云云 一本云李郎直云不欺之謂誠使以不欺爲誠徐仲
賛馬要蚤伯之倫此班固微詞
石奢不當死然縱法當罰固辭乞罪不罪他時可以堅
請出踐更錢此最一本有義字
易交應則有時而應又遠近相感而悔吝生
王通家人卦是易傳言明內齊外非取象意疑此是字上脫一不字也
詩序必是同時一作國史所作然亦有後人添者如白華

只是刺幽王。其下更解不行。緜蠻序不肯飲食教
載之。只見詩中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
謂之載之。便云教載。絶不成言語也。又如高子曰
靈星之尸也。分明是高子言。更何疑。
文王望至治之道而未之見。若曰民雖使至治。止由
之而已。安知聖人二南以天子在上。諸侯善化及
民。安得謂之至。其有不合。周公之心固無此。設若
有不合者。周公之心必如是勤勞。
五世依約。君子小人在上爲政。其流澤三四世不已。
五世而後斬。當時門人只知闢楊墨爲孟子之功。

故孟子發此一說。以推尊孔子之道。言予未得爲
孔子徒也。孔子流澤至此未五世。其澤尚在於人。
予則私善於人而已。
邪說則終不能勝正道。人有秉彝。雖然亦惡亂人之心。
無恥之恥。注是。
行之不著。如此人多。若至論雖孔門中。亦有由而不
知者。又更有不知則不能竭力盡此一事。則可以
送死。天下之至重。人心苟能竭力盡此一事。則可以
當天下之大事。養生人之常。此相對而言。若舜曾
子養生。其心如此。又安得不能當大事。人未有自致必也親

乎。

王者之詩亡。雅亡。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仁言爲政者道其所爲。仁聲民所稱道。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養氣以心爲主。若言失中心不動亦不妨。

一言而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言由之見信如此。刑法國人尚取信。其他可知。

若臧武仲之知。又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合此四人之偏。文之以禮樂。方成聖人。則盡之矣。

安排於禮樂。禮樂。文也。後進於禮樂。文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其下則史。孔子從之。吾從周。此上文一事。又有不從處。乘商之輅。

中庸首先言本人之情性。次言學。次便言三王。酌損以成王道。餘外更無意。三王下到今更無聖人。若有時。須當作四王。王者制作時。用先代之宜世者。今也法當用周。禮自漢已來用。

有變人之心。然而使民亦有不時處。此則至戰言當時。亦可以治矣。聖人之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句。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

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時便即是淺近去
齊經管仲霸政之後風俗尚權詐急衣食魯之風俗
不如此又仲尼君之當時風俗亦甚美到漢尚言
齊魯之學天性此只說風俗若謂聖賢則周公自
不之魯太公亦未可知又謂齊經田恒弒君無君
色難形下面有事服勞而言服勞更淺若謂諭父母
於道能養志使父母說却與此辭不相合然推其
極時養志如曾子大舜可也曾元是曾子之子尚
不能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存邦而已心無怨孔子發明仲弓使知仁字然辭在
家亦怨周公狼跋亦怨又引文中子
不有祝鮀之佞與宋朝之美辯難免世之害矣
當孔子時傳易者支離故言五十以學易言學者謙
辭學易可以無大過差易之書惟孔子能正之使
無過差
詩書統言執禮人所執守
賢者能遠照故能避一世事其次避地不居亂邦
不睹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此

非自得也。勉而能守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以勉中人之學也。

經所以載道也。器所以適用也。學經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適用。奚益哉。一本云。經者載道之器。須明其用。如誦詩須達於從政能專對也。

今之學者岐而爲三。能文者謂之文士。談經者泥爲講師。惟知道者乃儒學也。

夫內之得有淺深。外之來有輕重。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河南程氏遺書第六

此卷間有不可曉處今悉存之不敢刪去

與人爲善。

始初便去性分上立。勝叔

猶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一本注云明道年十六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

周公不作膳夫庖人匠人事。只舍兼衆有司之所能。

有田即有民。有民即有兵。鄉遂皆起兵。

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豪鞅大斧鑿刀。須用誠相副。
介甫致一。
堯舜知佗幾千年。其心至今在。
心要在腔子裏。
體道。少能體即賢。盡能體即聖。
孔子門人善形容聖人。
堯夫道雖偏駁。然卷舒作用極熟。又可作能謹細行。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了。
只學顏子不貳過。

忠恕違道不遠。可謂仁之方。力行近乎仁。求仁莫近焉。仁道難言。故止曰近不遠而已。苟以力行便爲仁。則失之矣。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夫子之道忠恕。非曾子不能知道之要。捨此則不可言。
聖人之明猶日月。不可過也。過則不明。
愚者指東爲東。指西爲西。隨衆所見而已。知者知東不必爲東。西不必爲西。唯聖人明於定分。須以東爲東。以西爲西。
邵堯夫猶空中樓閣。
兵法遠交近攻。須是審行此道。知崇禮之意。

只是論得規矩準繩。巧則在人。
莊子有大底意思。無禮無本。
體須要夫。
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見自己。
誰也仁而不伎。（晦處）
人當審已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
不可私。（一本無私字。別有不可卒遽事四字。）
三命是律。星辰是曆。
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爲難。
保民而王。（今之城郭不爲保民。）

行兵須不失家計。（游兵爽特。次二作挾。）
事往往急便壞了。
與奪斂張。固有此理。老子說著便不是。
誠神不可語。
見之非易見不可及。
孔子弟子。少有會問者。只顏子能問。又却終日如愚。
只理會生是如何。
靜中便有動。動中自有靜。
灑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
喪事。人所不勉處。酒。人所困處。孔子於中間處之得。

宜。

玩心神明。上下同流。

敬下隱不起（世人所謂高者却是小。坐大。分字不足。○足一作定。）

堯舜極聖生朱均。瞽鯀極愚生舜禹。（無所不用其極。）

開物成務。有濟世之才。

禹不矜不伐。至柔也。然乃見剛。

以誠意幾樸子何不可。若有爲果子繫在佗上。便不是。信得及便是也。

九德最好。

不學便老而衰。

應事處事。

不見其大便大。

職事不可以巧免。

雍置帥。內郡養耕。外郡禦守。

兵能聚散爲上。

把得地（一作性）分定。做事直是不得放過。

轉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

儆神焚禁山契書。

義勇也是拘束太急便性軼輕。劣大凡長育人材。且須緩緩。

兵陣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遊騎旋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內外之道。若遊騎太遠。則却歸不得。至如聽金鼓聲亦不忘却自家如何。如符堅養民一敗便不可支持。無本故也。

坐井觀天非天小。只被自家入井中。被井筒拘束了。然井何罪。亦何可發。但出井中便見天大。已見天如此大。不爲井所拘。却入井中。也不害。

致知。但知止於至善。爲人子止於孝。爲入父止於慈之類。不須外面只務觀物理。泯然正如遊騎無所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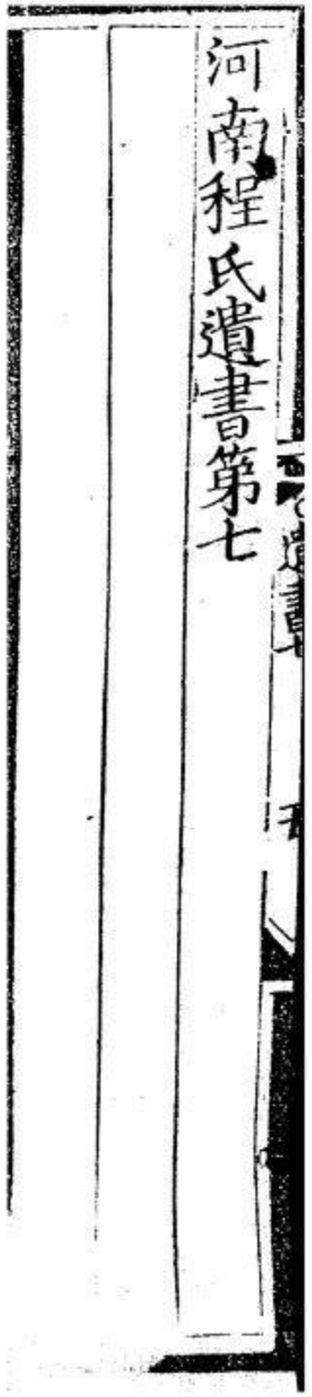
即日所學。便持吾斯之未能信。道著信。便是止也。晉書謂吾家書籍當盡與之。豈止與之。當再拜而獻之。

病暑。不爲他物所奪。只有正氣。然猶有力。知識遠過於人。況吾合天地之道。安有不可。

須是無終食之間違仁。即道日益明矣。陳本有此二段

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河南程氏遺書第七

傳不習乎。不習而傳與。

學則不固。連上說。

有馬者借人乘之。吾力猶能補史之闕文。當史之職而能闕疑以待後人。是猶有馬者借人乘之也。

能言不作者難。

君子義以爲質。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爲本。

可使之徃。不可陷以罔。

君子矜而不爭。矜尚之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南宮适以禹稷比孔子故夫子不答也
果哉末之難矣果不知更有難事佗所未曉
輕議聖人孔子擊磬何嘗無心荷蕢於此知之
辟世辟言辟色非有優劣只說大小次第
靈公問陳孔子遂行言語不相投
不占而已有吉凶便占無常之人更不待占
三代直道而行毀譽公
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循守舊迹亦不能入
聖人之室
論篤是與言篤實時與君子與色莊

魯衛之政兄弟也言相近也
知及仁守莊涖動禮為政始末
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不肯為仁如蹈水火
致遠恐泥不可行遠
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
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
也
吾其為東周乎東遷以後諸侯大夫強僭聖人豈為
是乎匏瓜繫而不食匏瓜無所為之物繫而不動
子樂弟子各盡其誠實不少加飾故孔子知由之不

得其死。

性相近也。生質之性。

小知大受。不可以小知君子而可以當大事。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其誰以易之。誰肯以夫子之

道易己所為。

佛肹召。欲往。而不往者何也。聖人示之以迹。子路不

諭。九夷浮海之類。作示之一示人。

堯曰予小子履。少湯字。

周公謂魯公三句。反覆說。不獨不施其親。又當使大

臣不怨。至公不可忘私。又當念故舊。

大德小德。如大節小節。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至親不如仁賢。

因不失其親。信本不及義。恭本不及禮。然信近於義

者。以言可復也。恭近於禮者。以遠恥辱也。因恭信

不失其所以親。近於禮義。故亦可宗也。如言禮義

不可得見。得見恭信者斯可矣。

子張子夏論交。子夏子張告人各有所以。初學與成

德者事不同。

貧與賤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以其道得去貧賤

如患得之。

卿以下必有圭田祭祀之田也祿外之田也餘夫二十五畝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至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俟其成家別受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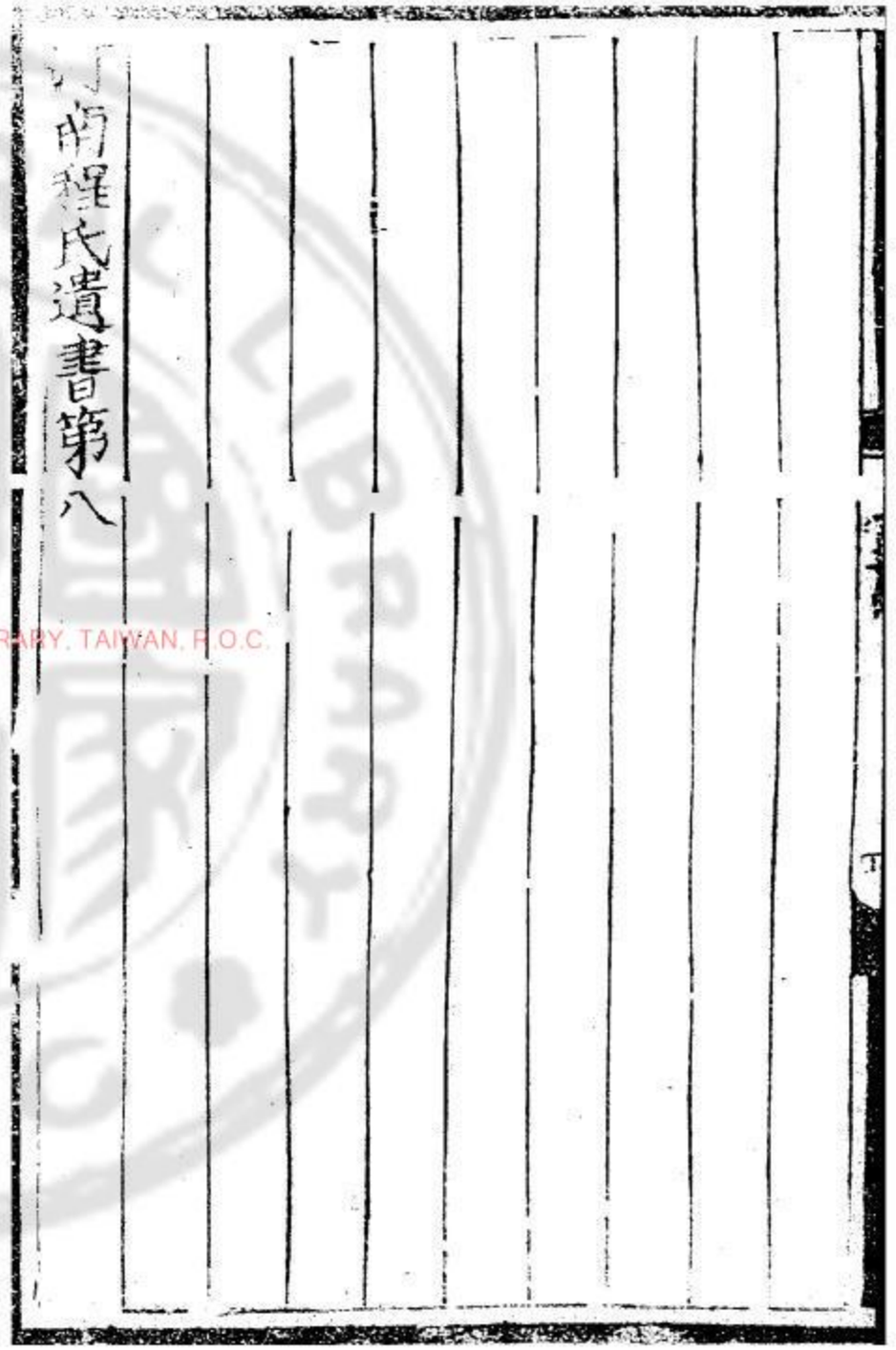
廛而不征市宅之地已有廛稅更不征其物法而不廛稅有常法不以廛故而奪其稅廛無夫里之布廛自有稅更無此二布

國有道不變塞所守不變所行不塞

廣居正位大道所居者廣所位者正所道者大天下至中至大之所

配義與道浩氣已出於合道與義道本也義用也體集義所生者集衆義而生浩然之氣非義外襲我而取之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少日所聞諸師友說

仁者公也入言作此者也義者宜也權量輕重之極禮者別也定分知者知也信者有此者也萬物皆有性一作信此五常性也若夫惻隱之類皆情也凡動者謂之情性者自然不信然後見故曰信只是有此因完具信端不言信

先生曰孔子曰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嘗謂孔子之語仁以教人者唯此爲盡要之不出於公也

孟子曰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大人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正已而物正者也
也踐形者是也如伊尹可當之矣民之名則似不
得位者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大人者
則如乾之九二利見大人天下文明者也天民大
人亦繫乎時與不時而已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言君子不重則不威嚴
而學則亦不能堅固也
信非義也以其言可復也旣曰近義恭非禮也以其遠
耻辱故曰近禮因其基業而不失其所親亦可宗也
況於盡禮義者乎

© 201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思無邪誠也
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明善之徹
矣聖人不言誠之一節者言不惑則自誠矣五十
而知天命思而知之也六十而耳順耳者在人之
最末者也至耳而順則是不思而得也然猶滯於
迹焉至於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則聖人之道終
矣此教之序也
對孟懿子問孝告衆人者也對孟武伯者以武伯多
可憂之事也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
而或少温潤之色各因其人材高下與其所失而

教之也
默而識之乃所謂學也惟顏子能之故孔子曰吾與
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者言顏子退而
省其在已者亦足以發此故仲尼知其不愚可謂
善學者也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此孔子言當時天下
大亂無君之甚若曰夷狄猶有君不若是諸夏之
亡君也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故曰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
也君子言不爭也若曰其爭也是君子乎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者魯僭天
子之大祭也灌者祼祭之始也以其僭上之祭故聖
人自灌以往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
也者不欲斥言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視
諸斯乎指其掌此聖人言知此理者其於治天下
如指其掌甚易明也蓋名分正則天下定矣
子貢之器如宗廟之中可觀之貴器故曰瑚璉也
或問辯曰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
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苟仁矣則口無
擇言言滿天下無口過佞何害哉若不知其仁則

使焉用也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材與裁同言由但好勇過孔子而不能裁度適於義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此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蓋亞於浴沂者也顏淵願無伐善無施勞此仁矣然尚未免於有為蓋滯迹於此不得不爾也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聖人之事也顏子大賢之事也子路有志者之事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此謂才也然則中人以下者終於此而已乎曰亦有可進之道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魯國雖衰而君臣父子之大倫猶在愈於齊國故可一變而至於道
子曰志於道凡物皆有理精微要妙無窮當志之爾德者得也在已者可以據依於仁兼內外而言之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曰聖人不疑滯於物安有聞韶雖美直至三月

不知肉味者乎三月字誤當作音字此聖人聞韶音之美當食不知肉味乃嘆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門人因以記之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雅素之雅禮當時所執行而非書也詩書執禮皆孔子素所常言也

有斗筲之量者有鍾鼎之量者有江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者斗筲之量者固不足算若鍾鼎江河者亦已大矣然滿則溢也唯天地之量者無得而損益苟非聖人孰能當之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凡人有慾則不剛至剛之氣在養之可以至焉

孟子曰我知言孟子不欲自言我知道耳

孟子常自尊其道而人不尊孔子益自卑而人益尊之聖賢固有間矣

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殊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法矣今人皆反之者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斜斜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為義疚行之方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之圓也此言極有理

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眉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魯子也觀其
啓手足之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
其學也
毋意者不妄意也毋我者循理不守己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
樂君子也言其文質勝文也後進於禮
言若用於時救文之弊則吾從先進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奢則不孫儉則固與
其不孫也寧固此之謂也不必惑從周之說
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命謂爵命也言不受爵命
而貨殖者以見其私於利之深而足以明顏子屢
空之賢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不可以言取人
今以其論篤而與之是謂君子者乎徒能色莊者
乎
仲弓之仁安已而敬人故曰雍也可使南面對樊遲
之問亦是仁之目也然樊遲失於麤俗聖人勉使
爲仁曰雍之夷狄不可棄也司馬牛多言而躁故
但告以其言也訒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若無克伐怨欲固爲

仁已唯顏子而上乃能之如有而不行焉則亦可以爲難而未足以爲仁也孔子蓋欲憲疑而再問之而憲未之能問也

管仲之仁仁之功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

二先生語十

洛陽議論

蘇昞季明錄

子厚謂程卿夙興幹事良由人氣清則勤閑不得正叔謂不可若此則是專爲氣所使子厚謂此則自然也伯淳言雖自然且欲凡事皆不恤以怙養則好子厚謂此則在學者也

伯淳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以爲而誠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方能有濟子厚謂才與誠須一物只是一物伯淳言才而不誠猶不是也若非至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事爲浮氣幾何時而不盡也一本無只是一物四字
伯淳道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茸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是有救之術
正叔謂某接人始三作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
二程謂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筭法折計地畝以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肥墝不管只觀四標筭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爲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四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正叔云至如魯二吾猶不足如何得至十一也子厚言百畝而徹義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裒分之以裒分

之數取十一之數亦可或謂井議不可輕示人恐致笑及有議論子厚謂有笑有議論則方有益也若有人聞其說取之以爲已功先生云如有能者則已願受一廛而爲氓亦幸也伯淳言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悠悠怒止論可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怨怒方可行正叔言議法既大備卻在所以行之之道子厚言豈敢某止欲成書庶有取之者正叔言不行於當時行於後世一也子厚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須是有行之之道雖有仁心仁聞而政不行者不由先王之道也須是法先王正叔言孟子於此善爲言只極目力焉能盡方員平直須是要規矩

二程問官户占田過制者如何如文魯有田極多只消與五十里采地儘多又問其他如何今之公卿非如古之公卿舊有田多者與之采地多墅與之則無以別有田者無田者

正叔說堯夫對上之詞言陛下富國強兵後待做甚以爲非是此言安足論人主如周禮豈不是富國之術存焉子厚言堯夫抑上富強之說正猶爲漢

武帝言神僊之學長年不足惜言豈可入聖賢之
曉人不如此之拙如梁惠王問何以利國則說利
不可言之理極言之以至不奪不饜
正叔言人至於王道是天下之公議反以爲私說何
也子厚言只爲心不大心大則做得大正叔言只
是做一喜好之事爲之不知只是合做
伯淳言邵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
化佗人便觀得自家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
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得
正叔言蜥蜴含水隨雨震起子厚言未必然雹儘有
大者豈盡蜥蜴坳致也今以蜥蜴求雨柱求佗佗
又何道致雨正叔言伯淳守官南方長吏使往等
山請龍辭之謂祈請鬼神當使信嚮者則有應今
先懷不信便非義理既到茅山巖勑使人於水中
捕得二龍持之歸並無佗異復爲小兒玩之致死
此只爲魚蝦之類但形狀差異如龍之狀爾此蟲
廣南亦有之其形狀同只齧人有害不如茅山不
害人也有害一作有毒
正叔言永叔詩笑殺頴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
風興趨朝非可笑之事不必如此說又言常秩晚

爲利昏元來便有在此鄉黨莫之尊也
正叔言今責罪官吏殊無養士君子廉恥之道必斷
言徒流杖數贖之以銅便非養士君子之意如古
人責其罪皆不深指其惡如責以不廉則曰姐
豆不脩
有人言今日士大夫未見賢者正叔言不可謂士大
夫有不賢者便爲朝廷之官人不用賢也
彭汝礪懇辭臺職正叔言報上之效已了邪上冒天
下議論顯拔致此曾此爲報上之意已足
正叔言禮院者天下之事無不關此但得其人則事

儘可以考古立法苟非其人只是從俗而已
正叔言昏禮結髮無義欲去久矣不能言結髮爲夫
婦者只是指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李廣言結
髮事匈奴只言初上頭時也豈謂合髻子子尊云
絶非禮義便當去之古人凡禮講修已定家家行
之皆得如此今無定制每家各定此所謂家殊俗
也至如朝廷之禮皆不中節
正叔論安南事當初邊上不便令逐近點集應急救
援其時雖將帥革兵冒涉炎瘴朝廷以赤子爲憂
亦有所不恤也其時不救應放令縱恣戰殺至數

萬今既後時又不候至秋涼迄冬一直趨寇亦可以前食嶺北食積於嶺南般運今乃正於七月過嶺以瘴死者自數分及過境又糧不繼深至賊巢以桄度五百人過江且斫且焚破其竹寨幾重不能得復棹其空桄續以救兵反爲賊兵會合禽殺吾衆無救或死或逃遂不成功所爭者二十五里耳欲再往又無舟可度無糧以戍此謬筭未之有也猶得賊辭差順遂得有詞且承當了若使其言猶未順如何處之運糧者死八萬戰兵瘴死十一萬餘得二萬八千人生還尚多病者又先爲賊戮數萬都不下三十萬口其昏謬無謀如此甚也有人言郭璞以鳩鬬占吉凶其子厚言此爲佗誠實信之所以就而占得吉凶耳

以兆也非鳩可以占吉凶正叔言但有意向此便可正叔言郭璞遍新貴時衆論喧然未知其人如何後聞人言欲買韓王宅更不問可知也如韓王者當代功臣一宅已致而欲有之大煞不識好惡子厚言昔年有人欲爲范希文買綠野堂希文不肯識道理自不然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在佗人猶可如王維莊之類獨

有晉公則不可寧使耕壞及佗有力者致之已則不可取

正叔言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作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

正叔謂今唱名何不使伊儒冠徐步進見何用二人把見趨走得不使殿上大臣有愧色子厚言只先出榜使之見其先後何用旋開卷呼名

正叔言某見居位者百事不理會只恁箇大肚皮

子厚却頗柔煩處之

子厚言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正叔言自是關中人剛勁敢為子厚言亦有一二人家化之自不用釋氏道場之用螺錢蓋胡人之樂也今用之死者之側是以其樂臨死者也天竺之人重僧見僧必飯之因使作樂於前今乃以為之於死者之前至如慶壽亦雜用之是甚義理如此事被佗欺謾千百年無一人理會者

正叔謂何以謂之小人君子則所見

者大小人則所見者小且近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

伯淳謂才與誠一物則周天下之治子厚因謂此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呂進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正叔謂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至於老矣志力須倦又慮學之不能及又年數之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乎學不多年數之不足不猶愈於終不聞乎子厚言十詩之作止是欲驗天心於語默間耳正叔謂若有他言語又烏得已也子厚言十篇次敘固自有先後

正叔言成周恐只是統名雒邑是都也成周猶今言西京也雒邑猶今言河南府孔安國以成周爲下邑非也豈有以師保治於下邑白馬寺之所恐是遷頑民之處洛州有言中州南州之名恐是作邑分爲九州後始言成周恐是舊城壞而復城之或是其始爲邑不爲城墻故後始城

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子厚謂亦是失於太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

能盡得已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以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

正叔辨周都言穀洛鬬毀王宮今穀洛相合處在七里店南既言毀王宮則周室亦恐不遠然今之宮

風

鬬也

子厚謂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

子厚言今日之往來俱無益不如閒居與學者講論資養後生却成得事正叔言何必然義當來則來當往則往爾

二程言人不易知子厚言人誠知之爲難然至於伎術能否人情善惡便可知惟似秦武陽殺人於市見秦始皇懼此則不可知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

師訓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德也君德即天德也

思無邪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德不孤與物同故不孤也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無人則無以見天地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易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道一本也或謂以心包誠不若以誠包心以至誠事天地不若以至誠體人物是二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虛一大爲天道則此一作乃以器言而非道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模範出一天地爾非在外也如此曲成萬物豈有遺哉

天地設位而易行其中何不言人行其中蓋人亦物也若言神行乎其中則人只於鬼神上求矣若言理言誠亦可也而特言易者欲使人默識而自得之也

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

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之一也而兩之不兩則無用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體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無物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純則無間斷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道也君道即天道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仲弓之問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仲尼所以告之者以仲弓爲可以事斯語也雍也可使南面有君之德也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釋氏內外之道不備者也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

克勤小物最難

自卑而達上者惟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人也故不能無憂天則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

咸恒體用也體用無先後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
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魯子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
天地之正氣恭作肅肅便雍也
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
中庸言誠便是神。
天人無間斷。
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耳心則無遠近也
學在誠知誠養。
學要信與熟。

正已而物正大人之事學須如此
敬勝百邪。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
失之毫釐繆以千里深可戒愼。
平康正直。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者可謂仁之方也已博施而能濟衆固仁也而仁不足以盡之故曰必也聖乎。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醫家書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一本醫字下別爲一章）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細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告子此言是而謂犬之性猶牛之性猶人之性則非也）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

人賢不肖國家治亂不可以言命至誠可以贊化育者可以回造化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也

冬寒夏暑陰陽也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無方故

易無體若如或者別立一天謂人不可以包天則有方矣是二本也

窮神知化化之妙者神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物也

天地只是設位易行乎其中者神也

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或者謂清者神濁者非神乎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言有無則多有字言無無則多無字有無與動靜同如冬至之前天地閉可謂靜矣而日月星辰亦自運行而不息謂之無動可乎但人不識有無動靜爾

正名聲氣名理形名理名實相須二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也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天性豈有妄耶聖人以茂對時育萬物各使得其性也無妄則一毫不可加安可往也往則妄矣无妄震下乾上動以天安有妄乎動以人則有妄矣

犯而不校校則私非樂天者也有當報者則是循理而已

意者住意必者必行固執我者私已

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

禮云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已如鳳皇來儀百獸率舞之事三代以降無此也

泰誓武成稱一月者商正已絕周正未建故只言一月

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生偏則爲禽獸爲夷狄中則爲人中則不偏常則不易惟中不足以盡之故曰中庸

陰陽盈縮不齊不能無差故曆家有歲差法

日月薄蝕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

古今異宜不惟人有所不便至於風氣亦自別也日月星辰皆氣也亦自別

時者聖人所不能違然人之智愚世之治亂聖人必示可易之道豈徒爲數哉蓋亦有其理故也

學要在自得古人教人唯指其非故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言三隅舉其近若夫告諸往而知來者則其知已遠矣佛氏言印證者豈自得也其自得者雖甚人言亦不動俏人之言爲是何自得之有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與從周之文不悖從

先進則爲時之弊言之彼各有當也
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備此數者而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又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者只是言忠信也忠信者實也禮樂者文也語成人之名自非聖人誰能當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足以稱成人之名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好是懿德萬物皆有理
順之則易逆之則難各循其理何勞於己力哉
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德理作也
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生亦大矣非誠知道則豈以夕死爲可乎
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減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耳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此孔子所以告子張者也若顏閔則無此問孔子告之亦不如此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矣唯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二者蓋皆適於義孔悝受命立輒若納蒯聵則失職與輒拒父則不義如輒避位則拒蒯聵可也如輒拒父則奉身而退可也故子路欲勸孔悝無與於此忠於所事也而孔悝既被劘矣此子路不得不死耳然蒯聵臺之事則過於勇暴也公子郢志可嘉然當立而不立以致衛亂亦聖人所當罪也而春秋不書事可疑耳

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者煩數也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怒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理怒者人道忠也者無妄怒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怒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

必有事焉而勿正事者事之事心勿忘勿助長養氣之道當如此

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

祖考來格者惟至誠為有感必通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君子行法以俟命朝聞道夕死之意也

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

已。

湯武反之身之者。學而復者也。

視其所以所以用也。觀其所由所由之道。察其所安所安志意所安也。

北宮黝要之以必為。孟施舍推之以不懼。北宮黝或本能無懼。

故黝不如施舍之守約也。子夏信道。曾子明理。故二子各有所似。

公孫丑謂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如此則能無畏懼而動心乎。故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不心不得有所繫。

剛者強而不屈。毅者有所發。木者質樸。訥者遲鈍。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是一物。文是一物。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奢自文所生。儉自實所出。故林放問禮之本。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言儉近本也。此與形影類矣。辨理則無甚有事也。以物待物。不以已待物。則無我也。聖人制行不以已言則是矣。而理似未盡於此言。夫天之生物也。有長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者。一作安可使小者亦大乎。天理如此豈可逆哉。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用一心而處之必得其要。斯可矣。然則古人

處事豈不優乎。

志可克氣。氣勝一猶則憒亂矣。今之人以恐懼而勝志字氣者多矣。而以義理勝氣者鮮也。

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是矣。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之以命哉。若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

仁者不憂。樂天者也。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言為仁之本。非仁之本也。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德之序也。知者不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學之序也。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

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夫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

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如卦之德乃卦之韞也。

脞脞其仁。蓋言蓁也。

自明而誠。雖多由致曲。然亦有自大體中便誠者。雖亦是自明而誠。謂之致曲則不可。

體群臣者。體察也。心誠求之則無不察矣。忠厚之至

也。故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言盡其忠信而厚其
祿。食此所以勸士也。
敬鬼神而遠之。所以不瀆也。知之事也。先難後獲。先
事後得之義也。仁之事也。若知若利。乃先得後
事之義也。
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
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也。用
仁者其言也訒。難其出也。
治道在於立志。責任。求賢。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學之要也。

擇約者敬而已矣。
顏子不動聲氣。孟子則動聲氣矣。
死妄喪下乾上。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若顏
子之有不善。豈如衆人哉。惟只在於此間爾。蓋猶
有已焉。至於無我則聖人也。顏子切於聖人。未達
一息爾。不遷怒不貳過。無伐善無施勞。三月不違
仁者。此意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顏子之不惰者敬也。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者也。敬則誠。
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

出之信以成之孫順也不止於言
聖人言忠信者多矣人道只在忠信不誠則無物出
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
乎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者體用也
學者須識聖賢之體聖人化工也賢人巧也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孟子言已悉者有德之言
也言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學至於樂則成矣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為樂造道者也
好之者如游佗人園圃樂之者則已物爾然人只
能信道亦是人之難能也
三代之治順理者也兩漢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
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為之胡不乘牛而服馬乎理
之所不可
祭者所以盡誠或者以禮為一事人器與鬼器等則
非所以盡誠而失其本矣
禮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則義也三年之服禮
之至義之盡也
致知養氣
克已最難中庸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

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
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
先甲三日以窮其所以然而慮其事後甲三日以究
其將然而為之防甲者事之始也庚者有所革也
自甲乙至于戊巳春夏生物之氣巳備庚者秋冬
成物之氣也故有所革別一般氣
隨之上六才與位皆陰柔隨之極也故曰拘繫之乃
從維之又從而維之王用亨于岐山岐太王之事民心
固結而不可解者也其他皆不可如是之固也

學之興起莫先於詩詩有美刺歌誦之以知善惡治
亂發興禮者所以立也不學禮無以立樂者所以
成德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若夫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
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至於如此
則又非手舞足蹈之事也
綠衣衛莊姜傷己無德以致之行有不得者反求諸
己而已矣故曰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
無訧兮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絲之綠由女之染治以成言有所自也絺綌所以

來風也
螽斯惟言不妒忌若苟則更和平婦人樂有子謂
妾御皆無所恐懼而樂有子矣
居仁由義守禮寡欲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下學而上達意在言表也
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爲虛
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
名也
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不誠則逆於
物而不順也

乾陽物一作物字也不動則不懈其靜也專專其動也直直
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物一作物字也不靜則不柔不
一作躁其靜也翕翕聚其動也闢闢發散不翕聚則不能發
散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或以格爲止物是二本矣
入須知自慊之道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情性也情性猶言資質
體段亨毒化育皆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
貞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貞也
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爲之虧然月之光

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惟無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

識變知化爲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宜。是以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者虞帝爲不可及已。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虞帝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若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爲治者終苟道也。

動乎血氣者其怒必遷。若鑑之照物。妍蚩在彼。隨物以應之。怒不在此。何遷之有。

聖人之言。沖一作中和之氣也。貫徹上下。人須學顏子。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有。一作立

孟子者禹稷之事功也。中庸之言。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皆不累於已爾。

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與聖人同爾。人須知自慊之道。自慊者無不足也。若有所不足則

張子厚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作聰明順天理也。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取狼爲興者。狼前後停興周公之德終始一也。稱公孫云者。言其積德之厚。赤舄几几盛德之容也。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有節故有餘。止乎禮義者節也。

月不受日光故食。不受日光者月正相當陰盛亢陽也。鼓者所以助陽。然則日月之眚皆可鼓也。月不與日正相對故食。

季冬行春令。命之曰逆者。子尅母也。

大玄中首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藏心于淵。美歌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

揚子雲之學蓋嘗至此地位也。

顏子短命之類。以一人言之。謂之不幸可也。以大目觀之。天地之間無損益無進退。譬如一家之事。有子五人焉。三人貧賤。以二人言之則不足。以父母一家言之則有餘矣。若孔子之至德

又處盛位則是化工之全爾以孔顏言之於一人有所不足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群聖人言之則天地之間亦富有餘（一作亦云富有也惠迪吉從逆凶常行之理也）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

東周之亂無君臣上下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言不爲東周也

素履者雅素之履也初九剛陽素履已定但行其志爾故曰獨行願也

視履考祥居履之終反觀吉凶之祥周至則善吉也

故曰其旋元吉

比之無首凶比之始不善則凶

頻豕之牙吉不去其牙而頻其勢則自善矣治民者不止其爭而教之讓之類是也

介于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幾而作何俟終日哉

豫者備豫也逸豫也事豫故逸樂其義一也

謙者治盈之道故曰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怫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爲難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道無體義有方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

孟子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正是著意忘則無物。

天者理也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

易要玩索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學只要鞭辟（一作約）近裏著已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

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人最可畏者是便做。要在燭理。（一本此下云。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宰予晝寢。以其質惡。因是而言。

子貢不受天命而貨殖億則屢中。（一作憶）聰明億度而知。此子貢始時事。至顏子屢空。空中（一作心）受道。子貢終不悟。

於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乃後來事。其言如此。則必不至於不受命而貨殖也。

天生德於予。及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聖人極斷
置以理。
文不在茲。言文未嘗亡。唱道在孔子。聖人以爲已任。
詩書執禮皆雅言。雅素所言也。至於性與天道。則子
貢亦不可得而聞。蓋要在默而識之也。
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
謂信。表裏之義也。
理義體用也。理義之說。我心
居之以正。行之以和。

艮其止止其所也。各止其所。父子止於恩。君臣止於
義之謂。艮其背。止於所不見也。
至誠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贊者參
替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謂也。非
謂贊助。只有一箇誠。何助之有。
知至則便意誠。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爾。知至
而至之者。知至而往至之。乃吉之先見。故曰可與
幾也。知終而終之。則可與存義也。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終。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
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

脩辭立其誠文質之義
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與樂
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皆心也自分心
迹以下一段皆非
息訓爲生者蓋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中無間
斷頃果不食則便爲復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
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要思
而得之
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
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
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
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
義則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
間爾
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夏之病常在近
小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張常過
高而未仁故以切已之事告之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道有沖漠之氣象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

德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成冬見伯淳先生洛中所聞　劉絢質夫錄

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者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繼之者善也出道則有用元者善之長也成之者却只是性各正性命者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如此則亦無始亦無終亦無因甚有亦無因甚無亦無有處有亦無無處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諸本生爲生養之生。卻是備道之謂教也。下文始自云不能者敗以取禍。則乃是教也。）

且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爲中。則四邊無中乎。若以中外之中爲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爲易乎。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箇中來爲中。

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此理也。在止於至善。盡己之

約是也。

楊子出處使人難說。孟子必不肯爲楊子事。

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寬舒氣象也。識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者。真所謂狂矣。子路等所見著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夫子笑。若知爲國以禮道理。所以爲夫子笑。若知爲國以禮之道。便却是這氣象也。

人之學。當以大人爲標準。（一作事）

顏子之學。

窮理盡性矣。曰以至於命。則全無著力處。加成於樂。

樂則生矣之意同。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蓋於是始有所得而嘆之
以子貢之才從夫子如此之久方嘆不可得而聞
亦可謂之鈍矣觀其孔子沒築室於場六年然後
歸則子貢之志亦可見矣他人如子貢之才六年
中待作多少事豈肯如此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
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
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
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且勿論此地密也

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
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
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所以致與位字非聖人不能言子
思蓋特傳之耳
顏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則是深知道之無窮也
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他人見孔子甚遠顏子瞻之
只在前後但只未在中間爾若孔子乃在其中焉
成性存存便是道義之門
此未達一間者也

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三　明道先生語三

劉絢質夫錄

亥八月見先生于洛所聞

公族有罪磬于甸人如其倫之喪無服明無罪者有服也。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無父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老（作氏字）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禮云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似亦大早。雖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卑發尊。若既葬而行之宜亦可也。蓋未葬時父
戚方甚。人有所不能。祭爾。
良其止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
之。各止其所也。釋氏無實。
釋氏說道。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不
見四旁。故皆不能處事。聖人之道則如在平野之
中。四方莫不見也。
釋氏本怖死生。爲利。豈是公道。唯務上達而無下學。
然則其上達處豈有自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

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
見性是也。若有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固曰出
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一作非矣。已或曰釋氏地獄
之類。皆是爲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爲善。先生曰至
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僞教而人可化乎。
曾子易簀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爲律。身爲度也。
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君子只
在愼獨。
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仁勇也。若孔子所謂成人
亦不出此三者。臧武仲知也。孟公綽仁也。下莊子

勇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四　明道先生語四

亥九月過汝所聞　劉絢質夫録

絢問先生相別求所以教曰人之相愛者相告戒必曰凡事當善處然只在仗忠信只不忠信便是不善處也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無他為二者為已為人之道也為己為人吳本作治己治人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先生曰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君之（西銘言弘之道）

讀書要玩味

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

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皆是一貫

持國曰若有人便明得了者伯淳信乎曰若有人則豈不信蓋必有生知者然未之見也凡云爲學者皆爲此以下論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便是至言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

佛言前後際斷純亦不已是也彼安知此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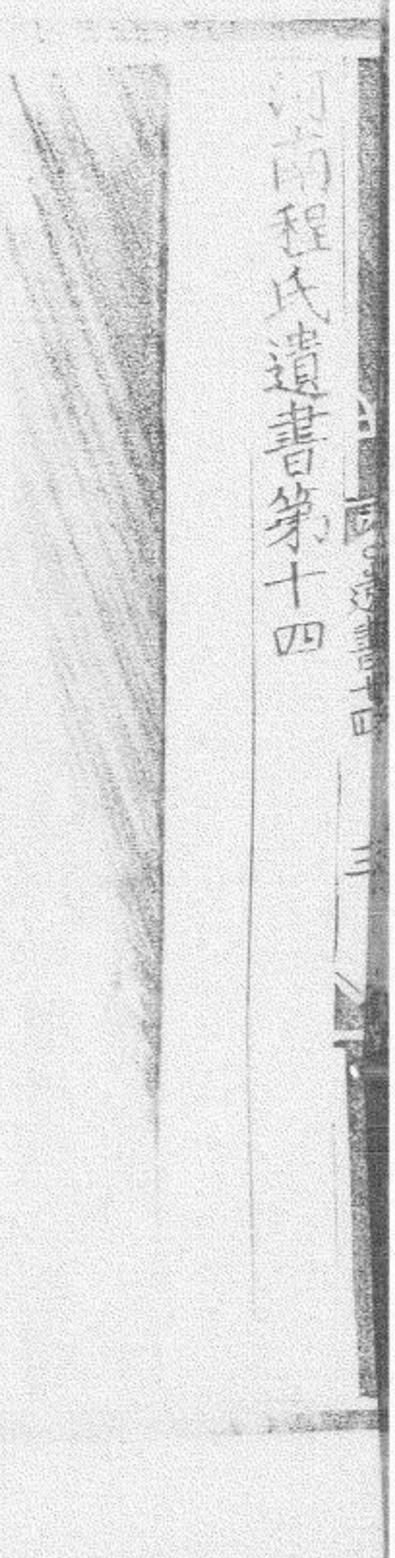
學要在敬也誠也中間便一作有箇仁博學而篤志

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之意敬主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或問繫辭自天道言中庸自人事言似不同曰同繫
辭雖始從天地陰陽鬼神言之然卒曰默而成之
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亦曰鬼神之爲德其盛
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使
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
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豈不同
多言廣心浩大然未見其人也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樂與憂皆道也非已之私也
聖人致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佛氏揔爲
一已之私是安得不費力非自然也故失之遠
興端造作大小大抵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
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
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
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釋
氏之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入關語録

伊川先生語一

或云明道先生語

志氣之帥不可小觀

知知仁守勇決

涵養吾一

主一無適敬以直内便有浩然之氣浩然須要實

得佗剛大直不習無不利

敬即便是禮無已可克

大而化則已與理一無已

致知則有知

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藏於密密是
六經之言在涇溷中默識心通精義
道無精粗言無高下
物則一作即事也凡事上窮極其理則無不通
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
知不專爲藏往易言知來藏往主蓍卦而言
物形便有大小精粗神則無精粗神則是神不必言
作用三十輻共一轂則爲車若無轂輻何以見車
之用
人患事繫累思慮故昏固只是不得其要要在明善明

善在乎格物窮理窮至於物理則漸久後天下之
物皆能窮只是一理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
主定惟是止於事爲入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
四凶四凶已他一作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
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
物則是役物爲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
須是止於事
視聽言動非理不爲即是禮禮即是理也不是天理
便是私欲入雖有意於爲善亦是非禮無人欲即

皆天理。

公則一。私則萬殊。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

人不能袪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

所過者化。身之所經歷處。所存者神。存主處便是神。

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固非小補。伯者是小補而已。

孔子教人常俯就。不俯就則門人不親。孟子教人常高致。不高致則門人不尊。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第。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人皆稱柳下惠爲聖人。只是因循前人之語。非自見。

假如人言孔子爲聖人。也須直待己實見聖處方可信。

合而聽之則聖。公則自同。若有私心便不同。同即是

天心。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耳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聞之知之。得之有之。耳剽臆度。養心莫善於寡欲。不欲則不惑。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人惡多事。或人憫一作憫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何。

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

聖人盡道。以其身所行率天下。是欲天下皆至於聖人。佛以其所賤者教天下。是誤天下也。人愈才明。往往所陷溺愈深。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只是言孔子。川流是日用處。大德是存主處。敦如俗言敦禮義敦本之意。

或曰。正叔所定婚儀。復有婿往謝之禮。何謂也。曰。如此乃是與時稱。今將一古鼎古敦音隊用之。自是人情不稱。兼亦與天地風氣不宜。禮時為大。須當損益。夏商周所因損益可知。則能繼周者亦必有所

損益。如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夏時之類可從則從之。蓋古人今人自是年之壽夭形之大小不同。古之被衣冠者甦偉質厚。氣象自別。若使今人衣古冠冕。情性自不相稱。蓋自是氣有淳漓。正如春氣盛時生得物如何。春氣衰時生得物如何。必然別。今之始開荒田。初歲種之可得數倍。及其久則一歲薄於一歲。此乃常理。觀三代之時生多少聖人。後世至今何故寂寥未聞。蓋氣自是有盛則必有衰。衰則終必復盛。若冬不春。夜不晝。則氣化息矣。聖人主化。如禹之治水。順則當順之。治則須治之。古之伏羲豈不能垂衣裳。必待堯舜然後垂衣裳。據如此事。只是一箇聖人都做得了。然必須數世然後成。亦因時而已。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須是先有溥博淵泉也。方始能時出。自無溥博淵泉豈能時出之。大抵氣化在天在人一般。聖人其中只有功用。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正須如此。徇流俗非隨時。知事可正。嚴毅獨立。乃是隨時也。舉禮文。却只是一時事。要所補大。可以風後世。却只是明道。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

者大數則是然不消催促他
冠禮廢則天下無成人或人欲如魯公十二而冠此
不可冠所以責成人十二年非可責之時既冠矣
且不責以成人事則終其身不以成人望他也徒
行此節文何益雖天子諸侯亦必二十而冠
信而後諫唯能信便發得人志
龍女衣冠不可定龍獸也衣冠人所被豈有禽獸可
以被人衣冠若以爲一龍不當立數十廟若以爲
數十龍不當同爲善濟夫人也大抵決塞莫非天
地之祐社稷之福謀臣之功兵卒之力不知在此

彼龍何能爲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其所
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
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實
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
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
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佗事又不然若士者
雖殺一作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佗事未必然至
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
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

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若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慴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强然學者則須勉强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生不重於義一作義重於生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一作義重於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得之於心謂之有德自然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豈待勉强也

葬埋所慮者水與蟲耳晉郭文爲王導所致及其病乞還山欲抔石而死貴人留之曰深山爲虎狼食不其酷哉曰深山爲虎狼食貴人爲螻蟻食一也故葬者鮮不被蟲者雖極深亦有土蟲故思木之不壞者得栢心爲久後又見松脂鋸之又益久故用松脂塗棺

語高則旨遠言約則義微大率六經之言涵蓄無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精粗。欲言精微。言多則愈粗。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
然。必有所以然。
浩然之氣。既言氣。則已是大段有形體之物。如言志。
有甚迹。然亦儘有形象。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
既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
義。譬之以金爲器。及其器成。方命得此是金器。
若謂既返之氣復將爲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
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
復資於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爲造化。近取諸身。

其開闔往來。鼻之息。然不必須一本無此四字有豈字假
吸復入以爲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一作人之氣生
於真元。天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
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一作已涸之氣却
生水。自然能生。往來盈仲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衰。
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天地中如洪鑪。何物不
銷鑠了。
範圍天地之化。天本廓然無窮。但人以目力所及。見
其寒暑之序。日月之行。立此規模以窺測他天地
之化。不是天地之化其體有如城郭之類。都盛其

氣假使言日升降於三萬里不可道三萬里外更無物又如言天地升降於八萬里中不可道八萬里外天地盡學者要默體天地之化如此言之甚與天地不相似其卒必有窒礙有人言無西海便使無西海亦須是有山（無陰陽處便無日月）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當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作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一本無此字）敬以直內涵養此意

直內是本

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為中庸

道則自然生萬物今夫春生夏長了一番皆是道之生後來生長不可道却將既生之氣後來却要生長道則自然生生不息

釋氏之學更不消對聖人之學比較要之必不同便

可置之。今窮其說。未必能窮得佗。比至窮得。自家已化而爲釋氏矣。今且以迹上觀之。佛逃父出家。便絶人倫。只爲自家獨處於山林。入鄉裏豈容有此物。大率以所賤所輕施於人。此不惟非聖人之心。亦不可爲君子之心。釋氏自已不爲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而謂佗人不能如是。容人爲之而已不爲。別做一等人。若以此率人。是絶類也。至如言理性。亦只是爲死生。其情本怖死愛生。是利也。敬以直內。有主於內則虛。自然無非僻之心。如是則安得不虛。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著。此道最

是簡易。又省一天。爲此語雖近似。常人所論。然持之一本有必字。必別。

天子七廟。亦恐只是一日行禮。考之古。則戊辰同祀文武。考之今。則宗廟之祀亦是一日。

祭無大小。其所以交於神明。接鬼神之義一也。必齊。不齊則何以交神明。

曆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佗皆可推。洛下閎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曆之年。看一歲差若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

堯夫立差法。冠絶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箇作裏差了。曆上若是通理。所通爲多。堯夫之學大抵似楊雄。然亦不盡如之。常窮味有二萬八千六百。此非人所合和。是自然也。色有二萬八千六百。又非人所染畫得。亦是自然也。獨聲之數只得一半。數不行。蓋聲陽也。只是於日出地上數得到。日入地下逐數不行。此皆有理。譬之有形斯有影。不可謂今日之影却收以爲來日之影。據皇極經世色味皆一萬七千二十四。疑此記者之誤。

君子宜獲祐。然而有貧悴短夭以至無繼者。天意如何。氣鍾於賢者固有所不周也。

開邪則固主宥一矣。然能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行作一者無佗。只是整齊。莊作整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

必有事焉。有事于此敬作也。勿正者。若思此而曰善然後爲之。是正也。勿忘則是必有事也。勿助長則是勿正也。後言之漸重。須默識取主一之意。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

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
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
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
釋氏尊宿者自言覺悟是既已達道又却須要印證
了祖業使一人主之
則是未知也得他人道是然後無疑則是信人言
語不可言自信若果自信則雖甚人言語亦不聽
學者之流必談禪者只是為無處潒漠故須入此
大德敦化於化育處敦本也小德川流日用處也此

言仲尼與天地同德
有言未感時知如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
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
之道敬以直內也
剛毅木訥何求而曰以一作近仁只為輕浮巧利於仁
甚遠故以此為近仁此正與巧言令色相反
有土地要之耕而種粟以養人乃宜今以種果實只
做果子喫了種糯使之化為水飲之皆不濟事不
穩當
顏孟之於聖人其知之深淺同只是顏子尤溫淳粹

懿於道得之更湏一作粹近聖人氣象
率氣者在志養志者在直內
率性之謂道率循也若言道不消先立下名義則茫
茫地何處下手何處著心
文字上雖有無間暇終是二無少功夫然思慮則儘
不廢於外事雖奔迫然思慮儘悠悠
釋氏之學又不可道他不知亦儘極又一作乎高深然
要之卒歸乎自私自利之規模何以言之天地之
間有生便有死有樂便有哀釋氏所在便須覓一
箇纖芥打訛處言免死生煩惱卒歸乎自私老

氏之學更狹些權詐若言與之乃意在取之張之
乃意在翕之又大意在愚其民而自智然則秦之
愚黔首其術蓋亦出於此
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
盡者也
人於天地間並無空礙處大小大快活
生知者只是他生自知義理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
是生知亦何害於學如問禮於老聃訪官名於郯
子何害於孔子禮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可鑿

空撰得出.須是問佗先知者始得.
蕭何大營宮室.其心便不好.只是要得斂怨自安.謝
安之營宮室却是隨時之宜.以東晉之微.寓于江
表.其氣奄奄欲盡.且以慰安人心.
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而須放佗入來
者有三事.一是有未阬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內
有父兄為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
王.
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掃應對至精義入神.通貫
只一理.雖灑掃應對.只看所以然者如何.

立人達人為仁之方.强恕求仁莫近.言得不濟事.亦
須實見得近處.其理固不出乎公平.公平固在用
意更有淺深.只要自家各自體認得.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
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
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
安安.下字為義.安其所安也.安安是義也.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但窮得則自知死生之說

不須將死生便做一箇道理如此道無無對有陰則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道無無對有陰則
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無一亦無三故易
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
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果可以一貫若使佗人言之
便未足信或未盡忠恕之道曾子言之必是盡仍
是得也作又於中庸特舉此二義言忠恕違道不遠
恐人不喻故指而示之近欲以喻人又如禘嘗之
義如視諸掌中庸亦指而示之近皆是恐人不喻
故特語之詳然則中庸之書決是傳聖人之學不
雜子思恐傳授漸失故作此一卷書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
公便喚做仁一本將字有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
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
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只是敬也敬則是不
私之說也才不敬便私欲萬端害於仁
聖人之言依本分至大至妙事語之若尋常此所以
味長釋氏之說纔見得些便驚天動地言語走作

却是味短。只為乍見。不似聖人見慣。如中庸言道。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字。總括了多少。釋氏言非黃非白非鹹非苦。費多少言語。

寂然不動。萬物森然已具在。感而遂通。感則只是自內感。不是外面將一件物來感於此也

有人旁邊作事。己不見。而只聞人說善言者。為敬其心也。故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主於一也。主於內則外不入。敬便心虛故也。必有事焉而不忘。不要施之重便不好。敬其心乃至不接視聽。此學者之事也

始學豈可不自此去。至聖人則自是從心所欲不

踰矩。

孔子自十五至七十。進德直有許多節次。聖人未必然。然亦是且一作為學者立下一法。盈科而後進。須是成章乃達。

自古元不曾有人解仁字之義。須於道中與他分別出。五常若只是兼體。却只有四也。且譬一身。仁頭也。其佗四端手足也。至如易雖言元者善之長。然亦須通四德以言之。至如八卦易之大義在乎此。亦無人曾解來。乾健坤順之類。亦不曾果然體認得。

登山難為言。以言聖人之道大。觀瀾必照因又言其

道之無窮。瀾水之動處。苟非源之無窮。則無以爲瀾。非日月之明無窮。則無以容光。必照其下文言其篤實而有光輝也。一作篤實而不窮。成章者。篤實而有光輝也。今以砉礫積之。雖如山嶽。亦無由有光輝。若使積珠玉。小積則有小光輝。大積則有大光輝。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則語助也。故者。本如是者也。今言天下萬物之性。必求其故者。只是欲順而不害之也。故曰以利爲本。本欲利之也。此章皆爲知而發。行其所無事。是不鑿也。日至可坐而致亦只是不鑿也。

不席地而倚卓。不手飯而七筯。此聖人必隨時。若未有。當且作之矣。

昔謂異教中疑有達者。或是無歸。且安於此。再嘗考之。卒不達。若達。則於其前日所處。未能一朝居也。

觀曾子臨死易簀之意。便知其不達。朝聞道夕死可矣。豈能安其所未安。如毀其人形。絶其倫類。無君臣父子之道。若達。則不安也。只夷言左衽。尚可言。隨其國俗。至如人道。豈容有異。

受祥肉彈琴。恐不是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飲酒食肉。以全哀。況彈琴可乎。

使其哀已忘則何必彈琴
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
已化而爲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
其心果如何固難爲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
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不若且於迹
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
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一作力
儒者其卒必多一作入異教其志非願也其勢自然如
此蓋智窮力屈欲休來又知得未安穩休不得故
見人有一道理其勢須從之譬之行一大道坦然
無阻則更不由徑只爲前面逢著山逢著水行不
得有窒礙則見一邪徑欣然從之儒者之所以必
有窒礙者何也只爲不致知知至至之則自無事
可奪今夫有人處於異鄉元無安處則言非處安
非處不安須就安處若已有家人言他人家爲安
已必不肯就彼故儒者而卒歸異教者只爲於已
道實無所得雖曰聞道終不曾實有之
佛莊之說大抵略見道體不見不似聖人慣見故其
說走作

時所以有古今風氣人物之異者何也氣有淳漓自然之理有盛則必有衰有終則必有始有晝則必有夜譬之一片地始開荒田則其收穀倍又其久也一歲薄於一歲氣亦盛衰故也至如東西漢人才文章已來皆別所尚異也尚所以異亦由心所爲心所以然者只爲生得來如此至如春夏秋冬所生之物各異其載培灌灑之宜亦須各以其時不可一也須隨時只如均是春生之物春初生得又別春中又別春盡時所生又別禮之隨時處宜只是正得當時事所謂時者必明道以貽後人

有謂因苦學而至失心者學本是治心豈有反爲心害其氣本不盛然而能不病無倦怠者只是一箇慎生不恣意其於外事思慮儘悠悠合而言之道也仁固是道道却是總名

大而化之只是謂理與已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已顏子正在此若化則便是仲尼也在前是不及在後是過之此過不及甚微惟顏子自知他人不與卓爾是聖人立處顏子見之但未至爾

格物窮理非是要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如言孝其所以爲孝者如何窮理二字無此如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深淺如千蹊萬徑皆可適國但得一道入得便可所以能窮者只爲萬物皆是一理至如一物一事雖小皆有是理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居敬則自然行簡若居簡而行簡却是不簡只是所居者已剩一箇字

退藏於密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

聖人之道如河圖洛書其始止於畫上便出義後之人既重卦又繫辭求之未必得其理至如春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過只是當年數人而已學者不觀他書只觀春秋亦可盡道

物理須是要窮若言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若只言天只是高地只是深只是已辯更有甚

敬則無已可克一有學者之字始則須絕四去字有

人之身有形體未必能爲主若有人爲繫虜將去隨其所處已有不得與也唯心則三軍之衆不可奪

也。若拜心做主不得。則更有甚。
夷惠之行未必如此。且如孔子言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則伯夷之度量可知。若使伯夷之清既如此。又使念舊惡。則除是抱石沉河。孟子所言只是推而言之。未必至如此。然聖人於道防其始。不得不如是之嚴。如此而防。猶有流者。夷惠之行不已。其流必至於孟子所論。夷是聖人極清處。惠聖人極和處。聖人則兼之而時出之。清和何止於偏。其流則亦不至於視隣之子猶兄之子。蓋其流必至於此。必有害。墨子之道雖有尚同兼愛之說。然觀其書。

至如言伊尹始在畎畝。五就湯五就桀三聘翻然而從。豈不是時。然後來見其以天下自任。故以為聖人之任。

聲數。

由經窮理。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與勉而中思而得。何止有差等。直是相去懸絶。不勉而中即常中。不思而得即常得。所謂從容中道者指佗人所見而言之。若不勉不思者。自在道上行。又何必言中不中。不勉不思亦有大小深淺。至於曲藝亦有不勉不思者。所謂

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須心潛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味無字聖人之無字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

贊天地之化育自人而言之從盡其性至盡物之性然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言人盡性所造如是若只是至誠更不須論所謂人者天地之心及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止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爲各自有分

浩然之氣所養各有漸所以至於充塞天地必積而後至行不慊于心止是防患之術須是集義乃能生

不可一朝居者孟子之時大倫亂若君聽於臣父聽於子動則弒君弒父須著變是不可一朝居也然魯有三桓無以異齊何以魯一變至於道魯只是不脩周公之法齊既壞太公之法後來立法已是苟且及其末世并其法又壞亂甚於魯故其弒亦先於魯孔子之仕於魯所欲作以爲之兆得可爲處便爲如陳恒弒其君孔子請討一事正則百事

自已不得傳言以魯之衆加齊之半此非孔子請討之計意作如此則孔子只待去角力借使言行亦上有天子下有方伯謀而後行禮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此語至常淺孔子固能如此但觀其氣象不似聖人之言

嘗觀自三代而後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恥爲之綱紀故能如此蓋得其治道付之尚書省近似六大綱不正萬目即紊唐主開基規模自別

官但法不具也後世無如宇文周其官名法度小有可觀隋文之法雖小有善處然皆出於臆斷惟能如此故維持得數十年

隕石于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鷁退飛倒逆飛也倒逆飛必有氣驅之也如此等皆是異事也故書之大抵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應有致之之道如石隕于宋而言隕石伯夷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此天應之也但人以淺狹之見以爲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言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

HISTORICAL MANUSCRIPTS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麟乃和氣所致。然春秋之時有者何以為應。天之氣豈可如此間別。如聖人之生亦天地交感。五行之秀乃生聖人。當戰國之際生孔子何足怪。況生麟。聖人為其出非其時故有感。如聖人生不得其時。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如何曰春秋不害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亦有素。因此一事乃作。故其書之成復以此終。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河圖洛書八卦亦須作。

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理固深。說則無可說。所以陰陽者道。既曰氣則便是有。二則便有感。所以開闔者道。開闔便是陰陽。老氏言虛而生氣。非也。陰陽開闔本無先後。不可道今日有陰明日有陽。如人言形影。蓋形影一時。不可言今日有形明日有影。有便齊有。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已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理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

中和。若只於人分上言之。則喜怒哀樂未發既發之謂也。若致中和。則是達天理。便見得天尊地卑萬物化育之道。只是致知也。

素隱行怪。是過者也。半塗而廢。是不及也。不見知不悔。是中者也。

中者。只是不偏。偏則不是中。庸只是常。猶言中者是大中也。庸者是定理也。定理者天下不易之理也。是經也。孟子只言反經。中在其間。

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衮說了。今之語道多說高便遺却卑。說本便遺却末。

小人之中庸。小人更有甚中庸。脫一反字。小人不主於義理。則無忌憚。無忌憚所以反中庸也。亦有其心畏謹而不中。亦是反中庸。語惡有淺深。則可。謂之中庸則不可。

知天命。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命者是天之所賦與。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俠淺之見求之。便謂差耳。

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如脩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此道也。

夢說之事。是傳說之感高宗。高宗感傳說。高宗只思

得聖賢之人。須是聖賢之人方始應其感。若傳說非聖賢自不相感。如今人卜筮。蓍在手。事在未來。吉凶在書策。其卒三者必合矣。使書策之言不合於理。則自不驗。

隕石無種種於氣。麟亦無種。亦氣化。厥初生民亦如是。至如海濱露出沙灘。便有百蟲禽獸草木無種而生。此猶是人所見。若海中島嶼稍大。人不及者。安知其無種之人不生於其間。若已有人類。則必無氣化之人。

匹夫至誠感天地。固有此理。如鄒衍之說太甚。只是盛夏感而寒慄。則有之。理外之事則無。如變夏爲冬降霜雪。則無此理。

配義與道。即是體用。道是體。義是用。配者合也。氣儘是有形體。故言合。氣者是積義所生者。却言配義。如以金爲器。既成。則自爲金器可也。

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之氣常停。不可都生君子。但六分君子則治。七分小人則大亂。七分君子則大治。六分小人則大亂。如是則一無此三字作雖字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蓋堯舜之世只是以禮樂法度驅而之善。盡其道而已。然

言比至可封者以其有教雖欲爲惡不能成其惡
雖堯舜之世然於其家垂戾之氣亦生朱均在朝
則有四凶父而不去
離了陰陽更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
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密也
絪縕陰陽之感
志氣之帥若論浩然之氣則何者爲志志爲之主乃
能生浩然之氣志至焉氣次焉自有先後
醫者不詰理則處方論藥不盡其性只知逐物所治
不知合和之後其性又如何假如訶子黃芩攀白

合之而成黑黑見則黃白皆亡又如一二合而爲
三三見則一二亡離而爲一二則三亡既成三又
求一與二既成黑又求黃與白則是不知物性作
理古之人窮盡物理則食其味嗅其臭辨其色知
其其物合其則成何性天有五氣故凡生物莫不
具有五性居其一而有其四至如草木也其黃者
得土之性多其白者得金之性多
宗子法廢後世譜牒尚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
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
古人爲學易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舞勺舞象

有絃歌以養其耳舞干羽以養其氣血有禮義以
養其心又且急則佩韋緩則佩弦出入閭巷耳目
視聽及政事之施如是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今
之學者只有義理以養其心
而已
五祀恐非先王之典皆後世巫祝之一作誣祀無之
言報則遺其重者并入所重行于廟也其功幾何
雖燕入必祭及高祖比至天子諸侯止有疏數耳
七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七物洪

鑪雖生物銷鑠亦盡況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
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至
如海水潮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無也
月出則潮水生也非却是將已涸之水爲潮此是
氣之終始開闔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
傳録言語得其言未得其心必有害雖孔門亦有是
患如言昭公知禮躯馬期告時孔子正可一作不
答其問必更有語言具巫馬期欲反命之意孔子
方言苟有過人必知之蓋孔子答巫馬期亦知之
陳司敗亦知之矣又如言伯夷柳下惠皆古聖人

也若不言清和便以惠爲聖人豈不有害又如
孟子言放勳曰只當言堯曰傳者秉彝放勳爲堯號
乃稱放勳曰又如言閒斯行之若不因公西赤有
問及仲由爲此便信此一句豈不有害又如孟子
齊王欲養弟子以萬鍾此事欲國人矜式孟子何
不可處但時子以利誘孟子孟子故曰如使予欲
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若觀其文只似孟
子不肯爲國人矜式須識得舜意舜不
告而娶若使舜便不告而娶固不可
以其父頑過時又爲娶堯去治之堯命瞽使舜娶
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矣堯之告之也以君治之而
已今之官府治人之私者亦多然而象欲以殺舜
爲事堯奚爲不治象之殺舜無可見之迹發人
隱慝而治之非堯也此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
之要然他經皆不可以窮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
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爲要嘗語學者且先讀
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
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
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

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爲中。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然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

格物亦須積累涵養。如始學詩者。其始未必善。到悠久須差精。人則只是舊人。其見則別。

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遂（遂字無）終之。須以知爲本。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飢而不食烏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爲不善只爲不知。知至而至之。知幾之事。故可與存義。知終之。故可與存義。知至是致知。博學明辨審問慎思皆致知至之事。篤行便是終之。如始條理終條理。因其始條理故能終條理。猶知至即能終之。

春秋傳爲案。經爲斷。古之學者。必由經以識義理。蓋始學時盡是傳授。後之學者。却先須識義理。方始看得經。如易繫辭所以解易。今人須看了易方始看得繫辭。一本云。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

至大至剛以直。此是文勢。如治世之音安

以樂然以怒粗以厲嘿以殺皆此類
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
自失兼亦誤人
治道亦有從事而言亦有從本而言從事而言惟從
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
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
益小變則小益
學者好語高正如貧人說金說黃色說堅軟道他不
是又不可只是好笑不會見富人說金如此
仲尼於論語中未嘗說神字只於易中不得已言數

處而已
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
以物待物不可以已待物
古所謂支子不樂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
雖不得祭至於齊戒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不異
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
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
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惰慢
之志不若使之祭循愈於已也
真元之氣氣之所由生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

養而已。若魚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爲之。但必以水涵養魚乃得生爾。人居天地氣中。與魚在水無異。至於飲食之養。皆是外氣涵養之道。出入之息者。闔闢之機而已。所出之息非所入之氣。但眞元自能生氣。所入之氣止當闔時隨之而入。非假此氣以助眞元也。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入有養便方志於學。做官奪人志。

星辰若以日月之次爲辰。則辰上恐不容二十八舍。若謂五星則不可稱辰。或恐只是言此辰皆星也。何貴乎北辰。北辰自是不動。只不動便是爲氣之主。故爲星之最尊者。主作宗

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爲難求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至如今之度量權衡亦非正也今之法且以爲準則可非如古法也此等物雖出於自然數字有之亦須人爲之但古人爲之得其自然至於一作如一作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律曆之法今亦粗存但人用之小耳律之遺則如三命是也其法只用五行支幹納音之類曆之遺則是星筭人生數處作然皆有此理苟無此理却推不行

素問之書必出於戰國之末觀其氣象知之天之氣運只如此但繫看者如何設如定四方分五行各配與一方是一般絡角而看之又一般分而爲二十四又一般規模大則大規模小則小然善言亦多如言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善觀人者必有見於己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

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
守身爲大。其事固有大者。正惟養疾亦是守身之一。
齊戰疾。聖人之所慎。
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
是。祭祀亦須如是。其疏數之節未有可考。但其理
必如此。七廟五廟亦只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或
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寢廟。則雖異亦不害。祭及高
祖。若止祭禰。只爲知母而不知父。禽獸道也。祭禰
而不及一有高字祖。非人道也。
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理皆是合祭之義。禘從帝。祫

其祖之所自出之帝。以所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
餘合食於其前。是爲祫也。諸侯無所出之帝。只是
於太祖廟。以一有字羣廟之主合食。是爲祫。魯所以有
禘者。只爲得用天子禮樂。故於春秋之中不見言
祫。只言禘。言大事者。即是祫。言大事於大廟。魯僖
公。即是合食閔僖二公之義。若時祭。即一有字當言有
事。吉禘於莊公。只是禘祭。言吉者。以其行之太早
也。四時之祭有禘之名。只是禮文交錯。
郊祀配天。宗祀配上帝。天與上帝一也。在郊言天。以
其冬至生物之始。故祭於圜丘而配以祖。陶匏稟

蘇掃地而祭。宗祀言上帝。以季秋成物之時。故祭於明堂而配以父。其禮必以宗廟之禮享之。此義甚彰灼。但孝經之文有可疑處。周公祭祀當推成王爲主人。則當推武王以配上帝。不當言文王配。若文王配。則周公自當祭祀矣。周公必不如此。

仁義禮智信。於性上要言此五事。須要分別出。若仁則固一一所以爲仁。惻隱則屬愛。乃情也。非性也。惻隱者入仁之門。而惻非仁也。因其惻隱之心知其有仁。惟四者有端。而信無端。只有不信更無一（一作便有）信。如東西南北已有定體。更不可言信。若以東爲西。以南爲北。則是有不信。如東即東西即西則無不信。

一字信。

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一日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

聖任聖。不必是睿聖。任不必是聖人。

言聖如聖義忠和豈必是聖人。

尸。如配位時。男尸男尸。女尸女尸。祭事主嚴。雖同時共室亦無嫌。與喪祭執事不嫌同義。執事且爾。況今日事之。使如國之先君與夫人。如合祭之時。考妣當

各異位。蓋人情亦無男婦同坐之禮。如特祭其廟之時。則不害夫婦並祭。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思慮。若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為使之不有。（作人）欲免此。（一本無此四字）唯是心在。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攖鬙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於內。則停注之水不可勝注。

安得不實。大凡入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一作不）則二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一無之言四字）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閑邪存誠。閑邪則誠自存。如入有室。垣墻不修不能防寇。寇從東來。遂之則復有自西入。遂得一人。一

人寢至。不如修其垣墻則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
學禪者常謂天下之忙者無如市井之人雖日營利。然猶有休息之時。至忙者無如禪客。何以言之。禪者之行住坐卧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
論語有三處。堯舜其猶病諸。博施濟衆豈非聖人之所欲。然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火者亦衣帛食肉。然所養有所不贍。此病其施之不博也。聖人所治不過九州四海。然九州四海之外聖人亦非不欲兼濟。然所治有所不及。此病

不能濟衆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爲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脩己以安百姓須有所施爲乃能。安人。此則自我所生。學至堯舜則自有堯舜之事。言學者必至堯舜。不可謂曾子之孝已甚。
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集義是積義所生如集大成。若累土爲山。須是積土乃成山。非是山已成形乃名爲義。一作積山。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認得。當行不慊於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然亦未盡。須是見至大至剛以直之。三德。方始見浩然之氣。若要見時。且看取地道。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方便是剛。大便是大。直便是直。於坤不言剛而言

方者言剛則害于地道故下（一作不）復云至柔而動
也剛以其先言柔而後云剛無害大只是對小而
言是大也剛只是對柔而言是剛也直只是對曲
而言是直也如此自然不習無不利坤之六二只
爲已是地道又是二又是六地道之精純者至如
六五便不同欲得學直只看取地道坤雖是學者
之事然亦有聖人之道（乾九二是聖人之事坤六二是學者之事聖賢一作只）有深淺大小
之道其發無二但至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
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無可得

各且以至善目之（繼之者善此言善却言得輕但）
謂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惡
舜孳孳爲善若未接物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便是
爲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無言作
爲
顏子擇中庸得善拳拳中庸如何擇如博學之又審
問之又明辨之所以能擇中庸也雖然學問明辨
亦何所據乃識中庸此則存乎致知致知者此則
在學者自加功也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智守之
則在乎仁斷之則在乎勇人之於道只是患在不

能守不能斷.

必有事焉.謂必有所事.是敬也.勿正.正之爲言輕.勿忘.是敬也.正之之甚.遂至於助長.

編闢整續.終自正.和叔未知終自得否.

墨子之書未至大有兼愛之意.及孟子之時.其流浸遠.乃至若是之差.楊子爲我.亦是義.墨子兼愛.則是仁.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直至無父無君如此之甚.

世人之學博聞強識者豈少.其中無有不入禪學者.就其間特立不惑無如子尊堯夫.然其說之流恐未免此蔽.

楊子似出於子張.墨子似出於子夏.其中更有過不及.豈是師商不學於聖人之門.(一本張作夏.夏作張)

與叔季明以知思聞見爲患.其甚喜此論.邇迫却正語及至要處.世之學者大敝正在此.若得他折難堅叩.方能終其說.直須要明辨.

康仲一作極問人之學非願有差.只爲不知之故.遂流於不同.不知如何持守.先生言.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致知盡知也.窮理格物便是

致知。

禮執爲大時爲大亦須隨時當隨則隨當治則治當其時作其事便是能隨時之義大矣哉尋常人言隨時爲且和同只是流徇耳不可謂和和則已是和於義故學者患在不能識時時出之亦須有溥博淵泉方能出之別其風氣使之至如壽考形貌皆異古人皆不減今之人自是與古之人百餘歲今豈有此人觀古人形象被冠冕之類今人豈有此等人故邊豆簠簋自是不可施於今人自時不相稱時不同也時上盡寫得理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佗默識得此體用大約是如此豈可催促得佗堯之於民匡直輔翼聖賢於此間見些功用舉此數端可以常久者示人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損益可知默觀得者須知三王之禮與物不必同自畫卦垂衣裳至周文方備只爲時也若不是隨時則一聖人出百事皆做了後來者沒事又非聖人智慮所不及只是時不可也

只歸之自然則無可玩賾之作簡

雲從龍風從虎龍陰物也出來則濕氣氛然自出如

濕物在日中氣亦自出雖木石之微感陰氣尚亦有氣則龍之興雲不足怪虎行處則風自生龍只是獸茅山華陽洞魯跳出其狀殊可愛亦有時乾處能行其行步如虎茅山者則不噛人北五臺者則傷人又有魯於鐵狗廟下穿得一龍卵後寄於金山寺龍能壅水上寺門取卵不得龍所以知者許大物亦自靈也龍以卵生者亦非神更一等龍必須胎生

極無適而不為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已巳冬所聞

問孔子稱伯夷叔齊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何也曰以夷齊之隘若念舊惡將不能處世矣

問子貢曰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仁聖何以相別曰此子貢未識仁故測度而設問也惟聖人爲能盡仁然仁在事不可以爲聖又問堯舜其猶病諸果乎曰誠然也聖人惟恐所及不遠不廣四海之治也孰果兼四海之外亦治乎是嘗以爲病也博施濟衆事大故仁

不足以名之

趙景平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

趙景平問未見蹈仁而死者。何謂蹈仁而死。曰赴水火而死者有矣。殺身成仁者未之有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顏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二千年來亦無一人識者

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

善讀中庸者只得此一卷書終身用不盡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睽之上九離也離之爲德在諸卦莫不以爲明獨於睽便變爲惡以陽在上則爲亢以剛在上則爲狠以明在上變而爲察以狠以察所以爲睽之極也故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皆自己祭之所致然往而遇雨則吉遇雨者睽解也睽解有二義一是物極則必反故睽極不通卽終於睽而已二是所以能解睽者却是用明之功也大抵卦爻始立義既具卽聖人別起義以錯綜之如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

先生嘗說某於易傳今却已自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惟遍德日負於初心然某於易傳後來所改者無幾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必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此却待出此文字中庸書却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閑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

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陳長方見尹子於嶽麓問中庸解尹子云先生自以爲不滿意焚之矣

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理不若窮之於身其得尤切

酒者古人養老祭祀之所用今官有榷酤民有買撲無故輒令人聚飲亦大爲民食之蠹也損民食惰民業招刑聚盜皆出於此知損節得酒課民食亦爲小充分明民食却釀爲水後令人飲之又不當飢飽若未能絶得買撲若且令諸縣鄰鄙爲之亦利不細

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衆理然後脫然自有悟處然於物上理會也得不理會也得且須於學上格物不可不詣理也

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衆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或問古之道如是之明後世之道如是不明其故何也曰此無他知道者多即道明知者少即道不明也知者多少亦由乎教也以魯國言之止及今之

一大州然一時間所出大賢十餘人豈不是有教
以致然也蓋是聖人既出故有許多賢者以後世
天下之大經二千年間求如一顏閔者不可得也
大抵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
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
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
及則便至於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
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
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
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纔出
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爲有利害若無利
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
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與不當爲
便是命在其中也

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
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
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
而責之以加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語雖有淺近處即却無包含不盡處如莫遠乎聖門最是學之淺者及其問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且看此語有甚包含不盡處他人之語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惟聖人之言則遠近皆盡

今之為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閒步及到峻處便逡巡一本無便止二字云或以峻而逐止或以難而稍緩苟能過難而益堅則過則改伺候至也

先代帝王陵寢下多有閑田推其後安處或消與田主頃與一閑官世守之至如唐狄仁傑之墓即之

後朝廷與官一人死則却絕不若亦如此處之亦與田五七頃

後世骨肉之間多至仇怨爭其實為爭財使之均布立之宗法官為法則無所爭

後世人理全廢小失則入於夷狄大失則入於禽獸

人理

大凡禮必須有意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

益長裕而不設謂固有此理而就上充長之設是撰造也撰造則為偽也

人或以禮官為閑官。某謂禮官之責最大。朝廷一有違禮。皆禮官任其責。豈得為閑官。

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文帝以宰相之職。非知學安能如此。

曹參去齊。以獄市為託。後之為政者。留意於獄者則有之矣。未聞有治市者。

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禮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脉。今人都無。只有箇義理之養。人又不知求。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臨事則反柔於暴。蔑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學者所貴聞道。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然求學者不必在同人中。非同人又却無學者。

孟子言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非是聖上別有一等神人。神即聖而不可知。如後世談說之士所為誇儒行之篇。此書全無義理。如後世談說之士所為誇大之說。觀孔子平日語言有如是者否。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對曰知禮。彼國人來問君知禮否。不成說不知禮也。如陳司敗數昭公先禮之事而問之。則有所不答。顏左右而言他。及巫

馬期來告。正合不答。然孔子啓之者。以陳司敗必俟其反命。故須至答也。

或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篤誠意燭理。上知則類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

古有教。今無教。以其無教。直壞得人質如此不美。今人比之古人。如將一至惡物比一至美物。

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故人未有不入學者。三老坐於里門。出入察其長幼。撰讀之序。如今相傳之詩。人人諷誦。莫非止於禮義之言。今人雖白首。未嘗知有詩。至於里俗之言。盡不可聞。皆繫其習也。以古所習安得不善。以今所習安得不惡。

唐太宗後人只知是英主。元不曾有人識其惡至於殺兄取位。若以功業言。不過只做得箇功臣。豈可奪元良之位。至於肅宗即位靈武。分明是篡也。

畢言水火相息。息止息也。既有止息之理。亦有生息之理。睽卦不見四德。蓋不容著四德。繇言小事吉者。止是方睽之時。猶足以致小事之吉。不成終睽

而已。須有濟聯之道。下別爲一卦。以本聯卦之章。

文中子言古之學者聚道。不知道如何聚得。凡爲政須立善法。後人有所變易則無可柰何。雖周公亦知古法而已。後人變之則無可柰何也。

臨言八月有凶。謂至八月是遯也。當其剛浸長之時。便戒以陰長之意。

紀侯大去其國。大。名。責在紀也。非齊之罪也。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方謀伐之。紀侯遂去其國。齊師未加而已去。故非齊之罪也。

辰牀之文。莫不一一意。凡人知土功之事。無小大

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之力也。

書大雩。雩及上帝。以見魯不當爲。與書郊者同義。書公伐齊納糾。糾不當立。故不言子糾。若書子糾則正了。他當得立也。

凡易卦。有就卦才而得其義者。有舉兩體便得其義者。亦有舉兩體便得其義者。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此是就卦才而得隨之義。澤中有雷隨。此是就象上得隨之義也。

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宗法須是一二巨公之家立法。宗法立。則人人各知來處。

宗子者。謂宗主祭祀也。

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絶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
凡大宗與小宗皆不在廟數
收族之義止爲相與爲服祭祀相及
所謂宗者必已之旁親兄弟來宗於已所以得宗之名非已宗於人也
凡小宗以五世爲法親盡則族散若高祖之子尚存欲祭其父則見爲宗子者雖是六世七世必須計會今日之宗子然後祭其父宗子有君道
祭祀須別男女之分生既不可雜坐祭豈可雜坐

祭非主則無依非尸則無享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著却是僞也
必須用時之服
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却都無事禮卒哭祔而作虞祭
哭猶存朝夕哭若無主在寢於殯
物有自得天理者如蜂蟻知衛其君豺獺知祭禮亦出於人情而已
祭先之禮不可得而推者無可柰何其可知者無遠近多少須當盡祭之祖又豈可不報又豈可厭多
蓋根本在彼雖遠豈得無報

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謂承祭祀也然亦不當道七十只道雖老無無主婦便得

禮云宗子如下作爲羣宗子有君之道豈有殤之理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只是言一箇中本作體既是喜怒哀樂未發那裏有箇甚麼只可謂之中如乾體便是健及分在諸處不可皆名健然在其中矣

天下事事物物皆有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非是謂之和便不中也言和則中在其中矣中便是含喜怒哀樂在其中矣

如眼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箇知見難人只被這箇知見不通透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一作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事皆所當爲不必待著意做纔著意做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

今人欲致知須要格物物不必謂事物然後謂之物也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

楊子拔一毛不爲墨子又摩頂放踵爲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

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
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
立則見其參於前所見者何事
顏淵問仁而孔子告之以禮仁與禮果異乎
說先於樂者樂由說而後得然非樂則亦未足以語
君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劉元承手編

伊川先生語四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爲仁蓋爲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

又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只見孔子言何事於仁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聖乎使謂仁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貢問博施濟衆問得來事大故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聖人人倫之至倫理也既通人理之極更不可以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如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又却仁與聖俱大也大抵盡仁道者即是聖人非聖人則不能盡得仁道問曰人有言盡人道謂之仁盡天道謂之聖此語何如曰此語固無病然措意未是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

也豈人道自是人合通天道中庸言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此言可見矣楊子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此亦不知道之言豈有通天地而不通人者哉如此云通天之文與地之理雖不能此何害於儒天地人只一道也纔通其一則餘皆通如後人解易言乾天道也坤地道也便是亂說論其體則天尊地卑如論其道豈有異哉

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

謂行仁自孝弟始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之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幾曾有孝弟來（趙本作幾曾有孝弟來諸多般數字）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孔子未嘗許人以仁或曰稱管仲如其仁何也曰此聖人闡幽明微之道只為子路以子糾之死管仲不死為未仁此甚小却管仲故孔子言其有仁之功此聖人言語抑揚處當自理會得

問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為仁曰人無克伐怨欲四者便是仁也只為原憲著一箇不行不免有此心但不行也故孔子謂可以為難此孔子著意告原憲處欲他有所啓發他承當不得不能再發問也孔門如子貢者便能曉得聖人意且如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歟對曰然便復問曰非歟孔子告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原憲則不能也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是所主處仁是就事言曰若是則仁是心之用否曰固是若說仁者心之用則不可心譬如身四端如四支四支固是身所用只可謂身之四支如四端固具於心然亦未可便謂之

心之用。或曰譬如五穀之種。必待陽氣而生。曰非是陽氣發處却是情也。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也。

問四端不及信何也。曰性中只有四端。却無信。爲有不信故有信字。且如今東者自東。西者自西。何用信字。只爲有不信故有信字。又問莫在四端之間。曰不如此說。若如此說時。只說一箇義字亦得。

問忠恕可貫道否。曰忠恕固可以貫道。但子思恐人難曉。故復於中庸降一等言之。曰忠恕違道不遠。忠恕只是體用。須要理會得。又問恕字學者可用功否。曰恕字甚大。然恕不可獨用。須得忠以爲體。不忠何以能恕。看忠恕兩字。自見相爲用處。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恕字甚難。孔子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問人有以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言接人當如此。此也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爲相與。以無圭角爲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爲主也。此之上六曰比之無首。象曰比之無首無所終也。比之有首。尚懼無終。既無首

安得有終故曰無所終也北之道須當有首或曰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曰是也豈有甘而不壞者

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方其未出門未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之時也當出門時其敬如此未出門時可知也且見乎外者出乎中者也使民出門者事也非因是事上方有此敬蓋素敬也如人接物以誠人皆曰誠人蓋是素來誠非因接物而始有此誠也儼然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其中自有箇敬處雖曰無狀敬自可見

問人有專務敬以直內不務方外何如曰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惟恐不直內直則外必方

敬是閑邪之道閑邪存其誠雖是兩事然亦只是一事閑邪則誠自存矣天下有一箇善一箇惡去善即是惡去惡即是善譬如門不出使入豈出入外更別有一事也

義還因事而見否曰非也性中自有或曰無狀可見曰說有便是見但人自不見昭昭然在天地之中也且如性何須待有物方指為性性自在也賢所言見者事其所言見者理如曰不見而彰是也

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而望其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
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脩人
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
必得之道是惑也
人注擬差遣欲就主簿者問其故則曰責輕於尉其
曰却是尉責輕尉只是捕盜不能使民不為盜簿
佐令以治一邑使民不為盜簿之責也豈得為輕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柰何曰當
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
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惟

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問擾司理
如何曰甚善若能充其職可使一郡無冤民也慢
官言事不合如之何曰必不得已有去而已須擴
量事之大小事大於去則當去事小於去亦不須
去也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不須爭也今
人只被以官為業如何去得
人有實無學而氣蓋人者其氣稟作有剛柔也故強
猛者當抑之畏縮者當充養之古人佩韋絃之戒
正為此耳然剛者易抑如子路初雖聖人亦被他
陵後來既知學便却移其剛來克已甚易畏縮者

氣本柔須索勉強也

藻鑑人物自是人才有通悟處學不得也張子厚善鑑裁其弟天祺學之便錯

問學何以有至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而無覺則何益矣又爲學爲思曰睿睿作聖纔思便睿以至作聖亦是一箇思故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又問莫致知與力行兼否曰爲常人言纔知得非禮不可爲須用勉強至於知窮窮不可爲則不待勉強是知亦有深淺也古人言樂猶理之謂君子若勉強只是知循理非是樂也纔到樂時便是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自不須勉強也若夫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又上一等事

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劒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思曰睿思慮又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敵著雖強思亦不通也

思一本此下云或問事或泛及他

事莫是心不專否曰心
若專怎生解及別事

與學者語正如扶醉人東邊扶起却倒向西邊西邊
扶起却倒向東邊終不能得他卓立中途

古者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
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
者之學不可

今之學者有三弊一溺於文章二牽於訓詁三惑於
異端苟無此三者則將何歸必趨於道矣

或曰人問某以學者當先識道之大本道之大本如
何求某告之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於此五

者上行樂處便是曰此固是然怎生地樂勉強樂
不得須是知得了方能樂得故人力行先須要知
非特行難知亦難也

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固是也然知之亦自艱
譬如人欲往京師必知是出那門行那路然後可
往如不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自古非無美
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以此見知之亦難也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
敬爲可勉強且恁地說到底須是知了方行得若
不知只是觀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怎生得如佗動容周旋中禮有諸中必形諸外德容安可妄學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且如中庸九經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克明峻德以親親九族親親本合在尊賢上何故却在下須是知所以親親之道方得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學者固當勉強然不致知怎生行得勉強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為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數有深淺向親見一人曾為虎所傷因言及虎神色便變旁有數人見佗說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佗說了有畏懼之色蓋真知虎者也學者深知亦如此且如膾炙貴公子與野人莫不皆知其美然貴人聞著便有欲嗜膾炙之色野人則不然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信有二般有信人者有自信者如七十子於仲尼得佗言語便終身守之然未必知道這箇怎生是怎生非也此信於人者也學者須要自信既自信怎

生奪亦不得.

或問進脩之術何先曰莫先於正心誠意誠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格至也如祖考來格之格.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問人有志於學.然智識昏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致知則智識當自漸明.不會見人有一件事終思不到也.智識明則力量自進.問曰何以致知.曰在明理.或多識前言往行.識之多則理明.然人全在強勉也.

士之於學也.猶農夫之耕.農夫不耕則無所食.無所食則不得生.士之於學也.其可一日舍哉.

學者言入乎耳.必須著乎心.見乎行事.如只聽他人言.却似說他人事.已無所與也.

問學者須志於大如何曰志無大小且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自謂不能者自賊其君者也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曰人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問技藝之事恥已之不能如何曰技藝不能安足恥爲士者當知道已不知道可恥也爲士者當博學已不博學一本無知道已下至此十字云博學字約已不能之九字則字但可恥也恥之如何亦曰勉之而已又安可施人之能而諱已之不能也學欲速不得然亦不可怠緩有欲速之心便不是學學是至廣大事豈可以迫切之心爲之

問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若能一無此字不用意却是都無事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說著靜字便是忘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焉而勿正便是心勿忘勿助長也問至誠可以蹈水火有此理否曰有之曰列子言商丘開之事有乎曰此是聖人之道不明後莊列之

徒各以私智揉測至理而言也曰巫師亦能如此誠邪欺邪曰此輩往往有術常懷一箇欺人之心更那裏得誠來

或問獨處一室或行闇中多有驚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又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無然不能無疑懼何也曰此只是自疑爾曰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

源是於原字上用工夫或曰游魂為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脃更無物也鬼神之道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

或曰何以得無恐懼曰須是氣定自然不惑氣未充要強不得因說與長沙游山事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人只是一箇習今觀儒臣自有一般氣象武臣自有一般氣象不成生來便如此只是習也某舊曾進說於主上及太母欲令上

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
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
若是志怎生倦得人只為氣勝志故多為氣所使
如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為氣所使
者也若是志勝氣時志既一定更不可易如曾子
易簀之際其氣之微可知只為他志已定故雖死
生許大事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絲髮氣在則志猶
在也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否曰安有箕踞而
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候伊川閒居中某嘗
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
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尹子曰嘗親聞此謂劉質夫也）
昔呂與叔嘗問為思慮紛擾某答以但為心無主若
主於敬則自然不紛擾譬如以一壺水投於水中
壺中既實雖江湖之水不能入矣曰若思慮果出
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
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
邪
問游宣德云人能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之間則無

聲無臭之道可以馴致此說如何曰馴致漸進也然此亦大綱說固是自小以致大自脩身可以至於盡性至命然其間有多少般數其所以至之道當如何荀子曰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學者須讀書纔讀書便望爲聖賢然中間至之之方更有多少荀子雖能如此說却以禮義爲僞性爲不善陀自情性尚理會不得怎生到得聖人大抵以堯所行者欲力行之以多聞多見取之其所學者皆外也

問人有日誦萬言或妙絶技藝此可學否曰不可大凡所受之才雖加勉強止可以進而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理可進除是積學既久能變得氣質則意必明柔必強蓋大賢以下即論才大賢以上更不論才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六尺之軀能有多少技藝人有身須用才聖人忘己更不論才也

問人於議論多欲已直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

有涯亦有時而滿唯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
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
也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
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
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
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盛物初滿時尚
可蔽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
王隨甚有器量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淑
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爲相有一人求
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到

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
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
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云謝安聞謝玄破苻堅
對客圍棊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
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
肆者不同其爲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
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
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
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人纔有意於爲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子弟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磨勘皆不爲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因師訓典舉明道爲才事。)

聖人作事甚宏裕。今人不知義理者更不須說。纔知義理便迫窄。君聖人則綽綽有餘裕。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情性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觀物理以察己。既能燭理。則無往而不識。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窮理盡性至命。只是一事。才窮理便盡性。才盡性便至命。

聲色臭味四字。虛實一般。凡物有形必有此四者。意言象數亦然。

爲人處世間。得見事無可疑處多少快活。

問學者不必同。如仁義忠信之類。只於一字上求之。可否。曰。且如六經則各自有箇蹊轍。及其造道一也。仁義忠信只是一體事。若於一事上得之。其佗

皆通也然仁是本
問人之學有覺其難而有退志則如之何曰有兩般
有思慮苦而志氣倦怠者有憚其難而止者向嘗
爲之說今人之學如登山麓方其易處莫不闊步
及到難處便止人情是如此山高難登是有定形
實難登也聖人之道不可形象非實難然也人弗
爲耳顏子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此非是言聖人
高遠實不可及堅固實不可入也此只是譬喻却
無事大意却是在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上又問人
少有得而遂安者如何曰此實無所得也譬如以

管窺天仰見星斗粲爛便謂有所見喜不自勝此
終無所得若有大志者不以管見爲得也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脩可以
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
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已固可
爲親柰何曰爲已爲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
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
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
然聖人言命蓋爲中人以上者設非爲上智者言
也中人以上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說

然後能安若上智之人更不言命惟安於義借使
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者之事也上智
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乃若聞命而不能
安之者又其每下者也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
命求之雖有道柰何得之
頓有
問前世所謂隱者或守一節或惇一行然不知有知
道否曰若知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也如此等人
鮮明理多取古人一節事專行之孟子曰服堯之
服行堯之行古人有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則
我亦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古人有高尚隱逸
不肯就仕則我亦高尚隱逸不仕如此等則放傚
前人所為耳於道鮮自得也是以東漢尚名節有
雖殺身不悔者只為不知道也
問方外之士有人來看他能先知者有諸因問王子
云伊川一日入嵩山知之曰去年已有消息來矣蓋先生前一年嘗欲
而止以事
曰有之向見嵩山董五經能如此問何以
能爾曰只是心靜靜而後能照又問聖人肯為否
曰何必聖賢使釋氏稍近道理者便不肯為況聖人乎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不知如何若說白日飛昇之類

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久矣問惡外物如何曰是不知道者也物安可惡釋氏之學便如此釋氏要屏事不問這事是合有邪合無邪若是合有又安可屏若是合無自然無了更屏什麼彼方外者苟且務靜乃遠迹山林之間蓋非明理者也世方以爲高惑矣

釋氏有出家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却爲佗不父其父不毋其毋自逃去固可也至於世則怎生出得既道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土始得然又却渴飲而飢食戴天而履地

問其嘗讀楞嚴經第一眞空絶相觀第二事理無礙觀第三事事無礙觀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此理如何曰只爲釋氏要周遮二言以蔽之不過曰萬理歸於一理一理萬處曰亦未得道佗不是百家諸子箇箇談仁談義只爲佗歸宿處不是只是箇自私爲輪回生死却

爲釋氏之辭善遁。纔窮著佗。便道我不爲這箇。到了寫在冊子上。怎生遁得。且指佗淺近處。只燒一文香。便道我有無窮福利。懷却這箇心。怎生事神明。

釋氏言成住壞空。便是不知道。只有成壞無住空。且如草木初生既成。生盡便枯壞也。佗以謂如木之生。生長既足。却自住。然後却漸漸毀壞。天下之物無有住者。嬰兒一生。長一日便是減一日。何嘗得住。然而氣體日漸長大。長底自長。減底自減。自不相干也。

理障之說。出於釋氏有此說。謂既明此理而又執持是理。故爲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爲障。則是已與理爲二。

今之學禪者。平居高談性命之際。至於世事。往往直有都不曉者。此只是實無所得也。

問釋氏有一宿覺之說。如何。曰。何必浮圖。孟子嘗言覺字矣。曰。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古人云。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於言下即悟。何啻讀十年書。

問明道先生云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既曰高明又何惑乎曰今之學釋氏者往往皆高明之人所謂知者過之也然所謂高明非中庸所謂極高明如知者過之若是聖人之智豈更有過

問世之學者多入於禪何也曰今人不學則已如學焉求有不歸於禪也却為佗求道未有所得思索既窮不見寬廣處其心便安於此曰是可反否曰深固者難反

問西銘何如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佗見識

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曰子厚謹嚴縝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孟子却寬舒只是中間有些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之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問氣象於甚處見曰但以孔子之

言比之便見如水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
温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問邵堯夫能推數見物壽長短始終有此理否曰固
有之又問或言人壽但得一百二十數是否曰固
是此亦是大綱數不必如此馬牛得六十（按皇極經世當作三）猫犬得十二鼠狼得六年之類蓋亦有過不
及又問還察形色還以生下日數推考曰形色亦
可察須精方驗
邵堯夫數法出於李挺之至堯夫推數方及理
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謂康節曰吾去以聖人觀之則
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絶矣他疾甚
革某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
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
答云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
公都在廳上議後事各欲遷葬城中（堯夫自爲墓他在）房間便聞得令人喚大郎來云不得遷葬衆議始
定又諸公恐喧他盡出外說話他皆聞得（一人云云堯夫問有甚事曰有某事堯夫曰我將爲收拾幽州也）以他人觀之便以
爲惟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問曰堯夫未病時
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病後氣將絶心無念慮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昏便如此。又問釋氏臨終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白能之。只如邵堯夫事。他自如此。亦豈嘗學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人多言孔子不告子路。此乃深告之也。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作所以便能要終知得死理。以死作所若不明得。便雖千萬般安排著。亦不濟事。

張子厚龍禮官。歸過洛陽相見。某問云在禮院有甚職事。曰。多爲禮房檢正所奪。只定得數箇。益升龍女衣冠。問如何。曰。請依品秩。曰。若使其當是事。必不如此處置。曰。如之何。曰。某當辨云。大河之塞。天地之靈。宗廟之祐。社稷之福。與吏士之力。不當歸功水獸龍獸也。不可衣人衣冠。子厚以爲然。

問荊公可謂得君乎。曰。後世謂之得君可也。然荊公之智識。亦自能知得。如表云。忠未足以信上。故事必待於自明。智不足以破姦。故人與之爲敵。智不破姦。此則未然。若君臣深相知。何待事事使之辨明也。舉此一事便可見。曰。荊公勿使上知之語信

乎曰須看佗當時因甚事說此話且如作此事當
如何更須詳審未要令上知之又如說一事未甚
切當更須如何商量體察今且勿令上知若此類
不成是欺君也凡事未見始末更切子細反覆推
究方可
人之有寤寐猶天之有晝夜陰陽動靜開闔之理也
如寤寐須順陰陽始得問人之寐何也曰人寐時
血氣皆聚於肉如血歸肝之類（今人不睡者多須肝）
問魂魄何也曰魂只是陽魄只是陰魂氣歸于天體
魄歸于地是也如道家三魂七魄之說妄爾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問禮記檀弓太古之時人有生者死者莫無此
理否曰固是既謂之人安有此等事但有人形似
無緣或生首者耳前子中自說問太古之時人還
與物同生否曰同莫是純氣爲人繁氣爲蟲否曰
然人乃五行之秀氣此是天地清明純粹氣所生
也或曰人初生時還必氣化否曰此必燭理當徐
論之且如海上忽露出一沙島便有草木生有土
而生草木不足怪既有草木自然禽獸生焉或曰
先生語錄中云焉知海島上無氣化之人如何曰
是近人處固無須是極遠處有不可知曰今天下

未有無父母之人。古有氣化。今無氣化。何也。曰有兩般。有全是氣化而生者。若腐草化爲螢是也。既是氣化。到合化時自化。有氣化生之後而種生者。且如人身上著新衣服。過幾日便有蟣虱生其間。此氣化也。氣既化後。更不化。便以種生去。此理甚明。或問宋齊丘化書云。有無情而化爲有情者。有有情而化爲無情者。無情而化爲有情者。若楓樹化爲老人是也。有情而化爲無情者。如望夫化爲石是也。此語如何。曰。莫無此理。楓木爲老人。形如老人。川中有蟬化爲花。蛤別化也。豈便變爲老人耶。

為百合。如石蟹石蠏人之類有之。石固有此理。某在南中時。聞有採石人。因採石。石陷。遂在石中。幸不死。飢甚。只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因別人復來採石。見此人在石中。引之出。漸覺身硬。纔出風便化為石。此無可恠。蓋有此理也。若望夫石。只是臨江山有石如人形者。今天下凡江邊有石立者。皆呼為望夫。如呼馬鞍牛頭之類。天下同之。

問上古人多壽。後世不及古何也。莫是氣否。曰。氣便是命也。曰。今人不若古人壽。是盛衰之理歟。曰。盛衰之運。卒難理會。且以歷代言之。二帝三王為盛。

後世爲衰。一代言之。文武成康爲盛。幽厲平桓爲衰。以一君言之。開元爲盛。天寶爲衰。以一歲則春夏爲盛。秋冬爲衰。以一月。則上旬爲盛。下旬爲衰。以一日。則寅卯爲盛。戌亥爲衰。一時亦然。如人生百年。五十以後爲衰。然有衰而復盛者。有衰而不復反者。若舉大運而言。則三王不如五帝之盛。兩漢不如二王之盛。又其下不如漢之盛。至其中間又有多少盛衰。如三代衰而漢盛。漢衰而魏盛。此是衰而復盛之理。譬如月既晦則再生。四時往復來也。若論天地之大運。舉其大體而言。則有日衰削之理。如人生百年。雖赤子未生。一日便是減一日也。形體日自長而數日自減。不相害也。

天下有多少事。只爲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里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

耳舞蹈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
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今習俗如此不美然人却不至大故薄惡者只是為
善在人心者不可忘也魏鄭公言使民澆漓不復
返朴今當為鬼為魅此言甚是只為秉彝在人雖
俗甚惡亦滅不得
蘇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曰
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箇中字
但用不同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
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

也既思即是已發思與喜怒哀樂一般樂發便謂之和不可
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
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摸如之何而可曰看此語
如何地下若言有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
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
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
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
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
或曰有未發之中有既發之中曰非也既發時便
是和矣發而中節固是得中時中之類只為將中和來

分說便是和也

李明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在中之義不識何意曰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也曰中莫無形體只是箇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中有箇形象曰當中之時耳無體然既謂之中也須有箇形象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中有時而不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為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

却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唯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擇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且如物之好須道是好物之惡須道是惡物自好惡關我這裏甚事若說道我只是定更無所為然物之好惡亦自在裏故聖人只言止所謂止如人君

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最一作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李明曰晒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

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始終祀前旒敝明黈纊充耳几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君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曰不說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纔說弗字便不得也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為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鏡如止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問曰中所不欲為之事夜多見於夢此何故也曰只是心不定今人所夢見事亦有數十年前之事夢見之者只為心中舊有此事平日忽有事與此事相感或氣相感然後發出來故雖白日所憎惡者亦有時見於夢也譬如水為風激而成浪風既息波猶洶湧未已也若存養之底人自不如此聖賢則無這箇夢只有兆朕便形於夢也人有氣清無夢者亦有氣昏無夢者聖人無夢氣清也若人困甚時更無夢只是昏氣散開夢不得也若孔子夢周公之事與常人夢別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如揚子江宿浪）問人心所繫著之事則夜見於夢所著事善夜夢見之者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或曰孔子嘗夢見周公當如何曰此聖人存誠處也聖人欲行周公之道故雖一夢寐不忘周公及既衰知道之不可行故不復夢見然所謂夢見周公豈是夜夜與周公語也人心須要定使佗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

使放去也
政也者蒲盧也言化之易也蜾蠃與果蠃自是二物但氣類相似然祝之又便能肖政之化人宜甚於蒲盧矣然蒲盧二物形質不同尚祝之可化人與聖人形質無異豈學之不可至耶
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不誠無物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說徹頭徹尾不誠更有甚物也其次致曲曲偏曲之謂非大道也曲能有誠就一事中用志不分亦能有誠且如技藝上可見養由基射之類是也誠則形誠後便有

物如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如有所立卓爾皆若有物方見其無形是見何物也形則著又著見也著則明是有輝光之時也明則動誠能動人也君子所過者化豈非動乎或曰變與化何別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迹自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於化非也
問命與遇何異張橫渠云行同報異猶難語渠命語遇可也先生曰人遇不遇即是命也曰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豈命一乎曰是亦命也只遇著白起便是命當如此又況趙卒皆一國之人使是五湖四海之人同時而死亦

是常事。又問或當刑而王。或為相而餓死。或先貴後賤。或先賤後貴。此之類皆命乎。曰。莫非命也。既曰命。便有此不同。不足惟也。

問人之形體有限量。心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則安得無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限量。以有限之形有限之氣。苟不通（一作用）之以道。安得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即性也。在天為命。在人為性。論其所主為心。其實只是一箇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云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為命。在義為理。在人為性。主於身為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謂之水。至如流而為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

問喜怒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情。又問喜怒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為波濤

洶洶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楊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則自堯舜至于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却道他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却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學故移不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且如隨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之大者向晦則宴息也更別有甚義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某與改之曰聖人

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舍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為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曰以理義去推索可也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語孟自有箇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某嘗語學者必先看論語孟子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問如當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人看論孟之書亦如見孔孟何異

孟子養氣一篇諸君宜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可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見是一箇物如顏子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卓如躍如分明見得方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此觀人之法心之精微言

有不得者不可便謂不知此告子淺近處
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
配義與道謂以義理養成此氣合義與道方其未養
則氣自是氣義自是義及其養成浩然之氣則氣
與義合矣本不可言合爲未養時言也如言道則
是一箇道都了若以人而言則人自是人道自是
道須是以人行道始得言義又言道體也義用也就事上便謂義
北宮黝之勇必行孟施舍無懼子夏之勇本不可知
却因北宮黝而可見子夏是篤信聖人而力行曾
子是明理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
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
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內苟不
主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理只是發而見於外者
且如恭敬幣之未將也恭敬雖因幣帛威儀而後
發見於外然須心有此恭敬然後著見若心無恭
敬何以能爾所謂德者得也須是得於己然後謂
之德也非幣之未將而後有恭敬也問敬義何別曰
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
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

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內外一理豈特事上求合義也

問人敬以直內氣便能充塞天地否曰氣須是養集義所生積集既久方能生浩然氣象人但看所養如何養得一分便有一分養得二分便有二分只將敬安能便到充塞天地處且氣自是氣體所充自是一件事敬自是敬怎生便合得如曰其爲氣配義與道若說氣時自別怎生便能使氣與義合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是言性質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也又問上智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是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又問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語上是才否曰固是然此只是大綱說言中人以上可以與之說近上話中人以下不可以與說近上話也生之謂性凡言性處須看他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謂性論其所稟也孔子言性相近若

論其本豈可言相近只論其所禀也告子所云固是爲孟子問佗佗說便不是也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此言人陷溺其心者非關才事才猶言材料曲可以爲輪直可以爲梁棟若是毀壞了豈關才事下面不是說人皆有四者之心或曰人材有美惡豈可言非才之罪曰才有美惡者是舉天下之言也若說一人之才如因富歲而賴因凶歲而暴豈才質之本然邪

問捨則亡心有亡何也曰否此只是說心無形體纔主著事時眼便看這裏纔過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句亦須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也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

問盡己之謂忠莫是盡誠否既盡己安有不誠盡己則無所不盡如孟子所謂盡心曰盡心莫是我有惻隱羞惡如此之心能盡得便能知性否曰何必如此數只是盡心便了纔數著便不盡如數一百便爲不盡也大抵禀於天曰性而所主在心纔盡心即是知性知性即是知天矣羅本以爲品與叔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今人孰底事。說得便分明。若是生事便說得蹇澁。須是涵養久便得自然。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著力。

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須是深思之。思而不得。然後爲他說便好。初學者須是且爲他說。不然非獨他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

孔子既知宋桓魋不能害己。又却微服過宋。舜既見象之將殺己。而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祚長短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救飢溺者過門不入。非不知飢溺而死者自有命。又却救之如此。其急急數者之事何故如此。須思量到道並行而不相悖處可也。（今且說聖人事不得。不盡。此說未是。）

問聖人與天道何異。曰。無異。聖人可殺否。曰。聖人智足以周身。安可殺也。只如今有智慮人。已害他不得。況於聖人。曰。昔瞽瞍使舜完廩。浚井。舜知其欲殺己而逃之乎。曰。本無此事。此是萬章所傳聞。孟子更不能理會這下事。只且說舜心也。如下文言琴朕干戈朕二嫂使治朕棲。堯爲天子安有是事。

問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不知聖人何以因學易後始能無過曰先儒謂孔子學易後可以無大過此大段失却文意聖人何嘗有過如待學易後無大過却是未學易前嘗有大過也此聖人如未嘗學易何以知其可以無過蓋孔子時學易者支離易道不明仲尼既脩他經惟易未嘗發明故謂弟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期之五十然後贊易則學易者可以無大過差若所謂贊易道而黜八索是也（前此學易者甚衆其說多過聖人使弟子俟其贊而後學之其過斷也）

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曰此是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只是如此既博之以文而後約之以禮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與約相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只是使之知要也又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與此同乎曰這箇只是淺近說言多聞見而約束以禮雖未能知道庶幾可以弗畔於道此言善人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而能不犯非禮者爾非顏子所以學於孔子之謂也又問此莫是小成否曰亦未是小成去知道甚遠

如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聞見與知之甚異此只是聞之者也又曰聖人之道知之莫甚難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仲尼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畜意思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只下這一箇豈字便露筋骨聖人之言不如此如下面說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這數句却說得好孔孟言有異處亦須自識得

或問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然設使孔子遇難顏淵有可死之理否曰無可死之理除非是鬬死然鬬死非顏子之事若云遇害又不當言敢不敢也又問使孔子遇害顏子死之否乎曰豈特顏子之於孔子也若二人同行遇難固可相死也又問親在則如之何曰且譬如二人捕虎一人力盡一人須當同去用力如執干戈衛社稷到急處便逃去之言我有親是大不義也當此時豈問有親無親但當預先謂吾有親不可行則止豈到臨時却自規避也且如常人爲不可獨行須結伴而出至于親在爲親圖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須出去。亦須結伴同去。便有患難相死之道。昔有二人同在嵩山。同出就店飲酒。一人大醉臥在地下。夜深歸不得。一人又無力扶持。尋常曠野中有虎豹盜賊。此人遂只在旁直守到曉。不成不顧了自歸也。此義理所當然者也。禮言親在不許友以死者。此言亦在人用得。蓋有親在可許友以死者。有親不在不可許友以死。可許友以死。如二人同行之類是也。不可許友以死。如戰國游俠為親不在乃為人復讎。甚非理也。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録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氏而後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人見有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

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心如止水。

問顏子勇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者矣。

曾子傳聖人道。學作只是一箇誠篤語。曰。參也魯。始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辨聰明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聖人說忠信處甚多。曾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測。且易簡之事。非大賢已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

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不合禮何也。曰。曾子者過於厚者也。聖人大中之道。賢者必俯而就。不肖者必跂而及。若曾子之過。過於厚者也。若衆人必當就禮法。自大賢以上則看他如何。不可以禮法拘也。且守社稷者國君之職也。太王則委而去之。守宗廟者天子之職也。堯舜則以天下與人。如三聖賢則無害。他人便不可然。聖人所以教人之道。大抵使之猶禮法而已。

金聲而玉振之。此孟子爲學者言終始之義也。樂之作。始以金奏而以玉磬終之。詩曰。依我磬聲。是也。

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至其極聖之事也
易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
惟聖人然後踐形言聖人盡得人道也人得天地之
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衆人
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踐形者惟聖人
也
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且如救水火是求所以生之也或
謂本欲生之也故雖勞而不怨生道殺民
有焚溺而死者却雖死不怨
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如仁聞謂風聲足
以感動人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也
問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曰此言大道如此而人
由之不知也行之而不明曉也
習矣而不察謂人習之而不省察也曰先生有言
雖孔門弟子亦有此病何也曰在衆人習而不察
者只是飢食渴飲之類由之而不自知也如孔門
弟子却是聞聖人之化入於善而不自知也衆者
言衆多也
問可以取可以無取天下有兩可之事乎曰有之如
朋友之饋是可取也繞自可是不可取也繞

取之便傷廉矣曰取傷廉固不可然與傷惠何害曰是有害於惠也可以與然却可以不與若與之時財或不豐却於合當與者無可與之且博施濟衆固聖人所欲然却五十者方衣帛七十者方食肉如使四十者衣帛五十者食肉豈不更好然力不可以給合當衣帛食肉者便不足也此所以傷惠

問人有不爲然後可以有爲曰此只是有所擇之人能擇其可爲不可爲也纔有所不爲便可以有爲也若無所不爲豈能有爲邪

問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何謂也曰恭本爲禮過恭是非禮之禮也以物與人爲義過與是非義之義也曰此事何止大人不爲曰過恭過與是細人之事猶言婦人之仁也只爲他小了大人豈肯如此

問天民天吏大人何以別曰順天行道者天民也順天爲政者天吏也大人者又在二者之上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聖人豈不爲天民天吏如文王伊尹是也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非是聖人上別有一等神人但聖人有不可知處便是神也化與變化之化同若到聖人全更

無差等也或曰堯舜禹湯文武如何曰孔子嘗論堯舜矣如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如此等事甚大惟堯舜可稱也若湯武雖是事不同不知是聖人不是聖人或曰可以湯武之心求之否曰觀其心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此等事大賢以上人方皆作爲得若非聖人亦是亞聖一等人也若文王則分明是大聖人也禹又分明如湯武觀舜稱其不矜不伐與孔子言無間然之事又却別有一箇氣象大抵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

蘇季明問舜執其兩端注以爲過不及之兩端是乎曰是曰既過不及又何執乎曰執猶今之所謂執持使不得行也舜執持過不及使民不得行而用其中使民行之也又問此執與湯執中如何曰執只是一箇執舜執兩端是執持而不用湯執中而不失將以用之也若子莫執中却是子莫見楊墨過不及遂於過不及二者之間執之却不知有當摩頂放踵利天下時有當拔一毛利天下不爲時執中而不通變與執一無異

季明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曰是也中字最難識

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
廳中非中而堂為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
為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為中如
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
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
巷在顏子之時為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
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
中也在喪祭則不如此矣

問堯舜湯武事迹雖不同其心德有間否曰無間曰
孟子言堯舜性之湯武身之湯武豈不性之

堯舜生知湯武學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身之言
履之也反之言歸於正也

或問夫子賢於堯舜信諸曰堯舜豈可賢也但門人
推尊夫子之道以謂仲尼垂法萬世故云爾然三
子之論聖人皆非善稱聖人者如顏子便不如此
道但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而已後來惟曾子善
形容聖人氣象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又
卿黨一篇形容得聖人動容注措甚好使學者宛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瀾滯急處於此便見源之無窮
如見聖人

今人以波對瀾非也下文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以言其容光無不照故知日月之明無窮也

問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且人與禽獸甚懸絶矣孟子言此者莫是只在去之存之上有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泰山孫明復有詩云人亦天地一物耳飢食渴飲無休時若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鬚眉上面說人與萬物皆生於天地意思下面二句却如此或曰退之雜說有云人有貌如牛首蛇形鳥喙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乎即有顏如渥丹者其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此意如何曰其不盡記其文然人只要存一箇天理

問守身如何曰守身守之本既不能守身更說甚道義曰人說命者多不守身何也曰便是不知命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或曰不說命者又不敢有為曰非特不敢為又有多少畏恐然二者皆不知命也

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司馬遷以私意妄窺天道而論伯夷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

夷者可謂善人非邪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
妄意窺測如曰顏何爲而夭跖何爲而壽皆指一
人計較天理非知天也
問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然亦是命否曰聖人只教
人順受其正不說命或曰桎梏死者非命乎曰孟
子自說了莫非命也然聖人却不說是命
故者以利爲本故是本如此也纔不利便害性利只
是順天下只是一箇利孟子與周易所言一般只
爲後人趨著利便有弊故孟子拔本塞源不肯言
利其不信孟子者却道不合非利李遹是也其信

者又直道不得近利人無利直是生不得安得無
利且譬如倚子人坐此便安是利也如求安不已
又要尋子以求温暖無所不爲然後奪之於君奪
之於父此是趨利之弊也利只是一箇利只爲人
用得別
博奕小數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況學道而悠悠安
可得也仲尼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
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聖人有
甚事來迫切了底死地如此文意不難會須是求
其所以如此何故始得聖人固是生知猶如此說

所以教人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纔說姑待來日便不可也

子之燕居申申夭夭如何曰申申是和樂中有中正氣象夭夭是舒泰氣象此皆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則著此四字不得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除非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問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何以爲智曰只此兩句說智亦盡且人多敬鬼神者只是惑遠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智矣又問莫是知鬼神之道然後能敬能遠否曰亦未說到如此深遠處且大綱說當敬不惑也問今人奉佛莫是惑否曰是也敬佛者必惑不敬者只是孟浪不信又問佛當敬否曰佛亦是胡人之賢智者安可慢也至如陰陽卜筮擇日之事今人信者必惑不信者亦是孟浪不信如出行忌太白之類太白在西不可西行有人在東方居不成都不得西行又却初行日忌次日便不忌次日不成不衝太白也如使太白爲一人爲之則鬼神亦勞矣（如凡卦行遇風雨之類大抵人皆遇之也）多記其偶中耳

問伯夷不念舊惡何也曰此清者之量伯夷之清若推其所為須不容於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却為佗不念舊惡氣象甚寬裕此聖人深知伯夷處問伯夷叩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有諸曰叩馬則不可知非武王誠有之也只此便是佗險處君尊臣卑天下之常理也伯夷知守常理而不知聖人之變故隘不食周粟只是不食其祿非餓而不食也至如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

問伐國不問仁人如何曰不知怎生地伐國如武王伐紂都是仁人如柳下惠之時則不可當時諸侯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皆不義之伐宜仁人不忍言也

問宋襄公不鼓不成列如何曰此愚也既與佗戰又却不鼓不成列必待佗成列圖箇甚

問羊祜陸抗之事如何曰如送綃償禾之事甚好至抗飲祜藥則不可羊祜雖不是酖人底人然兩軍相向其所餉藥自不當飲

問用兵掩其不備出其不意之事使王者之師當如此否曰固是用兵須要勝不成要敗既要勝須求

所以勝之之道但湯武之兵自不煩如此尚有敵于我師自可見然湯亦嘗升自陑陑亦間道且如兩軍相向必擇地可攻處攻之右實則攻左左實則攻右不成道我不用計也且如漢楚既約分鴻溝乃復還襲之此則不可如韓信囊沙壅水之類何害他師衆非我敵決水使佗一半不得渡自合如此有甚不得處又問間諜之事如何曰這箇不可也

問冉子為子華請粟而與之少原思為之宰則與之多其意如何曰原思為宰宰必受祿祿自有常數故不得而辭子華使於齊師使弟子不當有所請冉子請之自不是故聖人與之少佗理會不得又請益冉與之亦少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佗冉子終不喻也

問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漆雕開未可仕孔子使之仕何也曰據佗說這一句言語自是仕有餘兼孔子道可以仕必是實也如由也志欲為千乘之國孔子止曰可使治其賦求也欲為小邦孔子止曰可使為之宰之類由求之徒豈止如此聖人如此言便是優為之也

問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註言諱君之惡是否曰非是歸過於已此事却是陳司敗欲使巫馬期以聲知禮却須要回報言語也聖人只有一箇不言而已若說道我爲諱君之惡不可也又不成却以娶同姓爲禮亦不可也只可道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問行不由徑徑是小路否曰只是不正當處如羣田疇之類不必不由小路昔有一人因送葬回不覺被僕者引自他道歸行數里方覺不是却須要回就大路上若此非中理若使小路便於往來由之何害

問古者何以不脩墓曰所以不脩墓者欲初爲墓時必使至堅固故須必誠必敬若不誠敬安能至久曰孔子爲墓何以速崩如此邪曰非孔子也孔子先反脩虞事使弟子治之弟子誠敬不至纔雨而墓崩其爲之不堅固可知然脩之亦何害聖人言不脩者所以深責弟子也

問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孔子何以不從君子而從野人曰請諸君細思之曰先儒

有變文從質之說是否曰固是然君子野人者據當時謂之君子野人也當時謂之野人是言文質相彬者也當時謂之君子則過乎文者也是以不從後進而從先進也蓋當時文弊已甚故仲尼欲救之云爾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中庸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正解此兩句然此兩句甚難行故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問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已是達了人所以不比正是達也只好義與下人何以爲達曰

下人者只爲不達達則只是明達察言而觀色非明達而何又問子張之問達如何曰子張之意以人知爲達纔達則人自知矣此更不須理會子張之意專在人知故孔子痛抑之又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也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今市井閭巷之人却不爲名爲名而學者志於名而足矣然其心猶恐人之不知韓退之直是會道言語曰內不足者急

於人知沛然有餘裕聞四馳大抵爲名者只是內不足內足者自是無意於名如孔子言歿世而名不稱此一句人多錯理會此只是言君子惟患無善之可稱當汲汲爲善非是使人求名也

問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不知怨在已在人曰在已曰既在已舜何以有怨曰怨只是一箇怨但其用處不同舜自是怨如舜不怨却不是也學須是通不得如此執泥如言仁者不憂又却言作易者其有憂患須要知用處各別也天下只有一箇憂字一箇怨字聖人安得無之如王通之言甚好但爲後人附會亂却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如此自不相害說得極好至下面數句言心迹之判便不是此皆後人附會適所以爲贅也

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聖人不使之知耶是民自不可知也曰聖人非不欲民知之也蓋聖人設教非不欲家諭戶曉比屋皆可封也蓋聖人但能使天下由之耳安能使人人盡知之此是聖人不能故曰不可使知之若曰聖人不使民知豈聖

人之心是後世朝三暮四之術也某嘗與謝景溫
說此二句佗爭道朝三暮四之術亦不可無聖人
亦時有之此大故無義理說聖人順人情處亦有
之豈有爲朝三暮四之術哉謝景溫一作趙景平
問爲政遲速曰仲尼嘗言之矣苟有用我者期月而
已可也三年有成仲尼言有成者蓋欲立致治之
功業如堯舜之時夫是之謂有成此聖人之事佗
人不可及某嘗言後世之論治者皆不中理漢公
孫丞相言三年而化臣弘尚切避之唐李石謂十
年責治太迫此三者皆率爾而言聖人之言自有
次序所謂期月而已可也者謂紀綱布也三年有
成治功成也聖人之事後世雖不敢望如此然二
帝之治惟聖人能之三王以下事業大賢可爲也
又問孔子言用我者三年有成言王者則曰必世
而後仁何也曰所謂仁者風移俗易民歸于仁天
下變化之時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其曰必世理之
然也有成者謂法度綱紀有成而化行也如欲民
仁非必世安可
問大則不驕化則不吝此語何如曰若以大而化之
解此則未是然大則不驕此句却有意思只爲小

便驕也化則不吝化終高不吝未足以言之驕與吝兩字正相對驕是氣盈吝是氣歉曰吝何如則是曰吝吝嗇也且於嗇上看便見得吝嗇止是一事且人君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也曰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此莫是甚言驕吝之不可否曰是也若言周公之德則不可下驕吝字此言雖才如周公驕吝亦不可也

仲尼當周衰轍環天下顏子何以不仕曰此仲尼之任也使孔子得行其道顏子不仕可矣然孔子既當此任則顏子足可閉戶爲學也

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言如仲尼只說一箇仁義（之邇曰仁與義）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氣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爲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爲則駭且懼矣

聖人六經皆不得已而作如秉彝陶冶一不制則生人之用熄後世之言無之不爲缺有之徒爲贅雖多何益也聖人言雖約無有包含不盡處

言貴簡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杜元凱却有此語云言
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大率言語須是涵畜而有
餘意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也
中庸之書其味無窮極索玩味
問坎之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何義也曰坎
險之時也此是聖人論大臣處險難之法樽酒簋
貳用缶謂當險難之時更用甚得無非是用至誠
也納約自牖言欲納約於君當自明處牖者開明
之處也欲開悟於君君於君所蔽處何由入得如
漢高帝欲易太子他人皆爭以嫡庶之分夫嫡庶
之分高祖豈不知得分明直知不是了犯之此正
是高祖所蔽處更豈能曉之獨留侯招致四皓此
正高祖所明處蓋高祖自匹夫有天下皆豪傑之
力故憚之留侯以四皓輔太子高祖知天下豪傑之
歸心於惠帝故更不易也昔秦伐魏欲以長安君
爲質太后不可左師觸龍請見云云遂以長安君
爲質焉夫太后只知愛子更不察利害故左師以
愛子之利害開悟之也
易八卦之位元不曾有人說先儒以謂乾位西北坤
位西南然乾坤任六子而自處於無爲之地此大

故無義理。風雷山澤之類便是天地之用。豈天地外別有六子。如人生六子。則有各任以事。而父母自閑。風雷之類。於天地間如人身之有耳目手足。便是人之用也。豈可謂手足耳目皆用而身無爲乎。因見賣兎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看此兎亦可作八卦。數便此中可起。古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著者耳。只如樹木亦可見數。兎何以無尾有血無脂。只是爲陰物。大抵陽物尾長。陽盛者尾愈長。如雉是盛陽之物。故尾極長。又其身文明。今兎之行車者多植尾於車上以候雨晴。如天將雨則尾先垂向下。纔晴便直立。

或問劉牧言。上經言形器以上事。下經言形器以下事。曰。非也。上經是天地生萬物。下經是男女生萬物。曰天地中只是一箇生。人之生於男女。即是天地之生。安得爲異。曰牧又謂乾坤與坎離男女同生。曰非也。譬如父母生男女。豈男女與父母同生。既有乾坤。方三索而得六子。若曰乾坤生時。六子之理同有。則有此理。謂乾坤坎離同然。豈有此事。說是同生則何言六子耶。

或曰凡物之生各隨氣勝處化曰何以見曰如木之生根既長大根卻無處去曰克也曰既魁則是土化爲木矣曰不是化只是克五行只古人說逃王字說盡了只是箇盛衰自然之理也人多言五行無土不得木得土方能生火火得土方能生金故土寄王於四時某以爲不然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只是逃盛也

問劉牧以坎離得正性艮巽得偏性如何曰非也他據方位如此說如居中位便言得中氣其餘豈不得中氣也或曰五行是一氣曰人以爲一物某謂

是五物既謂之五行豈不是五物也五物備然後能生且如五常誰不知是一箇道既謂之五常安得混而爲一也

問劉牧以下經四卦相交如何曰怎生地交若論相交豈特四卦如屯蒙師比皆是相交一卦之序皆有義理有相反者有相生者爻變則義變也下卦以義起然亦是以爻變則義變

劉牧言兩卦相比上經二陰二陽相交下經四陰四陽相交是否曰八卦已相交了及重卦只取二象相交爲義豈又於卦畫相交也易須是默識心通只如此窮文義徒費力

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何也曰人只以耳目所見聞者爲顯見所不見聞者爲隱微然不知理却甚顯也且如昔人彈琴見螳螂捕蟬而聞者以爲有殺聲殺在心而人聞其琴而知之豈非顯乎人有不善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也曰如楊震四知然否曰亦是然而若說人與我固分得若說天地只是一箇固知也且如水旱亦有所致如暴虐之政所感此人所共見者固是也然人有不善之心積之多者亦足以動天地之氣如疾疫之氣亦如此不可道事至目前可見然後爲見也

更如堯舜之民何故仁壽桀紂之民何故鄙夭纔仁便壽纔鄙便夭壽夭乃是善惡之氣所致仁則善氣也所感者亦善善氣所生安得不壽鄙則惡氣也所感者亦惡惡氣所生安得不夭

問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曰事天地之義事天地之誠既明察昭著則神明自彰矣問神明感格否曰感格固在其中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神明孝弟不是兩般事只孝弟便是神明之理又問王祥孝感事是通神明否曰此亦是通神明一事此感格便是王祥誠中來非王祥孝於此而物來於彼也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至如灑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問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何也曰此句須自家體認一作玩索人往往見禮壞樂崩便謂禮樂亡然不知禮樂未嘗亡也如國家一日存時尚有一日之禮樂蓋由有上下尊卑之分也除是禮樂亡盡然後國家始亡雖盜賊至所謂不道者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此固有禮樂不在玉帛鍾鼓先儒解者多引安上治民

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固是禮樂之大用也然推本而言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畜多少義理又問禮莫是天地之序樂莫是天地之和曰固是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置兩箇倚子纔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問如此則禮樂却只是一事曰不然如天地陰陽其勢高下甚相背然必相須而爲用也有陰便有陽有陽便有陰有一便有二纔有一二便有一二之間便是三已往更無窮老子亦曰三生萬物此是生生之謂易理自然如此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是理自相續不已非是人爲之如使可爲雖使百萬般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爲無爲故不息

中庸言不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使釋氏千章萬句說得許大無限說話亦不能逃此三句只爲聖人說得要故包含無盡釋氏空周遮說爾只是許多

問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能不知聖人亦何有不能不知也曰天下之理聖人豈有不盡者蓋於事有所不徧知不徧能也至纖悉委曲處如農圃百工之事孔子亦豈能知哉或曰至之言極也何以言

事.曰.固是極至之至.如至微至細.上文言夫婦之愚可以與知.愚無知者也.猶且能知.乃若細微之事.豈可責聖人盡能.聖人固有所不能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曰用處.

時措之宜.言隨時之義.若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王天下有三重.言三王所重之事.上焉者.三王以上.三皇已遠之事.故無證.下焉者.非三王之道.如諸侯霸者之事.故民不尊.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

問召公何以疑周公.曰.召公何嘗疑周公.書稱召公不說.何也.請觀君奭一篇.周公魯道.召公疑佗來否.古今人不知.書之甚書中分明說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此已上是孔子說也.且召公初升爲太保.與周公並列.其心不安.故不說爾.但看此一篇.盡是周公留召公之意.豈有召公之賢而不知周公者乎.詩中言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豈特周大夫當時之人雖甚愚者亦知周公刺朝廷之不知者.爲成王爾.成王煞是中才.如天大雷電以風而起.金縢之書.

成王無事而啓金縢之書作甚蓋二公道之如此欲成王悟周公爾近人亦錯看却其詩云荀子書猶非孟子召公心未說周公甚非也

又問金縢之書非周公欲以悟成王乎何既禱之後藏其文於金縢也曰近世祝文或焚或埋必是古人未有焚埋之禮欲敬其事故藏之金縢也然則周公不知命乎曰周公誠心只是欲代其兄豈更問命耶

或問人有謂周公營洛則成王既遷矣或言平王東遷非也周公雖聖其能逆知數百載下有犬戎之禍乎是說然否曰詩中自言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何更疑也周公只是爲犬戎與鎬京相遠知其後必有患故營洛也

問高宗得傅說於夢文王得太公於卜古之聖賢相遇多矣何不盡形於夢卜乎曰此是得賢之一事豈必盡然蓋高宗至誠思得賢相寤寐不忘故朕兆先見於夢如常人夢寐間事有先見者多矣亦不足恠至於卜筮亦然今有人懷誠心求卜有禱輒應此理之常然又問高宗夢往求傅說邪傅說來入高宗夢邪曰高宗只是思得賢人如有賢人

自然應佗感亦非此往亦非彼來譬如懸鏡於此
有物必照非鏡往照物亦非物來入鏡也大抵人
心虛明善則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有所感必
有所應自然之理也又問或言高宗於傅說文王
於太公蓋已素知之矣恐羣臣未信故托夢卜以
神之曰此僞也聖人豈僞乎
問舜能化嚚象使不格姦何為不能化商均曰所謂
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害已與不至大惡也若商
均則不然舜以天下授人欲得如已者商均非能
如已爾亦未嘗有大惡大抵五帝官天下故擇一
人賢於天下者而授之三王家天下遂以與子論
其至理治天下者當得天下最賢者一人加諸衆
人之上則是至公之法後世既難得人而爭奪與
故以與子與子雖是私亦天下之公法但守法者
有私心耳
問四凶堯不誅而舜誅之何也曰四凶皆大才也在
堯之時未嘗為惡堯安得而誅之及舉舜加其上
然後始有不平之心而肆其惡故舜誅之耳曰堯
不知四凶乎曰惟堯知之知其惡而不去何也曰
在堯之時非特不為惡亦賴以為用

納於大麓麓足也百物所聚故麓有大録萬機之意
若司馬遷謂納舜于山麓豈有試人而納于山麓
邪此只是歷試舜也
放勳非堯號蓋史稱堯之道也謂三皇而上以神道
設教不言而化至堯方見於事功也後人以放勳
爲堯號故記孟子者遂以堯曰爲放勳曰也若以
堯號放勳則皐陶當號允迪禹曰文命下言敷于
四海有甚義
問詩如何學曰只在大序中求詩之大序分明
人作此以教學者後人往往不知是此人

PUBLIC DOMAI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尼後一以來作漢更無人理會得詩如言后妃之德皆
以爲文王之后妃文王諸侯也豈有后妃又如樂
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以爲后妃
之德如此配惟后妃可稱后妃自是配了更何別
求淑女以爲配淫其色乃男子事后妃怎生會淫
其色此不難曉但將大序看數遍則可見矣或曰
關雎是后妃之德當如此否樂得淑女之類是作
關雎詩人之意否曰是也大序言是以關雎樂得
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
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只著箇是以

字便自有意思曰如言又當輔佐君子則可以歸安父母言能逮下之類皆為其德當如此否曰是也問詩小序何人作曰但看大序即可見矣曰莫是國史作否曰序中分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蓋國史得詩於採詩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迹如非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辨不得曰聖人刪詩時曾刪改小序否曰有害義理處也須刪改今之詩序却煞錯亂有後人附之者曰關雎之詩是何人所作曰周公作周公作此以風教天下故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蓋自天子至於庶人正家之道當如此也二南之詩多是周公所作後人多言二南為文王詩蓋其中有文王事也曰非也附文王詩於中者猶言古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何謂也曰大凡樂必失之淫哀必失之傷淫傷則入於邪矣若關雎則止乎禮義故如哀窈窕思賢才言哀則思之甚切以常人言之直入於邪始得然關雎却止乎禮義故不至乎傷則其思也其亦異乎常人之思也矣

唐棣乃今郁李。看此便可以見詩人興兄弟之意。
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人猶以爲遠。君子之道本諸身。
發諸心。豈遠乎哉。

問周禮有復讎事何也。曰此非治世事。然人情有不
免者。如親被人殺。其子見之。不及告官。遂逐殺之。
此復讎而義者可以無罪。其親既被人殺。不自訴
官。而佗自謀殺之。此則正其專殺之罪可也。問避
讎之法如何。曰。此因赦罪而獲免。便使避之也。
問周禮之書有訛缺否。曰。甚多。周公致治之大法亦
在其中。須知道者觀之可決是非也。又問司盟有
詛萬民之不信者。治世亦有此乎。曰。盛治之世固
無此事。然人情亦有此事。爲政者因人情而用之。
問嚴父配天稱周公其人何不稱武王。曰。大抵周家
制作皆周公爲之。故言禮者必歸之周公焉。
趙盾弒君之事。聖人不書趙穿何也。曰。此春秋大義
也。趙穿手弒其君。人誰不知。若盾之罪。非春秋書
之。更無人知也。仲尼曰。惜哉越境乃免。此語要人
會得。若出境而反又不討賊。也則不免。除出境遂
紙侯大去其國。如梁亡。鄭棄其師。齊師殲于遂。郭亡
不反乃可免也。

之類。郭事實不明。如上四者是一類事也。國君守社稷。雖死守之可也。齊侯衛侯方遇于垂。紀侯逐去其國。豈齊之罪哉。故聖人不言齊滅之者。罪紀侯輕去社稷也。紀侯大名也。

問王通曰。隱德君子也。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傳會。不可謂全書。若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也。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

楊雄去就不足觀。如言明哲煌煌旁燭無疆。此甚悔恨不能先知。遯于不虞以保天命。則是只欲全身也。若聖人先知。必不可禁。何天命亦何足保耶。問太玄之作如何。曰。是亦贅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一作數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玄亦可。況一玄乎。

荀卿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人甚恕。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甚說得伯夷心也。

問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校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楊朱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教不知謹嚴。故失之至若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後之學者又不及楊墨。楊墨本學仁義。後人乃不學仁義。但楊墨之過。被孟子指出。後人無人指出。故不見其過也。

韓退之作羙里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道得文王心出來。此文王至德處也。

退之晚年爲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脩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原性等文皆少時作）

退之正在好名中。

退之言漢儒補綴千瘡百孔。漢儒所壞者不少。安能補也。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問漢儒至有白首不能通一經何也。曰。漢之經術安用。只是以章句訓詁爲事。且如解堯典二字至三萬餘言。是不知要也。東漢則又不足道也。東漢士人尚名節。只爲不明理。若使明理。却皆是大賢也。

自漢以來惟有三人近儒者氣象。大毛公。董仲舒。揚雄。本朝經術最盛。只近二三十年來論議專一。使人更不致思。

周陳平當王諸呂時何不極諫。曰王陵爭之不從乃引去。如陳平復諍。未必不激呂氏之怒矣。且高祖與羣臣只是以力相勝。力強者居上。非至誠樂願爲之臣也。如王諸呂時責佗死節。佗豈肯死。

周勃入北軍問曰爲劉氏左袒爲呂氏右袒。既知爲劉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問。設或右袒當如之何。已爲將乃問士卒。豈不謬哉。當誅諸呂時。非陳平爲之謀。亦不克成。及迎文帝至霸橋。曰願請間。此豈請間時耶。至於罷相就國。每河東守行縣至絳。必令家人被甲執兵而見。此欲何爲。可謂至無能

之人矣。

壬介甫詠張良詩最好。曰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當此每從容。人言高祖用張良。非也。張良用高祖爾。秦滅韓。張良爲韓報仇。故遂高祖入關。既滅秦矣。故辭去。及高祖興義師誅項王。則高祖之勢可以平天下。故張良助之。良豈願爲高祖臣哉。無其勢也。及天下既平。乃從赤松子遊。是不願爲其臣可知矣。張良才識儘高。若鴻溝既分。而勸漢王背約追之。則無行也。或問張良欲以鐵椎擊殺秦王。其計不已疎乎。曰欲報君仇之急。使當時若得之。鐵椎擊殺之。亦足矣。何暇自爲謀耶。

王通言諸葛無死禮樂其有興信乎。曰諸葛近王佐才。禮樂興不興則未可知。問曰亮果王佐才。何爲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爲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某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耶。某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已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恒弑君。孔子請討。孔

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邪蓋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曰三國之興孰爲正曰蜀志在興復漢室則正也

漢文帝殺薄昭李德裕以爲殺之不當溫公以爲殺之當說皆未是據史不見他所以殺之之故須是權事勢輕重論之不知當時薄昭有罪漢使人治之因殺漢使也還是薄昭與漢使飲酒因忿怒而致殺之也漢文帝殺薄昭而太后不安柔何既殺之太后不食而死若漢治其罪而殺漢使太后雖不食不可

論他殺得當與不當也論事須著用權古今多錯用權字纔說權便是變詐或權術不知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纔合義便是經也今人說權不是經便是經也權只是稱錘稱量輕重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已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

疑若有間然曰只爲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出於天性只爲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已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已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亦以已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是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各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爲之配已之子美者爲之配豈更避嫌耶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爲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雖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索問書出於戰國之末氣象可見若是三皇五帝典謨文章自別其氣運處絕淺近如將二十四氣移換名目便做千百樣亦得

陰符經非商末則周末人爲之若是先王之時聖道既明人不敢爲異說及周室下衰道不明於天下

才智之士甚衆既不知道所趨向故各自以私知窺測天地盜竊天地之機分明是大盜故用此以簒竊天下故云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云豈非盜天地乎

問老子書若何曰老子書甚言其言自不相入處如氷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做權詐者上去如將欲取之類必固與之欲取之類然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絶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遠初秦儀學於鬼谷其術先揣摩其如何然後押闔押闔既動然後用鉤鉗鉤鉗其端然後鉗制之其學既成辯鬼谷去鬼谷試之爲張儀說所動如入庵中出之然其學甚不近道人不甚感之是論也

孟子時已有置而不足論矣問世傳成王幼周公攝政荀卿亦曰覆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周公果踐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乎曰非也周公位冢宰看官總已以聽之而已安得踐天子之位又問君奭百官聽於冢宰者三年爾周公至於七年何也曰三年謂嗣王居憂之時也七年爲成王幼故也又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

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作
罪記曰魯郊非禮也其周公之衰乎聖人嘗譏之
矣說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業因賜以
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爲
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
爲爾人臣而不當爲其誰爲之豈不見孟子言事
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
蓋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卑竟是以父母
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
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

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
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
爲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快快之心者必此言矣
若唐高祖賜平陽公主葬以鼓吹則可蓋征戰之
事實非婦人之所能爲也故賜以婦人所不得用
之禮樂若太宗却不知此太宗佐父平天下論其
功不過做得一功臣豈可奪元良之位太子之與
功臣自不相干唐之紀綱自太宗亂之終唐之世
無三綱者自太宗始也李光弼郭子儀之徒議者
謂有人臣不能爲之功非也

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鑒其弊必尚寬德崇經
術之士故儒者多儒者多雖未知聖人之學然宗
經師古識義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
相繼起不得不褒尚名節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
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故當時名節
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
爲曠蕩尚浮虛而亡禮法禮法既亡與夷狄無異
故五胡亂華夷狄已甚必有英雄出而平之
故隋唐混一天下隋不可謂有天下第能驅除爾
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間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
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
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玄宗纘使肅宗纘使
肅宗纘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
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
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甚正然萬目亦未盡
舉（因問十世可知遂推此數端）
洪水滔天堯時亦無許多大洪水宜更思之漢武帝
問禹湯水旱厥咎何由公孫弘對堯遭洪水使禹
治之不聞禹之有水也更不答其所由公孫弘大
是姦人

問東海殺孝婦而旱。豈國人冤之所致耶。曰。國人冤固是然。一人之意自足以感動天地。不可道殺孝婦不能致旱也。或曰殺姑而雨。是衆人怒釋否。曰。固是衆人冤釋。然孝婦冤亦釋也。其人雖亡。然冤之之意自在。不可道殺姑不能釋婦冤而致雨也。問人有不善。霹靂震死。莫是人懷不善之心。聞霹靂震燿而死否。曰。不然。是雷震之也。如是雷震之還有使之者否。曰。不然。人之作惡有惡氣與天地之惡氣相擊搏。遂以震死。霹靂。天地之怒氣也。如人之怒固自有正。然怒時必為之作惡。是怒亦惡氣也。怒氣與惡氣相感故爾。且如今人種喬麥。自有畦隴。霜降時殺麥。或隔一畦麥有不殺者。豈是此處無霜。蓋氣就相合何也。曰。雷自有火。如鑽木取火。如使木中有火。豈不燒了木。蓋是動極則陽生。自然之理。不必木。只如兩石相戛亦有火出。惟鐵無火。然戛之久必熱。此亦是陽生也。

鑽木取火。人謂火生於木。非也。兩木相戛。用力極則陽生。今以石相軋便有火出。非特木也。蓋天地間無一物無陰陽。

兩木冰上温而下冷隕霜不殺草上冷而下温
天火曰災人火曰火人火爲害者亦曰災
問日月有定形還自氣散別自聚否曰此理甚難曉
究其極則此二說歸于一也問月有定魄而日遠
於月月受日光以人所見爲有盈虧然否曰日月
一也豈有日高於月之理月若無盈虧何以成歲
蓋月一分光則是魄虧一分也
霜與露不同霜金氣星月之氣露亦星月之氣看感
得甚氣即爲露甚氣即爲霜如言露結爲霜非也
雪是陰陽相搏之氣乃是冷氣聖人在上無雹雖有

不爲災雖不爲災冷氣自在
問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不知符瑞之事果有之否曰
有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人有喜事氣見面目聖
人不貴祥瑞者蓋因災異而脩德則無損因祥瑞
而自恃則有害也問五代多祥瑞何也曰亦有此
理譬如盛冬時發出一朵花相似和氣致祥乖氣
致異此常理也然出不以時則是異也如麟是太
平和氣所生然後世有以麟駕車者却是恠也譬
如水中物生於水豈非異乎又問
漢文多災異漢宣多祥瑞何也曰且譬如小人多

行不義人却不說至君子未有一事便生議論此是一理也至白者易汙此是一理也詩中幽王大惡爲小惡宣王小惡爲大惡此是一理又問日食有常數何治世少而亂世多豈人事乎曰理會此到極處煞燭理明也天人之際甚微宜更思索曰莫是天數人事看那邊勝否曰似之然未易言也又問魚躍于王舟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有之否曰魚與火則不可知若兆朕之先應亦有之

問十月何以謂之陽月曰十月謂之陽月者陽盡恐疑於無陽也故謂之陽月也然何時無陽如日有光之類蓋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移者有消長而無窮者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一作惟傳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佗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一作只作據發胷

中所蘊自成文耳一作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或問詩可學否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人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先生嘗說王子眞魯寄藥來甚無以答佗甚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爲此閑言語且如今言能詩無如杜甫如云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如此閑言語道出做甚甚所以不嘗作詩今寄謝王子眞詩云至誠通化藥通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子眞所學只是獨善雖至誠潔行然大抵只是爲長生久視之術止濟一身因有是句

問先生嘗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後來被召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爲私書既而遭憂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須親撰諸經則關中諸公分去以某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陝

西諸公刪定已送與呂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數若禮之文亦非親作不可也禮記之文亦刪定未了蓋其中有聖人格言亦有俗儒乖謬之說乖謬之說本不能混格言只爲學者不能辨別如珠玉之在泥沙泥沙豈能混珠玉只爲無人識則不知孰爲泥沙孰爲珠玉也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爲文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爲之者或有繪畫爲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

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以爲事某舊曾脩六禮冠昏喪祭卿相見將就後被召遂罷今更一二年可成家間多戀河北舊俗未能遽更易然大率漸使知義理一二年書成可皆如法禮從宜事從俗有大故害義理者須當去

每月朔必薦新如仲春薦含桃之類四時祭用仲月用仲見物成也占者天子諸侯於孟月者爲首時也時祭之外更有三祭冬至祭始祖厥初生民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禰則不祭冬至陽之始也立春者生物之始一作初也季秋者成物之始一作時也祭始祖無主用祝以妣配於廟中正位享之祭只一位者夫婦同享也祭先祖亦無主先祖者自始

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故設二位（祖妣異坐一云二位）異所者男婦不同享也常祭止於高祖而下（自父而推至於高祖而止者緣人情也）旁親有後者自爲祭無後者祭之別位（爲叔伯父之後也）祭於正寢（今正廳也）蓋廟中尊者所據又同室難以獨享也（於正寢可以盡思慕之意）家必有廟（古者庶人祭於寢士大夫祭於廟）廟中異位（祖妣各一位）凡配止以正妻一人（如諸侯用元妃是也）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者（即以所生母配亦惟葬元妃同穴後世或再娶皆同穴而葬甚黷禮經但於左右祔葬可也）忌日必遷主出（人死之日謂之忌日）立影堂（無廟可立影堂）廟中異位（祖妣各一位）主（既祔當埋於所葬處如奉祀之高祖而上即當祧也）其大畧如此且如斟酌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祖先甚不可也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至於嘗新必薦享後方食（薦數則瀆而薦乃合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漸可使知禮義凡物知母而不知父走獸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惟人則能知祖若不嚴於祭祀殆與鳥獸無異矣

問祭酒用幾奠曰家中尋常用三奠祭法中却用九奠之酒何以置之曰古者以禮有九獻又問既飲奠之樂有九奏也謹以降神故以茅縮酌謂求神於陰陽有無之間

故酒必灌於地若謂奠酒則安置在此今人以澆在地上甚非也既獻則徹去可也（傾在他器）

或問今拜掃之禮何據曰此禮古無但緣習俗然不害義理古人直是誠質（專一也）葬只是藏體魄而神則必歸於廟既葬則設木主於廟故古人惟專精祀於廟今亦用拜掃之禮但簡於四時之祭也

木主必以栗何也曰周用栗主所產之木取其堅也今用栗從周制也若四方無栗亦不必用但取其木之堅者可也

凡祭必致齊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有思則非齊齊三日必見其所爲齊者此非聖人之語齊者湛然純一方能與鬼神接然能事鬼神已是上一等人古者男爲男尸女爲女尸自周以來女無可以爲尸者故無女尸後世遂無尸能爲尸者亦非尋常人今無宗子法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子弟爲強）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老便能

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移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從根直上一幹（如大宗）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然又有旁枝達而爲幹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尊宗云

凡言宗者以祭祀爲主言人宗於此而祭祀也別子爲祖上不敢宗諸侯故不祭下亦無人宗之此無宗亦莫之宗也別子之嫡子即繼祖爲太宗此有大宗無小宗也別子之諸子祭其別子別子雖是祖然是諸子之禰繼禰者爲小宗此有小宗而無大宗也有小宗而無大宗此句極難理會蓋本是大宗之祖別子之諸子禰之却是禰也

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已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已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已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已之子甚者至若仇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伯叔父之兄弟伯是長叔是少今人乃呼伯父叔父爲伯叔父叔父者言事之之禮與父同也

或曰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柰何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已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友愛之道而已

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爲醜行遂不敢爲古人不如此

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爲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爲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修身刑家最急纔脩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絮煞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絶交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於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爲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耳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已理直可矣何必更求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如必待彰暴其妻之不善使

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箇容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交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

問士未仕而昏用命服禮乎曰昏姻重禮重其禮者當盛其服況古亦有是(士乘墨車之類)今律亦許假借曰無此服而服之恐僞曰不然今之命服乃古之下士之服古者有其德則仕士未仕者也服之其宜也若農商則不可非其類也或曰不必用可否曰不得不可以爲悅今得用而用之何害過期非也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此說非是昏禮豈是幽陰但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不用樂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此說却是婦質明而見舅姑成婦也三日而後宴樂禮畢也宴不以夜禮也

問臣拜君必於堂下子拜父母如之何對曰君臣以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父子主恩有尊卑無貴賤故拜於堂上若婦於舅姑亦是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禮也

問嫂叔古無服今有之何也曰禮記曰推而遠之也此說不是嫂與叔且遠嫌姑與嫁何嫌之有古之

所以無服者只爲無屬（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子道也）今上有父有母下有子有婦叔父伯父父之屬也故叔母伯母之服與叔父伯父父同兄弟之子兄弟之子之婦服與兄弟之子同若兄弟則己之屬也難以妻道屬其妻此古者所以無服（以義理推不行也）今之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又問既是同居之親古却無服豈有兄弟之妻死而已慤然無事乎曰古者雖無服若哀戚之心自在且如鄰里之喪尚舂不相不巷歌閒謳救之況至親乎

服有正有義有從有報古者婦喪舅姑以期今以三年於義亦可但名未正此可謂之從服（從夫也蓋與夫同奉几筵而已不可獨無服）報服若姑之子爲舅之子服是也異姓之服只推得一重若爲母而推則及舅而止若爲姑而推則可以及其子故舅之子無服却爲旣與姑之子爲服姑之子須當報之也故姑之子舅之子其服同

八歲爲下殤十四爲中殤十九爲上殤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更不祭下殤之祭父母主之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兄弟主之終兄弟之身上

殤之祭。兄弟之子主之。終其身。若成人而無後者。兄弟之孫主之。亦終其身。凡此皆以義起也。

問女既嫁而爲父母服三年。可乎。曰。不可。既歸夫家事。他。舅姑安得伸己之私。

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曰。最是大事。今有璞玉於此。必使玉人彫琢之。蓋百工之事。不可使一人兼之。故使玉人彫琢之也。若更有珍寶物須是自看。却必不肯任其自爲也。今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醫藥之道理。別病是如何。藥當如何。故可任醫者也。或曰。已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害事。奈何。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盡得如畫工。然他却識別得工拙。如自己曾學。令醫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已有所見。亦可說與他商量。陳本八股本止此別本此以下所增

上古之時。自伏羲堯舜歷夏商以至于周。或文或質。因襲損益。其變既極。其法既詳。於是孔子參酌其宜。以爲百王法度之中制。此其所以春秋作也。孫明復主以無王而作。亦非是。但顏淵問爲邦。聖人對之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

則是大抵聖人以道不得用故考古驗今參以百
王之中制斷之以義也
禘者魯僭天子之大祭也遠
之祭故自灌以往不欲觀之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
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盈謂之美不同
學者後求多耽莊子若謹禮者不透則是佗頭看莊
子爲佗極有膠固纏縛則頭求一故曠之說以自
適譬之有人於此父囚纏縛則頭面一箇出身處
如東漢之末尚節行太甚有東晉放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勢必然
冬至書雲亦有此理如周禮觀祲之義古太史既有
此職必有此事又如太史書不知周公一一魯與
不魯皆看過但甚害義理則必去之矣如今靈書雲之
書須十去八九乃可行也今歷法甚好其佗禁忌
之書如葬埋昏嫁之類極有害
論語問同而答異者至多或因人才性或觀人之所
問意思而言及所到地位
極高明道中庸所以爲民極極之爲物中而能高者
也

君子不成章不達易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成章之
謂也

予官吉之永豐簿公撤至臨川見劉元承之
子縣丞誠問其父所録伊川先生語蒙示以
元承手編伏讀歎仰因乞傳以歸建炎元年
十月晦日菴山陳端謹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楊遵道錄

伊川先生語五　戊

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還便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又問如荊公窮物一部字解多是推五行生成如今窮理亦只如此著工夫如何曰荊公舊年說話煞得後來却自以為不是晚年盡支離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問古之學者爲己不知初設心時是要爲己是要爲
人曰須先爲己方能及人初學只是爲己鄭宏中
云學者先須要仁仁所以愛人正是顛倒說却
新民以明德新民
問曰新有進意抑只是無弊意曰有進意學者求有
益須是日新
問有所忿懥恐懼憂患心不得其正是要無此數者
心乃正乎曰非是謂無只是不以此動其心學者
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
師出以律否臧凶律有二義有出師不以義者有行
師而無號令節制者皆失律也師出當以律不然
雖臧亦凶今人用師惟務勝而已
弟子輿尸貞凶帥師以長子今以弟子輿主之亦是
失律故雖貞亦凶也
猪家之牙豕牙最能齧害人只制其牙如何制得今
人爲惡却只就佗惡禁之便無由禁止此見聖人
幾會處
喪羊于易羊群行而觸物大壯羝羊觸藩進六五以陰
居位惟和易然後可以喪羊易非難易之易乃和
易樂易之易

易有百餘家難爲備觀如素未讀不曉文義且須看
王弼胡先生荆公三家理會得文義且要熟讀然
後却有用心處
讀易須先識卦體如乾有元亨利貞四德缺却一箇
便不是乾須要認得
反復道也言終日乾乾往來皆由於道也三位在二
體之中可進而上可退而下故言反復知至至之
如今學者且先知有至處便從此至之是可與幾
也非知幾者安能先識至處知終終之知學之終
處而終之然後可與存義王荆公云九三知九五
之位可至而至之大約事使人臣常懷此心大
亂之道亦自不識湯武知至至之只是至其道也
荆公言用九只在上九一爻非也六爻皆用九故曰
見羣龍無首吉用九便是行健處天德不可爲首
言乾以至剛健又安可更爲物先爲物先則有禍
所謂不敢爲天下先乾順時而動不過處便是不
爲首六爻皆同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
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
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

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也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有用聖人自有用
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天用學者自有學
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
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
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陰爲小人利爲不善不可一槩論夫陰助陽以成物
者君子也其害陽者小人也夫利和義者善也其
害義者不善也
利貞者性情也言利貞便是乾之性情因問利與
利爲本之利同否先生曰凡字只有一箇豈有不
同只看如何用凡順理無害處便是利君子未嘗
不欲利然孟子言何必曰利者蓋只以利爲心則
有害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便是有害未有仁而
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便
是利仁義未嘗不利
謝師直爲長安漕明道爲鄠縣簿論易及春秋明道
云運使春秋猶有所長易則全理會不得師直一
日說與先生先生答曰據某所見二公皆深知易
者師直曰何故先生曰以運使能屈節問一主簿

以一主簿敢言運使不知易非深知易道者不能
雲行雨施是乾之亨處當以舜可見在側陋便
乾六爻始欲見聖人會復處九
是潛陶漁時便是見升聞時便是乾乾納于大麓
時便是躍
介甫以武王觀兵爲九四大無義理兼觀兵之說亦
自無此事如今日天命絶則今日便是獨夫豈容
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絶便是君也爲人臣子
豈可以兵脅其君安有此義又紂驁狠若此太史
公謂有七十萬衆未知是否然書亦自云紂之衆

若林三年之中豈肯容武王如此便休得也只是
太誓一篇前序云十有三年後面正經便說惟十
有三年先儒誤妄遂轉爲觀兵之說先王無觀兵
之事不是前序一字錯却便是後面正經三字錯
却
先儒以六爲老陰八爲少陰固不是介甫以爲進君
子而退小人則是聖人旋安排義理也此且定陰
陽之數豈便說得義理九六只是取純陰純陽惟
六爲純陰只取河圖數見之過六則一陽生至八
便不是純陰

或以小畜爲臣畜君。以大畜爲君畜臣。先生云。不必如此。大畜只是所畜者大。小畜只是所畜者小。不必指定一件事。便是君畜臣臣畜君皆是這箇道理隨大小用。

陳瑩中答吳國華書。天在山中說云。便是芥子納須彌之義。先生謂正南北說却須。彌無體。芥子無量。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亦不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則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一作性)如此。這裏須是自見得。張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了得(一作便了却他)。他問括囊事。還做得在位使否。先生曰。六四位是在上。然坤之六四却是重陰。故云賢人隱。便做不得在位。又問。恐後人緣此謂有朝隱者。先生曰。安有此理。向林希嘗有此說。謂揚雄爲祿隱。揚雄後人只爲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因問如

© 臺灣大學,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劇秦文莫不當作先生云或云非是美之乃譏之也然王弇將來族誅之亦未足道又何足譏譏之濟得甚事或云且以免死然已自不知明哲煌煌之義何足以保身作大元本要明易却尤晦如易其實無益眞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佗只是於易中得一數爲之於曆法須有合只是無益今更於易中推出來做一百般大元亦得要尤難明亦得只是不濟事

大明終始人能大明乾之終始便知六位時成却時乘六龍以當天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言後得主而有常處是一句蓋坤道性是主利文介甫解直方大云因物之性而生之直也成物之形而不可易方也人見似好只是不識理如此是物先有箇性坤因而生之是甚義理全不識也至大至剛以直此三者不可闕一闕一便不是浩然之氣如坤所謂直方大是也但坤卦不可言剛言剛則害坤體然孔子於文言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方即剛也因閒見李籲錄明道語中却與先生說別解至剛處云剛則不屈則是於至剛已帶却

直意。又曰以直道順理而養之。則是以直字連下句。在學者著工夫處說。却先生曰。先兄無此言。便不講論到此。舊嘗令學者不要如此編錄。纔聽得轉動便別。舊曾看只有李籲一本無錯。編者。他人多只依說時不敢改動。或脫忘一兩字。便大別。李籲却得其意。不拘言語。往往錄得都是。不知尚有此語。只剛則不屈。亦未穩當。

孔子教人各因其才。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言語入者。有以德行入者。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

木植曲直者。性也。可以為棟樑。可以為榱桷者。才也。才則有善與不善。性則無不善。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非謂不可移也。而有不移之理。所以不移者只有兩般。為自暴自棄不肯學也。使其肯學不自暴自棄。安不可移哉。

楊雄韓愈說性。正說著才也。

韓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楊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足怪。其始便稟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

性相近也此言所禀之性不是言性之本孟子所言
便正言性之本
問先生云性無不善才有善不善楊雄韓愈皆說者
才然觀孟子意却似才亦無有不善及言所以不
善處只是云舍則失之不肯言初禀時有不善之
才如云非天之降才爾殊是不善不在才但以富
凶歲陷溺之耳又觀牛山之木入見其濯濯也以
爲未嘗有才焉此豈山之性是山之性未嘗無才
只爲斧斤牛羊害之耳又云人見其禽獸也以爲
未嘗有才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所以無才者只爲
日晝之所爲有梏亡之耳又云乃若其情則可以
爲善矣乃所謂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則是
以情觀之而才未嘗不善觀此數處切疑才是一
箇爲善之資譬如作一器械須是有器械材料方
可爲也如云惻隱之心仁也云故曰求則得之舍
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也則四
端者便是爲善之才所以不善者以不能盡此四
端之才也觀孟子意似言性情才三者皆無不善
亦不肯於所禀處說不善今謂才有善不善何也
或云善之地便是性欲爲善便是情能爲善便是

才如何先生云上智下愚便是才以堯爲君而有
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亦是才然孟子只云非才
之罪者蓋公都子正問性善孟子且答他正意不
暇一一辨之又恐失其本意如萬章問象殺舜事
夫堯已妻之二女烝爲賓主當是時已自近君豈
復有完廩浚井之事象欲使二嫂治棲當是時堯
在上象還自度得若道殺却舜後取其二女堯便予
得否必無此事然孟子未暇與辨且答這下意
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亦是才問生而知之要學否先
生曰生而知固不待學然聖人必須學

先生與司馬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
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爲能受盡
言儘人作逆終不怒便是好處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爲者願爲
光說一人先生曰相公何爲若此言也如當初泛
論人才却可今既如此某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
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一云先本

生曰某不說

先進後進如今人說前輩後輩先進於禮樂謂舊時
前輩人於禮樂在今觀之以爲朴野後進於禮樂

謂今晩進之人於禮樂在今觀之以爲君子
者文質彬彬之名蓋周末文盛故以前人爲野而
自以當時爲君子不知其過於文也故孔子曰則
吾從先進
孔門弟子善問真窮到底如問鄉人皆好之何如曰
未可也便又問鄉人皆惡之何如又說足食足兵
民信之矣便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纔
說去兵便問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自非聖
人不能答便云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不
是孔子弟子不能如此問不是聖人不能如此答

禮記儒行經解全不是
大之語非孔子之言然亦不害義理恰限易便只潔靜精微了却詩便只溫柔敦
厚了却皆不是也
祭法如夏后氏郊鯀一片皆未可據
問聖人有爲貧而仕者否曰孔子爲乘田委吏是也
又問或云乘田委吏非爲魯司寇便是爲兆先生曰乘
田委吏却不是爲兆
（六字云甫人云先生子監之命不受是固也除國）
此相勉某答云待飢餓不能出門戶時當別相度

荀揚性已不識。更說甚道。

鄒文學問孟子還可爲聖人否。曰未敢便道佗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又問孟子書中有不是處否。曰只是門人錄時錯一兩字。如說大人則藐之。夫君子毋不敬。如有心去藐佗人。便不是也。更說夷惠處云皆古聖人。須錯字。若以夷惠爲聖之清聖之和則可。便以爲聖人則不可。看孟子意必不以夷惠爲聖人。如伊尹又別。初在畎畝歌湯使人聘之曰我何以湯之幣聘爲哉。是不肯仕也。及湯盡禮然後翻然而從之。亦是聖之時。如五就湯五就桀自是後來事。蓋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爲心。所以五就桀不得不如此。

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明道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及後來逐不附已者。獨不然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張戩辈於政事堂與介甫爭辨事。因舉經語引證。介甫乃曰。安石却不會讀書。賢却會讀書。戩不能答。

先生因云。却不向道。只這箇便是不會讀書。

佛家有印證之說。極好笑。豈有我曉得這箇道理後。

因佗人道是了方是佗人道不是便不是又五祖令六祖三更時來傳法如期去便傳得安有此理謝良佐與張繹說某到山林中靜處便有喜意覺著此不是先生曰人每至神廟佛殿處便敬何也則是每常不敬見彼乃敬若還常敬則到佛殿廟宇亦只如此不知在閑處時此物安在直到靜處乃覺繹言伊云只有這些子已覺先生曰這回比舊時煞長進這些子已覺固是若謂只有這些子却未敢信胡本註云朱子攏親見謝先生云某未嘗如此說恐傳錄之誤也憂空桑兩意惟其能虛中所以能憂空皆殖便生計較纔計較便是不受命不受命者不能順受正命也呂與叔解作如貨殖先生云傷記中言子貢貨殖處亦多此子貢始時事

萬物皆有良能如每常禽鳥中做得窠子極有巧妙處是佗良能不待學也人初生只有喫乳一事不是學其佗皆是學人只爲智多害之也

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危言不安微言精微惟其如此所以要精一惟精惟一者只要精一之也精之一之始能允執厥中中是極至處或云介甫說以一守以中行只爲要事事分作兩處

詩小序便是當時國史作如當時不作雖孔子亦不能知況子夏乎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如二南之詩及大雅小雅是當時通上下皆用底詩蓋是脩身治家底事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淑女即后妃也故言配荇菜以興后妃之柔順左右流之左右者隨水之貌左右采之者順水而采之左右芼之左右芼之者順水而芼之皆是言荇菜柔順之貌以興后妃之德琴瑟友之鍾鼓樂之言后妃之配君子和樂如此也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自是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也此一行甚分明人自錯解却

口目耳鼻四支之欲性也然有分焉不可謂我須要得是有命也仁義禮智天道在人賦於命有厚薄是命也然有性焉可以學故君子不謂命則以學文便是讀書人生便知有父子兄弟須是先盡得孝弟然後讀書非謂已前不可讀書

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禮以和為貴故先王之道以此為美

而小大由之。然却有所不行者。以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故亦不可行也。

望道而未之見。言文王視民如傷。以紂在上。望天下有道而未之見。湯執中。武王不泄邇。非謂武王不能執中。湯却泄邇。蓋各因一件事言之。人謂各舉其最盛者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魯得用天子禮樂。使周公在必不肯受。故孔子曰周公之衰乎。孔子以此爲周公之衰。是成王之失也。

介甫謂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非也。臣子身上没分外過當底事。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言曾子爲孝。一部論語。於孝也。

明峻德。只是說能明峻德之人。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蓋先尊賢。然後能親親。夫親親固所當先。然不先尊賢。則不能知親親之道。禮記言克明峻德。顧諟天之明命。皆自明也者。皆由於明也。

章百姓。百姓只是民。凡言百姓。數皆只是民。百官族姓。已前無此說。

陳平只是幸而成功。當時順却諸呂。亦只是畏死。漢之君臣當恁時豈有樸實頭爲社稷者。使後來少

主在事變却時他也則隨却如令周勃先入北軍陳平亦不是推功讓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先試難也其謀甚拙其後成功亦幸如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

周勃當時初入北軍亦甚拙何事令左袒則甚忽然當時皆右袒後還如何當時已料得必左袒又何必更號令如未料得豈不生變只合驅之以義管他從與不從

韓信初亡蕭何追之高祖如失左右手却兩日不追及蕭何反問之曰何亡也曰臣非亡乃追亡者也

當時高祖豈不知此一人乃肯放與項羽兩日不追耶乃是蕭何與高帝二人商量做來欲致韓信之死爾時史官已被高祖瞞過後人又被史官瞞惜乎韓信與項羽諸葛亮與司馬仲達不曾合戰更得這兩箇戰得幾陣不妨有可觀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夜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便是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底事便做是使。不知
煞有誤人處。

先生在講筵嘗無錢使。諸公因問必是俸給大段不
足。後乃知到任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户部問不支
俸錢。户部索前任曆子。舊例初入京官時用下狀出給料錢曆其意謂朝廷起我便當廩人繼粟與人繼肉也遂令户部自爲出券曆。户部只欲與折支。諸公
又理會館閣尚請見錢。豈有經筵官只請折支。又
檢例已無崇政殿說書多時。户部遂定已前未請
者只與折支。自後來爲始支見錢。先生後自浩叟

歸。復官半年不曾請俸糧料院吏人忽來索請券
狀子。先生云自來不會寫狀子。受事人不去。只令
子弟錄與受官月日。

先生在經筵時與趙侍郎范純甫同在後省行見曉
示至節令命婦進表賀太皇及太后太妃。趙范更
問備辨。因問先生。先生云某家無命婦二公悵然
問何不叙封。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
受命。豈有今日乃爲妻求封之理。其夫人至今無封號問今
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爲本分者不不一作
爲害。先生曰只爲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却。

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卦父祖如何。先生曰。
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
范堯夫爲蜀漕。成都帥死。堯夫權府。是時先生隨侍
過成都。堯夫出送。先生已行二里。急遣人追及之。
回至門頭僧寺相見。堯夫因問先生在此有何所
聞。先生曰。聞公嘗言。當使三軍之士。知事帥君如
事父母。不知有此語否。堯夫愕然疑其言非是。先
生曰。公果有此語。一國之福也。堯夫方喜。先生却
云。恐公未能使人如此。堯夫再三問之。先生曰。只
如前日公權府。前帥方死。便使使佗。百千張樂大排

此事當時莫可罷。堯夫云。便是純仁當時不就席。
只令通判坐。先生曰。此尤不是。堯夫驚愕。即應聲
曰。悔當初只合打散便是。先生曰。又更不是。夫小
人心中只得些物事。時便喜。不得便不足。佗既不
得物事。却歸去思量。因甚不得此物。元來是爲帥
君。小人須是切已。乃知思量。若只與佗物事。佗自
歸去。豈更知有思量。堯夫乃嗟嘆曰。今日不出。安
得聞此言。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叟不可得。一日某與持國范夷
叟泛舟于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

謂見大資。其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已。其
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是甚道
理。夷叟云。只爲正叔（一作太執）求薦章。常事也。其
云。亦然。只爲魯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
人如此。持國便服。
先生初受命。便在假。欲迤邐尋醫。既而供職。問人尹
焞深難之。謂供職非是。先生曰。新君即位。首蒙大
恩。自二千里放回。亦無道理不受。某在先朝則知
其者也。當時執政大臣皆相知。做不當如此受。今
則皆無相知。朝廷之意。只是憐其貧。不曾飢餓於

我土地。某須領。佗朝廷厚意。與受一月料錢。然官
則某必做不得。既已受佗誥。却不供職。是與不受
同。且略與供職數日。承順佗朝廷善意了。然後惟
吾所欲。
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佗底。不得吏人
押申轉運司狀。某不曾簽。國子監自繫。臺自臺。
繫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簽首倒申外
司之理。只爲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
得恁地。須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
至禮樂不興。自然住不得。夫禮樂豈玉帛之交錯

© 201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鑽鼓之鏗鏘哉今日第一件便如此人不知一似好做作只這些子其便做佗官不得若又做佗底時須一一與理會

謝其曾問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猶謂程公孫謂那邂故)先生答云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至情(一作厚)不敢疑孟子既知繫之(一作天)安用尤臧氏因問邢七雖爲惡然必不到更傾先生也先生曰然邢七亦有書到其云屢於擁宰處言之不知身爲言官却說此話未知傾與不傾只合救與不救便在其間又問邢七又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也

先生云某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氣味深長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

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大率上一交皆是師保之任。足以當此交也

若要不學佛。須是見得佗小便自然不學。

文中子未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

文中子言封禪之費。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此言極好。古者封禪非謂誇治平。乃依本分祭天地。後世便把來做一件事。誇底事。如周頌告成功。乃是陳先王功德。非謂誇自己功德。

文中子續經甚謬。恐無此。如續書始於漢。自漢已來制詔又何足記。續詩之備六代。如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之詩又何足采。

韓退之言孟子醇乎醇此言極好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言荀揚大醇小疵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

韓退之言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此言却好只云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便亂說只如原道一篇極好退之每有一兩處直是搏得親切似知道然却只是搏也

問文中子謂諸葛亮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諸葛亮可以當此否先生曰禮樂則未敢望他只是諸葛已近王佐又問如取劉璋事如何先生曰只有這一事大不是便是計較利害當時只爲不得此則無以爲資然豈有人特地出迎他却於坐上執之大段害事只是箇爲利君子則不然只一箇義不可便休豈可苟爲又問如湯兼弱攻昧如何先生曰弱者兼之非謂拜兼取他只爲動他與之相兼也昧者乃攻亂者乃取亡者乃侮

張良亦是箇儒者進退間極有道理人道漢高祖能用張良却不知是張良能用高祖良計謀不妄發

發必中。如後來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祖必從。使之左便左。使之右便右。豈不是良用高祖乎。良本不事高祖。常言爲韓王送沛公。觀良心只是爲天下。且與成就却事。後來與赤松子遊。只是箇不肯事高祖如此。

五德之運却有這道理。凡事皆有此五般。自小至大不可勝數。一日言之便自有一日陰陽。一時言之便自有一時陰陽。一歲言之便自有一歲陰陽。一紀言之便自有一紀陰陽。氣運不息。如王者一代又是一箇大陰陽也。唐是土德。便以河患本朝火德多水火作災。蓋亦有此理。只是須於這上有道理。如關朗卜百年事最好。其間須言如此處之則吉。不如此處之則凶。每事如此。蓋雖是天命。可以人奪也。如仙家養形以奪既衰之年。聖人有道以延已衰之命。只爲有這道理。

或云。尋常觀人。出辭氣便可知人。先生曰。亦安可盡。昔橫渠嘗以此觀人。未嘗不中。然某不與他如此。後來其弟戩亦學佗如此。觀人皆不中。此安可學。

觀蔡問文字氣象。只是戰國時人作。謂之三墳書則非也。道理却總是。想當時亦須有來歷。其間只是

氣運使不得。錯不錯未說。就使其法不錯亦用不得。除是堯舜時十日一風五日一雨始用得。且如說潦旱。今年運氣當潦。然有河北潦江南旱時。此且做各有方氣不同。又却有一州一縣之中潦旱不同者。怎生定得。

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自有許多道理。何嘗忘為。夫事外無心。心外無事。世人只被為物所役。便覺萬事多。若物各付物。便役物也。世人只為一齊在那昏惑迷暗海中。拘滯執泥。坑壞便事。事轉動不得。沒著身處。

莊子齊物。夫物本齊。安俟汝齊。凡物如此多般。若要齊時。別去甚處下脚手。不過得推一箇理一也。物未嘗不齊。只是你自家不齊。不干物不齊也。

先生在經筵。聞禁中下後苑作坊。取金水桶貳隻。因見潞公問之。潞公言無。彦博曾入禁中。見只是朱紅。無金爲者。某遂令取文字示潞公。潞公始驚悔。某當時便令問。欲理會却。聞得是長樂宮。後已當時恐是皇帝閤中。某須理會。

先生舊在講筵。說論語南容三復白圭處。內臣貼却容字。因問之。內臣云是上舊名。先生講罷。因說適

來臣講書見內臣貼却客字夫人主處天下之尊
居億兆之上只嫌怕人尊奉過當便生驕心皆是
左右近習之人養成之也嘗觀仁宗時宮嬪謂正
月爲初月蒸餅爲炊餅皆此類請自後只諱正名
不諱嫌名及舊名纔說了次日豫宰老講論語讀
子畏於匡爲正先生云且著箇地名也得子畏於
正是甚義理又講君祭先飯處因說古人飲食必
祭食穀必思始耕者食菜必思始圃者先王無德
不報如此夫爲人臣若不思所以報其君凡勤
得爵祿來處乃得於君也必思所以報其君凡勤
勤盡忠者爲報君也如人主所以有崇高之位者
蓋得之於天與天下之人共戴也必思所以報民
古之人君視民如傷若保赤子皆是報民也每講
一處有以開導人主之心處便說始初內臣宮嬪
門皆執筆在後抄錄後來見說著佞人之類皆惡
之呂微仲使人言今後且刻可傷觸人范堯夫云
但不道著名字儘說不妨
或問橫渠言聖人無知因問有知先生曰纔說無知
便不甚是聖人當人不問時只與木石同也
先生云呂與叔守橫渠學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

從纔有說了更不肯回
蘇炳錄橫渠語云香聲橫渠云香與聲猶是
有形隨風往來可以斷續猶爲麤耳不如清水今
以清冷水置之銀器中隔外便見水珠曾何漏隙
之可通此至清之神也先生云此亦見不盡却不
說此是水之清銀之清若云是水因甚置磁椀中
不如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周伯忱本

問左氏言子路助衛輒觀其學已升堂肯如是否曰子路非助輒只爲孔悝陷於不義欲救之耳蓋前賢不用君父之命而入立强盟孔悝孔悝不合從之故也曰子路當時可以免難否曰不可免問左傳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其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聲隅問其如何看荅之曰有兩句法云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又問公穀如何曰又次於左氏左氏即是丘明否曰傳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無丘明字.不可考.
問此之謂自慊.與吾何慊乎哉之慊.同否.曰慊字則
一也.不足謂之慊.動於中亦謂之慊.看用處如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門人張繹錄

師說

宣仁山陵程子往赴呂汲公爲使時朝廷以館職授子子固辭公謂子曰仲尼亦不如是程子對曰公何言哉某何人而敢比仲尼雖然某學仲尼者於仲尼之道固不敢異公以謂仲尼不如是何也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魯不用則亦已矣子未及對會殿帥笛公至子辟之幕府見公壻王讜讜曰先生不亦甚乎欲朝廷如何處先生也子曰且如朝廷議北郊所議不合禮取笑天下後世豈不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一程某亦嘗學禮何爲而不問也讜曰北郊如何曰此朝廷事朝廷不問而子問之非可言之所也其後有問汲公所言陳恒之事是歟曰於傳仲尼是時已不爲大夫公誤言也

呂汲公以百鍊遺子辭之時子族兄子孫在旁謂子曰勿爲已甚姑受之子曰公之所以遺某者以某貧也公位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某貧也天下貧者亦衆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殿帥韋公問程子曰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程子對曰且如幽陵事苟得專處雖永安尉可也

程子曰古之學者易今之學者難古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有文章以養其目聲音以養其耳威儀以養其四體歌舞以養其[illegible]義理以養其心今則俱亡矣惟義理以養其心爾可不勉哉

范公堯夫攝帥成都程子將告歸別焉曰願少留某將別子曰既別矣何必復勞輿衛遂行公使人要於路曰願一見也既見曰先生何以教我子曰公嘗言爲將帥當使士卒視己如父母然後可用公曰然子曰公言是也然公爲政不若是

何也公曰可得聞與子曰舊帥新亡而公張樂大饗將校於府門是教之視帥如父母乎曰亦疑其不可故使屬官攝主之也子曰是尤不可也公與舊帥同僚也失同僚之義其過小屬官於主帥其義重曰發饗而頒之酒食何如曰無頒也武夫視酒食爲重事弗頒則必思其所以而知事帥之義乃因事而教也公曰若從先生言而不來則不聞此矣其喜聞義如此

程子在講筵執政有欲用之爲諫官者子聞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于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爲

功一作巧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見羿得盡其而用舍羿不恤也某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

謝氏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程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子弗荅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爲人師而試之必爲此媪笑也湜遂不行一本云湜云謝湜求見者三不許因陳經正以請先生曰其來問易遂爲說以獻貴人注云獻蔡卞如用不能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何也公曰可得聞與子曰舊帥新亡而公張樂大饗將校於府門是教之視帥如父母乎曰亦疑其不可故使屬官攝主之也子曰是尤不可也公與舊帥同僚也失同僚之義其過小屬官於主帥其義重曰發饗而頒之酒食如何曰無頒也武夫視酒食爲重事弗頒則必思其所以而知事帥之義乃因事而教也公曰若從先生言而不來則不聞此矣其喜聞義如此程子在講筵執政有欲用之爲諫官者子聞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于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爲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傍道之以轂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灰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作巧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某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

謝氏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子弗荅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爲人師而試之必爲此媕笑也湜遂不行云湜謝湜求見者三不許因陳經正以請先生曰其來問易遂爲說以獻貴人注云獻蔡卞如用一本云湜不能用

HOST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謝悟見程子。子留語。因請曰今日將沐。子曰豈無佗日。曰今日吉也。子曰豈爲士而惑此耶。曰悟固無疑矣。在巳庸何卹。第云不利父母。子曰有人呼於市者曰毀瓦劃墁則利父母也否則不利父母。子曰此狂人之言也。何可信。然則子所信者亦狂言爾。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畜積。雖勤亦無補矣。繹曰。先生豈少受氣之薄而後爲保生耶。抑欲爲深恥耳。

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

程子與客語爲政。程子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食其力。老則屠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半牛之價。復稱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耕矣。且安得芻粟養無用之牛乎。子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爲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善俗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蝗虫之災。皆不善之致也。

邵堯夫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事亦衆矣。子能

盡知邪。子曰。天下之事。其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是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子曰。既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悵然曰。何謂也。子曰。既知。堯夫曰。子以爲起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堯後知。堯夫曰。子以爲起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堯夫嘿推也。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夫瞿然稱善。

張子厚罷太常禮院歸關中。過洛而見程子。子曰。比太常禮院所議可得聞乎。子厚曰。大事皆爲禮房檢正所奪。所議惟小事爾。子曰。小事謂何。子厚曰。如定謚及龍女衣冠。子曰。龍女衣冠如何。子厚曰。當依夫人品秩。鍇龍女本封善濟夫人。子曰。其則不然。既曰龍。則不當被人衣冠。矧大河之塞。本上天降祐。宗廟之靈。朝廷之德。而吏士之勞也。龍何功之有。又聞龍有五十三廟。皆曰三娘子。一龍邪。五十三龍邪。一龍則不當有五十三廟。五十三龍則不應盡爲三娘子也。子厚默然。

韓持國帥許。程子往見。謂公曰。適市中聚浮圖何也。公曰。爲民祈福也。子曰。福斯民者不在公乎。韓公持國使掾爲亭。成而遠已生其前。蓋掾盆植而置之。公甚喜。程子曰。斯可惡也。使之爲亭而更爲

PREVIEW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此以說公非端人也公曰奈何人見之則喜
韓公持國與范公彝叟程子為汝舟之游典謁白有
士人堅欲見公程子曰是必有故彝見之頃之邊
歸程子問客何為者曰上書子曰言何事曰求薦
爾子曰如斯人者公鄙一無薦矣為國薦賢自當
求人豈可使人求也公曰子不亦甚乎范公亦以
子為不通子曰大抵今之大臣好人求已故人求
之如不好人豈欲求怒邪韓公遂以為然
韓持國罷門下侍郎出帥南陽已出國門程子往見
之子時在講筵公驚曰子來見我乎子亦危矣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曰只知履安地不知其危坐頃之公不言子曰
公有不豫色何也公曰在維固無足道所慮者賊
兄婿之憂耳子曰領帥南陽兄婿何所憂公悟曰
正為定力不固耳
謝公師直與程子論易程子未之許也公曰昔與
淳亦謂景溫於春秋則可易則未也程子曰以其
觀之二公皆深於易者也公曰何謂也子曰以監
司論學而主簿敢以為非為監司者不慊為主簿
者敢言非深於易而何
張閎中以書問易傳不傳及曰易之義本起於數程

子荅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冀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老耄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患無受之者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也又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予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

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日訪予欵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瑕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蜀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焰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有量如此

程子過成都時轉運判官韓宗道議減役至三大戶亦減一人焉子曰只聞有三大戶不聞兩也宗道曰三亦可兩亦可三之名不從天降地出也子曰乃從天降地出也古者朝有三公國有三老三人

占則從二人之言。三人行則必得我師焉。若止兩大戶。則一人以爲是。一人以爲非。何從而決。三則從二人之言矣。雖然。近年諸縣有使之分治者。亦失此意也。

繹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程子之盩厔。時樞密趙公瞻持喪居邑中。杜門謝客。使侯隱語子以釋氏之學。子曰。禍莫大於無類。釋氏使人無類可乎。隱以告趙公。公曰。天下知道者少。不知道者衆。自相養。何患乎無類也。若天下盡爲君子。則君子將誰使。侯子以告。程子曰。豈不欲人人盡爲君子哉。然則人類之存。不賴於聖賢而賴於下愚也。趙公聞之。笑曰。程子未知佛道弘大耳。程子曰。釋氏之道誠弘大。吾聞傳者以佛逃父入山。終能成佛。若儒者之道。則當逃父時。已誅之矣。豈能俟其成佛也。

韓公持國與程子語。歎曰。今日又暮矣。程子對曰。此常理。從來如是。何歎爲。公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

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子曰不能則去可也

附師說後

幽王失道始則萬物不得其性而後恩衰於諸侯以及其九族其甚也至於視民如禽獸（魚藻之什其序如此）孔子之時諸侯甚强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禮雖甚廢壞然未泯絶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義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絶而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爲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爲王則獨夫而已矣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絶於

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行而已矣。

不動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動者。有以義制心而不動者。此義也。此不義也。義吾所當取。不義吾所當舍。凡有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

此以義制心者也。義在我由而行之。從容自中。非勇者所以敵彼者也。苟爲造道而心不動焉。則所以敵物者不賴勇而裕如矣。

有所制也。此不動之異。

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而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

書言天敘天秩。天有是理。聖人稽而行之。所謂道也。

聖人本天。釋氏本心。

忠者無妄之謂也。忠。天道也。怒。人事也。忠爲體。怒爲用。忠怒違道不遠。非一以貫之之忠怒也。

眞近誠。誠者無妄之謂。

氣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氣昏而塞之耳。孟子所以養氣者。養之至則清明純全。而昏塞之患去矣。或曰養心。或曰養氣。何也。曰

養心則勿害而已養氣則在有所帥也
賤妾得進御於君是其階忽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
也乃能謹於抱衾與裯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至
矣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
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戚賊之以滅天耳
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
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
有欲亂之人而無與亂者則雖有強力弗能為也今
有劫人以殺人者則先治劫者而殺者次之將以
垂訓於後世則先殺者而後劫者春秋書鄭公子
歸生弒其君夷是也
諸葛瑾使蜀其弟亮與瑾非公會不覿亮之處瑾為
得矣使吳知瑾如備之遇亮復何嫌而不得悉兄
弟之懽也
春秋喪昏無譏蓋日月自見不必譏也唯哀姜以禮
中納幣則重疊譏之曰逆婦曰夫人至恐後世不
以為非也佗皆曰逆女此獨云婦而又不曰夫人
蓋已納幣則為婦違理而昏則不可謂之夫人
眞而諒猶大信不約也

智出於人之性人之爲智或入於巧僞而老莊之徒
遂欲棄智是豈性之罪也哉善乎孟子之言所惡
於智者爲其鑿也
孔子之時道雖不明異端之害未甚故其論伯夷
也以德孟子之時道益不明異端之害滋深故其
論伯夷也以學道未盡乎聖人則推而行之必有
害矣故孟子推其學術而言之也夫闢邪說以明
先王之道非拔本塞源不能也
青蠅詩言樊棘榛言二人四國自樊而觀之則樊爲
近而棘榛爲遠自二人而觀之則二人爲小而四
國爲大讒人之情常欲汙白以爲黑也而其言不
可以直達故必營營往來或自近而至於遠或自
小而至於大然後其說得行矣
文王之德正與天合明于下者乃赫赫于上者也
孟子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有忠矣而行之以恕
則以無我爲體以恕爲用所謂强恕而行者知以
己之所好惡處人而已未至於無我也故已欲立
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所以爲仁之方也
富文忠公辭疾歸第以其俸券還府府受之先生曰
受其納券者固無足議然納者亦未爲得也留之

而無請可矣。

名分正則天下定。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道之所在。微道之體也。心與道渾然一也。對放其良心者言之則謂之道心。放其良心則危矣。惟精惟一。所以行道也。

伊川先生病革。門人郭忠孝往視之。子瞑目而卧。忠孝曰。夫子平生所學。正要此時用。子曰。道著用便不是。忠孝未出寢門而子卒。（一本作或人。仍載尹子之言曰。非忠孝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一　伊川先生語八上

伊川雜錄　宜興唐棣彥思編

棣初見先生問學如何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此一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

先生曰古人有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以養其四體今之人只有理義以養心又不知求

又問如何是格物先生曰格至也言窮至物理也又問如何可以格物曰但立誠意去格物其遲速却在人明暗也明者格物速暗者格物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先生曰孔子弟子顏子而下有子貢伯温問子貢後人多以貨殖短之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世之豐財但此心未去耳周棨字伯温先見

潘子文問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如何曰此爲子路入聖人之門有不和處伯温問子路既於聖人之門有不和處何故學能至於升堂曰子路未見聖人時乃暴悍之人雖學至於升堂終有不和處潘旻文字子

先生曰古人有言曰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一日有所得何止勝讀十年書也嘗見李初平問周茂叔云某欲讀書如何茂叔曰公先生語子良曰納拜之禮不可容易非已所尊敬有德義服人者不可余平生只拜二人其一呂申公其一張景觀奉議也昔有數人同坐說一人短其問有二人不說問其故其一曰某曾受他拜其一曰某曾拜他其一曰初見周茂叔爲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上大風起說大畜卦一作說風大小畜卦君既乃起曰某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某却當納拜茂叔走避君既此一事亦過人謝用休問當受

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謝天申字用休温州人

先生曰曾見韓持國說有一僧甚有所得遂招來相見語甚可愛一日謁之其僧出暫憩其室見一老行遂問其徒曰爲誰曰乃僧之父今則師孫也因問僧如何待之曰待之甚厚凡晚參時必曰此人老也休來以此遂更不見之父子之分尚已顛倒矣

先生曰祭祀之禮難盡如古制但以義起之可也富公問配享先生司合并用元妃配享用宗子之所出又問祭用三獻何如曰公是上公之家三獻太薄古之樂九變乃是九獻曰兄弟可爲昭穆否曰國家弟繼兄則是繼位故可爲昭穆士大夫則不可

棣問禮記言有忿懥憂患恐懼好樂則心不得其正如何得無此數端曰非言無只言有此數端則不能正心矣又問聖人之言可踐否曰苟不可踐何足以垂教萬世

伯温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曰但將聖人言語玩味久則自有所得當深求於論語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荅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

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耳若能於論孟中深求
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又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邃曰顏子所以大過
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棣問
去驕吝可以爲屢空否曰然驕吝最是不善之總
名驕只爲有已吝如不能改過亦是吝
伯温又問心術最難如何執持曰敬
棣問看春秋如何看先生曰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
聲隅問某如何看某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
別傳之眞僞

先生曰史記載宰予被殺孔子羞之當疑田氏不敗
無緣被殺若爲齊君而死是乃忠義孔子何羞之
有又觀左氏乃是闞止爲陳恒所殺亦字子我謬
誤如此
用休問夫子賢於堯舜如何子曰此是說功堯舜治
天下孔子又推堯舜之道而垂教萬世門人推尊
不得不然伯温又問堯舜非孔子其道能傳後世
否曰無孔子有甚憑據
子文問師也過商也不及如論交可見否曰氣象間
亦可見又曰子夏子張皆論交子張所言是成人

之交。子夏是小子之交。又問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如何。曰毋友不忠信之人。

棣問使孔孟同時。將與孔子爺駕。雖顏子亦未達一間耳。顏學孔子耶。曰安能爺駕。雖顏子亦未達一間耳。顏孟雖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昔孫莘老嘗問顏孟優劣。荅之曰不必問。但看其立言如何。凡學者讀其言便可以知其人。若不知其人是不知言也。

又問大學知本。止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何也。曰。且舉此一事。其他皆要知本。聽訟則必使無訟是本也。

李嘉仲問。裁成天地之道。不能自成。須聖人裁成輔相天地之宜。如歲有四時。聖人春則教民播種。秋則教民收穫。是裁成也。教民耡耘灌溉。是輔相也。又問以左右民如何。古之盛時。未嘗不教民。故立之君師。設官以治之。周公師保萬民。與此卦言左右民皆是也。後世未嘗教民。任其自生自育。只治其鬬而已。

（李處遯字嘉仲）

張思叔問賢賢易色如何。曰見賢即變易顏色。愈加

恭敬。

棣問春秋書王如何曰聖人以王道作經故書王范文甫問杜預以謂周王如何曰聖人假周王以見意棣又問漢儒以謂周王加正月上是正朔出於天子如何曰此乃自然之理不書春王正月將如何書此漢儒之惑也

先生將傷寒藥與兵士因曰在壻所與莊上常合藥與人有時自笑以此濟人何其狹也然只做得這箇事

思叔告先生曰前日見教授夏侯旉甚歎服曰前時來相見問後極說與他來既問却不肯他好惡須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與之學之久深習深不是盡說力抵介甫無緣得他覺悟亦曾說介甫不知事君道理觀他意思只是要樂子之無知如上表言秋水既至因知海若之無窮大明既升豈宜爝火之不息皆是意思常要已在人主上自古主聖臣賢乃常理何至如此又觀其說魯用天子禮樂云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為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乃大段不知事君大凡人臣身上豈有過分之事凡有所為皆是臣職所當為之事也介甫平居事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想亦洋洋自得

以爲孝有餘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事惟是孟子知之說曾子只言事親若曾子可矣不言有餘只言可矣唐子方作一事後無聞焉亦自以爲報君足矣當時所爲蓋不誠意嘉仲曰陳瓘亦可謂難得矣先生曰陳瓘却未見其已夏俊雄字節夫伯温問西狩獲麟已後又有二年經不知如何曰是孔門弟子所續當時以謂必能盡得聖人作經之意及再三考究極有失作經意處

仲問表記言仁右也道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如何曰本不可如此分別然亦自有

莫是有輕重否曰却是有陰陽也此却是儒者說話如經解只是弄文墨之士爲之

又問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亦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須是合四人之能又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然而論大成則不止此如今之成人則又其次也

又問介甫言堯行天道以治人舜行人道以事天如何曰介甫自不識道字道未始有天人之別但在天則爲天道在地則爲地道在人則爲人道如言堯典於舜丹朱共工驩兜之事皆論之未及乎升

黜之政至舜典然後禪舜以位四罪而天下服之類皆堯所以在天下舜所以治是何義理四凶在堯時亦皆高才職事皆脩堯如何誅之然堯已知其惡非堯亦不能知也及堯一旦舉舜於側微使四凶北面而臣之四凶不能堪遂逆命鯀功又不成故舜然後遠放之如果刑言遏絶苗民亦只是舜乳安國誤以為堯

又問伯夷叔齊逃是否曰讓不立則可何必逃父邪叔齊承父命尤不可逃也又問中子之立是否曰安得是只合招叔夷一作齊歸立則善伯温曰孔子稱之曰仁何也曰如讓國亦是清節故稱之曰仁如與季札是也札讓不立又不為立賢而去卒有殺僚之亂故聖人於其來聘書曰吳子使札來聘去其公子言其不得為公子也

嘉仲問否之匪人曰泰之時天地交泰而萬物生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人道也至否之時天地不交萬物不生無人道矣故曰否之匪人

亨仲問自反而縮如何曰縮只是直又問曰此宮黜似子夏孟施舍似魯子如何曰北宮黜之養勇也必為而已未若舍之能無懼也無懼則能守約也

子夏之學雖博然不若曾子之守禮爲約故以黜
似子夏舍似魯子也
棣問考仲子之宮非與曰聖人之意又在下句見其
初獻六羽也言初獻則見前此八羽也春秋之書
百王不易之法三王已後相因既備周道衰而聖
人慮後世聖人不作大道遂墜故作此一書此義
門人皆不得聞惟顏子得聞嘗語之曰行夏之時
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也此書乃文質
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也
范季平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曰仁即道也百善之首也苟能學道則仁在其中
矣亭仲問吾與女弗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
亭仲問吾與女弗如也之與比吾與點也之與如何
曰與字則一般用處不同孔子以爲吾與女弗如
者勉進學者之言使子貢踰聖人之言則知勉進
已也不踰其善則以爲聖人尚不可及不能勉進
則謬矣
棣問紀裂繻爲君逆女何如曰逆夫人是國之重事
使卿逆亦無妨先儒說親逆甚可笑且如秦君娶
於楚豈可越國親迎耶所謂親逆者迎於館耳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王迎於渭亦不是出彊遠迎周國自在渭傍先儒以此遂泥於親迎之說直至謂天子須親迎況文王親迎之時乃爲公子未爲君也

貴一問齊王謂時子欲養弟子以萬鍾而使國人有所矜式孟子何故拒之曰王之意非尊孟子乃欲賂之爾故拒之

用休問温故而知新如何可以爲師曰不然只此一事可師如此等處學者極要理會得若只指認温故知新便可爲人師則窄狹却氣象也凡看文字非只是要理會語言要識得聖賢氣象

盍各言爾志而由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顔子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觀此數句使見聖賢氣象大段不同若讀此不見得聖賢氣象他處也難見學者須要理會得聖賢氣象

嘉仲問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先生曰非是言武王之樂未盡善言當時傳舜之樂則盡善盡美傳武王之樂則未盡善耳

先生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非是三月本是音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勝質則史史乃周室存史胥徒之史史謂文籍之官故曰史掌官書以貢治文雖多而不知其意文勝正如此也

又曰學者須要知言

同伯温見問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如何曰不違處只是無纖毫私意下同作發有少私意便是不仁又問博施濟衆何故仁不足以盡之曰既謂之博施濟衆則無盡也堯之治非不欲四海之外皆被其澤遠近有間勢或不能及以此觀之能博施濟衆是聖也又問孔子稱管仲如其仁何也曰但稱

其有仁之功也管仲其初事子糾所事非正春秋書公伐齊納糾稱糾而不稱子糾不當立者也不當立而事之失於初也無死與人同事而死之理也知始事之爲非而改之義也召忽之死正也管仲之不死權其宜可以無死也故仲尼稱之曰如其仁謂其有仁之功也使管仲所事子糾正而不死後雖有大功聖人豈復稱之耶若以爲聖人不觀其死不死之是非而止稱其後來之是非則甚害義理也又問如何是仁曰只是一箇公字學者問仁則當教他將公字

思量。

又問鄭人來渝平。曰。更成也。國君而輕變其平。反復可罪。又問終隱之世何以不相侵伐。曰。不相侵伐固足稱。然輕欲變平。是甚國君之道。

又問宋穆公立與夷。是否。曰。大不是。左氏之言甚非。穆公却是知人。但不立公子馮。是其知人處。若以其子享之爲知人。則非也。後來卒致宋亂。宣公行私惠之過罪作也。

先生曰。凡看語孟。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已。不可只作一場說話。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

棣問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如何。曰。孔子退省其中心。亦足以開發也。又問豈非顏子見聖人之道無疑歟。曰。然也。孔子曰。唯。其他門人便須辯問也。

又問祭如在。言祭祖宗。祭神如神在。則言祭神如神在也。曰。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恭敬。又問祭起於聖人制作以教人否。曰。非也。祭先本天性。如豺有祭。獺有祭。鷹有祭。皆是天性。豈有人而不如物乎。聖人因而裁成禮法以教人耳。又問今

人不祭高祖如何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其家
却祭高祖又問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如
何曰此是禮家如此說又問今士庶家不可立廟
當如何也庶人祭於寢今之正廳是也凡禮以義
起之可也如富家及士置一影堂亦可但祭時不
可用影又問用主如何曰白屋之家不可用只用
牌子可矣如某家主式是殺諸侯之制也大凡影
不可用祭若用影祭須無一毫差方可若多一莖
鬚便是別人

棣又問克己復禮如何是仁曰非禮處便是私意
是私意如何得仁凡
始是仁處

謝用休問入太廟每事問曰雖知亦問敬慎之至又
問旅祭之名如何曰古之祭名皆有義如蒸亦不
可得而知

棣問如儀禮中禮制可考而信否曰信其可信如言
昏禮云問名納吉納幣皆須卜豈有問名了而又
卜苟卜不吉事可已耶若此等處難信也又嘗疑
卜郊亦非不知果如何曰春秋却有卜郊但卜上
辛不吉則當卜中辛又不吉則當便用下辛

不可更卜也如魯郊三卜四卜五卜而至不郊非禮又問三年一郊與古制如何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嘗烝皆人君爲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國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理

用休問北郊之禮曰北郊不可廢元祐時朝廷議行只爲五月間天子不可服大裘皆以爲難行不知郊天郊地禮制自不同天是資始故凡用物皆尚純籍用蒿秸器用陶匏服用大裘是也地則資生安可亦用大裘當時諸公知大裘不可服不知別用一服向日宣仁山陵呂汲公作大使某與坐說話次呂相責云先生不可如此聖人當時不魯如此今先生教朝廷怎生則是答曰相公見聖人不如此處怎生聖人固不可跂及然學聖人者不可輕易看了聖人只如今朝廷一北郊禮不能行得又無一人道西京有程某復問一句也呂公又其婿王某等使問北郊之禮當如何答曰朝廷不曾來問今日豈當對諸公說邪是時蘇子瞻便據吳天有成命之詩謂郊祀同文潞公使謂璧如祭父

毋作一處何害曰此詩冬至夏至皆歌豈不可邪
郊天地又與共祭父母不同也此是報本之祭須
各以類祭豈得同時祀邪
又問六天之說曰此起於讖書鄭玄之徒從而廣之
甚可笑也帝者氣之主也東則謂之青帝南則謂
之赤帝西則謂之白帝北則謂之黑帝中則謂之
黃帝豈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禮言祀
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諸儒附此
說又問周禮之說果如何曰周禮中說祭祀更不
可考證六天之說正與今人說六子是從坤變居

不用之時同也不知乾坤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
之四肢只是一體耳學者大惑也
又問郊天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何
待卜邪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何
謂之天以主宰言之謂之帝以功用言之謂之鬼
神以妙用言之謂之神以性情言之謂之乾
又問易言知鬼神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又問既
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又
問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氣之蒸成耳
又問既有祭則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

人不知此理。纔有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復於廟中求耶。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都不說著。却只於山川外求土人身上討雨露。木土人身上有雨露耶。又問莫是人自興妖。曰。只妖亦無。皆人心興之也。世人只因祈禱而有雨。遂指為靈驗耳。豈知適然。某嘗至泗州。恰值大聖見。及問入曰。如何形狀。一人曰。如此。一人曰。如彼。只此可驗其妄。顧興妖之人。皆若此也。昔有朱定亦嘗來問學。但非信道篤者。曾在泗州守官。值城中火。定遂使兵士舁僧伽避火。其後語定曰。何不舁僧伽在火中。若為火所焚。即是無靈驗。遂可解天下之惑。若火遂滅。因使天下人尊敬可也。此時不做事。待何時。邪。惜乎定識不至此。

貴一問日月有明容光必照。曰。日月之明有本。故凡容光必照。君子之道有本。故無不及也。

用休問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曰。此數句最好。觀子路顏淵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聖人是天地氣象。

孟敦夫問莊子齊物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耶。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

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是莊子見道淺不奈胷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

伯温問祭用祝文否曰某家自來相承不用今待用也又曰有五祀否曰不祭此全無義理釋氏與道家說鬼神甚可笑道家狂妄尤甚以至說人身上耳目口鼻皆有神

同伯温見問至大至剛以直以此三者養氣否曰然又問配義與道如何曰配道言其體配義言其用又問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如何曰知言然後可以養氣蓋不知言無以知道也此是荅公孫丑夫子惡乎長之問不欲言我知道故以知言養氣荅之

又問夜氣如何曰此只是言休息時氣清耳至平旦之氣未與事接亦清只如小兒讀書早辰便記得也又問孔子言血氣如何曰此只是大凡言血氣如禮記說南方之強者是義理之強故君子居之北方人強悍所謂強者是血氣之強故小人居之凡人血氣須要理義勝之

又問吾不復夢見周公如何曰孔子初欲行周公之

道至於夢寐不忘及晚年不遇哲人將萎之時自謂不復夢見周公矣因此說夢便可致思思聖人與衆人之夢如何夢是何物高宗夢得說如何曰此是誠意所感故形於夢又問金縢周公欲代武王死如何曰此只是周公之意又問有此理否曰不問有此理無此理只是周公人臣之意其辭則不可信只是本有此事後人自作文足此一篇此事與舜喜象意一般須詳看舜周公用心處尚書文顛倒處多如金縢尤不可信

高宗好賢之意與易姤卦同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杞生於最高處瓜美物生低處以杞包瓜則至尊逮下之意也既能如此自然有賢者出故有隕自天也後人遂有天祐生賢佐之說

棣問福善禍淫如何曰此自然之理善則有福淫則有禍又問天道如何曰只是理理便是天道也且如說皇天震怒終不是有人在上震怒只是理如此又問今人善惡之報如何曰幸不幸也

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言其體動靜如此智者樂所作凡運用處皆樂仁者壽以靜而壽仁可兼智而智

不可兼仁如人之身統而言之則只謂之身別而言之則有四肢

世間術數多惟地理之書最無義理祖父葬時亦用地理人尊長皆信惟先兄與某不然後來只用昭穆法或問憑何文字擇地曰只昭穆作兩字一眼便是書也但風順地尊處足矣某用昭穆法葬一穴既而尊長召地理人到葬處曰此是商音絶處何故如此下穴某應之曰固知是絶處且試看如何某家至今人已數倍於前矣

在講筵時曾說與溫公云更得范純夫在筵中尤好

溫公彼時一言亦失却道他見修史自有門路某應之曰不問有無門路但筵中須得他溫公問何故某曰自度少溫潤之氣純夫色溫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道人主之意後來遂除侍講

用休問井田今可行否曰豈有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蓋諸草木山上著得許多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

嘉仲問封建可行否曰封建之法本出於不得已柳子厚有論亦窺測得分數秦法固不善亦有不可

變者。罷侯置守是也
伯温問夢帝與我九齡。曰與齡之說不可信。安有壽數而與人移易之理。棟問孔子夢坐奠於兩楹之
間。如何。曰於理有之。
陳貴一問人之壽數。可以力移否。曰蓋有之。棟問如今人有養形者是否。曰然。但甚難。世間有三件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爲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功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爲耳。故關朗有周能過歷秦止二世之說。誠有此理。

棟問孔孟言性不同。如何。曰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故孟子曰是豈人之情也哉。至於不能順其情而悖天理。則流而至於惡。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順也。又問才出於氣否。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稟得至清之氣生者爲聖人。稟得至濁之氣生者爲愚人。如韓愈所言。公都子所問之人是也。然此論生知之聖人。若夫學而知之。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所謂堯舜性之是生知也。湯武反之是

學而知也孔子所言上知下愚不移亦無不移之理所以不移只有二自暴自棄是也又問如何是才曰如材植是也譬如木曲直者性也可以為輪轅可以為梁棟可以為桷桶者才也今人說有才乃是言才之美者也才乃人資質猶性脩之雖至惡可勝而為善又問性如何曰性即理也所謂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又問佛說性如何曰佛亦是說本善只不合將才做緣習又問說死生如何曰譬如水漚亦有些意思又問佛言生死輪廻果否曰此事說有說無皆難須自見得聖人只一句盡斷了故對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佛亦是西方賢者方外山林之士但為愛膏持人說利害其實為利耳其學譬如以管窺天謂他不見天不得只是不廣大

問喪止於三年何義曰歲一周則天道一變人心亦隨以變惟人子孝於親至此猶未忘故必至於再變猶未忘又繼之以一時

伯温問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如何曰盡其心者我自盡其心能盡心則自然知性知天矣如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序言之不得不然其實只能窮理便盡性至命也又問事天曰奉順之一本無之字而已

富公堂語先生曰先生最天下閑人曰某做不得天下閑人相公將誰作天下最忙人曰先生試爲我言之曰禪伯是也曰禪伯行住坐卧無不在道何謂最忙曰相公所言乃忙也今市井賈販人至夜亦息若禪伯之心何時休息

先生堂與一官員一僧同會一官員說條貫既退先生問僧曰曉之否邪僧曰吾釋子不知條貫曰賢將竟作一本三界外事邪天下豈有二理

貴一問與於詩如何曰古人自小諷誦如今人謳唱自然善心生而興起今人不同雖老師宿儒不知詩也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此乃爲伯魚而言蓋恐其未能盡治家之道爾欲治國治天下須先從脩身齊家來不然則猶正墻面而立

或問伯夷叔齊不念舊惡如何曰觀其清處其衣冠不正便望望然去之可謂隘矣疑若有惡矣然却

能不念舊惡故孔子特發明其情武王伐紂伯夷只知君臣之分不可不知武王順天命誅獨夫也問武王果殺紂否曰武王不曾殺紂人只見洪範有殺紂字爾武王伐紂而紂自殺亦須言殺紂也向使紂魯殺帝乙則武王却須殺紂也石曼卿有詩言伯夷恥居湯武干戈地來死唐虞揖讓堆亦有是理首陽乃在河中府虞鄉也問不食周粟如何曰不食祿耳用休問陳文子之清令尹子文之忠使聖人為之則是仁否曰不然聖人為之亦只是清忠

鄉黨忠分明畫出一箇聖人出降一等是自堂而出降階當此時放氣不舒故逞顏色復其位復班位之序過位是過君之虛位享禮有容色此享燕賓客之時有容色者蓋一在於莊則情不通也私覿則又和悅矣皆孔子為大夫出入起居之節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各有用不必云緇衣是朝服素衣是喪服黃衣是蜡服麑是鹿兒裘必有明衣布欲其潔明衣如今涼衫之類緇衣明衣皆惡其文之著而為之也非帷裳必殺帷裳固不殺矣其他衣裳亦殺也吉月必朝服而朝著于在魯致

仕時朝也鄉人儺古人以驅厲氣亦有此理
天地有厲氣而至誠作威嚴以驅之武尚服負版
蓋在車
居敬則自然簡居簡而行簡則似乎簡矣然乃所以
不簡蓋先有心於簡則多却一簡矣居敬則心中
無物是乃簡也
仁者先難而後獲何如曰有爲而作皆先獲也如利
仁是也古人惟知爲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
又問述而不作如何曰此聖人不得位止能述而已
公山弗擾佛肸召子欲往者聖人以天下無不可與
有爲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終不往
者知其必不能故也子路遂引親於其身爲不善
爲問孔子以堅白匏瓜爲對繫而不食者匏瓜繫
而不爲用之物不食之義也匏瓜亦不食之
物故因此取義也
唐棣之華乃千葉郁李本不偏反喻如兄弟今乃偏
反則喻兄弟相失也兄弟相失豈不爾思但居處
相遠耳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蓋言權實
不相遠爾權之爲義猶稱錘也能用權乃知道亦
不可言權便是道也自漢以下更無人識權字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正中庸所謂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凡人作事皆不知惟聖人作事無不知

或問善人之爲邦如何可勝殘去殺曰只是能使人不爲不善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室之人也不踐迹是不踐已前爲惡之迹然未入道也

又問王者必世而後仁何如曰三十曰壯有室之時父子相繼爲一世王者之效則速矣又問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曰教民戰至七年則可以即戎矣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爲乃有益

問小畜曰小畜是所畜小及所畜雖大而少皆小畜也不必專言君畜臣臣畜君

問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曰大德是大處小德是小處出入如可以取可以無取之類是也又問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是出入之事否曰亦是也然不信乃所以爲信不果乃所以爲果

范文甫將赴河清尉問到官三日例須謁廟如何曰正者謁之如社稷及先聖是也其他古先賢哲亦

當謁之。又問城隍當謁否。曰。城隍不典土地之神社稷而已。何得更有土地耶。又問只恐駭衆爾。曰。唐狄仁傑廢江淅間淫祠千七百處。所存惟吳太伯伍子胥二廟爾。今人做不得。以謂時不同。是誠不然。只是無狄仁傑耳。當時子胥廟存之亦無謂。暢中伯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曰。西郊陰所。凡雨須陽倡乃成。陰倡則不成矣。今雲過西則雨。過東則否。是其義也。所謂尚往者。陰自西而往不待陽矣。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學者看一部論語。見聖人所以與弟子許多議論而無所得。是不易得也。讀書雖多亦奚以爲。

子文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曰。不可使知之者非民不足與知也。大凡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或問諸葛孔明亦無足取。大凡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則君子不爲。亮殺戮甚多也。先生曰。不然。所謂殺一不辜非此之謂。亮以天下之命誅天下之賊。雖多何害。

同伯溫見先生。先生曰。從來覺有所得否。學者要自得。六經浩瀚。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逕後。參看立

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伯温問如何可以自得曰思思曰睿睿作聖須是於思慮間得之夫抵只是一箇明理棣問學者見得這道理後篤信之行時亦有見否曰見亦不一果有所見後和信也不要矣又問莫是既見道理皆是當然否曰然凡理之所在東便是東西便是西何待信凡言信只是爲彼不信故見此是信爾孟子於四端不言信亦可見矣

伯温又問孟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否曰然自理言之謂之天自稟受言之謂之性自存諸人言之謂之心又問凡運用處是心否曰是意也棣問意是心之所發否曰有心而後有意又問孟子言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是據操舍言之伯温又問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

附雜錄後

問鄭伯以璧假許田左氏以謂易枋田黎淳以隱十一年入許之事破左氏謂許田是許之田如何曰左氏說是也既是許之田如何却假之於魯十一年雖入許許未嘗滅許叔已奉祀也

問桓四年無秋冬如何曰聖人作經備四時也如桓不道背逆天理故不書秋冬春秋只有兩處如此晉言其無天理也

用休問哀公問社於宰我之事曰社字本是主字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誤也宰我不合道使民戰栗故仲尼有後來言語先生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本不在是感也之後乃在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上文誤也

問揖讓而升下而飲是下堂飲否曰古之侑罰爵皆在堂下又問雖不勝下飲否曰恐皆下堂但勝者飲不勝者也

思叔問荀彧何如何曰彧才高識不足孟純問何顒荀佃北有王佐才嘉仲問如霍光蕭曹之徒如何曰此荀令君漢時王佐才標問史稱董仲舒是王佐才如何曰仲舒是言其學術若論至

王佐才須是伊周其次莫如張良諸葛亮陸宣公

問夏逆婦姜于齊何故便書婦曰此是文公在喪服將滿之時納幣故聖人於其逆時便成之爲婦罪其居喪而取也春秋微顯闡幽乃在如此處凡事分明可見者聖人更不微文以見意只直書而已如桓三年及宣元年逆女皆分明在喪服中成昏故只書逆女也文公則但在喪服納幣至逆女却在四年聖人欲顯其居喪納幣之罪故書婦姜于成之爲婦也其意言雖至四年方逆女其實與昏同也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先生曰周公之於兄舜之於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爲如何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只如此然有差等矣

問春秋書日食如何曰日食有定數聖人必書者蓋欲人君因此恐懼脩省如治世而有此變則不能爲災亂世則爲災矣人氣血盛雖遇寒暑邪穢不能爲害其氣血衰則爲害必然爲害也

問癸巳退舍果否曰觀宋景公不能至是問反風如何曰亦未必然成王一中才之主聖人爲之臣尚幾不能保金縢書成王亦安知只是二公知之因此以示王耳變非有動天之德不能至也

問四岳一人否曰然以二十二人數考之固然觀堯言衆則曰僉四岳則曰岳亦可見也

晉侯之執曹伯是否曰曹伯有弒逆之罪即執之是也晉與之同盟而後執之故書曹伯而不去其爵晉侯不奪爵未至於奪爵也歸自京師則言若無罪而歸罪天王不能行爵賞也凡書歸者易辭歸之者强歸之辭

問龍能有能無如何曰安能無但能隱見耳所以能隱見者爲能屈伸爾非特龍凡小物甚有能屈伸者

問書至如何。曰。告廟而書。亦有不緣告廟而書者。又問還復。曰。還。只是歸復。如今所謂倒廻。又問隱皆不書至。曰。告廟之禮不行。

先生指庭下群雀示諸弟子。曰。地上元有物。則群雀集而食之。人故與之。則不即來食。須是久乃集。蓋人有意在爾。若負粟者過。適遺下。則便集而食矣。

問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是哀姜否。曰。文姜也。文姜與桓公如齊。終啓弒桓之惡。其罪大矣。故聖人於其遂于齊致于廟。皆止曰夫人而去其姜氏。以見大義與國人已絶矣。然弒桓之惡。文姜實不知。但緣文姜而啓爾。莊公母子之情則不絶。故書夫人焉。文姜遂齊止稱夫人。此是文姜明矣。此最是聖人用法致嚴處。可以見大義。又以見子母之義。本朝太祖皇帝立法極合春秋之意。法中有夫因婦而被殺者。以婦爲首。正與此合。

問禘是如何。曰。禘是天子之祭。五年一禘。祭其祖之所自出也。又問祫。曰。祫合祭也。諸侯亦祭祫。只是祠禴嘗烝之祭。爲廟禮煩。故每年於四祭中三祭合食於祖廟。惟春則徧祭諸廟也。

問桃廟如何曰祖有功宗有德文武之廟永不桃也所桃者文武以下廟曰兄弟相繼如何曰此皆自立廟然如吳太伯兄弟四人相繼若上更有二廟不桃則遂不祭祖矣故廟雖多亦桑妨桃只桃得不桃之廟河東閿湫諸處皆太宗取之無可桃之理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或問漢高祖可比太祖否曰漢高祖安能比太祖太祖仁愛能保全諸節度使極有術天下既定皆召歸京師節度使竭土地而還所畜不貲多財亦可患也太祖逐人賜地一方蓋第所費皆數萬又嘗賜宴酒酣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歸太祖送至殿門謂其子弟曰汝父各許朝廷十萬緡矣諸節度使醒問所以歸不失禮於上前否子弟各以緡事對翌日各以表進如數此皆英雄御臣之術

宣仁山陵時會呂汲公於陵下公曰國家養兵乃良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策凡四方有警百姓皆不知先生曰相公豈不見
景德中事耶驅良民刺面以至及士人蓋有限之
兵忽損三五千人將何自而補要知兵須是出於
民可也
太祖初有天下士卒人許賞二百緡及即位以無錢
久不賜士卒至有題詩於後苑太祖一日遊後苑
見詩乃曰好詩遂索筆和之以故每於郊時各賜
賞給至今因以爲例不能去或問今欲新兵不給
郊賞數十年後可革曰新兵本無此望不與可也
不數十年可革

思叔問孟子言善推其所爲是歟曰聖人則不待推
霍光廢昌邑其始乃光之罪當時不合立之只被見
是武帝孫擔當不過須立之也此又與伊尹立太
甲不同也伊尹知太甲必能思庸故放之桐三年
當時湯既崩太丁未立而死外丙二歲仲壬方
四歲故須立太甲也太甲又有思庸之資若無是
質伊尹亦不立也史記以孟子二年四年之言遂
言湯崩六年之後太甲方立不知年只是歲字須
呂望之魯問及此亦曾說與他後來又看禮見王
祭祀百年者益知書傳亦稱歲爲年二年四年

之說縱別無可證理亦必然且看尚書分明說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又看王徂桐宮居憂三年終能思庸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可知凡文字理是後不必引證

問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如何曰此言坐位非祭祀昭穆之位太祖面東左昭右穆自內以及外古之坐位皆以右爲尊范文甫問韓信得廣武君使東向坐而西面師事之是否曰今則以左爲尊是或一道也

問僑如以夫人姜氏至書以如何曰當然此却言公子能主其事以夫人至也如書公與夫人如齊只書與而不書及却有意蓋言及則主在公也言與則公不能制明矣

孔子頹乘桴浮于海居九夷皆以天下無一賢君道不行故言及此爾子路不知其意便謂聖人行矣無所取材言其不能斟酌也

問肆大眚如何曰大眚而肆之其失可知書言眚災肆赦者言眚則肆之眚是自作之罪也災則赦之災是過失之事故也凡赦何嘗及得善人諸葛亮在蜀十年不赦審此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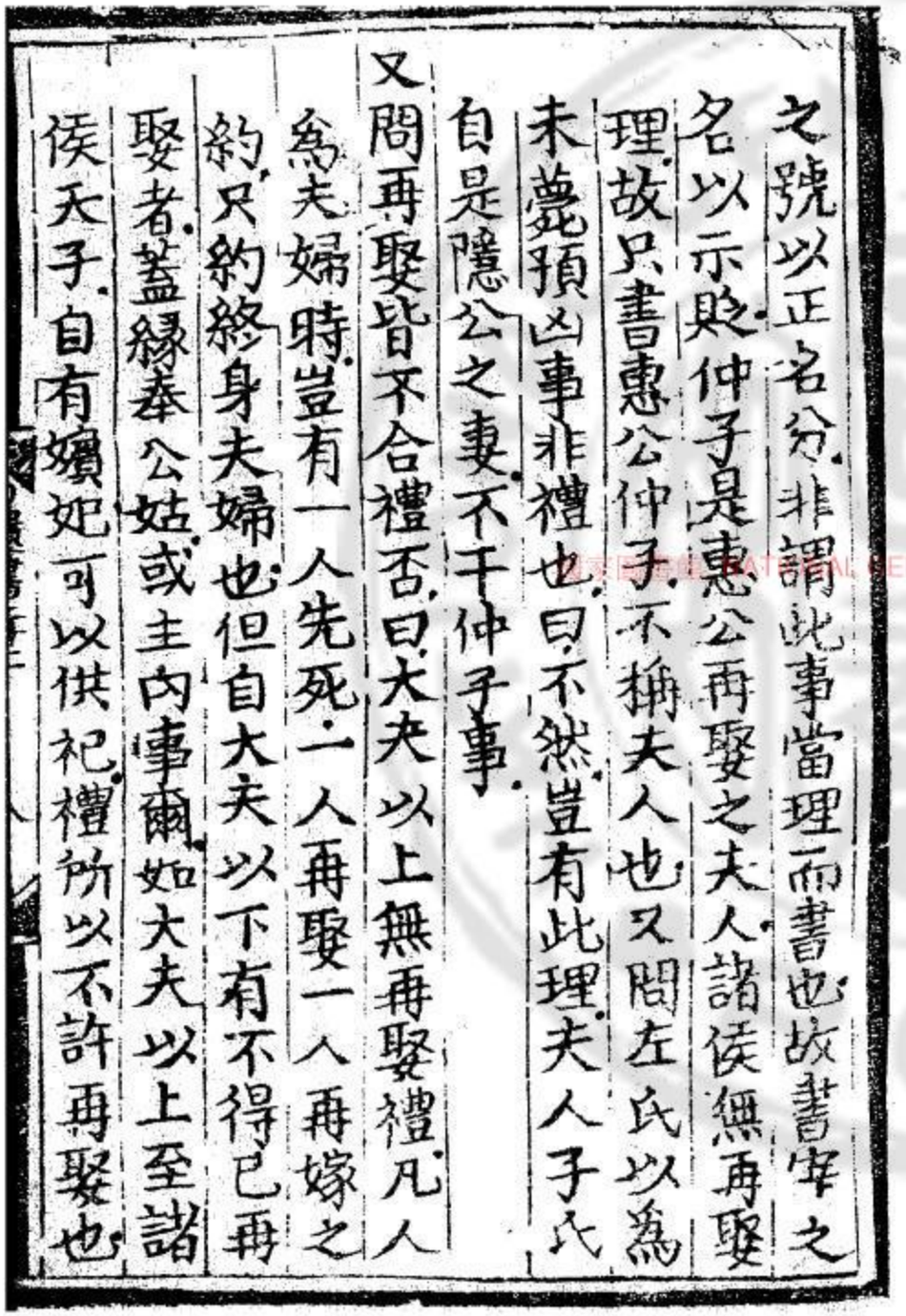
兵强弱亦有時往時陳許號勁兵今陳許最近畿亦不聞勁今河東最盛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爲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

子路出言可以折獄故魯顏與小邾射盟而射止顏得季路一言乃其證也曰予欲無言蓋爲子貢多言故告之以此

問務民之義曰如項梁立義帝謂從民望者是也

棣問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如何荅曰書天王者以春秋之始周方書此一件事且存天王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之號以正名分非謂此事當理而書也故書宰之名以示貶仲子是惠公再娶之夫人諸侯無再娶理故只書惠公仲子不稱夫人也又問左氏以爲未葬預凶事非禮也曰不然豈有此理夫人子氏自是隱公之妻不干仲子事

又問再娶皆不合禮否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凡人爲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約只約終身夫婦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爾如大夫以上至諸侯天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

春秋書盟如何先王之時有盟否或疑周官司盟者
曰先王之時所以有盟者亦因民而為之未可非
司盟也但春秋時信義皆亡日以盟詛為事上不
遵周王之命春秋書皆貶也唯齊命之事稍為近
正故終齊衛二君之世不相侵伐亦可喜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此是伯上脫一字也必是三人
同盟若不是脫字別無義理
齊高固來逆叔姬公載有子字如何曰子者言是公
女其他則姊妹之類也
又問丁丑夫人姜氏入何故獨書曰入曰此娶仇女
故書入言宗廟不受也
又問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曰
此是本去媵婦却遂事及諸侯盟聖人之意在
遂事也
又問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如何曰此祭公受命逆
后却因過魯遂行朝會之禮聖人深罪之故先書
其來使若以朝魯為主而逆后為遂也曰或說逆
王后亦使魯為主如何曰繁王姬之館單伯送王
姬之類皆是魯為主王蓋只是王姬下嫁則同姓諸
侯為主如逆王后無使諸侯為主之理

問獨宋共姬書首尾最詳何故曰賢伯姬故詳録之
曹胡先生常說伯姬是婦人中伯夷爲其不下堂
而死也曰如成八年九年十年三書來聘皆以伯
姬之故書否曰然滕之禮如何曰古有之
又問漢儒談春秋災異如何曰自漢以來無人知此
董仲舒說天人相與之際亦畧見此模樣只被漢
儒推得太過亦何必說某事有某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鮑若雨錄

今語小人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然卒違道語君子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終不肯違道譬如牲牢之味君子曾嘗之說與君子君子須增愛說與小人小人非不道好只是無增愛心其實只是未知味守死善道人非不知終不肯爲者只是知之淺信之未篤

志不可不篤亦不可助長志不篤則忘廢助長於文義上也且有益若於道理上助長反不得杜預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

此數句煞好。

論語是孔門高第所撰，觀其立言，直是得見聖人處。如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不得聖人處，怎生知得子樂誾誾、行行、侃侃，亦是門人旁觀見得。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皆是善觀聖人者。

夫子刪詩、贊易、敘書，皆是載聖人之道，然未見聖人之用，故作春秋。春秋，聖人之用也。如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便是聖人用處。

人謂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盡己之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己之謂恕，盡物之謂信。

問：武未盡善處如何？曰：說者以征誅不及揖讓。征誅固不及揖遜，然未盡善處不獨在此，其聲音節奏亦有未盡善者。樂記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知既正之後，不能無錯亂者。

小人之怒在己，君子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於心，作於氣，形於身，以及於物，以至無所不怒，是所謂遷

也若君子之怒如舜之去四凶
問吾道一以貫之而曰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者便
是仁否曰固是只這一字須是子細體認一還多
在忠上多在恕上曰多在恕上曰不然多在忠上
纔忠便是一想即忠之用也
又問令尹子文忠矣孔子不許其仁何也曰此只是
忠不可謂之仁若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也
與蛉蜾蠃本非同類為其氣同故祝則肖之又況人
與聖人同類者大抵須是自強不息將來涵養成
就到聖人田地自然氣貌改變

有殺身以成仁無生以害仁竊謂苟所利者大
一身何足惜也曰但看生與仁孰重夫子曰朝聞
道夕死可矣人莫重於生至於捨得死道須大段
好如生也曰既死矣敢問好處如何曰聖人只
一箇是
問夫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聖人固嘗夢見周公乎
曰不曾孔子昔嘗寤寐思周公後不復思爾若
謂夢見周公大段害事即不是聖人也又曰聖人
果無夢乎曰有夫衆人日有所思夜則成夢設或
不思而夢亦是舊習氣類相應若是聖人夢又別

如高宗夢傳說.眞箇有傳說在傅巖也.
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分定.君子先盡其在我者.則
富貴貧賤壽夭可以命言.若在我者未盡.則貧賤
而夭.理所當然.富貴而壽.是爲徼倖.不可謂之命.
曰.雖不可謂之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孟
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
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
在外者也.故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
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
威儀三千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臭.此言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反.儘教說無
形迹無色.其實不過無聲無臭.必竟有甚見處.大
抵語論間不難見.如人論黃金曰黃色.此人必是
不識金.若是識金者更不言.設或言時.別自有道
理.張子厚嘗謂佛如大富貧子.橫渠論此一事甚
當.
聖人與理爲一.故無過無不及.中而已矣.其他皆以
心處這箇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省者常失之
不及.
陳怕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左氏載孔子之

如高宗夢傅說。眞箇有傅說在傅巖也。

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分定。君子先盡其在我者。則富貴貧賤壽夭可以命言。若在我者未盡。則貧賤而夭。理所當然。富貴而壽。是爲徼倖。不可謂之命。

曰。雖不可謂之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故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

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反。儘教說無形迹無色。其實不過無聲無臭。必竟有甚見處。大抵語論間不難見。如人論黃金曰黃色。此人必是不識金。若是識金者更不言。設或言時。別自有道理。張子厚嘗謂佛如大富貧子。橫渠論此一事甚當。

聖人與理爲一。故無過無不及。中而已矣。其他皆以心處這箇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

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左氏載孔子之

ASSESS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言謂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
之半可克也。恁地是聖人以力角勝都不問義理
也。孔子請伐齊。以弑君之事討之。當時哀公能從
其請。孔子必有處置。須使顏回事周子路事齊。天
下大計可立而遂。孔子臨老有此一件事好做。奈
何哀公不從其請。可惜。
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此言恐過當。曰
由明以至誠此句却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即
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
言一句已盡。橫渠之言不能無失類。

一篇雖論治道。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
雖不得見。然見北斗不可謂不是也。
問孔子對冉求曰其事也非政。政與事何異。曰閔子
騫不肯爲大夫。魯皆不肯爲陪臣。皆知得此道理。
若季路冉求未能知此。夫政出於國君。冉求爲季
氏家臣。只是家事。安得爲政。當時季氏專政。孔子
因以明之。或問季路冉求稍明聖人之道。何不知
此。曰當時陪臣執國命。目見耳聞習熟爲常。都不
知有君。此言不足怪。季氏問季路冉求可謂大臣
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

與求也可謂具臣矣然則從之者與曰弑父與君
亦不從也除却弑父與君皆爲之
期月而已三年有成何也曰公孫弘謂三年有成臣
切逕之唐文宗時李石責以宰相之職謂臣猶以
爲太速二者皆不是須是知得逕速之理昔嘗對
哲宗說此事曰陛下若問如何措置三年有成臣
即陳三年有成之事若問如何措置期月而已臣
即陳期月之事當時朝廷無一人問著只李邦直
但云稱職稱職亦不曾問著一句
春秋書隕石隕霜何故不言石隕霜隕此便見得天
人一處昔嘗對哲宗說天人之間甚可畏作善則
千里之外應之作惡則千里之外應之昔子陵與
漢光武同寢太史奏客星侵帝座甚急子陵匹夫
天應如此況一人之尊舉措用心可不戒愼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
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漢之君都爲美謚
何似休因問桀紂是謚否曰不是天下自謂之桀
紂
王天下有三重三重即三王之禮三王雖隨時損益
各立一箇大本無過不及此與春秋正相合

先生前日教某思君子和而不同某思之數日便覺胷次廣闊其意味有不可以言述竊有一喻願留嚴聽今有人焉父寓遠方一日歸故鄉至中途適遇族兄者俱抵旅舍異居而食相視如途人彼豈知爲族弟此亦豈知爲族兄邪或告曰彼之子公之族兄其人也彼之子公之族弟其人也既而懽然相從無有二心向之心與今之心豈或異哉知與不知而已今學者苟知大本則視天下猶一家亦自然之理也先生曰此乃善喻也

先生教某思孝弟爲仁之本其說謂人之初生受天地之中稟五行之秀方其稟受之初仁固已存乎其中及其既生也幼而無不知愛其親長而無不知敬其兄而仁之用於是見乎外當是時唯知愛敬而已固未始有事物之累及夫情欲實于中事物誘於外事物之心日奪愛敬之心日薄本心失而仁隨喪矣故聖人教之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蓋謂脩爲其仁者必本於孝弟故也先生曰能如此尋究甚好夫子曰敬親者不敢惡於人愛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得仁斯盡得孝弟盡

盡得孝弟便是仁又問爲仁先從愛物上推來如何曰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德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能親親豈不仁民能仁民豈不愛物若以愛物之心推而親親却是墨子也因問舜與曾子之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耘瓜事雖不可信却有義理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晳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不知人事良久而蘇欣然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康孔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失處若是舜

百事從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生待烹之事如何曰此只是恭也若舜須逃也

問先生曰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不敬父母其斯之謂歟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尚期盡其職事又況親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

夫民合而聽之則聖散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大同之中有箇秉彝在前是是非非無不當理故聖

散而聽之則各任私意是非顛倒故愚公義在
私欲必不能勝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鄒德久本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欲則僞矣

脩身當學大學之序大學聖人之完書也其間先後失序者已正之矣

詩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或謂太姒大失之矣周公作樂章欲歌之以感化天下其後繼以文王詩者文王是也周南天子之事故繫之周周王室也召南諸侯之事故繫之召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諸侯長也曰公者後人誤加之也夫婦道一關雎
雖后妃之事亦可歌於下至若鹿鳴以下則各主
其事皇華遣使臣之類是也頌有二或美盛德則
燕享通用之或告成功則祭祀專用之
詩有六義曰風者謂風動之也曰賦者謂鋪陳其事
也曰比者直比之温其如玉之類是也曰興者因
物而興起關關雎鳩瞻彼淇澳之類是也曰雅者
雅言正道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之類是也曰頌者
稱頌德美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之類是也
國風大小雅三頌詩名也六義詩之義也篇之中

有兩六義者有數義一章首云能治詩者可以治詩
四始猶四端也
十五國風各有次序看詩可見
詩大序孔子所爲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
也小序國史所爲非後世所能知也
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滅私欲則天理
明矣
太誓書曰一月曰商歷已絶周歷未建故用人正今
之正月也不書商歷以見紂自絶于天矣聖人一
言一動無不合於天理如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看書須要見三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舜所以治
民。舜所以事君。
五年須瞍者。聖人討伐必不太早。自當緩之。非謂為
之謂也。此周公所知。無顯迹可推也。
犬牛人知所去就。其性本同。但限以形。故不可更相。
如瞬中日光。方圓不移。其光一也。惟所稟各異。故
生之謂性。先子以為一。孟子以為非也。
使公之斯遇子濯孺子。虛發四矢。甚無謂也。國之安
危在此舉則殺之。可也。何用虛發四矢乎。

堯舜性之。生知也。湯武身之。學而知之也。
仁之於父子。至知之於賢者。謂之命者。以其稟受有
厚薄清濁。故也。然其性善。可學而盡。故謂之性焉。
稟氣有清濁。故其材質有厚薄。稟於天謂性。感為
情。動為心。質幹為才。
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
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也。則無不善。曰天
也。今人言天性柔緩。天性剛急。俗言天成。皆生來
如此。此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也。則無不善。曰天
者自然之理也。

天下言性則故而已者言性當推其元本推其元本
無傷其性也
伊尹受湯委寄必期天下安治而已太甲如不終德
可廢也孟子言貴戚之卿與此同然則始何不擇
賢蓋外丙二歲仲壬四歲性太甲長耳使太甲有
下愚之質初不立也苟無三人必得於宗室宗室
無人必擇於湯之近戚近戚無人必擇於天下之
賢者而與之伊尹不自為也劉備託孔明以嗣子
不可使自為之非其人則劉氏必亡商曹氏晉武寧使孔明為之也

霍光廢昌邑不待放知其下愚不移也始之不擇
則光之罪大矣若與光是太甲昌邑所用之臣
而不受先王之委寄諫不用去之可也放廢之事
不可為也義理自昭然
先生始看史傳及半則掩卷而深思之度其後之成
敗為之規畫然後復取觀焉然成敗有幸不幸不
可以一槩看
看史必觀治亂之由及聖賢修已處事之美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
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

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子琮將
爲曹公所拜取而與劉氏可也
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久不得伸
必沮死不久也
孔明庶幾禮樂
孔明嘗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爲此僞言安一軍耳兵
自高地來可勝先生嘗自觀五丈原非非一作此曰言
地不可據英雄欺人不可盡信
荀爽從董卓辟遜迹避禍君子亦有之然聖人明哲
保身亦不至轉身不得處如揚子投閣失之也荀
爽自度其材能與漢室乎起而圖之可也知不足
而強圖之非也
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毛萇揚雄萇解經雖未
必皆當然味其言大槩然耳
東漢趙苞爲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戰而
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
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
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
庶得之矣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

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

先生云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復紬繹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人思如湧泉浚之愈新釋道所見偏非不窮深極微也至窮神知化則不得與矣

先生在經筵時上服藥即日就醫官問動止天子方幼建言選宮人四十以上者侍左右所以遠紛華養心性

盡己爲忠盡物爲信極言之則盡己者盡己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僞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爲僞矣易死妄曰天下雷行物與死妄動以天理故也其大略如此更須研究之則自有得處

韓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

在天曰命在人曰性貴賤壽夭命也仁義禮智亦命也

動物有知植物無知其性自異但賦形於天地其理則一

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
充實而有光輝所謂脩身見於世也
昏禮執鴈者取其不再偶爾非隨陽之物
亞夫夜半軍擾直至帳下堅卧不動安在其持重也
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
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主則有意在
荀氏八龍豈盡賢者但得一二賢子弟相薰習皆然
耳
犬吠晝人世傳有物隨之非也此正如海上鷗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五　伊川先生語十一

暢潛道本（胡氏注云識者疑其間多非先生語）

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人之學莫大於知本末終始致知在格物則所謂本也始也治天下國家則所謂末也終也治天下國家必本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也窮其理然後足以致之不窮則不能致也格物者適道之始欲思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

大學論意誠已下皆窮其意而明之獨格物則曰物格而後知至蓋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也自格物而充之然後可以至聖人不知格物而先欲意誠心正身脩者未有能中於理者

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遷迷而不知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之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君子之學將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

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

學莫大於平心平莫大於正正莫大於誠

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

心至重雖犬至輕雖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今世之人樂其所不當樂不樂其所當樂慕其所不當慕不慕其所當慕皆由不思輕重之分也

顏淵嘆孔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

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傳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顏子所以善學孔子而深知孔子者也

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眞積力久則入杜預曰循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饗而飫之使自趨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荀子管子杜預初不能及此

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之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與明一也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聞見

君子不以天下爲重而身爲輕亦不以身爲重而天下爲輕凡盡其所當爲者如可以仕則仕入則孝之類是也此孔子之道也墨翟而有執者楊墨之道也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章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

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
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
不至於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也孰其所當孝弟
其所當弟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而已矣
多攖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
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
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
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

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
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
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為仁義禮智信
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為五者以別之合而
言之皆道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
性也是悖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道也與五者
異其亦未體其性也歟其亦未知道
之所存歟
道孰為大性為大千里之遠數千歲之日其所動靜
起居隨若亡矣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在於日

前數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之近人之性則亦大矣
噫人之自小者亦可哀也已人之性一也而世之
人皆曰吾何能爲聖人是不自信也其亦不察乎
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
學貴信信在誠誠則信矣信則誠矣不信不立不誠
不行
或問周公勳業人不可爲也已曰不然聖人之所爲
人所當爲也盡其所當爲則吾之勳業亦周公之
勳業也凡人之弗能爲者聖人弗爲
君子之學要其所歸而已矣

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使也
不可强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
孔子曰恥也懲焉得哉甚矣慾之害人也
善欲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
反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以至鼻則欲香口則欲
味體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欲
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唯思爲能窒欲曾子之
三省窒欲之道也
好勝者臧理肆欲者亂常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

©201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

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內而求於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本而求於末考詳略採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於身君子弗學

墨子之憲至矣而君子未至矣而君子卑貴也以所謂

也相如太史遷之才至矣而君子未至矣而君子卑貴也以所謂學者非學也

莊子叛聖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矯時之弊矯時之弊固若是乎伯夷柳下惠矯時之弊者也其有異於聖人乎抑無異乎莊周老聃其與伯夷柳下惠類乎不類乎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言異端有可取而非道之正也

君子以識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宕而不知反內

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毛生之信曾參之孝
吾弟貴矣。
學莫貴於知言。道莫貴於識時。事莫貴於知要。所聞
者所見者外也。不可以動吾心。
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此蓋言
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且直也。能養之則無害矣。
伊尹之耕於有莘。傅說之築於傅巖。天下之事非一
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一一而知之。明其在己
而已矣。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文過質。才過
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
或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
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猶是。
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晝夜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
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
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何也。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
外也。故言則成文。動則成章。
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矣。言不貴多。貴於當而已矣。

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矣

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

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旦晝之所害爲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也性也天也非有異也

人皆有是道唯君子爲能體而用之不能體而用之者皆自棄也故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夫充與不充皆在我而已

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切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

志順者氣不逆氣順志將自正志順而氣正浩然之氣也然則養浩然之氣乃在於持其志無暴其氣耳

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又曰道不遠人此特聖人爲始學者言之耳論其極豈有可離與不可離而遠與近之說哉

學爲易知之爲難知之非難也體而得之爲難致曲者就其曲而致之也

人人有貴於己者此其所以人皆可以爲堯舜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人之生也小則好馳騁弋獵大則好建立功名此皆血氣之盛使之然耳故其衰也則有不足之色其病也則有可憐之言故其衰也則有不足之色其病也則有可憐之言夫人之性至大矣而爲形氣之所役使而不自知哀哉

吾未見喬於財而能爲善者也吾未見不誠而能爲善者也

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爲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歟

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一於禮之謂仁仁之與禮非有異也孔子告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夫君子能如是用心能如是存心則惡有不仁者乎而其本可以一言而蔽之曰思無邪

無好學之志則雖有聖人復出亦無益矣然聖人在上而民多善者以涵泳其教化深且遠也習聞之久也

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記爲最近道學者深思自求之禮記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

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此言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下愚非性也不能盡其才也君子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仁義之性也苟縱其心

而不知反則亦禽獸而已
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絕民之欲而強人以不能也
所以防其欲戒其後而使之入道也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顯一
源古之君子所謂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
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有功
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
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為本也言語有序君子
知之而不以為始也
孔子之道發而為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
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
也及其至焉一也
聞善言則拜禹所以為聖人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
寡顏子所以為大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
哀哉
為學之道必本於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故書
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所以睿睿所以聖也
學以知為本取友次之行次之言次之

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
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
子所以度越諸子
堯舜之爲善與桀跖之爲惡其自信一也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
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也
聖人無憂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
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
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
而學者有無思無慮而得者何也曰以無思無慮
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爲不
思而自以爲得者未之有也
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
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爲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
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
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之
者不異爲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畫莫病於自
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物其終

至於喪已。

杞柳。荀子之說也。湍水。揚子之說也。

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

自夸者近刑。自喜者不進。自大者去道遠。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中庸之書。學者之至也。而其始則曰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蓋言學者始於誠也。

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游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性果惡邪。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於斯邪。

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

之言近如地非也

或問賈誼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一言之其識末矣其亦不善學矣

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也迹也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制之也夫人幼而學之將欲成之也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學成而不能行其學則烏足貴哉

待人有道不疑而已使夫人有心害我邪雖疑不足以化其心使夫人無心害我邪疑則已德內損人怨外生故不疑則兩得之矣疑則兩失之矣而未有多疑能爲君子者也

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唯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

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爲善不誠無以爲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雜爲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

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忠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況欲爲君子者乎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蹴然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窮通校其身之達否而已矣噫亦惑矣

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不知

世之服食欲壽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於天不可增損加益而欲服食而壽非惑哉

見擯生者而問長生謂之大愚見卜者而問吉凶謂之大惑

或問性曰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孔子沒魯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魯子而已魯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莫若孟子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
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
衣服器用而爲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
在時王斟酌損益之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河南程氏遺書附錄

明道先生行狀 見伊川先生文集

門人朋友叙述 并序 見伊川先生文集

河間劉立之曰先生幼而穎悟有奇異作質明慧驚人年數歲即有成人之度嘗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當世先達許其志操及長豪勇自奮不溺於流俗從汝南周茂叔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出處孔孟從容不勉踰冠應書京師聲望翕然老儒宿學皆自以爲不及莫不造門願交釋褐主永興軍鄠縣簿求興帥府其出守皆禁密大

臣待先生莫不盡禮爲命晉城其俗朴陋民不知學中間幾百年無登科者先生擇其秀異爲置學舍糧具聚而教之朝夕督厲誘進學者風靡日盛熙寧元豐間應書者至數百登科者十餘人先生爲政（集爲政無二字）條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晉城之民被服先生之化暴桀子弟至有恥不犯迄先生去三年間編戶數萬衆罪入極典者纔一人然鄉閭猶以不遵教令（集無令字）爲深恥熙寧七年立之得官晉城拒先生去已十餘年見民有聚口衆而不析異者閭共所以云守程公之化（集有者字）也其誠心感人如此薦爲御史神宗召

爲御史對曰可使臣極拾臣下短長以法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爲得御史體神宗厲精求治王荊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至有發憤肆罵無所不至者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藁不以示子姪常曰揚己於衆吾所不爲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荊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荊公爲之愧屈善談太中公得請領崇福先生求折資監當以便養歸洛從容親庭日以讀書勸學爲事先生經術通明義理精微樂告不倦士

大夫從之講學者日夕盈門虛往實歸人得所欲先
生在御史有南士遊執政門者方自南還未至（集無至
字）而附會之說先布都下且其人素議虧闕先生奏
言其行後先生被命判武學其人已位通顯懼先生
復進乃抗章言先生新法之初（集作行）首為異論先生
笑曰是豈誣我耶復以便親乞汝州監局先生高才
遠業淪落卑冗人為先生歎息而先生處之恪勤匪
懈曰執事安得不謹今皇帝即位以宗正丞召朝廷
方且用之未赴闕得疾以終先生有天下重望士民
以其出處卜時隆汙聞訃之日識與不識莫不隕涕

自孟軻沒聖學失傳學者穿鑿妄作不知入德先生
傑然自立于千載之後發關榛穢開示本原聖人之
庭户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所向然高才世希（集作
希世）能（集作得）造其藩閫（集作閾）者蓋（集無蓋字）鮮況堂奧乎先
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
愉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有（有字）忿厲之容接
人溫然無賢不肖皆使之（集無之字）欵曲自盡聞人一善
咨嗟獎勞惟恐其不篤人有不及開導誘掖惟恐其
不至故雖桀傲不恭見先生莫不感悅而化服風格
高邁不事標飾而自有畦畛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則

放心邪氣不復萌于胷中太中公告老而歸家素清
窶僦居洛城先生以祿養族大食衆菽粟僅足而老
幼各盡其歡中外幼孤窮無託者皆收養之撫育誨
導期于成人嫁女娶婦皆先孤遺而後及已子食無
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貲以遣先生達於從
政以仁愛爲本故所至民戴之如父母立之嘗問先
生以臨民曰使民(集作人)曰正已以(集無此字)格物雖愚不肖俯服先生之訓不敢
忘(集作先生之訓經濟大器有開物成務之才雖不
用于世卒至誠在天下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見民疾

苦如在諸已聞朝廷興作小失則憂形顏色嘗論所
以致君堯舜措俗成康之意其言感激動人千五百
年一生斯人時命不會如此美志不行利澤不施惜
哉立之家(集無此家字)與先生有累世之舊先人高爽有奇
操(集無此上五字)與先生(集有此情字)好在容先人早世立之方數
歲先生兄弟取以歸教養視子姪卒立其門戶末世
俗薄朋友道衰聞先生之風宜有愧恥(集無此四字)立
之從先生最久聞先生教最多得先生行事爲最(集無此最字)詳先生終繫官朔陲不得與於行服之列哭泣
之哀承訃悲號摧裂肝膈(集無此二字)十七字先生大節高誼

天下莫不聞至於集作委曲纖細悉集作一言一行足
以垂法來世而人所不及知者大懼堙沒不傳以爲
門人羞輒書所知以備採擇
沛國朱光庭曰嗚呼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自子思
筆之於書其後孟軻倡之軻死而不得其傳退之之
言信矣大抵先生之學以誠爲本仰觀乎天清明穹
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
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
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
於乎蓋誠者天德也聖人自誠而明其靜也淵默

動也神速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何莫由斯
道也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自始學至於成德雖天
資頴徹絶出等夷然卓約之見一主於誠故推而事
親則誠孝事君則誠忠交于兄弟則綽綽有裕信於
朋友則久要不忘修身慎行則不愧於集無字屋漏臨
政愛民則如保乎集無字赤子非得夫聖人之誠孰能
與於斯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爲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爲異識照古今而不自
以爲得至於六經之奥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搜抉判
然胷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權之不失輕重凡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
眞可謂大丈夫者歟集有歟字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
於是歟嗚呼天之生斯人使之平治天下功德豈小
補哉方當聖政日新賢者彙進殆將以斯道覺斯民
而天奪之速可謂不幸之甚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
可矣自孟軻以來千有餘歲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後
傳其補助天地之功可謂盛矣雖不得高位以澤天
下然而以斯道倡之于人亦已較著其間見而知之
尚能似之先生爲不亡矣
河間邢恕同先生德性絶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語

聲鏗然恕早從先生之命學初見先生於磁州其氣
貌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
思索集微字有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恕蓋始恍
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
是已先生爲澶州幕官歲餘罷歸恕後過澶州問村
民莫不稱先生洽嗟嘆息蓋先生之從政其視民如
子憂公如家其誠心感人雖爲郡僚佐又止歲餘而
去至使田父野人皆知其姓名又稱嘆其賢使先生
爲一郡又如何哉使先生行乎天下又如何哉既不
用於朝廷而以奉親之故祿仕於筦庫以爲養居洛

幾十年。玩心於道德性命之際。有以自養其渾浩沖融。而雠集無而字必合雠集作于規矩準繩。蓋眞顏氏之流。黃憲劉迅之徒不足道也。洛實別都。乃士人之區藪。在仕者皆慕化之。從之質疑解惑。閭里士大夫皆高仰之。樂從之游。學士皆宗師之。講道勸義。行李之往來過洛者。苟知名有識。必造其門。虛而往。實而歸。莫不心醉。斂衽而誠服。於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於天下。今皇帝即位。太皇太后同聽斷。先雠集無而字政事之利者存。害者去。復起司馬公君實以爲門下侍郎。用呂公晦叔爲尚書左丞。而先生亦以宗正丞召。

執政日須其來。將大用之。計至京師。諸公人人雠集作白歎嗟。爲朝廷惜。士大夫下至布衣諸生。聞之莫不相弔。以爲哲人云亡也。嗚呼。惟先生以直道言事不合。去國十有七年。今太母制政。下令不出房闥。天下固已晏然。方大講求政事之得失。救偏矯枉。資人材以成治功之時。如先生之材大小左右內外用之無不宜。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其化之如時雨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夷狄

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而所有不試其萬一又不究於高年此有志之士所以慟哭而流涕也

成都范祖禹曰先生爲人清明端潔內直外方其學本於誠意正心以聖賢之道可以必至勇於力行不爲空文其在朝廷與道行止主於忠信不崇虛名其爲政視民如子慘怛愛出於至誠建利除害所欲必得故先生所至民賴之如父母去久集無久字而思之不忘先生嘗言縣之政可達於天下一邑者天下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式也先生以親老求爲閒官居洛陽殆十餘集無餘字年與弟伊川先生講學于家化行鄉黨家貧躬食或不繼而事親務養其志贍族人必盡其力士之從學者不絕于館有不遠千里而至者先生於經不務解析爲枝詞要其用在已而明於知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蓋自孟子沒而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睹堂奥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即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

以應之。其出愈新。眞學者之師也。成就人才於時爲多。雖以去朝廷而人常以其出處爲時之通塞。既除宗正丞。天下日望先生入朝。以爲且大用。及聞其亡。上自公卿。下至閭巷士民莫不哀之。曰時不幸也。其命矣夫。

書行狀後

游酢

建安游酢曰。先生道德之高致。經綸之遠圖。進退之大節。伊川季先生與門人高第既論其實矣。酢復何言。謹拾其遺事備採錄云。先生生而有姚質。聞道甚早。年逾冠。明誠夫子厚友而師之。子厚少時自

耳。故從之游者多能道邊事。既而得聞先生論議。乃以從事於道。其視先生雖外兄弟之子。而虛心求益之意懇懇如不及。逮先生之官。猶以書抵亳。以定性未能不動致問。先生爲破其疑。使內外動靜道通爲一。讀其書可考而知也。其後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孟子比。然猶祕其學。不多爲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

不排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乎享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擢為御史臺監察承德音所獻納必據經術事常辨早而戒於漸一日神宗縱言及於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唯當務為急辭命非所先也神宗為之動顏會同天節宮嬪爭獻奇巧為天子壽先生既言於朝又顧謂執政曰宮嬪實多非上意也執政曰宮嬪實多非上意也東向海先生曰作淫巧以蔽上心所傷多矣公之言非是執政辭遂屈是時有同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為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覆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貿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誚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蓋誠心發於中暢於四支見之者信慕事之者革心大抵類此先生少長親闈視之如傷又氣象清越灑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苦及遇事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

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嘗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裘不御蓋時所迫行裘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畢事異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競起姦人乘虛爲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逾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肅整如常初至鄠有監酒稅者以賄揣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先生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其自盜官錢耶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

BIBLIOTECA NAC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

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州從事有既孤而遭祖母喪者身爲嫡孫未果承重先生爲推典法意告之甚悉其人從之至今遂爲定令而天下搢紳始習爲常蓋先生御小人使不麗於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又大抵類此先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忘朝廷然久幽之操確乎如石宵中之氣沖如也所至士大夫多棄官從之學朝見而夕歸飲其和蘇其實既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者以單衣御冬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蓋先生之教要出於爲已而士之游其門者所學皆心到自得無

求於外。以故甚貧者。忘飢寒。已仕者忘爵祿。曾重者敏。謹細者裕。強者無拂理。頑者有立志。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非若世之士。妄意窒無。追詠昔人之糟粕而身不與焉。及措之事業。則儻然無據而已也。方朝廷圖任真儒以惠天下。天下有識者謂先生行且大用矣。不幸而先生卒。嗚呼。道之行與廢。果非人力所能為也。悲夫。哭而為之賛曰。天地之心。其太一之體歟。天地之化。其太和之運歟。確然高明。萬物覆焉。隤然博厚。萬物載焉。非以其一歟。陽自此舒。陰自此凝。消息滿虛。莫見其形。非以其和歟。夫子之德。其融心滌慮。默契於此歟。不然。何穆穆不已。渾渾無涯。而能言之士。莫足以頌其美歟。嗟乎。孰謂此道未施。此民未覺。而先覺者逝歟。百世之下。有想見夫子而不可得者。亦能觀諸天地之際歟。

哀詞

呂太臨

嗚呼。去聖遠矣。斯文喪矣。先王之流風善政。泯沒而不可見。明師賢弟子傳授之學。斷絶而不得聞。以章句訓詁為能窮遺經。以儀章度數為能盡儒術。使聖人之道。玩於腐儒諷誦之餘。隱於百姓日用之末。反求諸已。則罔然無得。施之於天下。則若不可行。異端

爭衡猶不與此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强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已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爲夫位天地育萬物者道也傳斯道者斯文也振已墜之文達未行之道者先生也使學不卒傳志不卒行至於此極者天也可道也其獨智自得合乎天契乎先聖者不可得而道也元豐八年六月明道先生卒門人學者皆以所自得者名先生之德先生之德可形容者猶志爾汶郡呂大臨書

墓表見伊川先生文集

伊川先生年譜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伊川

生於明道二年癸酉幼有高識非禮不動（見錄語）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春陵周茂叔先生（見哲宗實錄）徽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間遊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見文集）又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見呂氏童蒙訓）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憂當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見涪陵記善錄）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皆以爲學不足不願仕也（見文集又按呂申公家傳云公判太學先生之居敦請爲太學正）先生固辭公即命駕過之又知蔡州將行言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顥年三十九月公特立之標出羣之姿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絶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爲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明道行狀云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尚書左丞呂公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見哲宗徽宗實錄案溫公集與呂申公同薦河南處士程顥力學好古安貧節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旌用（見禮義年譜五十不求壯進）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顥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資

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其神之妙言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啓道天聰一正君心爲天下福又謂頤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眞儒俾侍經筵足以不變斯文又論祖宗時起陳摶种放高風素節聞於天下搢紳所不及知者觀其所學眞得聖人之傳致思力行非一日之積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乞訪問其至言至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謂頤以言乎道則莫徹三才而無遺以言乎德則無一善之或遺毫之爲間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理之不總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當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眞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

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見錄實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名顯於時陛下復起頤而用之頤趣召以來待詔闕下四方後又莫不翹首向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將議焉則陛下此舉繫天下之心匪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爲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頤一人而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爲朝廷出矣

除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王巖叟奏云伏聞聖恩特除程頤京官仍與校書郎足以見陛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然臣區區之誠尚有以爲陛下言者願陛下一召見之試以一言問爲國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觀其人臣以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有嘉言以新聖聽此臣所以區區而進頤然非爲多頤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一見而後命之以官則之而不悔授受之間兩得之矣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諭將以爲崇政殿說書先

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當於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後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祗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劄子三道見文集案劉忠肅公文集有章疏說論先生辭甲居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爲非是蓋不知先生出處語默之際其義固已精矣既而命下以通直郎

崇政殿說書錄實 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道少主不宜踈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觀文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錄實 先生所定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見文集舊實錄云禮部尚書胡宗愈謂先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

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
深詆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六月上疏太皇太后
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
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
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閒日一
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
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即令講
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
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
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
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

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
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所講官欲有所
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
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
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
之體再辭不受見文集楊時曰事道與權仕不同常
兼數局如鼓院藥院之類夷甫一切受之及伊川先
生爲講官朝廷亦欲使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
不仕者爲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
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
人鮮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爲是也二年又上疏論延
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

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爲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見文集)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

何以爲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富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曾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見文集)(語詳胡氏論說)而哲宗亦嘗首肯之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然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飲食日就醫官問起居謁錄(見文集)然入侍之際容貌極嚴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踰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

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見邵氏聞見錄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見語錄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見馬永卿所編劉諫議語錄且云溫公聞之亦不悅或云恐無此事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見語錄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致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見文集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爲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乎見語錄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見龜山語錄或云恐無此事文潞公嘗

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眞
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
自任論議襃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
名世者疾之如讎與其黨類巧爲謗詆見龜山語錄王公繫年錄
呂申公家傳又先生之子端中所撰集序又按蘇軾奏狀亦自云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又按
侍御史呂陶言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而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是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
可賀赦才了却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赦了却往弔喪於
理無害蘇軾遂以鄙語戲程頤衆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又語錄云國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饌子瞻
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爲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爲劉氏
者左袒於是范醇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又鮮于綽傳信錄云舊例行香齋筵兩制以上及臺諫官設

蔬饌然以粗糲遂輪爲食會皆用肉食矣元祐初崇政殿說書程正叔以食肉爲非是議爲素食衆多不
從一日門人范淳夫當食遂具蔬饌內翰蘇子瞻因以鄙語戲正叔正叔門人朱公掞輩銜之遂立敵
矣是後蔬饌亦不行又語錄云時呂申公爲相凡事有疑必質于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
詆之又曰朝廷欲以游酢爲某官蘇右丞沮止及伊川空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須觀過其門者無
不肅又按劉諫議盡言集亦有異論劉非蘇黨蓋不相知耳一日赴講會上瘡疹
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
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
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
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
因奏先生汙下憸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

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讎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見舊實錄又文仲傳載呂申公之言曰文仲爲蘇軾所誘脅其論事皆用軾意又呂申公家傳亦載其與呂大防劉摯王存同駁文仲所論朱光庭事語甚激切且云文仲本以抗直稱然惷不曉事爲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自知爲小人所紿憤鬱嘔血而死故舊錄因多妄然此類亦不爲無據新錄皆刪之失其實矣又范太史家傳云元祐九年奏曰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實爲希闊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卽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illegible]於頤因以誤聖聽也頤在經筵切以皇帝陛下追學不[illegible]請[illegible][illegible]常繁矣惜第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排[illegible][illegible]闢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請頤大使大邪[illegible]賣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次舊頤人臣以音[illegible]從[illegible]諫其言皆誣罔非賢也蓋

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伏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以爲頤黨陛下愼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爲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於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太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王公繫年錄云元祐七年三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進呈程頤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簾中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遂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頤竟爲蜀黨所擠今又適軾弟轍執政纔進稟便云但恐不肯靖簾中入其說

故嗾不復得召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親文集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為有慾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宮親舊錄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申祕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親文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親實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親錄語元符二年正月勇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制見集曲還洛記善錄云先生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

十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乞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唯吾所欲爾見文集語錄又劉忠肅公家私記范夔妻之意記建中靖國云此除乃李邴記范舊致仕前此未嘗致仕而云舊致仕疑西監供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不以即嘗致仕也未詳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敘復過優記追所復官又敘復過優亦詳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語錄云莊致虛言程某以說行惑亂衆聽而尹

焞張繹爲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鞫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見語錄五年復宣義郎致仕見實錄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尹焞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玩味即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見語錄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于家年七十有五見實錄於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見語錄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

云非也[illegible]不與先生往來及卒亦不致奠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見語錄侯仲良曰朱公掞見明道于汝州踰月而歸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爾明道則已從容惜其蚤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不至有今日事矣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第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見集序尹焞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爲之間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爲矯異不爲矯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閫閾以弔喪歸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簡檢蔬飯必潔大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事無所不能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不足子之言若是何邪謝子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利也謂無利也遂止銅貴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則隘易鴻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緊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司馬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詩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而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槩矣

祭文

張繹

嗚呼利害生於身禮義根於心伊此心喪于利害而禮義以爲虛也故先生踽踽獨行斯世一作於世而衆乃以爲迂也惟尚德者以爲卓絶之行而忠信者以爲孚也立義者以爲不可犯而違權者以爲不可拘也在吾先生會何有意心與道合一道會作泯然無際無欲可以繫羈兮自克者知其難也不立意以爲言兮知言者識其要也德輶如毛毛猶有倫無聲無臭夫何可親嗚呼先生之道不可得而名也一得而名也作某等不言者反以爲病兮此心終不得而形也惟泰山作維一作惟以爲高兮日月以爲明也春風以爲和兮嚴霜以爲

清也在昔諸儒各行其志或得于數或觀于禮學者趨之逐之作世澼其美獨吾先生淡乎無味得味之眞死其乃已自某之見一作等受教七年于茲含孕化育以蕃以滋天地其容我兮父母其生之君親其臨我兮夫子其成之欲報之心何日忘之先生有言一本上有昔字將築室于伊雒之濵望先生之墓以畢吾此生也一本無吾字嗚呼夫子沒而微言絶則固不可得而聞也一本上有其等字然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惟與二

三子一本無此五字有益當字洗心去智格物去意期默契斯道在先生爲未亡也嗚呼二三子之志一作某之志等不待物而後見先生之行不待誄而後徵然而山頹梁壞何以寄情淒風一奠敬祖于庭百年之恨併此以傾

尹子曰先生之葬洛人畏入黨無敢送者故祭文惟張繹范域孟厚及焞四人乙夜有素衣白馬至者視之邵溥也乃附名焉蓋溥亦有所畏而薄暮出城是以後又按語録云先生以易傳授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學者更須自體究故祭文有七分之語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奏狀 略

胡安國

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韋布超居講筵自司勸講不爲辯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第莫獲繼焉雖崇寧閒曲加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楊時劉安節許景衡馬伸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眞僞而河洛之學幾絕矣壬子年臣嘗至行關有仲并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爲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爲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明人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誚夫有爲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得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顥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而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顥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顥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僻語淫說鄙諭豈其文也哉顥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于家庭其辭受取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有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紳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爾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頤關中有張載此四人者皆道學德行名於當世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陀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載

有正蒙書頗有易春秋傳顗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
質疑請益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書疏銘詩
並行於世而傳者多矣其氣臣愚伏望陛下特降指
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
以見聖世雖當禁暴誅亂奉詞伐罪之時猶有崇儒
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裒集四人之遺書委
官校正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
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
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
河南程氏遺書附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河南程氏外書目錄

第一

朱公掞錄拾遺朱光庭字公掞從二先生學元豐中爲給諫此篇本與師訓入關等篇相雜疑朱公自記所聞又抄諸人所記以附其後今不可考特拾其遺如此云

第二

朱公掞問學拾遺本別爲一篇而多與前篇重複今已刪去

第三

陳氏本拾遺撱延平陳淵字幾叟靖公門人

第四

程氏學拾遺李參錄參端伯之第學於伊川先生此書十卷其五卷乃劉贊夫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秋解其五卷雜有端伯質夫入關諸篇

第五

馮氏本拾遺汝州馮理字璧先學於伊川先生自號東皐子其子忠恕字貫道學於尹氏編此雜有入關等篇

第六

羅氏本拾遺延平羅從彥字仲素楊文靖公門人

第七

胡氏本拾遺胡文定公家本又有別本文其言而每章冠以子曰字者今亦取其不見於諸篇者附于此

第八

游氏本拾遺游定夫院家本察

第九

春秋錄拾遺吳人玉蘋信伯學於伊川先生集錄諸言春秋者為此編

第十

大全集拾遺建陽印本

第十一

時氏本拾遺時蔡芝所集號程子微言凡二十五卷多改易本語者

第十二

傳聞雜記　王氏塵史
發明義理　呂氏家塾記
酬酢事變　邵氏見聞錄
范公日記　朱公手帖
上蔡語錄　龜山語錄
庭聞蒙錄

俟子雅言　浩陵記善　和靖語錄
靈澤語錄　晁景迂集　晁氏客語
呂氏童蒙訓　雜志
旺嘯明記　孔文仲疏

右程氏外書十二篇。晁所序次。可緝寫。始晁序次程氏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錄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繆。而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遺也。於是取諸集錄參伍相除。得此十有二篇以爲外書。夫先生之言。非有精粗之異。而兩書皆非一手所記。其淺深工拙又未可以一槩論。其曰外書云者。特以取之雜或不能審其所自來。其視前

書學者尤當精擇而審取之耳。乾道癸巳六月乙亥新安朱熹謹書

朱公掞錄拾遺

性靜者可以爲學淳

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淳

實是實非能辨則循實至形而上者也正

理也循此理乃可進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也正

忠信爲基本所以進德也辭修誠意立所以居業也

此乃乾道由此二句可至聖人也淳

得意則可以忘言然無言又不見其意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心得之。然後可以爲己物。淳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爲學本。

默而識之。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善問者斯可矣。

治其器必求其用。學道者當如何爾。

學始於不欺闇室。

學者多敗於解釋。注疏不須用功深。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

去不仁則仁存。

仁誠此四事。由行而言。

謂智。誠此之謂信。

義發此之謂禮。知此之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若上竿弄繩至於輸誠至

則不可得而知。上等初習數尺。而後至於百尺。習

化其高。矧聖人誠至之事。豈可得而知。淳

人必以忠信爲本。無友不如己者。無忠信者也。子以

四教文行忠信。忠信禮之本。人無忠信則不可以

爲學。

士大夫必建家廟。廟必東向。其位取地潔不喧處。設

席坐位皆如事生。以太祖面東。左昭右穆而已。男

女異位。蓋舅婦生無共坐也。姑婦之位亦同。太祖

之設。其主皆刻木牌。取生前行第或銜位而已。婦

各從夫每月告朔茶酒四時春以寒食夏以端午
秋以重陽冬以長至此時祭也每祭訖則藏主於
北壁夾室拜墳則十月一日拜之感霜露也寒食
則又從常禮祭之飲食則稱家有無祭器坐席皆
不可雜用廟門非祭則嚴扃之童孩婦妾皆不可
使褻而近也
仁者在已何憂之有凡不在已逐物在外皆憂也樂
天知命故不憂此之謂也若顏子簞瓢在他人則
憂而顏子獨樂者仁而已
作詩者未必皆聖賢當時所取者取其意思止於
義而已其言未必盡善如比君以碩鼠彼童之類
詩有取其意思可取者如無衣之詩亦有時而迫切
取興有一事含數件事者如瞻彼日月悠悠我思
詖辭偏蔽淫辭陷溺深邪辭信其說至於躭惑遁辭
生於不正窮著便遁如墨者夷之辭此四者楊
墨兼有
不以文害辭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
詩爲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
作文當如此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以孔子本以見衛君行道反以

非禮見迫。孔子歎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喪予之意。
否否泰之否。天厭吾道也。
性與天道。此子貢初時未達此。後能達之。故發此歎
辭。非謂孔子不言。其意義淵奧如此。人豈易到。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擧矣翔而後集。子路聞
之竦然共立後三嗅而作。文如此順。恐後人編簡
脫錯。嗅字又不知古作甚字。又近唄字。薄賣切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令人不爲也。
信之不篤。執德無由弘。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然後可
以祈益。
無衣若以王道出軍行師。我則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七月。豳風大意憂思深遠。有終久底意。不惟豳國當
如此。又成王中變。自然發起周公言終久意思。一
之日二之日語辭如此。今人尚道甚時如何。又如
何不可謂變月言日。女心傷悲。采蘩女功之時。悲
則思慮意。當女功事。思慮一家之所須。君子之奉。
殆及君子同享此。不須執詞。此是終久底意。
鴟鴞惡鳥。謂之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言惜巢之甚。在
鳥如此。在人則是不壞王室。不必以子爲管蔡。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鶉是管蔡此一篇關文難解
出車嘽嘽草蟲意是南征西夷怨薄伐西戎時如此
采薇彼爾戍役戍役維何維常之華言與將帥相承
副如棠棣之華路路車也君子將率也君子所依
小人所腓喻君子之憑依士衆小人則腓也易咸
其腓腓腳肚動貌作止柔止喻時
皇華送之以禮樂君不能自行故遣使以諭誠意於
四方若無忠信安得誠意言此詩是如此不必詩
中求
九罭遵渚不宜刺朝廷言公之不歸於女信安乎得
無以我公歸乎
詩若還以樂天知命處之則一時都無事其中也有
君子情意不到處
詩可以怨譏刺總是
小弁與舜之怨別舜是自怨小弁直怨我罪伊何
大要則止乎禮義其情則是國人之情
考槃觀其名早已可見君子之心處之已安知天下
決然不可復爲雖然如此退處至於其心寤寐間
永思念不得復告於君眄彼不忘君之意
候人言不稱其君臣相遇賢者蔚亦草木襄茂貌山

有蒼蔚之草木。便朝躋而來之。室有婉孌之小女。
人便斯飢而思之。蒼蔚言其林。婉孌言其德。
白華自是澤之爲菅。白茅自是爲束。各自爲用。如后
妾各自有職分之子。却遠此義理。雲結爲雨。露所
以均被。菅茅王之遇妃妾。貴賤亦當均被我。天運
艱難故之子不猶。碩人。幽王也。樵彼桑薪。薪之善
者也。申后宜待之以禮。今反薄。鼓聲聞於外。我之
誠意。反不能感動於君。此有鶖得所之不若也。鶖
鶖戢翼。其常如此。痛石聲高以升車。今捨此復卑。
如舍申適褒。

丘中有麻。大都言丘言阿言山。多喻朝廷。丘山是物
所生聚處。麻是亦生其間。不謂丘中更豐美。但言
丘中有麻。麻能衣人。有用底物。喻賢者有益於人。
言朝廷當有賢者。今彼留乃小人。賢者却容嗟不
見用。將其來施施。思其來當有賢者以施惠澤也。
麥。人所賴以食。亦喻賢者。却反在鄉國。故思其來
食。李。徒能悅人口而不足以濟人。如小人在位。徒
能悅人而無實效。及於民。又貽我佩玖。止以其玩
好而不切於用。賢者則如麻麥之衣食人。

丘中有麻。不是所宜有處。（下字本無）

碩人頎頎碩人敖敖疑頎頎敖敖兩句先言莊公衣
裝衣非婦人服說于農郊言其勤政已下始言莊
姜翟茀以朝勸勉莊公使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不
說使驕上僭却言其勤政見莊姜賢慮舍怒不妬
爭意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言罛非取魚之意不能
得大魚興莊姜不見答徒有葭菱揭揭似庶姜孽
孽驕且上僭故庶士有朅言國人閔而憂之也罛
小器也鱣鮪大魚也葭菱冗雜貌罛中又隱無子
意
自牧歸薍卑以自牧之意美柔順意自牧歸順信美
且是此非是女能如此美乃賢美人貽之如此深
美之所以切責之序言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式微式辭微微衛君之躬指其人也
方伯連帥故暴露於中野微衛君之躬指其人也
又切指其人君子望之泥中泥塗之中
也大率詩意責優柔不迫切此乃治詩之法以為
君若不在此我胡為在此斥黎君也乃是脅君以
歸又迫切時幾乎罵
旄丘地名前高後下誕之節节言葛節短也延蔓相
屬救伯何故却不相救邶何字之一作意黎在衛

之西狄在衛之北我黎之臣子非無車但汝不與
我同故也
中谷有蓷蓷炎蓷當在水不當在谷中是失所意脩
字非脩長之脩擬同周禮脩脯之脩過於乾底意
暵暴也其乾猶未甚但遇爾艱難我便不善去濕
則其性之濕都無言其恩意已絶啜其泣矣何嗟
及矣嗟時也
三英粲兮粲然光明貌英乃若五紽類自是衣服禮
數制度非三德也
芄蘭蔓生草柔弱不能自立須依附方成枝葉與惠
公柔弱童子佩成人之服雖佩人君成人之服其
才能却不我知垂帶悸兮臨朝悸悸然執心不定
甲長也才能却不能君長我庶民
兎爰兎奔走意詩序閔周由桓王失信故諸侯背叛
構怨連禍而使王師傷敗却周人受其禍難羅本
以罝兎今却雉罹于羅如諸侯不執周人受害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雙飛之意此男怨之辭言雄雉
尚得其配匹已及不如我之懷思自罹此阻隔次
章女怨下上其音相應和之辭日月取其迭往來
之意又日月陰陽相配而不相見又旦暮所見動

人情思總意包其間百爾君子責為政者汝豈不知德行戰國問惟是報怨不然貪人土地未嘗有以義興師動衆言但不忮不求何所用而不臧忮報怨也求貪土地也若以義興師婦人何怨之有婦人猶然之正也若謂夫從役婦便怨成何義理

狡童褰裳此兩篇都只一意別無異義然謂君為狡童於義有害離騷之中憂君之心則至然謂之不合道者後面比君為禽又況目之狡童言不與我即是鄭國人臣罪當誅天王聖明文王之心以紂為聖明何可比君為禽又況目之狡童但作詩者未必皆聖人孔子各有所取此則取其不能與賢人圖事

清人一篇却是詠歌其事舍情意在其間消彭軸莫也是地名左旋右抽中軍作好不必言射猶言高克之進不以禮

摽有梅汝汝惟恐不及時

有女同車前說忽不娶齊女後言齊女却失却本意忽不娶齊大非偶却不因色此則是設辭下言彼美結他詩中似此者亦多

丰以諸事豐備此詩主意言男則須言女是俟我於
巷非不下我又俟我於堂非不有禮將迎不可訓
作送但女家因事不得將迎也衣錦褧錦即是丈
夫若婦人則惟欲其顯安有惡其文之著古之錦
疑今之綾是褧錦相副之物如男女相配叔兮伯
兮故駕予與行都主男女怨思失期意
東門之楊言婚自昏時兮則明星煌煌而不至楊最
得陽氣之先者言人又不及時
几說婚姻男女多言東東取生育之意人君多言南
凶喪多言北又有各就其國所有而言者如周詩

羔裘豹袪不是相稱猶君臣民須一體今又不相卹
民則惟惠之懷言豈無他人惟子之故
汾沮洳沮洳水浸下濕之地雖有生物衆人棄之如此
不采而君去采之言其儉嗇太過衆人棄之如此
彼其之子反美愛之無度公路公行非公道如此
非衆人所共取即非公族公類公路衆人所
共由之路
伐檀檀材可適用者言君子雖不得進亦自致身於
清潔之地檀美材須是作梁棟用至於輪輻非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可爲

東門之墠除地曰墠茹藘可以染色言以禮則坦平如墠以色則蘙阻如阪所以致民如此者正謂其室家則邇其人甚遠大抵半東門之楊盡是已許昏後以禮不足不能成昏至於過時後上又不能使人殺禮故使人至淫奔婦人脯脩棗栗若以禮時則是踐履此室家之道豈不思欲得以禮如此但子不我即故待禮不得也

葛屨儉嗇便機巧計校所得也糾糾浶牢固意言牢做

葛屨亦以履霜摻摻者言衣服亦分貴賤禮諸毋不潄裳褄之襋之補綻意提提據字義勞意究然左辟右揷衣古者短右袂謂便於事此皆賤者之事却佩象揥貴者之服此等總生於褊心

無衣武公始并晉國而能請命於天子之使故美其可美也當時使來到國故請之七與六衣中一箇數自無以六爲節此惟美其能請命一事以篡國殺君不以爲羞至於衣服僭侈何難然其心不安至於請命然後安此意思却可取又聖人不獨取其如此亦以見當時之善雖大惡有如此詩亦可取魯風詩非無大惡然聖人録其頌不録其風此

則爲君諱也觀其頌之善止於此其他則可知
揚之水白石鑿鑿同介甫說素衣朱襮見其美於外
如袒裼在下反見其德澤於民使晉人從之
采苓采苓是苦草首陽之上却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朱公掞問學拾遺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在理可使無怨於事亦難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伯淳

子貢問爲仁孔子告以爲仁之資非極力言仁也正叔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無得也有始有卒先後之序也正叔

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乃曾子所言毋意私意也毋必爲毋固滯毋彼我伯淳也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正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忠者天下大公之道恕所以行之也忠言其體天道
也恕言其用人道也 叔正
其言之不作所爲言之不愧 淳伯
畏天命則可以不失付畀之重畏大人如此尊嚴而
亦自可畏畏聖人之言則可以進德 淳伯
周至也君子周至而不阿比 叔正
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動容周旋中禮斯遠暴慢矣正
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
倍矣正身而不外求故曰道不遠人 淳伯
尊五美屏四惡爲政在已 淳伯

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 淳伯
性與天道非自得之則不知故曰不可得而聞 淳伯
如形而上者謂之道不可移謂字在之字下此孔子
文章 淳伯
弘寬廣也毅奮然也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
則隘陋 淳伯
君子以矜莊自持不與人爭 叔正
九思各專其一 淳伯
何莫由斯道也可離非道 淳伯
吾斯之未能信不先自信何以治人 淳伯

里仁爲美里人之所止（伯淳）見賢便思齊有爲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蓋莫不在已（伯淳）

生理本直罔不直也亦生者幸而免也（伯淳）知之者在彼而我知之也好之者雖篤而未能有之至於樂之則爲已之所有（正叔）民亦人也務人之義乃知也鬼神不敬則是不知不遠則至於瀆敬而遠之所以爲知（伯淳）先難克已也（伯淳）

聖乃仁之成德謂仁爲聖譬由雕木爲龍木乃仁也龍乃聖也指木爲龍可乎故博施濟衆乃聖之事舉仁而言之則能近取譬反身之謂也（伯淳）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顏子當之（正叔）

彼之事是則吾當師之彼之事非是則吾又何校焉是以君子未嘗校也（伯淳）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司馬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爲是（正叔）

貧不怨則諂諂左甚於怨蓋守不固而有所爲也（伯淳）

君子爲善只有上達小人爲不善只有下達（伯淳）
古之學者爲己爲己在己也（伯淳）
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伯淳）
樂取於人爲善便是與人爲善與人爲善乃公也（正叔）
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伯淳）
公孫丑問孟子加齊之卿相恐有所不勝而動心比
宮黝之勇氣亦不知守也孟施舍之勇知守氣而
不知守約也曾子之所謂勇乃守約守約乃義也
與孟子之勇同（伯淳）
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蓋不知義在內也志帥氣

也持定其志無暴亂其氣兩事也志專一則動氣
氣專一則動志然志動氣爲多且若志專在淫辭
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故蹶者趨者反
動其心志者心之所之也（伯淳）
自曾子守義皆內正本之學則觀人可以
知言蔽陷遁窮皆離本也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
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蓋有德者必不
言而曰我於辭命不能者不尚言也易所謂尚口
乃窮也（伯淳）
宰我子貢有若其智足以知聖人汙曲亦不至阿其

所好以孔子之道彌綸天壤固賢於堯舜而觀生民以來有如夫子者乎然而未爲盡論但不至阿其所好也伯淳

所存者神在已也所過者化及物也伯淳

驩虞有所造爲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哉如天之自然乃王道之至者之政伯淳

色形所有也聖人人倫之至故可以踐形伯淳

盎於背睟也正叔

此亦安人也是以義斷在聖人如天地涵容但哀矜而已矣厚

自反而忠而橫逆者循若是君子曰又何難焉此一事已處了若聖人哀矜又別一事正叔

不下帶言近也正叔

不樣凶也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正叔

日月之明但容光者無不照正叔

保民如赤子此所以爲大人謂不失嬰兒之心不若保民如赤子爲大

湯武反之也湯武身之也身踐履也反復也復則至聖人之地伯淳

蓋惡則有所不爲知所止乃義之端伯淳

務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然後由仁義行。正淑

仁推之及人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正淑

坤六二文言云云坤道也誠爲統體敬爲用敬則內自直誠合內外之道則萬物流形故義以方外聖人齋戒敬也以神明其德惡人齋戒亦敬也故可以事上帝。伯淳

先見則吉可知不見故致凶。伯淳

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用蓍以求卦非謂有蓍而後畫卦。伯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祇與底通使底至也無至於悔。伯淳

巽以行權義理所順處所以行權。伯淳

安安安於理之所安者。伯淳

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如日月之食乃君子之過。

人心人欲道心天理。正淑

大學之道在明其明德明德乃止於至善也知既至自然意誠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至也知之至故未嘗復行他人復行知之不至也。正淑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物事也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

物也然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正叔
君子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
室尚不愧于屋漏君子慎獨伯淳
敬則自然儼若思安定辭其德可以安民伯淳
有餘便是過慥篤實貌
正其理則萬事一以貫之也正叔
君子而時中無時不中伯淳
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
淳曰既誠矣心焉用養邪荀子不知誠

河南程氏外書第二

陳氏本拾遺

朝聞道夕死可矣死得是也

三月不違仁言其久過此則從心不踰矩聖人也聖人則渾然無間斷故不言三月此孔子所以惜其未止也

聖人天地之用也

養心莫善於寡欲多欲皆自外來公欲亦寡矣與於詩者吟咏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之氣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乃天道也

由孟子可以觀易

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爲心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

人之一肢病不知痛癢謂之不仁人之不仁亦猶是
也蓋不知仁道之在已也知仁道之在已而由之
乃仁也

克者勝也難勝莫如已勝已之私則能有諸已是反
身而誠者也凡言仁者能有諸已也一作凡言克者未能有諸
已也必誠之在已然後爲克已禮亦理也有諸已則
無不中於理君子慎獨欲以直內義以方外所以
爲克已復禮也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
歸仁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
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已一作充仁則心
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一言可以興邦公也一言可以喪邦私也公生明
極高明而道中庸非二事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
不極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伯
君子有義有命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
也求在我者也此言義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

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此言命也至於聖人則惟有義而無命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此言義不言命也

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

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思至于再則已審三則惑矣

艮其背止欲於無見若欲見於彼而止之所施各異

若艮其止止其所也止各當其所也聖人所以應萬變而不窮（一作勞）者事各止當其所也若鑒在此而物之妍媸自見於彼也聖人不與焉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時行時止對時止而言亦止其所也

艮思不出其位乃止其所也動靜不失其時皆止其所也艮其背乃止也背無欲無思也故可止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時年未五十也孔子未發明易道之時如八索之類不能無謬亂既贊易道黜八索則易之道可以無過謬言學與大旨謙也

子貢善形容孔子德美溫以接物良乃善心恭則不傲儉則無欲讓則不好勝至於是邦宜必聞政

孔子生而知之者也自十五以下事皆學而知之者所以教人也三十有所立四十能不惑五十知天

命而未至命。六十聞一以知百。耳順心通也。凡人聞一言則滯於一言。一事則滯於一事。不能貫通。耳順者。聞言則喻。無所不通。七十從心然後至於命。

顏無伐善則不私矣。無施勞則仁矣。顏子之志則可謂大而無以加矣。然以孔子之言觀之。則顏子之言出於有心者也。至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猶天地之化。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爲也。今夫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靮之制在乎人。而不知羈靮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

孔子之見南子。禮當見之也。南子之欲見孔子。亦其善心也。聖人豈得而拒之。子路不悅。故夫子陳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言使我至此者天命也。

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爾無隱乎爾。無知之謂也。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言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必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孔子孟子則可見矣。

叩其兩端者。如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舉其近者衆人之所知極其遠者雖聖人亦如是矣其與人莫不皆然終始兩端皆竭盡矣
聖人愈自卑而道已高賢人不高則道不尊聖賢之分也不爲酒困是也
子路冉有公西華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晳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孔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
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會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仲尼三年有成因周之舊
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也不在血氣則不遷
於義理無害雖貧亦樂有害則慊慊則一有不樂
桀溺言天下衰亂無道者滔滔皆是也孔子雖欲行其教而誰可以化而易之孔子言如使天下有道我則無所治不與易之也今所以周流四方爲時無道故也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知其不可而猶爲之故其言如此
二帝三王之道後世無以加焉孔子之所常言故弟子聚而記之夫子得邦家亦猶是也

語之而敬故不惰言其好學也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不及也如有所立卓爾聖
人之中也
子在回何敢死死當爲先死非回之所當爲所當爲
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以討其罪爾
舉前代之善者準此以損益之此成法也鄭聲使人
淫溺佞人使人危殆放遠之然後可守成法
不踰閑者不踰矩也小德出入於法度之中大德如
孔子小德如顏子有一不善是亦出入也
聖人之教未嘗私厚其子學詩學禮止可告之若此

學必待其自肯
孔子與惡人言故以遜辭免禍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惟義所在此之謂也然而孔子未嘗不欲仕但仕
於陽虎之時則不可吾將仕矣未爲非信也
公山召我而豈徒哉是孔子意他雖救而召我其心
不徒然往而教之遷善使不叛則已此則於義直
有可往之理而孔子亦有實知其不能改而不往
者佛肸召亦然
禘自既灌而往皆不足觀從首至末皆非也知孔子
不欲觀之說則於天下知萬事各正其名則其治

如示諸掌.

獲罪於天時無所祈禱何爲媚奧何爲媚竈奧尊者所居喻貴臣竈一家所切喻當權.

孔門弟子自孔子沒後各自離散只有曾子便別如子夏子張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道不可自子貢以上必皆不肯某自涪陵歸見門人皆已支離不知他日身後又如何也但得箇信時便自有長進處孔子弟子甚多亦不能皆合於孔子如子路言子之迂也又曰末之也已及其退思經合於孔子只爲他信便自然思量到也此一段莆田本

皆不及門今不在焉.

德不孤必有鄰一德立而百善從之.

賡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只取不遠之意.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此聖人嘆雉在山梁得其時而民不得其時也子路不察乃共之三嗅而作使子路知我意不在是也.

毋意毋非禁止之辭聖人絶此四者何用禁止毋意與毋我相近毋固與毋必相近須要分別不同意與志別志是所存處意是發動處如先意承志自

別也意發而當即是理也非意也發而不當是私意也又問聖人莫是任理而不任意否曰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河南程氏外書第四

程氏學拾遺　李衆錄

格物者格至也物者凡遇事皆物也欲以窮至物理也窮至物理無他唯思而已矣思曰睿睿作聖聖人亦自思而得況於事物乎

性聖人可以踐形者人生稟五行之秀氣頭圓足方以肖天地則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為能盡人之道故可以踐形人道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類皆是也

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仁者用心以公故能好惡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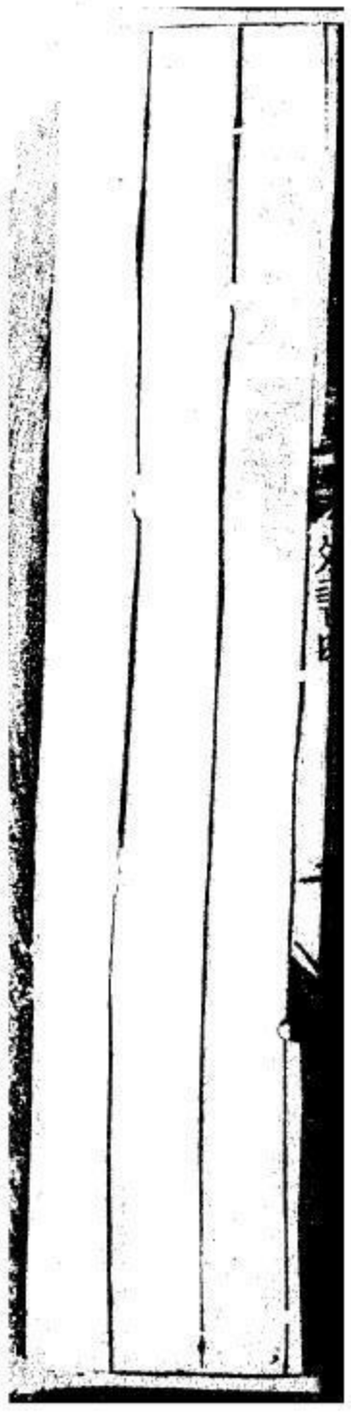
公最近仁人循私欲則不忠公理則忠矣以公理施於人所以恕也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故者舊也言凡性之初未嘗不以順利爲主謂之利者唯不害之謂也一篇之義皆欲順利之而已

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謂望天下有治道太平而未得見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者謂遠邇之人之事也人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何謂理何謂義學者當深思

漢之儒者所以從學數百人非惟風俗亦皆篤行君子也晉人高尚不足道矣質夫曰盡心知性佛亦有至此者存心養性佛本不至此先生曰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惟聖人乎質夫云頻復不已遂至迷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河南程氏外書第五

馮氏本拾遺

春秋書災異蓋非偶然不云霜隕而云隕霜不云夷伯之廟震而云震夷伯之廟分明是有意於人事也

天人之理自有相合人事勝則天不爲災人事不勝則天爲災人事常隨天理天變非應人事如祁寒暑雨天之常理然人氣壯則不爲疾氣羸弱則必有疾非天固欲爲害人事德不勝也如漢儒之學皆牽合附會不可信

自孔子贊易之後更無人會讀易先儒不見於書者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則不可知見於書者皆未盡如王輔嗣韓康伯只以莊老解之是何道理於易傳授曾下工夫如學者見問儘有可商量書則未欲出之也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少添一隻脚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

嗟毋亦當爲主但不可入廟子當祀於私室主之制度則一蓋有法象不可增損增損則不成矣

祭如在言祭自己祖先祭神如神在言其他所祭者

如天地山川皆是也

非其鬼言已不當祭者既知其非然且爲之是無勇也無勇雖因上文然不止於此一事

論語孟子只剩讀着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着意便不足某始作此二書文字既而思之又似剩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過某嘗謂世間有三事工夫一般國家之祈天求命道釋氏之學正似用管窺天一直便見道他不是不得只是却不見全體

家之長生父視儒者之入于聖人理道皆一

不信神怪事亦不得便放猛須是知道理若是只放
猛不知道理撞出來後如何處置
月令儘是一部好書未易破他柳子厚破得他不是
若春行賞秋行刑只是舉大綱如此如云湯執中
文王視民如傷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不成聖人各
只有一事可稱也且据一處言之耳又如冬日則
飲湯夏日則飲水不成冬日不得飲水夏日不得
飲湯也
四時改火不得不然蓋水之為患常少火之為患常
多龍見而雩可見寒食禁火只是將出新火必盡
熄天下之火然後出之也世間風俗蓋訛謬之甚
耳四時取火用本各異必据時之所宜不必盡考
也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
歸之於命可也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如顏子地位
豈有不善所謂不善者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
能知之知之便更不萌作顏子大率與聖人皆同
只這便有分別若無則便是聖人曾子三省只是
緊約束顏子便能三月之久到這些地位工夫尤

難直是峻絶。又大段着力不得。

合葬須以元妃配享。須以宗子之嫡母。此不易之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河南程氏外書第六

羅氏本拾遺

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

赤烏几几只是形容周公一箇氣象乃孟子所謂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之意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亦只是形容文王氣象大抵古人形容聖人多此類如倬彼雲漢爲章于天亦是形容聖人也

不識不知言文王化其民日用不知皆由天理也

與子游聞之當作於子游聞之若兩人同聞安得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箇知一箇不知。
利字不聚牝馬爲義。如云利牝馬之貞。則坤便只有三德。
陰必從陽。然後乃終有慶也。
黃中色。裳宜在下。則元吉。他卦皆有悔吝。惟謙未嘗有。他卦有待而亨。惟謙則便亨。
謙君子所以自終。故不言吉。衰取其多而增益其寡。
天理也。六二鳴謙。處中得正。而有德者。故鳴謙者乃中心得也。上六鳴謙乃有求者也。有求之小止於征國邑而已。故曰志未得也。
蹇以反身脩德。故往者在外也。在外必蹇。來者在內也。在內則有譽。無先。來連朋來。來碩。皆反身脩德之謂也。蹇蹇不暴進。內顧之象也。暴進出外則無事矣。連音平。連則無窮也。朋來則衆來。言朋來未免於有悔也。至於來碩。則來處於大人之事也。故曰從貴。
鬬闢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
堯之親九族。以明俊德之人爲先。蓋有天下國家者。以知人爲難。以親賢爲急。

善學者要不爲文字所梏故文義雖解錯而道理可
通行者不害也
論語曾子有子弟子論譔所以知者唯曾子有子不
名伊川
學而時習之應乃學習之義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
恐有聞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伊川
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爲仁之本孝弟有不中理或至
於犯上然亦鮮矣孟子曰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
也孰不爲守身守之本也不失其身而事親乃
誠孝也推此亦可以知爲仁之本明道

敬事而信以下事論其所存未及治具故不及禮樂
刑政伊川
行有餘力者當先立其本也有本而後學文然有本
則文自至矣明道
致身猶言致力乃委質也明道
人安重則學堅固伊川
禮之用和爲貴有不可行者偏也伊川
貧而能樂富而能好禮隨貧富所治當如此子貢引
切磋琢磨蓋治之謂也若貧而言好禮則至於
卑富而言樂則至於驕然貧而樂非好禮不能富

而好禮非樂不能明道
爲政以德然後無爲伊川
回於孔子之道無所不說故如愚退而省其所自得
亦足以開發矣故曰不愚
視其所以所爲也觀其所由所從也察其所安所處
也察其所處則見其心之所存在已者能知言窮
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明道
君子不器無所不施也若一才一藝則器也伊川
子貢問君子孔子告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而可以
爲君子因子貢多言而發也伊川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謂觀人者彼能先行其言吾然
後信之伊川
周謂周旋不比謂不相私比也伊川
學而不思則無得故周思而不學則不進故殆博學
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
學也伊川
尤罪自外至也悔理自內出也脩天爵則人爵至祿
在其中矣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
不爲利祿動若顏淵則不然矣君子謀道不謀食
學也祿在其中矣然學不必得祿猶耕之不必得

食亦有餘在其中矣君子知其如此故憂道不憂
貧此所以告干祿也伊川
奢自文生文過則爲奢不足則爲儉文著稱實而爲
飾文對實已爲兩物奢又文之過則去本遠矣儉
乃文不足此所以爲禮之本伊川
仁者如射射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豈
有爭也故曰其爭也君子乎伊川
下而飲非謂下堂而飲也若下堂而飲離去射位而飲
飲則辱之甚無此伊川
素喻質繪喻禮凡繪先施素地而加采如有美質而
更文之以禮伊川
灌以降神禘之始也既灌而往者自始以至終皆無
足觀言魯祭之非禮也不知者蓋爲魯諱如自此
事而正之其於天下如指掌之易伊川
爲力猶言爲功射有五善爲功不一故曰不同科所
謂五善者觀德行別邪正辨威儀云云伊川
事君盡禮在他人言之必曰小人以爲諂也聖人道
弘故止曰人以爲諂也伊川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哀窈窕
思賢才求之不得展轉反側是哀而不傷明道

成事不說至既往不咎者大槩相似重言之所以深
責之也如今人嗟惜一事未嘗不再三言之也愼
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
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耳愼
里居也擇仁而處之爲美道明
知者利仁知者以仁爲利而行之至若欲有名而爲
之之類皆是以爲利也愼
知者知仁爲美擇而行之是利仁也心有其仁故曰
利愼
君子懷德惟善之所在小人懷土惟事之所在君子
懷刑惟法之所在小人懷惠惟利之所在愼
子貢問賜也何如賜自矜其長而孔子以瑚璉之器
答者但瑚璉可施禮廟於宗廟如子貢之才可使
於四方可使與賓客言而已愼
未能自信不可以治人孔子所以說漆雕開之對明道
子貢常方人故孔子答以不暇而又問與回也孰愈
所以抑其方人也
聞一知十聞一知二舉多少而言也曰吾與汝弗如
也使子貢喻其言知其在勉不喻則亦可使慕之
皆有教也

不欲人之加諸我者施諸已而不願者也無加諸人者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者也此無伐善無施勞者能之故非子責所及卿

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唯子貢親達其理故能為是嘆美之辭言叡人不得聞也伊川

蔡與柔同大夫有采地而為山節藻稅之事不知也山節藻稅諸侯之事也伊川

三月不違仁言其久也然非成德之事

祝鮀之佞所謂巧言令色當衰世非此難免伊川

上知高遠之事非中人以下所可告蓋踰涯分也伊川

民之所宜者務之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爾也人之所以近鬼神而褻之者蓋惑也故有非鬼而祭之淫祀以求福知者則敬而遠之明道

知如水之流仁如山之安動靜仁知之體也動則自樂靜則自壽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伊川

觚之為器不得其法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天下之事亦猶是也伊川

宰我言如井中有仁仁者當下而從之歟子曰君子

可使之往不可陷以非其所覆可欺以其方難罔
以非其道明道
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所謂約之以
禮者能守禮而由於規矩者也未及知之也止可
以不畔道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
之知之次也與此相近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
禮欲罷不能是已知之而進不止者也明道
中庸之德不可須臾離民鮮有久行其道者也伊川
聖則無大小至於仁兼上下大小而言之博施濟衆
亦仁也堯舜其猶病諸言猶難之也

博則廣而無極衆則多而無窮聖人必徹徧天下
無一人之惡無一物不得其所然亦不能故曰病
諸脩己以安百姓堯猶是也伊川
人於文采皆不曰吾猶人也皆曰勝於人爾至於躬
行君子則吾未見其人也伊川
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爲天下而三
讓之言其公也明道
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
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爲三
公矣伊川

凡人有所計校者皆私意也孟子曰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仁者欲人之善而矜人之惡不計校小大強弱而事之故能保天下犯而不校亦樂天順理者也(明道)

人而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甚必至於亂(明道)

爲學三年而不至於善是不善學也(明道)

亂治也師摯始治關雎之樂其聲洋洋乎盈耳哉美之也(明道)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孔子之所罕言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後自太師而下入河適漢由樂正魯不用而放棄之也(明道)

禹吾無間然矣言德純完無可非間(明道)

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蓋人不當以利爲心易曰利者義之和以義而致利斯可矣罕言仁者以其道大故也論語一部言仁豈少哉蓋仁者大事門人一一紀錄盡平生所言如此亦不爲多也(伊川)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者盡以告人他無知也與吾無隱乎爾同(伊川)

即就也兩端猶曰頭尾謂終始吾鄙夫也伊川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者嘗欲將至有開必
先也伊川
可與共學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其所往也可與
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與權衡之權同稱物
而知其輕重者也人無權衡則不能知輕重聖人
則不以權衡而知輕重矣聖人則是權衡也伊川
寢食不當言語時必齊如也臨祭則敬也明道
色斯舉矣不至悔吝翔而後集審擇其處明道
山梁雌雉得其時遂其性而人逢亂世反不得其所

子路不達故共具之孔子俾子路復審言詳意故
三嗅而起蹊子路知之也伊川
先進猶言前輩也後進猶言後輩也先進之於禮樂
有其誠意而質也故曰野人後進之於禮樂習其
容止而文者也故曰君子孔子患時之文弊而欲
救之以質故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取其誠意之
多也明道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謂其質朴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謂其得宜周末文弊當時之人自謂得宜而以古
人爲質朴故孔子欲從古人古人非質朴也伊川

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言此時皆無及孔子之門者。思其人。故數顏子以下十人。有德行者政事者言語者文學者。皆從於陳蔡者也。明道

四科乃從夫子于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之論也。明道

閔子之於父母昆弟。盡其道而處之。故人無非間之言。伊川

過猶不及。如琴張曾晳之狂皆過也。然而行不掩焉。是無實也。明道

才高者過。過則一出一入。卑者不及。則隳惰廢弛。明道

師商過不及。其弊為楊墨。楊出於義。墨出於仁。仁義雖天下之美。然始如此者。失之毫釐。謬以千里。伊川

曾子少孔子始也魯。觀其後明道。豈魯也哉。明道

善人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自達者也。苟不覆聖賢之迹。則亦不入其奧。故為邦必至於百年乃可以勝殘去殺也。孟子以樂正子為善人信人。有諸己之謂信。能充實之可以至於聖賢。然其始必循轍迹而後能入也。論篤言之篤厚者也。取於人者惟言之篤厚者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未可知也。不可以論篤遂與之。必觀其行事乃可也。明道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言一旦能克己復禮則
天下稱其仁非一日之間也伊川
子路之言信故片言可以折獄伊川
宿謂預也非一宿之宿也伊川
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者也故孔
子因問而告之伊川
先之勞之者昔周公師保萬民易曰以左右民師保
左右先之也勞勉也又勞勉之伊川
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
嘗復有所告姑使深思之也謝

凡有物有形則有名則有理如以大為小以高
為下則言不順至於民無所措手足也伊川
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如何曰昔在
經筵時嘗說因言陛下若以朞月之事問臣臣便以三年
之事對朞月而已者整頓大綱也若夫有成則在
三年也然朞月三年之說今世又不同須從頭整
理可也漢公孫弘言三年而化臣竊遲之李石對
唐文宗以謂陛下責治太急皆率爾之言本不知
朞月三年之事伊

三十年爲一世。三十。壯有室也。必世而後仁化洽也。
伊川

冉子謂季氏之所行爲政。孔子抑之曰。其事也。言季氏之家事而已。謂之政者。僭也。如國有政。吾雖不
用。猶當與聞之也。伊川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大人之事。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義所在。大人之事。小人對大人爲小。非爲惡之小人也。
伊川

可以爲士。明道

剛者堅之體。發而有勇曰毅。木者質朴。訥者遲鈍。此四者。則近於仁。未純不得中行而與狂狷也。
明道

切切如體之相磨。偲偲則以意。此言告子路。故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明道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聖人度其時可矣。如小國五年。大國七年云。伊川

原憲。孔子高弟。問有所未盡。蓋克伐怨欲。四者無。然後可以爲仁。有而不行未至於無。故止告之以爲難。伊川

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此況溥也。直哉史魚。不若君子哉蘧伯玉。然則危言危行。言遜乃孔子

事也。危猶獨也。與衆異不安之謂。邦無道。行雖危。而言不可不遜也。明直哉史魚。不若君子哉蘧伯玉。卷而懷之。乃危行言遜也。危行者嚴厲其行而不苟。言則當遜。愼伊尊王。而其事則正。故正掩其譎。孔子言之以爲成正者正行其事耳。非大正也。亦猶管仲之仁。止以事功而言也。愼伊

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死而從之。殺兄之人。固可從乎。曰。桓公子糾。襄公之二弟也。桓公兄而子糾弟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此以春秋知之也。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嗣子也。公穀并注四處。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于蔇。既欲納糾。以爲貶。又殺之。故書子。是二罪也。管仲始事糾。不正也。終從于正。義也。召忽不負所事。亦義也。如魏徵王珪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

義矣 伊川

君子固窮者固守其窮也 伊川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此言中人以下也若大真知未有不能行者 伊川

民於爲仁甚於畏水火水火猶有蹈而死者言民之不爲仁也 伊川 道明

爲仁在己無所與讓也 伊川 道明

諒與信異自大體是信亮必爲也 道明

諒固執也與亮同古字通用孟子曰君子不亮烏乎執 伊川

相近對習相遠而言相近猶相似也上智下愚才也性則皆善自暴自棄然後不可移不然則可移 伊川

吾其爲東周乎若用孔子必行王道東周衰亂所不肯爲也亦非革命之謂也 道明

棊則不侮蓋一棊則仁道盡矣又寬以得衆信爲人所任敏而有功惠以使人行五者於天下其仁可知矣 道明

佛肸召子必不往然其往義也然終不往者度其不足與有爲也

六言六蔽正與恭而無禮則勞寬而栗剛而無虐之義蓋好仁而不好學乃所以愚能仁而愚徒好而不知學乃愚明道

二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苟不爲之則無所自入古之學者必與於詩不學詩無以言故猶正墻面而立明道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孔子不見孺悲所以深教之也明道

君子不施其親施與也言其不私其親曖也伊川

與人交際之道則子張爲廣聖人亦未嘗拒人也明道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此可以爲人師法矣非謂此可以爲人師道

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已者則仁在其中矣明道

望之儼然秉天陽高明氣象即之也溫中心和易而接物也溫備人道也聽其言也厲則知東西南北正定地道也蓋非禮勿言也君子之道三才備矣

大德不踰閑指君臣父子之大義小德如授溺之事明道

更推廣之伸

學既優則可以仕仕既優則可以學優裕優閒一也
伊川

子張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推此言之子張過於薄故難與並爲仁矣明道

子貢言性與天道以夫子聰明而言緩之斯來動之斯和以夫子德性而言伊川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若耕稼陶漁皆因其順利而道之明道

知言之善惡是非乃可以知人孟子所謂知言是也

必有諸己然後知言知之則能格物而窮理伊川

今之城郭不爲保民明道

君子道宏故可大受而不可小了知此孟子所以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爲阿好而言謂其論可信也伊川

惻惻然隱如物之隱應也此仁之端緒赤子入井其類有此推之可見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未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是故直之

也 伊川

廣居正位大道一也不處小節卽是廣居

事親若曾子而曰可者非謂曾未盡善也以子事親豈有大過曾子孟子之心皆可見矣明道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仁不仁耳離是而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伊川

君子小人澤及五世者善惡皆及後世也伊川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伊川

孔子於孺悲所謂不屑之教誨者也伊川

命皆一也莫之致而至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君子不謂命伊川

恕者入仁之門伊川

仁理也人物也以仁合在人身言之乃是人之道也

充實而有光輝所謂脩身見於世也伊川
帶蓋指其近處下猶舍也離也古人於一帶必皆有
意義不下帶而道存猶云只此便有至理存焉此
段伊川語得之
經德不回乃教上等人禍福之說使中人以下知所
畏懼脩省亦自然之理耳若釋氏怖死以學道則
立心不正矣明道

河南程氏外書第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胡氏本拾遺

明道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惡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怒乎

伊川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怒也

心敬則內自直

匹夫悍卒見難而能死者有之矣惟情慾之牽妻孥之愛斷而不惑者鮮矣思慮不得至於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
人之多聞識。却似藥物。須要傳識是所切用也。
爲天下安可求近效。才計較著利害便不是。
程子與侯仲良語及牛李事。因言溫公在朝欲盡去
元豐間人。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
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爲小人。在君相變化
如何爾。若宰相用之爲君子。孰不爲君子。此等事
教他門自做。未必不勝如吾曹。仲良曰。若然。則無
紹聖間事也。尹子
世事與我了不相關。
道明 段親注云可疑。

勇一也。而用不同。有
於義。小人勇於氣。
伊川在經筵。已聞上
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天下。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
勿陷人於惡。
風竹便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勿留胷中。須如風動
竹。
或謂伊川曰。先生於上前委曲已甚。不亦過乎。曰不
於此致力盡心。而於何所。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
聖人凡一言便全體用
聖人責己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
有人疑祖殺其父則告之其罪如何律孫告祖當死
此不可告明矣然則父殺其子如何律徒一年以
理考之當徒二年錐是子亦天子之民也不當殺
而專殺之是違制也違制徒二年
吾嘗見一責人吾進退以禮而彼巍巍其自視也惟
恐不中節豈不學哉
君子而時中謂即時中如禹稷當顏子之時不

顏子所為非中也顏子亦然
自信則無所疑而不動心公孫丑不知孟子故問
不動心有道如數子者皆中有主便心不動
性無不善其所以不善者才也受於天之謂性稟於
氣之謂才才之善不善由氣之有偏正也乃若其
性則無不善矣今夫木之曲直其性也或以為車
或可以為輪其才也然而才之不善亦可以變之
在養其氣以復其善爾故能持其志養其氣亦可
以為善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惟自棄自暴
則不可與為善

凡聲皆陽，聲大鳴則大震，小鳴則小震。

或問：維摩詰云：火中生蓮花，是可謂希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此豈非儒者事？曰：此所以與儒者異也。人倫者天理也，彼將其妻子當作何等物看，望望然以爲累者，又王不如是也。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此所以爲常也。爲釋氏者必成壞爲無常，是獨不知無常乃所以爲常也。今夫人生百年者常也，一有百年而不死者，非所謂常也。釋氏惟其私智所及而言之，至以天地爲幻，[illegible]也。張子厚所謂蔽者此耳。

張子曰：陰陽之精至靈，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

春秋有三傳，及三本正經，共是六本。書子糾事五處皆言糾，獨左氏言子糾，且糾與小白皆公子，非當立，而小白長，則當立也。今糾爭立，故皆不言子。及殺之，然後言子糾，蓋謂既已立之矣，故須以未踰年君稱之，以此校之，則管仲之去糾事小白，皆非正，去就輕也，非如建成既爲太子而秦王奪之，親

徵去建成而事秦王不義之大也
學而時習之所以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
者在我故說習如禽之習飛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非謂孝弟即是仁之本蓋
謂為仁之本當以孝弟猶忠恕之為道也
飾過則失實故寧儉喪主於哀戚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恕也近於
仁故曰賜也非爾所及也然未至於仁也以其有
欲字爾
邦無道則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

愚者比干是也
仁之方方術也
三月不違仁三月言其久天道小變之節蓋言顏子
經天道之變而為仁如此其能久於仁也
鮮于侁問伊川曰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正叔曰顏
子所樂者何事侁對曰樂道而已伊川曰使顏子
而樂道不為顏子矣侁未達以告鄒浩浩曰夫人
所造如是之深吾今日始識伊川面胡文定公集記此事云安國嘗見鄒至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如何至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此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此曰為有不通處又問侍郎先生言伊川不通處必有言行可證

傳頗聞後之在長完沙色動徐曰南有二先生學術至完却失其
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鮮于侁魯問
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者何事伊川曰常說顏子所樂
問曰尋常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過是說顏子以
此者自知伊川見處極高又曰浩昔在頴昌有趙均國
洛中來浩問曾見先生有何語均國曰趙先生
語學者曰除却神祠廟宇人始知為善古人間學者觀象
作服便是為善之其又震澤語錄云伊川學者象
顏子所樂者何事或曰樂道孤負顏子鄒志完曰吾樂雖道未識伊川若說顏子已識子伊樂
川心何其深也所

樂山樂水氣類相合

文莫吾猶人也文皆欲勝人至躬行則未嘗得也

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學詩則誦讀其善惡是非勸戒

有以起發其意故曰興人無禮以為規矩則身無
所處故曰立此禮之文不和樂則無所自得故曰成此樂
鄙詐之心入之不和斯須不和不樂則
之本也古者王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自成童入
學四十而出仕所以教養之者備矣理義以養其
心禮樂舞雩以養其血氣故其才高者為聖賢下
者亦為吉士由養之至也

所謂利者一而已財利之利與利害之利實無二義
以其可利故謂之利聖人於利不能全不較論但
不至妨義耳乃若惟利是辨則忘義矣故罕言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色斯舉矣。知幾莫如聖人。翔而後集。不止擇君。九事必詳審也。

兼四人之所長而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

入之難也。武仲之智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者。今之成人者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謂忠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信也。有忠信而不及禮樂。亦可以爲成人。又其次也。

伊川先生將屬纊。時顧謂端中曰。立子。蓋指其適子端彥也。語絶而沒。既除喪。明道之長孫昺自以當立。徃師聖。不可。昺曰。明道不得入廟耶。師聖曰。我不敢容私。明道先太中而卒。繼太中主祭者伊川也。今繼伊川非端彥而何。議始定。或謂師聖曰。明道既久。其長子不當立乎。曰。立廟自伊川始。又明道長子久已久。況古者有諸侯奪宗庶姓奪嫡之說。可以義起矣。況立廟自伊川始乎。（尹子觀注云此一段差誤）

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

敬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至之。

別本拾遺

明道見神宗。論人材。上曰。朕未之見也。明道曰。陛下索何輕天下士。上聳然曰。朕不敢。

子曰游酢得西銘誦之即渙然不違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語言之外者也

崇慶黨禁方嚴子從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苟能遵所聞力行所知則可矣不必及門也

或問乎范祖禹曰或謂夫子有言曰人有篤學力行而不知道者信乎祖禹曰吾嘗聞之夫子有所指而言之也時范公在溫公通鑑局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游氏本拾遺

問文中子圓者動方者靜先生曰此正倒說了靜體圓動體方

問管仲說使當時有必死之理管仲還肯死否曰豈仲舒道得好惟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問知崇禮卑曰崇底便是知卑底便是禮

問充塞乎天地之間莫是用於天地間無罣礙處否曰此語固好然孟子却是說氣之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問寢不尸曰母不敬
因論持其志先生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慊地
不得
古者大亨夫人有見賓之禮南子雖妾靈公既以夫
人處之使孔子見於是時豈得不見
天且不違況於鬼神乎鬼神言其功用天言其主宰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天後天皆合乎天理也人欲
則僞矣
古人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此特告齊王云爾聖人則
不待推

仲尼聖人其道大當定哀之時人莫不尊之後弟子
各以其所學行異端遂起至孟子時不得不辨也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只取堅不變之義
彭蠡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有為之功天地不宰
之功
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諸侯尚知尊周為美故春
秋之法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而天下
不知有周然而生民塗炭諸侯是時能行王道則
可以王矣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故孔子所以勸
齊之可以王者此也

初見先生次日先生復禮因問安下飯食穩便因謂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
樂簞瓢陋巷何足樂蓋別有所樂以勝之耳 川伊
問佛戒殺生之說如何曰儒者有兩說一說天生禽
獸本爲人食此說不是豈有人爲蟣虱而生耶一
說禽獸待人而生殺之則不仁此說亦不然大抵
力能勝之者皆可食但君子有不忍之心爾故曰
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
子遠庖廚也舊見一蝎不忍殺放去頃中
有二句云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 伊川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與德不孤一也爲善者以類應
有朋自遠方來充之至於塞乎天地皆不孤也
伯夷孟子言其迹得聖人之清孔子言清而有量故
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若曰餓于首陽之下但不食周粟至于采薇而食之如史遷之說也
不食周粟貧且餓爾非謂
樂隨風氣至韶則極備若堯之洪水方割四凶未去
和有未至也至舜以聖繼聖治之極和之至故韶
爲備
舜巡狩每五載一方

仁在已讓不可也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讓
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也若
無此則貪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諒亦無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河南程氏外書第九

春秋録拾遺

詩書易言聖人之道備矣何以復作春秋蓋春秋聖人之用也詩書易如律春秋如斷案詩書易如藥方春秋如治法

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舊矣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須作也

元年標始年耳猶人家長子呼大郎先儒穿鑿不可用

或言絶筆後王者可革命大非也孔子時唯可尊周

孟子時方可革命時變然也前一日不可後一日不可

范文甫問趙甯弒其君夷皐又問許世子弒其君買皆從傳說

春秋書戰以戰之者為客受戰者為主以此見聖人深意蓋彼無義來戰則必上告于天子次告于方伯近赴於鄰國不如是而與之戰是以聖人深責之也若不得已而與之戰者則異文以示意來

公羊說春秋書弟謂毋弟此大害義禽獸則知毋而不知父人必知本豈論毋與不同毋乎

桓宣與聞乎弒然聖人如其意而書即位與僖文等同辭則其惡自見乃所以深責之也定公至六月方即位又以見季氏制之也

始隱孫明復之說是也孫大槩惟辨春秋之法不見聖人所寓微意若如是者有何意味乎

前賢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其父而不與共國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先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

春秋大抵重嫡妾之分及用兵土功嘗因說伐顓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事對上言春秋重兵如來戰于郎滑公甚喜

河南程氏外書第九

大全集拾遺

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煢獨聖人未嘗無懼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無欲也我欲仁斯仁至矣但中其節則謂之和

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爲僞以性爲惡不見聖賢雖曰尊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揚子雲仕莽賊謂之旁燭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

HERIT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劉子之學甚支離。只立名做法語便不是了。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遵於心。言語之外別立得
這箇義理。便道中庸矣。猶
向日與向火。意思別。火只是一箇酷烈底性。日則自
然一般生底氣。便與人氣接。
問星辰。曰。星是二十八宿。辰是日月五星。
井泉之異。全由地脉一溜之別。伯淳在扶溝。扶溝水
皆鹹。惟僧舍井小甘。不欲令婦女往汲之。乃禁之。
既禁之。又一縣無水。乃相一端鑿一井。其味適洌。
地脉是一溜也。又如在襄城。寺中水鹹。寺外即甘。

一日觀其牆下有地皮一旋裂。於是試令近牆鑿
井。遂亦甘。只是要相地脉如何。
今桃。今視之似先春。其實晚桃也。直到如今方發。
南京三十六岡改葬。只是臺中人爲之。要得自振其
術以營利也。
有人葬埋。至有毀伐其親之冢以祈福利。然偶獲福
其事雖未必然。然據理安得不招此禍。
冬至與諸友賀。先生不出。云有司法服慰乃出。
子夏易雖非卜商作。必非杜子夏所能爲。必得於師
傳也。

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德行大體通論易道而終于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復者反本也本有而去之今來復乃見天地之心也乃天理也此賢人之事也

惟聖罔念作狂如周官六德之聖通明之謂也微柔懿恭四事也微懿皆美也懿美中似有覓褒意研其意味乃得之若淵亦深也淵則深中有奥意周禮不全是周公之典法亦有後世隨時添入者如司寇刑文侯之命通謂之書也

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中禮得之

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是熟玩聖人氣象不可止於名上理會如是只是講論文字

易學後來曾子子夏學得瞭到上面也

君實近年病漸較瞭然放得下也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窮理而至於物則物理盡

先生曰司馬遷爲近古書中多有前人格言如作紀本尚書但其間有曉不得書意有錯用却處嘉仲問項籍作紀如何曰紀只是有天下方可作又問

班固嘗議遷之失如何曰後人議前人固甚易
天下寧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君臣之義昔事建
成而今事太宗可乎
薛公言黥布出上策則關東非漢有非也使出上策
亦敗
趙襄子姊爲代國夫人襄子既殺代王將奪其國夫
人距戰是也身爲代國夫人社稷無主獨當其任
義不可棄社稷以與弟則戰而殺之非殺弟也
代國夫人殺賊也
陳寔見張讓是故舊見之可也不然則非矣此所謂

太丘道廣
唐之有天下數百年自是無綱紀太宗肅宗皆篡也
更有甚君臣父子其妻則取之不正又妻殺其夫
篡其位無不至也若太宗言以功取天下此必不
可最啓僭奪之端其惡大是殺兄篡位又取元吉
之妻後世以爲聖明之主不可會也太宗與建成
史所書却是也肅宗則分明是乘危而篡若是則
今後父有事安敢使其子
新書且未說義中否且如與小人說能亦有至言然
只是一箇氣象今日新書讀之使有一箇支離氣

象。疑有誤字

觀太學諸生數千人。今日之學要之亦無有自信者。如游酢楊時等二三人游其間諸人遂爲之警動敬而遠之。

先生自少時未嘗乘轎。須在蜀與二使者遊二峽。使者相強乘轎不可。詰其故。語之曰其不忍乘。分明以人代畜。若疾病及泥濘則不得已也。二使者亦將不乘。某語之曰使者安可不乘。既至留題壁間。先生曰毋書某名。詰其故曰以使者與一閑人遊若錚客。當時竟不乘轎亦不留名。

村酒肆。婦之黨米麥聚閑人妨農工。致辭訟藏賊盜。州縣極有害。

正叔謂子厚在禮院所定龍女衣冠。使依封號夫人品秩爲準。正叔語其非。此事合理會。夫大河之塞。莫非上天降鑒之靈。官吏勤職。士卒効命。彼龍水獸也。何力焉。今最宜與他正人畜分。不宜使畜產而用人之衣服。

汝之多癰。以地氣壅滯。嘗有人以器雜貯州中諸處水。例皆重濁。至有水腳如膠者。食之安得無癰。治之之術。於中開鑿數道。溝渠洩地之氣。然後少可

也

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又有學律者言今之人折言破律正叔謂律便是此律否但恐非也學者以傳世已來未之或能改也惟近年改了一字舊言指斥乘輿言理惡者死今改曰情理亦非也今有人極一場凶惡無禮於上猶不當死須是反逆得死也邪

酒是麴蘖爲之以亂其氣人苟持其志則不到於亂乃知飲酒須德持之未有害也志之爲力極可恃石炭穴中遺火則連燔不絕故有數百千年今火山

蓋爲山中時有火光必是此箇火時發於山間也昔聶覺唱不信鬼神之說故身殺湫魚其同行者有不食魚而病死者有食魚而病不死者只是其心打得過或食而病或不食而病要之山中陰森之氣心懷憂思以致動其氣血也如太一湫魚自唐以來自不敢取今當不可容然亦只如此者蓋自相食及亦有死傷也若晉祠之魚則極多必是吞魚之魚不衆也伯淳嘗到其水濱魚可俯拾然衆人不取以神爲畏而特不殘及於此魚也

今人家買乳婢亦多有不得已者或不能自乳須着

使人然食已子而殺人之子不是道理必不得已
用二乳而食二子我之子又足備他虞或乳母病
且死則不能爲害或以勢要二人又不更爲已子
而殺人子要之只是有所貪若不幸致誤其子害
孰大焉
今人居覆載中却不知天地在照臨之内却不理會
得日月此實然而行者也
九人有斗筲之量有鍾鼎之量有釜斛之量江海亦
大矣然尚有限惟聖人之量與天地並故至多不
盈至少不虛九人焉器量所拘到滿後自然形見

本朝向敏中號有度量至作相却與張齊賢爭取
一妻爲其有十萬囊橐故也王隨亦有德行仁宗
嘗稱王隨德行李淑文章至作相蕭端公欲得作
三路運使及退隨語堂中人曰何不以溺自照面
看做得三路運使無皆量所動也今人何嘗不動
只得綴寫一卷與便動又干他身分甚事
程頤之姓傳于天下者不啻至如張王李趙雖其出
不一要之其姓蕃衍此亦受姓之祖其流之盛固
有定分也
日再中只是新垣平詐言也史冊實之後世遂以爲

誠然。如丁謂天書之類。當時人却未必全信。却是後世觀史者已信矣。

太行山千里一堰石。更無間故於石上起峯。

天下獨高處無如河東。上黨者言上與天爲黨也。澤州北望有桑林村。蓋湯自爲犧牲處。湯十一遷所居皆言亳。却似今言京師之比。

佛畢竟不知性命。世之人相詆曰。爾安知性命。是果報知之

問古人所謂衣冠不正無容止爲身之恥。今學佛者反以爲幻妄。此誠爲理否。曰。只如一株樹。春華秋枯。乃是常理。若是常華則無此理。却是妄也。今佛氏以死爲無常。有死則有常。無死却是無常。

周茂叔謂一部法華經。只消一箇艮卦可了。

要之釋氏之學。他只是一箇自私姦黠。閉眉合眼。扶

問石上自適而已。

明言吾理。使學者曉然審其是非始得。

釋氏之說。其歸欺詐。今在法詐欺雖赦不原。爲其罪重也。及至釋氏自古至今詐欺。天下人莫不溺其說而不自覺也。豈不謂之大惑耶。原釋祖只是一箇黠胡。亦能窺測因緣轉化。其始亦只似譬喻。其

徒識果看得入於形器故後來只去就上結果其說始以世界爲幻妄而謂有天宮後亦以天爲幻卒歸之無佛有髮而僧復毀形佛有妻子舍之而僧絶其類若使人盡爲此則老者何養幼者何長以至前帛爲衲夜食欲省舉事皆反常不近人情至如夜食後睡要敗陽氣其意尤不美直如此奈何不下

太宗小宗圖子六七年前被人將出後來京師印却便是這本

河南程氏外書第十

時氏本拾遺

或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非也謂聖人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爲能弘道也

或問記曰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先生曰今毋保養赤子其始何嘗學來當保養之時自然中所欲若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心保民設不中其所欲亦不遠因說昔楊軾爲宣州簽判一日差王某爲杖直當日晚有同姓名者來陳狀乞分產軾疑其杖直便決替了赤子不能言尚能中其欲民能言却不知其情大抵只是少察

學者今日無可添唯有可減減盡便無事

大學舉而不能先命也命當作怠字之誤也

窮理盡性至命一事也纔窮理便盡性盡性便至命

因指柱曰此木可以爲柱理也其曲直者性也其所以曲直者命也理性命一而已

或問忠恕之別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爲恕矣

尹子曰伊川先生嘗言中庸乃孔門傳授心法

郭忠孝議易傳序曰昔言中庸乃孔門傳授心法

川伊川曰人隨時變易爲何爲從道也

范文甫問四象子曰左右前後楊中立問四象子言四方

雋不疑說春秋則非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董仲舒論事先引春秋論事則是引春秋則非

王道與儒道同皆通貫天地學純則純王純儒也

或問劉質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曰然則宜如何曰

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踈逖小臣一旦欲以新間舊
難矣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三代之盛乎曰關雎麟趾之意
安在
德至於無我者雖善言美行無非所過之化也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
自息
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甚漸
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
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

已自一身以觀天地
李朴字之先請教先生曰當養浩然之氣又問曰觀張
子尊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子謂尹焞魯張繹俊俊恐他日過之番者終有守也
尹子張子見先生曰二子於某言如何尹子對曰聞
先生之言言下領意焞不如繹能終守先生之學
繹亦不如焞先生欣然曰各中其病
王信伯問學於伊川曰願聞一言先生曰勿信吾言
但信取理
先生過成都坐于所館之堂讀易有造桶者前視之

指未濟卦問先生曰何也曰三陽皆失位先生異之問其姓與居則失之矣易傳曰聞之成都隱者

（酒室抄聞云田夫耕者誤）

朝廷議授游定夫以正言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川宇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須觀過其閒者無不肅也

朱公掞以諫官召過洛見伊川顯道在坐公掞不語伊川指顯道謂之曰此人爲切問近思之學

張思叔請問其論敦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器高必自下

尹子問范淳夫之爲人子曰其人如王有死而復蘇者故禮三日而斂然趙簡子七日猶蘇雖蛆食其舌鼻猶不害惟伏地甚者遂致爭腹腫背冷故未三日而斂皆有殺之理知德斯知言故言便不動孟子知武王故不信梁卅之說

學者要先會疑

邵堯夫詩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明道曰真風流人豪也

伊川曰邵堯夫在急流中被渠安然取十年快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明道曰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龜山語錄潘子文云張師雍曾問伊川云昔明道嘗與學者論浩然之氣因舉此詩云云如何伊川說吟看著師雍曰好

或問孝天之經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輕清者是也本乎地者親下重濁者是也天地之常莫不反本人之孝亦反本之謂也

元經天子之史也書帝正月非也

章氏之子與明道之子王氏婿也明道子死章納其婦先生曰豈有生爲親友死娶其婦者他日王氏來餽遺一皆謝遣章來欲見其子先生曰毋子無絕道然君乃其父之罪人也

范堯夫經筵坐睡先生語人曰堯夫胷中無事如此有朝士入朝倒執手板先生曰此人胷中不是無事

陳經正問曰據貴一所見盈天地間皆我之性更不復知我身之爲我伊川笑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不能克己則爲楊氏爲我不能復禮則爲墨氏兼愛故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之謂也

或問涵養曰若造得到更說甚涵養

易无妄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動以天理故也其大

略如此。又須研究之。則自有得處。

三代忠質文。其因時之尚然也。夏近古。人多忠誠。爲忠。忠弊故捄之以質。質弊故捄之以文。非道弊也。後世不守。故浸而成弊。雖不可以一二事之。大槩可知。如堯舜禹之相繼。其文章氣象亦小異也。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立宗必有奪宗法。如甲幼爲大臣。以今之法。自合立廟。不可使從宗子以祭。

楊子曰。觀乎天地。則見天地。

朱公掞爲御史。端笏正立。嚴毅不可犯。班列肅然。蘇子瞻語人曰。何時打破這敬字。

尹子曰。鴻理自號東皐居士。曰二十年閙先生故號。今有一奇特事。先生曰何如。理曰夜間穿壁。壁中有光。先生曰頤亦有奇特事。理請聞之。先生曰每食必飽。

崇寧初。范致虛言。程頤以邪說誖行惑亂衆聽。尹焞張繹爲之羽翼。遂下兩南府體究。學者往別。因言世故。先生曰。三代之治不可復也。有賢君作。能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小康則有之
尹子曰邵堯夫家以墓誌屬明道許之太中伊川不
欲因步月於庭明道曰顥已得堯夫墓誌矣堯夫
之學可謂安且成太中乃許
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
言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顧兄弟有同處則
可若謂學於顧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刪去
不謂尚存斯言幾於無忌憚（按行狀今有所未一本云盡棄其學而學）
淳如也恐是後來所改（棄與學）
[illegible]所聞云聖人氣數順無橫逆學入聖域其數

亦隨氣斡轉先生曰學而至聖爲奪造化者次此
又問聰明如何磨去曰使之則有不使則亡（一作無）
嘗問言者范致虛攻先生爲元祐邪說朝廷下河
南府盡逐學徒後數月馬伸舉及門求見先生（辭）
之伸欲先棄官而來先生曰近日盡逐學徒恐非
公仕進所利公能棄官則官不必棄也建炎間伸
爲御史論事公論與之

[illegible]淳夫之交讀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
與語人曰孟子不識心心豈有出入先生聞之曰
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能識心後嫁取而改

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先生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賢聖何心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

有患心疾見物皆獅子伊川教之以見即直前捕執之無物也久之疑疾遂愈

或問世傳有人化虎理有之乎曰有之昔在涪見村民爪甲漸變如虎毛班班然通身夜開關延虎食其牢中之豕化雖未成而氣類相感其情已通矣

溫公薨朝廷命伊川先生主其喪事是日也祀明堂禮成而二蘇往哭溫公道遇朱公掞問之公掞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往哭溫公而程先生以為慶弔不同日二蘇悵然而反曰鏖糟陂裏叔孫通也言其山野自是時時謔伊川他日國忌禱于相國寺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為食素正叔曰禮居喪不飲酒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為劉氏者左袒於是范淳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呂申公為相凡事有疑必質于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口詆之云

伊川主溫公喪事子瞻周視無闕禮乃曰正叔喪禮何其熟也又曰軾聞居喪未葬讀喪禮太中康寧

何爲讀喪禮乎。伊川不答。鄒至完聞之曰。伊川之母先亡。獨不可以治喪禮乎。

沱滸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爲唐鑑盡用先生之論。

先生謂門人曰滸夫乃能相信如此。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以十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然人不志此。必志于彼。故科舉之事不慮妨功。惟患奪志。

或謂漢史天子雖中和之極。學者甚病中與極之語。曰。此亦有理。中和猶木材也。極猶屋之極。有中和斯可建屋之極。學者須識此氣象。此一段淵傳錄

程氏自先生兄弟所葬以昭穆定穴。不用墓師。以五色帛埋旬日。視色明暗。地氣善否。

官婢行酒。暢大隱力拒之。先生聞而不善之也。（暢字通）

明道先生每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

伊川則直曰不然。

謝顯道崇寧間上殿不稱旨。先生聞之喜。已而就監門之職。陳貴一問謝顯道如何人。先生曰由求之徒。（或云閒中建）

丹子曰。先生謂侯師正議論只好閉壁聽。

尹子曰先生年七十四得風痺疾服大承氣湯則小愈是年九月服之輒利醫者語家人曰侍講病不比常時時大觀元年九月也十六日入覲先生以白夾被被體坐竹牀舉手相揖焞喜以爲疾去先生曰疾去而氣復者安候也頤愈覺羸劣焞旣還十七日有叩門者報先生傾殂

司馬溫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末申公起知河陽明道以詩送行復爲詩與溫公蓋恐其以不出爲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爲優劣二先生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西室所聞云顏子得淳和之氣有限養得仲尼已是多也聖賢以和氣養萬人之生須和氣生萬人之養也

雍容氣象又王信伯語云問跼蹐如也與與如也曰恭而安與容與之貌有問孔子言舜之鄙盡善盡美何也曰此聖人之心有所未盡

問跼蹐如也曰恭而安與容與之貌又王信伯問伊川又曰與與容與之貌又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

釋氏談道非不上下一貫觀其用處便作兩截
問呂與叔云不倚之謂中先生謂近之而詞未瑩如
何曰無倚着處
陳經邦問詩說言唐魏已變先代之風又言先聖流
風遺俗盡故次以陳兩意似不異何以分先後先
生曰聖人之都風化所孚聖人之國典法所存居
魏聖人之都其風雖變而典法尚在陳舜之後聖
人之國亦被夷狄之風則典法隨而亡矣三代之
後有志之士欲復先王之治而不能者皆由典法
不備故典法尚存有人舉而行之猶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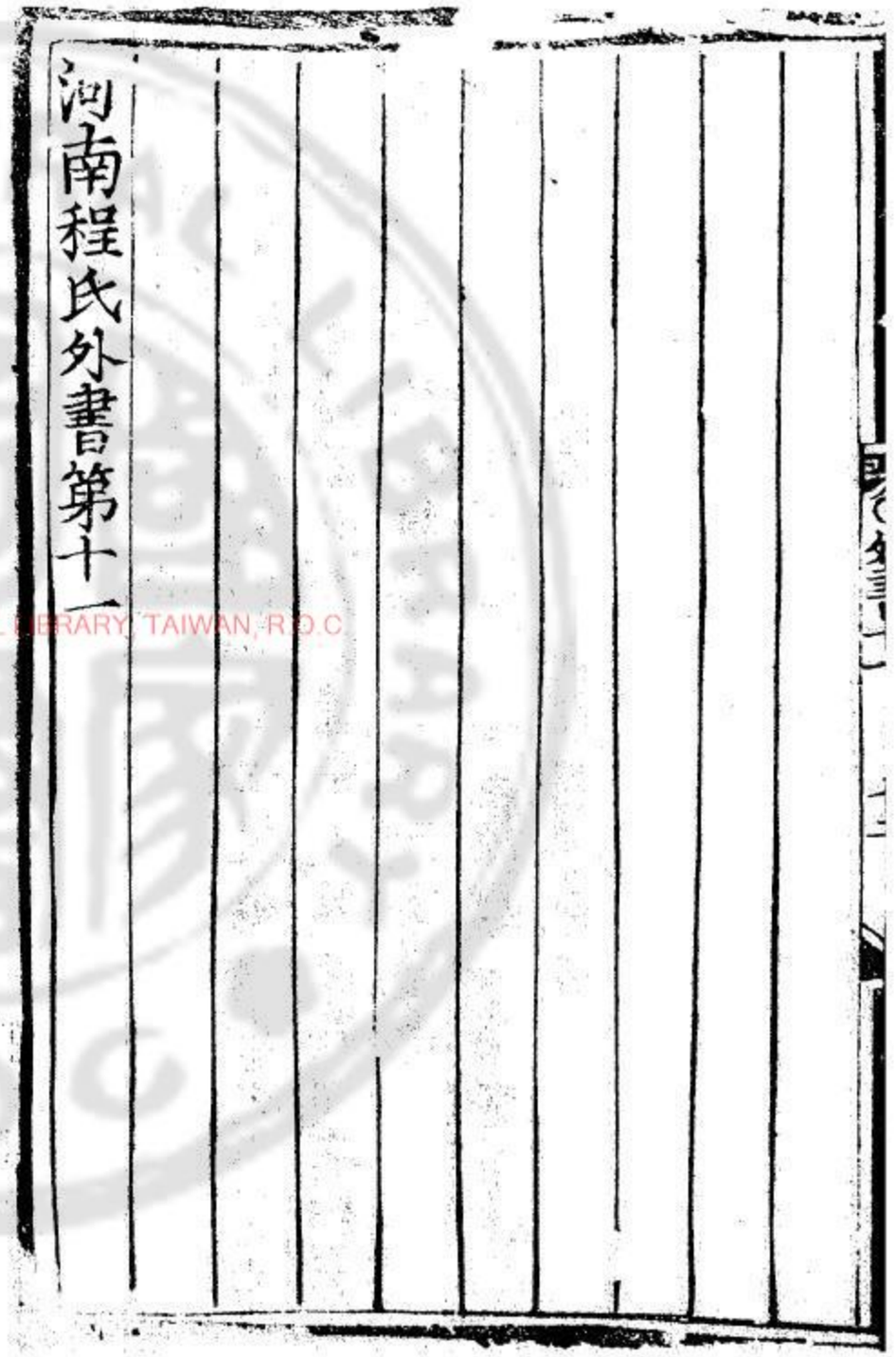
張思叔作商稅院題名記先生以為得體李邦直草
委思叔作祭文多溢美先生顧思叔曰商稅院題
名記是公所為爭思叔唯唯他日別製祭文用之
曰世推文章位登丞輔編簡見其才華廊廟存其
步武
范溫譏張思叔曰買取錦屏三畝地蒲輪未至且躬
耕先生聞之曰於張繹有何加損也
范淳夫之葬先生為之經理掘地深數丈不置一物
葬之日招左近父老犒以酒食示之其後發塚者
相繼而淳夫墓獨完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曰是未
端倪改之曰東銘西銘
內直則其氣浩然養之至則為大人
孟子知言即知道也詖淫邪遁是觀人之言而知之
亦可以考其書然本意唯為觀人之言也
或問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社稷土地之神如何變
置曰勾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諸侯之國亦各
以其有功水土者為配旱乾水溢則變置所配之
人曰所配者果能致力於水旱乎曰古之人作事
唯實而已始以其有功水土故祀之今以其水旱

故易之
精一便是執中底道理
或問孔子何譏大閱曰講武必於農隙魯之八月夏
之六月也盛夏閱兵妨農害人其失甚矣有警而
為之則無及也無事而為之則妄動也
子言左傳非丘明作虞不臘矣并庾長皆秦官秦語
子謂事親舍藥物可也是非君子之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傳聞雜記

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夫人之於死也何以知可不可哉蓋視義為去就耳予嘗曰死生之際惟義所在則義所以對死者也程伯淳聞而謂予曰義無對

御史俸薄故臺中有聚廳向火分廳喫飯之語熙寧初程伯淳入臺為裏行則反之途聚廳喫食分廳向火伯淳為予言

右二事見臺史王子韶輔

程正叔先生曰樞密院乃虛設大事三省同議其他乃有司之事兵部尚書之職然藝祖用此以分宰相之權神宗改官制亦循此意

右二事見呂氏雜記品節原明

二程之學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而已必欲學而至於聖人

溫公薨門人或欲遺表中入規諫語程正叔云是公平生未嘗欺人可死後欺君乎

程正叔言同姓相見當致親親之意而不可敘齒以拜蓋昭穆高下未可知也

右一事見呂氏雜記明義理

元祐二年正月二十五日戊寅內侍至資善傳旨權罷講一日二十七日庚辰資善吏部馮宗道云上前日微傷食物曾取動藥恐未能久坐令講讀少進說是日正叔略講畢奏云臣等前日臨趍講筵忽傳聖旨權罷講臣等甚驚聖躬別無事自初御邇英至是始發德音

右二事見呂氏雜記酬酢事變上同

二月十五日戊戌正叔講一言可終身行之其恕乎
因言人君當推已欲惡知小民飢寒稼穡艱難明
宗年六十餘即位猶書田家詩二首于殿壁其詩
云云進說甚多
三月二十六日戊寅正叔獨奏乞自四月就寬處
講讀二十八日移就延和
四月六日丁亥講讀依舊邇英閣顧子敦封駁以爲
延和執政得一賜坐啜茶已爲至榮豈可使講讀
小臣坐殿上違咸造勿藥之義持國微仲進呈令
脩邇英閣多置軒窓已得旨而呂公方入令脩延

義閣簾內云此待別有擘畫未知何所也
十五日丙申邇英進講文公以下預焉邇英新脩展
御坐比舊近後數尺門南北皆朱漆釣牕前簾設
青幕障日殊寬涼矣
右范太史曰記范祖禹淳夫
先生離京曾面言令光庭說與淳夫爲資善堂見畜
小魚恐近冬難畜託淳夫取來投之河中數次朝
中不遇故因循至此專奉手啓幸便爲之
右朱給事與范太史帖朱光庭撱
元符末徽宗即位皇太后垂簾聽政有旨復哲宗元

祐皇后孟氏位號時有論其不可者曰上於元祐后叔嫂也叔無復嫂之禮伊川先生謂邵伯溫曰元祐后之賢固也論者之言亦未爲無理伯溫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爲太后於哲廟母也於元祐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爲不可非上以叔復嫂也先生喜曰子之言得之矣

元豐八年神宗升遐遺詔至洛程宗丞伯淳爲汝州酒官以檄來舉哀府治既罷謂留守韓康公之子宗師兵部曰顥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謫官顥獨除監司顥不敢當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泣兵部問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宗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二公果作相當如何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佗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耆利者若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皆驗宗丞論此時范醇夫朱公掞杜孝錫伯溫同聞之

荊公置條例司用程伯淳爲屬一日盛暑荊公與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淳對語公子雱因首跣足㪷婦人冠以出問荊公曰所言何事荊公曰新法數爲人沮與程君議雱箕踞以坐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新法行矣荊公遽曰兒悞矣伯淳正色曰方與衆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雱不樂去伯淳自此與荊公不合

元祐初文潞公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召程正叔爲崇政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侍上講色甚莊以諷諫上畏之潞公對上甚恭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類首謝立不去時年八十矣或謂正叔曰君之倨視潞公之恭議者以爲未盡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爲上師傅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言

伯淳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才知變通適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副樞以去范堯夫辭脩注得罪張天祺以御史面折介甫被責介甫性很愎衆人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小人爭

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父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則小人無隙可乘其害不至如此之甚也

伊川先生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舡幾覆舟中人皆號哭伊川獨正襟安坐色甚莊何也伊川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伊川欲與之言而老父徑去

宗丞先生謂伯溫曰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先人敝廬廳後無門申旁舍委曲以出先人既沒伯溫鑿壁爲門侍講先生見之曰先生規畫必有理不可改作伯溫垂塞之伯溫初入仕侍講曰凡所部公吏雖有罪亦當立案而後決或出於私怒比具案怒亦散不至倉卒傷人每決人未經杖責者宜愼之恐其或有立也

右七事見邵氏聞見録（邵伯溫字子文康節先生之子）

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天之將喪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

等語自不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明道云

或問明道先生如何斯可謂之怨先生曰充擴得去則為怨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孟子曰難言也明道先生云只他道箇難言也便知這漢肚裏有爾許大事若是不理會得底便撐拄胡說將去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明道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貼體出來

陝西曾有議欲罷鑄銅錢者以謂官中費一貫鑄得一貫為無利伊川曰此便是公家之利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薄盜鑄者息盜鑄者息權歸公上非利而何又曾有議解鹽鈔價賣數須減鹽出既衆千為八千伊川曰若增鈔價歲額果虧減之而歲入溢公初起時欲用低價易之人食鹽鹽不停積歲入必數已而增

伊川伊川曰帶累人去棄使韓富在時吾猶可以
成事後來溫公欲變法伊川使人語之曰切未可
動著役法動著即三五年不能得定疊去未幾變
之果紛紛不能定
溫公作中庸解不曉處闕之或語明道明道曰闕甚
處曰如強哉矯之類明道笑曰由自得裏將謂從
天命之謂性處便闕却
明道嘗論呂微仲曰宰相呂微仲須做只是這漢俗
明道先生善言詩佗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
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詹彼日月悠悠我思

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
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一句如何謝子曰吾昔
亦曾問伊川先生曰此一句淺近不如理義之悅
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最親切有滋味然須是體
察得理義之悅我心眞箇猶芻豢始得明道先生
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非聖人之言也心安
得有出入乎
問莊周與佛如何伊川曰周安得比他佛佛說直有
高妙處莊周氣象大故淺近如人睡初覺時乍見

上下東西指天說地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飯
誇逞箇甚底
吾曾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
問有鬼神否明道先生曰待向你道無來你且去尋討看
謝子曰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生則可於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者則異於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渉乎去合助則近於留情故聖人心如鑑孟子所以異於釋氏此也
苗履見伊川語及一武帥苗曰此人舊日宣力至多今官高而自愛不肯向前伊川曰何自待之輕乎位愈高則當愈思所以報國者飽則爲用飽則揚

去是以鷹犬自期也
三十年前往見伊川伯淳一本作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
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
發得太早在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道恰
好著工夫也
明道初見謝語人曰此秀才異托得開將來可望
每佳語相契伯淳必曰更須勉力
晴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却似
飲醇漢校得一瀉千里了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
小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正叔視伯淳墳嘗侍行問佛儒之辨正叔指墳顧曰
吾儒從裏面做豈有不見佛氏只從墻外見了却
不肯入來做不可謂佛氏無見處
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示自為害
故明道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愼不要尋行數墨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
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
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怆澤筋力强盛
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
曰可謂益友矣

昔録五經語作一冊伯醇見謂曰玩物喪志
明道見謝子記問甚博曰賢却記得許多謝子不覺
身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惻然有隱之心）
伯醇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
伯醇謂正叔曰異日能尊師道是二哥若接引後學
隨人才成就之則不敢讓
點評聲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石曰古人所以貴親
炙之也
邢七云一日三點檢伯醇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多會
並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
人面上說一般話伯醇見之邢曰無可說伯醇曰
無可說便不得不說
張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伯醇云子
厚却如此不熟
或舉伯醇語云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
須教由自家
伊川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直是道
得下
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曆至久必差惟堯夫不
然指一二近事當面可驗明道云待要傳與某兄

弟某兄弟那得功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功夫明道
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筭之皆合
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大
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恁聰明伊
川謂堯夫知易數爲知天知易理爲知天堯夫云
須還知易理爲知天因說今年雷起甚處伊川云
堯夫怎知某便知又問甚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堯
夫愕然他日伊川問明道曰加倍之數如何曰都
忘之矣因歎其心無偏繫如此
舉明道云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

明道語云病臥於床妻之庸醫比於不慈不孝事親
者亦不可不知醫
尹醇先生云別人喫飯從脊皮上過我喫飯從肚裏
去
范夷叟欲同二程去看斸地黃明道率先生先生以
前輩爲辭明道云又何妨一般是入
右三十七條見上蔡語錄謝良佐字顯道
明道云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公法度
先生曰明道嘗言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
長一格價

明道在潁昌。先生尋醫調官京師。因往潁昌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先是建安林志寧出入路公門下。求教。路公云。其地中無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從之。因使人送明道處。志寧乃語定夫及先生。先生謂不可不一見也。於是同行。時謝顯道亦在。謝為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故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彫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變。因嘆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唯有楊謝二君長

進。

明道先生作縣。允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顯常愧此四字。

伊川二十四五時。呂原明首師事之。

右四條見龜山語錄楊時字中立。二先生謚文靖。

地卑。歲有水旱。明道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先生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為經畫十里之間。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為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飢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

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適之興廢繫焉。是數事者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爲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

右一事見庭聞蒙錄楊公所記之子

朱公掞來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三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且在此。學。日晚。門外之雪深尺。

伊川先生在經筵。每進講。必博引廣喻以曉悟人主。講退。范堯夫曰。先生怎生記得許多。先生曰。只爲不記。故有許多。若還記。却無許多也。

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嘗。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額有泚。其憤悱如此。

右三事見侯子雅言侯仲良字師聖。先生之內弟。

和靜嘗以易傳序請問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莫太淺露天機否。伊川曰。如此分明說破。猶自人不解悟。和靖錄云。伊川曰。汝不得已言之耳。

和靜嘗請曰某今日解得心廣體胖之義伊川正色曰如何和靜曰莫只是樂否伊川曰樂亦涇處若和靜默學處書伊川曰賢那得許多工夫

思叔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恐性思叔慙謝

暇日靜坐和靜孟敦夫(名)顏張思叔侍伊川指面前水盆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着纔著物便搖動

日置酒伊川曰飲酒不妨但不可過惟酒無量不及亂聖人豈有作亂者事但恐亂其氣血致疾或語言錯亂容貌傾側皆亂也

伊川歸自涪州氣貌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皆

戒懼若富貴榮達即不須學也

鮑若雨劉安上劉安節數人自太學謁告來洛見伊川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堯舜之道何故止於孝弟伊川曰曾見尹焞否曰未也請往問之諸公遂來見和靜以此爲問和靜曰堯舜之道止於孝弟孝弟非堯舜不能盡自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以至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又如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遍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非堯舜大聖人不能盡此復以此語

白伊川伊川曰極是縱使其說亦不過此

右八事涪陵記善錄馮忠恕所記尹公語尹名焞字彥明伊川先生門人

游定夫酢問伊川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便可馴致於無聲無臭否伊川曰固是後謝顯道良問伊川如定夫之問伊川曰雖即有此理然其間有多少般數謝曰既云可馴致更有何般數伊川曰如荀子謂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此語有何不可亦是馴致之道然他却以性爲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以此馴致便不錯了

楊子安侍郎學禪不信伊川每力攻其徒又使其說戚王元致問難莫於和靖先生曰六經蓋熟也無病安所用乎先生曰固是只爲開眼即是病王丞原以歸伊川自涪陵歸過襄陽子安在焉子安問易從甚處起時方揮扇伊川以扇柄畫地一下曰從這裏起子安無語後至洛中子安舉以告和靖先生且曰某當時悔不更問此畫從甚處起和靖以告伊川伊川曰待他問時只與嘿然得似箇子安更喜懽也先生舉示子安子安由此遂服

伊川與和靖論義命和靖曰命爲中人以下說若聖

人只有箇義伊川曰何謂也和靜曰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吳以命爲伊川大賞
之又論動靜之際聞寺僧撞鐘和靜曰說着靜便
多一箇靜字說動亦然伊川頷之和靜每曰動靜
只是一理陰陽死生亦然
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
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其
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
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
先生曰伊川常愛衣皂或傳禍紬襖其袖亦如常人
所戴紗巾背後望之如鍾形其製乃似今道士謂
之仙桃巾者然不曾傳得樣不知今人謂之習伊
川學者大袖方頂何謂先生在洛中嘗襲昌黎巾
先生嘗問伊川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莫是上下一理
否伊川曰到這裏只得點頭
郭忠孝每見伊川問論語伊川皆不荅一日伊川語
之曰子從事於此多少時所問皆大且須切問而
近思
先生曰張思叔一日於伊川坐上理會盡心知性知
天事天伊川曰釋氏只令人到知天處休了更無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存心養性事天也。思叔曰。知天便了。莫要省事否。
伊川曰。子何似顏子。顏子猶視聽言動不敢非禮。
乃所以事天也。子何似顏子。
先生嘗問於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
先生曰。有人問明道先生如何是道。明道先生曰。於
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上求。
昔劉質夫作春秋傳未成。每有人問伊川。必對曰。已
令劉絢作之。自不須甚費工夫也。劉傳既成。來呈
伊川。門人請觀。伊川曰。却須着甚親作。竟不以劉
傳示人。伊川沒後。方得見今世傳解至閔公者。昔

又有蜀人謝湜提學字持正。解春秋成。來呈伊川。
伊川曰。更二十年後子方可作。謝又從伊川學。其
傳竟不曾敢出。
張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初以文聞
於鄉曲。自見伊川後。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
朴茂。
先生曰。初見伊川時。教其看敬字。其請益。伊川曰。主
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
切。寬問如何是主一。願先生善喻。先生曰。敬有甚
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

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又曰昔有趙承議從伊川學其人性不甚利伊川亦令看敬字趙請益伊川整衣冠齊容貌而已趙舉謝收問學於伊川答曰學之大無如仁汝謂仁是如何謝又之無入處一日再問曰愛人是仁否伊川曰愛人乃仁之端非仁也謝收去先生曰某謂仁者公而已伊川曰何謂也先生曰能好人能惡人伊川曰善涵養先生曰司馬溫公平生用心甚苦每患無箇心處明道伊川常嘆其未止一日溫公謂明道其近日有箇著心處甚安明道曰何謂也溫公曰只有一箇中字著心於中甚覺安樂明道舉似伊川伊川曰司馬端明却只是揀得一箇好字却不如只教他常把一串念珠却似省力試說與時他必不受也又曰著心只那著底是何

謝顯道又住太學告行於伊川云將還蔡州取解且欲改經禮記伊川問其故對曰太學多士所幸未易得之不若鄉中可必取也伊川曰不意子不受命如此子貢不受命而貨殖蓋如是也顯道復還

次年復國學解

韓持國與伊川善韓在潁昌欲屈致伊川明道預戒諸子姪使治一室至於脩治窗户皆使親爲之其誠敬如此二先生到暇日與持國同游西湖命諸子侍行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持國遂皆逐去之先生聞亦韓國之子彭叔畚宗贊

王介甫爲舍人時有雜說行於時其粹處有曰莫大之惡成於斯須不忍又曰道義重不輕王公志意足不驕富貴有何不可伊川嘗曰若使介甫只做到給事中誰看得破

伊川歸自涪陵謝顯道自蔡州來洛中再親炙焉久之伊川謂先生及張思叔繹曰可去同見謝良佐問之此回見吾有何所得尹張如所戒謝曰此來方會得先生說話也張以告伊川伊川然之

周恭叔晦行自太學早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毋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某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其進銳者其退速每歎惜之周以官事來洛中監水南糴場以就伊川會伊川有

涪陵行後數年周以酒席有所屬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又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伊川歸洛先生以是告之伊川曰此禽獸不若也豈得不害義理又曰以父母遺體偶倡賤其可乎

溫州鮑若雨黐與鄉人十輩從伊川一日伊川遣之見先生鮑來見且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如何先生曰賢慜只為將堯舜做天道孝弟做人道便見得堯舜道大孝弟不能盡也孟子下箇而已字豈欺我哉孝經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只為天地父母只一箇道理諸公尚疑焉先生曰曲禮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亦是此意也諸公釋然歸以告伊川伊川曰教某說不過如是次日先生見伊川伊川曰諸人謂子靳學不以教渠果否先生曰某以諸公遠來依先生之門受學某豈敢輒為他說萬一有少差便不誤他一生伊川頷之

王介甫與曾子固鞏善役法之變皆曾參酌之晚年亦相睽伊川常言今日之禍亦是元祐做成以子瞻定役法凡曰元豐者皆用意更改當時若使子固定必無損益者又是他黨中自可杜絕後人議

也。因其睽。必能變之。況又元經他手。當知所裁度也。此坐元祐術故也。伊川每曰。青苗決不可行。舊役法大弊。須量宜損易。此可疑

伊川論國朝名相。必曰李文靖。

伊川與韓持國善。嘗約候韓年八十。一往見之。是歲閏正月一日。因弟子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須當暫往潁昌。見韓持國。蓋韓八十也。春中往造焉。又留潁昌。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我有黃金藥楪一重。二十兩。似可爲先生壽。納未及答言。我當以他事使子侍食。因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曰。某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是爲。詰朝歸韓。謂彬叔曰。我不敢面言。政謂此爾。再三謝過而別。

王子真贍來洛中。居於劉壽臣園亭中。一日出。謂園丁曰。或人來尋。愼勿言我所向。是日富韓公來見焉。不遇而還。子真晚歸。又一日忽戒灑掃。又於劉家茶二盃。炷香以待。是日伊川來。欲語終日。蓋初未嘗夙告也。劉詰之。子真曰。正叔欲來。宿息甚大。又嵩山前有董五經隱者也。伊川聞其名。謂其爲

窮經之士特往造焉董平日未嘗出庵是日不值
還至中途遇一老人負茶果以歸且曰君非程先
生乎伊川異之曰先生欲來信息甚大其特入城
置少茶果將以奉待也伊川以其誠意復與之同
至其舍語甚欵亦無大過人者但又不與物接心
靜而明也先生問於伊川伊川曰靜則自明也
先生嘗問伊川春秋解伊川每曰已令劉絢去編集
俟其來一日劉集成呈於伊川先生復請之伊川
曰當須自做也自始陵歸方下筆竟不能成書劉
集終亦不出

孟敦夫尊來伊川又從王氏而舉業特精獨處一室
糞穢不治嘗獻書於伊川伊川曰孟尊初時說得
也似其後須沒事生事一日語之曰子胡不見尹
焞張繹朋友間最好講學然三公皆同處也敦夫
來見先生曰先生令某來見二公若考明則某所
願見如思叔莫不消見否先生曰只不消見思叔
之心便是不消見其之心也伊川嘗謂學者曰孟
尊不治一室竟亦何益學不在此假使灑掃得潔
淨莫更快人意否
寬因問伊川謂永叔如何先生曰前輩不言人短每

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横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
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爲諸
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
汝輩可師之蹔相與出虎皮處是日橫渠乃歸陝西
先生曰昔與范元長同見伊川偶有幹先起下階伊
川謂范曰君看尹彥明他時必有用於世
明道說仁宗一日問折米折幾分曰折六分惟其太
甚也有旨只令折五分次供進偶覺藏府曰習使
然也却令如舊又禁中進膳飯中有砂石舍以窖
示嬪御曰切勿語人朕曾食之此死罪也又一日
思生荔枝有司言已供盡近侍曰市有鬻者請買
之上曰不可令買之來歲必增上供之數流禍百
姓無窮又一日夜中甚飢思燒羊頭近侍乞宣取
上曰不可今次取之後必常備日殺三羊暴殄無
窮竟夕不食
先生曰楊中立荅伊川論西銘書云云尾說與判然
無疑伊川曰楊時也未判然
先生曰某纔十七八歲見蘇季明教授時其亦習舉
業蘇曰子脩舉業得狀元及第便是了也先生曰

不敢望此蘇曰子謂狀元及第便是了否唯復這
學更有裏先生疑之曰去見蘇乃指先生見伊川
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先生與思叔共學之久一日伊川問二子尋常見處
同否爲我言之先生曰某不逮思叔如凡有請問
未達必三四請益尚有未得處父之乃得如思叔
則先生才說便點頭會意往往造妙只是某雖愚
鈍自保守得若思叔則某未敢保他伊川笑曰也
是也是自後每同請益退伊川必謂諸郎曰張秀
才如此不待尹秀才肯得

南方學者從伊川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之從學
于門誰最是有得者伊川曰豈便敢道他有得處
且只是指與得箇岐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
感大賜若夫自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
也豈不難哉若論隨力量而有見處則不無其人
也
司馬溫公脩通鑑伊川一日問脩至何代溫公曰唐
初也伊川曰太宗肅宗端明如何溫公曰皆篡也
伊川曰此復何疑伊川曰魏徵如何溫公曰管仲
孔子與之某於魏徵亦然伊川曰管仲知非而反

正忍死以成功業此聖人所取其反正也魏徵只是事讎何所取耶然溫公竟如舊說（管仲雖初有過善補過者也魏徵初實無過者也功業雖多何足法乎）

與叔問伊川曰某見孟子亦有疑處舜為法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憂之如何如舜而已伊川曰聖人憂則有之疑則無夫何故人所當憂不得不憂如孔子是吾憂也若疑則無之矣

先生曰近有人說伊川自比孔孟先生曰其不識明道每見伊川說學問某豈敢比先兄由是推之決無此語也

先生曰悟則句句皆是這箇道理道理已明後無不是此事也如孔子謂六十而耳順聞無不通然後可至不踰矩也明道作洛河竹木務時道一寺門牆上有人題要不悶守本分時田明之隨行明道每過必曰好語一日明之問之明道曰只彼人不守本分也後先生聞此語復問伊川伊川曰只為人不能盡分先生謂寬曰看伊川此語豈不是悟則句句是凡一言一句便推到極處看盡分字是大小氣像又謂寬曰才說盡分便不消說悶也

先生曰伊川易序既成其中有曰體用一源顯微無

問先生告伊川曰似太泄漏天機伊川曰汝看得如此甚善伊川作詩序二篇昔人傳之不真先生一日請問魯作否伊川曰有之但不欲示人再三請乃得之曰爲子出此二篇今傳之者是也

先生一日看大學有所得欲舉似伊川伊川問之先生曰心廣體胖只是自樂伊川曰到這裏和樂字也著不得

右四十一條見知覺所記尹和靖語覽字之

先生云初見伊川先生一日有江南人鮑某守官西京見伊川問仁曰愛人便是仁乎伊川曰愛

人仁之事耳先生時侍坐歸因取論語讀之說云云致思之忽有所得遂見伊川請益曰某以仁體公可盡之伊川沈思久之曰思而至此學者所知又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

伊川使人於范純夫唐鑑先生問曰此書如何伊川曰足以垂世唐鑑議論多與伊川同

伊川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示人門弟子請益有及易書者方命小奴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子非所請不敢窺閱一日出易傳存示門弟子先生受之歸伏讀數日後見伊川伊川問所見

先生曰其固欲有所問然不敢發伊川曰何事也
先生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
無間似太露天機也伊川歎美曰近日學者何嘗
及此其亦不得已而言焉耳
明道嘗謂人曰天下事只是感與應耳先生初聞之
以問伊川曰此事甚大人當自識之先生曰終之
斯來動之斯和是亦感與應乎曰然
門弟子請問易傳事雖有一字之疑伊川必再三喻
之蓋其猶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也
先生又云見王信伯昔時門設萬物而不與聖人
同憂之意於張思叔對曰堯舜其猶病諸後
因侍伊川伊川閒散而不與聖人同憂如何
說則對以思叔之語伊川曰不然天地以無心故
不憂聖人致有爲之事故憂
游定夫問伊川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及其至也至於無聲無臭乎伊川曰剔此可以至
矣後先生與周恭叔以此語問伊川伊川曰然其
間亦豈無事恭叔請問伊川曰如荀子云學者始
乎爲士終乎爲聖人可以明之
嘗請益于伊川曰某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論之

適聞寺鐘聲某曰譬如此寺鐘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經養。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游定夫忽自太學歸祭過妖溝見伊川伊川問試有期何以歸也定夫曰某讀禮太學以是應賦者多而鄉舉者實少伊川笑之定夫請問伊川曰是未知學也豈無義無命乎定夫即復歸太學是歲登第。

嘗作辨道說。

晉見伊川問易乾坤二卦斯可矣伊川曰聖人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後世尚不能了乾坤二卦

嘗能盡也既坐伊川復曰子以爲何人分上事對曰聖人分上事曰若聖人分上事則乾坤二卦亦不須況六十四乎。

伊川所戴帽捕八寸簷七分四直。

鮑若雨與同志數人見伊川問堯舜之道若弟而已矣恐孝弟不足以盡堯舜之道伊川令與和靜商量諸人見和靜和靜對曰此何所疑孝以事親弟以事長能盡孝弟之道者惟堯舜能之諸人未喻和靜曰且如孝子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且道此箇道理如何鮑復見伊川伊川

曰某亦不過如此說鮑又曰尹秀才直是秘此道不肯容易說伊川後問之和靜曰此道衆所公共某何敢秘其說但恐一語有差則有累學者伊川曰某思慮不及張思叔與和靜侍伊川伊川問曰賢輩尋常商量事有疑處否對曰張某所說某不疑其所說張某不疑張某聰明道頭知尾某必待再三問然後曉然但恐張某守不定如某伊川喜

右十四條見呂堅中所記尹和靜語疑申字實字

問將孔孟之言切要處思索如何曰須是熟看語孟玩味咀嚼伊川云若熟看語錄亦自得者此也當時門人有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若有得終不浹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

問伊川說人之生也直是天命之謂性謝顯道云順理之謂直竊謂順理是率性之事天命之性無待於順理也二說異同曰伊川說上一截顯道說下一截

先生曰明道猶有譮語若伊川則全無問如何譮語曰明道聞司馬溫公解中庸至人莫不飲食鮮能

知味有疑遂止笑曰我將謂從天命之謂性便疑了伊川直是謹嚴坐間無問尊卑長幼莫不肅然一日偶見秦少游問天若知也和天瘦是公詞否少游意伊川稱賞之拱手遜謝伊川云上岑尊嚴安得易而侮之少游面色駭然

先生曰伊川年四十以後記性愈進今人年長則健忘豈可不知其故哉

伊川涪陵之行過灩瀕波濤洶湧舟中之人皆驚懼失措獨伊川凝然不動岸上有樵者厲聲問曰舍去如斯達去如斯欲荅之而舟已行

右五條見震澤語錄王鎮信州周憲所記

說之見伊川先生論魯子易簀事先生曰是禮也君子所以貴乎禮者為其以之而生以之而死如此其明也說之曰是禮古人孰不然蓋曾子獨有傳焉爾後世之士自賤其身而絕於禮此事始廢或者似有得於此而敝於浮屠老子虛誕之說乃不謂之禮而謂之達安知吾道之所以貴哉先生曰然

右一事見晁詹事文集談之以道

神宗問明道以張載邪惡之學奏云張載臣所畏邪

恕從臣游。

伊川謂明道曰。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曰。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張子正蒙云。冰之融釋。海不得而與焉。伊川改與焉有。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甚此議論。

右五條晁氏客語不知何人所錄

正獻公既薨。常秩後甚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寬其責。使改節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

伊川嘗言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却只閑了。都無用處。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為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

明道先生嘗至禪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嘆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

右四事見呂氏童蒙訓吕本中字居仁原明侍講之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言鬼物於伊川先生者。先生云。君曾親見邪。伊川以爲若是人傳。必不足信。若是親見。容是眼病。

尹彥明與愚叔同時師事伊川先生。思叔以高識。彥明以篤行。俱爲先生所稱。先生沒。思叔亦病死。彥明窮居教學。未嘗少自貶屈。常以先生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爲本。彥明獨能力行之。

彥明嘗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爲。不敢妄作。不媿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因說往年先生歸自涪陵。日日見之。一日因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先生不習熟不利時。則更無計較也。邪。先生深以爲然。且曰不易之道。嘗說頃嘗以書問伊川先生云。某平生所願學者。康節先生也。康節先生沒。不可見。康節之友。惟先生在。願因先生問康節之學。伊川答書云。某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論。惟未嘗一字及數耳。

崇寧初。家叔舜從以黨人子弟補外官。知河南府鞏縣。請見伊川先生。問當今新法。初行當如何做。先生云。只有義命兩字。當行不當行者義也。得失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福命也。君子所處只說義如何耳。
以道見伊川先生。論難反復。以道曰。如此。是先生亦欲人同已也。先生不答。門人云。先生所欲同者。非同已也。正欲道之同耳。
崇寧元年。叔父舜從至洛中。請見伊川先生。先生留食。食五品。亦甚豐潔。坐間問事甚衆。先生一一酬答。臨行又請教語甚詳。既而微笑云。只被公家學佛。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蓋常人之情。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右八事呂氏雜志 同上

伊川先生自涪州順流而歸。峽江峻急。風作浪湧。舟人皆失色。而先生端坐不動。岸傍有問者云。達後如此。舍後如此。先生意其非凡人也。欲起揖之。而舟去遠矣。親見呂舍人十一丈說。按此段已見邵氏見聞錄及震澤語錄。恐當以邵氏所記為正。
伊川先生自涪州歸。過襄州。楊畏為守。待之甚厚。先生曰。某罪戾之餘。安敢當此。畏曰。今時事已變。先生曰。時事雖變。某安敢變。此乃劉子駒處見其祖所錄。今省記此。

右二事汪端明記

左諫議大夫孔文仲言謹按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人物纖汙天資險巧貪黷請求元無鄉曲之行奔走交結常在公卿之門不獨交口稱美又至連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升經筵臣頃任起居舍人晝侍講席觀頤陳說凡經義所在全無發明必因藉一事沈濫援引借無根之語以搖撼聖聽推難攻之迹以眩惑淵慮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啓以無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常開以勿用小人豈惟勸導以所不爲實亦矯欺以所無有每至講罷必曲爲卑佞附合之語借如曰雖使孔子復生爲陛下陳說不過如此又如曰伏望陛下燕閑之餘深思臣之說無忘臣之論又如曰臣不敢子細敷奏慮煩聖聽恐有所疑伏乞非時特賜宣問容臣一一開陳當陛下三年不言之際頤無日無此語以感切上聽陛下亦必勉爲之應答

陛下因咳嗽罷講及御邇英學士以下侍講六七人頤官最小乃越次獨候問聖體橫僭並無職分如斯之王叔文李訓鄭注是也

右孔文仲章

（按文仲所言雖極其誣然所載經筵進說在見先生所

以愛君之心有門弟子所不及聞者故今特附于此呂申公家傳云文仲本以儒直揚然憲不曉事爲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自知爲小人所給懷鬱嘔血而死然則此蹤不掩防微納忠之善言乃其抗直所發而九醞話無根之語則爲浮薄輩所使而晚乃悔之者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河南程氏文集目錄

第一卷

表疏

上殿劄子

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論王霸劄子

論十事劄子

論養賢劄子

乞留張載狀

諫新法疏

明道先生文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再上疏

辭京西提刑奏狀

謝澶州簽判表

第二卷　明道先生文二

書　記附程文

答横渠張子厚先生書胡本篇首承教議以依所諭外物下無此賢至右二十六字却有顯則以爲四字精未無心之精微以下五十字

晉城縣令題名記

南廟試佚道使民賦

南廟試九叙惟歌論

南廟試策五道

第三卷　明道先生文三

銘　詩

顏樂亭銘

遊鄠縣山詩十二首有序

白雲道中

馬上偶成

遊紫閣山

獼猴

高觀谷

草堂
長嘯巖中得氷以石敲餐甚佳
遊重雲
長嘯洞北回望大頂如列屏帳比到山前
却不見蓋為仙掌所蔽
凌霄三峯
雲際山
下山偶成
是遊也得小松黃楊各四本植於公署之西
窻戲作五絶呈邑令張寺丞

偶成
郊行即事
下白徑嶺先寄孔周翰郎中
春日江上
題淮南寺
桃花菊
早寒
新晴野步二首
中秋月
盆荷二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象戲
九日訪張子直承出看花戲書學舍五首
戲題
贈王求庸鐵如意
和家君早寒之什
和詠草
和邵堯夫打乖吟二首
和堯夫首尾吟
和堯夫西街之什二首
遊月陂
秋日偶成二首
代少卿和王宣徽遊崇福宮
和王安之五首
小園
野軒
汙亭
藥軒
晚暉亭
和花庵
子直示以新詩一軸偶爲四韻奉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和諸公梅臺
後一日再和
送呂晦叔赴河陽
贈司馬君實
哭張子厚先生
陪陸子履遊白石萬固
陳公廙園修禊事席上賦
春雪
晚春
西湖

環翠亭
附
湖上獨酌呈范舜臣朝散程伯淳泰議韓維
酬韓資政湖上獨酌見贈
第四卷 明道先生文四
行狀 墓誌 祭文
故戶部侍郎致仕彭公行狀
程邵公墓誌
程毅丞墓誌銘
李寺丞墓誌銘
程郎中墓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澶娘墓誌
邵堯夫先生墓誌銘
華陰侯先生墓誌銘
祭彭侍郎文
祭富韓公文
右明道先生文四卷元無序跋
第五卷
伊川先生文一
上書
上仁宗皇帝書胡本脫二句云非不憂慮天下也以陛下憂慮天下之心
代彭思永上英宗皇帝論濮王典禮疏

爲家君應詔上英宗皇帝書
爲家君上神宗皇帝論薄葬書
代呂公著應詔上神宗皇帝書
代富弼上神宗皇帝論永昭陵疏胡本不載聖訓遵誤作尊
第六卷
伊川先生文二
表疏
辭免西京國子監教授表
再辭免表
辭免館職狀

乞再上殿論經筵事劄子
後
論經筵第一劄子
第二
第三
辭免崇政殿說書表 此篇胡本誤在辭免館職狀後
再辭免狀 此篇胡本誤在論經筵三劄後
乞六參日上殿劄子
上太皇太后書 此篇胡本誤在別卷
辭免判登聞鼓院奏狀 此篇胡本誤在論開樂御宴奏狀後

再辭免狀
論冬至稱賀劄子 此篇胡本誤在乞減寬涼處講讀奏狀後
又上太皇太后疏 此篇胡本誤在別卷
乞就寬涼處講讀奏狀 此篇胡本誤在別卷
又上太皇太后書 此篇胡本誤在乞六參日上殿劄子後
論開樂御宴奏狀 此篇胡本誤在論冬至稱賀劄子後
乞歸田里第一狀 此篇胡本誤在乞致仕第一狀後
第二狀
第三狀
乞致仕第一狀

第二狀
辭免服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狀
再辭免表
謝管勾崇福宮狀
申河南府乞尋醫狀
辭免再除直秘閣判監狀
再辭免狀
謝復官表

第七卷
學制

伊川先生文三

三學看詳文
論改學制事目
回禮部取問狀
論禮部看詳狀
修立孔氏條制

第八卷
雜著
顏子所好何學論
養魚記
爲家君作試漢州學策問三

伊川先生文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為家君書家藏太宗皇帝寶字後
易傳序
春秋傳序 此上二篇胡本誤改
樂飲詩序
論漢文殺薄昭事
與人論立賬濟法事
記蜀守
雍行錄 胡本無
雜說三 胡本無
四箴 有
視箴
聽箴
言箴
動箴
印銘
聞臭氏侯無可應辟南征詩
謝王佺期寄丹詩
遊嵩山詩
第九卷
書啓
伊川先生文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爲家君上宰相書
謝呂晦叔侍制書
爲家君請宇文中允典漢州學書
再書
答橫渠先生書
再答
上富鄭公書胡本無誠能至之休二十二字
答富公小簡
上河東帥書
答人示蔡草書
答宋長文書
上文潞公求龍門庵地簡
上韓持國資政書
上孫叔曼侍郎書
答楊時慰書胡本無
上韓康公啓
又謝簡
答呂進伯簡三
與呂大臨論中書胡本去注文子居和叔之字加一字卻於本文子居上

答楊時論西銘書
代人上宰相論鄭白渠書
上謝帥師直書 胡本篇首無某皇恐至罔下十四字 胡本篇末無匪惟汝下二字
與金堂謝君書 胡本無
答周孚先問 胡本無
答張閎中書
答楊時書 胡本無
答楊迪書
答門人書

答鮑若雨書并答問 胡本無
定親書
又書 胡本無
答求婚書

第十卷
禮
婚禮
納采
問名
納吉

伊川先生文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納徵
請期
成婚
奠菜
葬說 圖
葬法決疑
記葬用栢槨事
作主式
祭禮 胡本無
四時祭
始祖
先祖
禰
第十一卷
行狀 墓誌 祭文
明道先生行狀 伊川先生文七
明道先生門人朋友敘述序
明道先生墓表
孝文程氏墓誌
爲家君祭司馬溫公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為家君祭韓康公文
為家君祭呂申公文
為家君祭李屯田九縣君文
祭劉質夫文
祭李端伯文
祭楊應之文
祭朱公掞文

第十二卷

墓誌　家傳　祭文
書先公自撰墓誌後

伊川先生文八

先公太中家傳
上谷郡君家傳　下朗本無皆字
叔父朝奉墓誌銘
家世舊事
改葬告尚監文　朗本姪作猶子祭四十一郎文同
祭席仁叟文
祭張子直文
祭四十一郎文
祭李邦直文
祭李通直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右伊川先生文八卷。政和二年壬辰七月。
孤端中序曰。道之在天下。民日用之。聖人
慮後世不足以知之。載之六經。丁寧教告。
纖悉具備。宜若人人見而知之。然自秦漢
以下。泯沒無傳。惟伊川先生以出類之才。
獨立乎百世之後。天下學士大夫翕然宗
師之。聖人之道。蔽暗千四百年。至先生而
復明。昔之論者。謂孟子之功可同於禹。以
其辨異端。闢邪說也。當是時。去聖人未遠。
異端之害教也未深。豈若後世沉深固結。
雖豪傑之士亦無以自脫。先生獨能如醉
之醒。如夢之覺。其功豈不優於孟子哉。元
祐初。大臣以宿望。以先生道義薦諸朝。召爲崇政
講官。哲宗。憲慈。皆以師禮敬之。既而同朝之士有以
文章重於時者。忌先生名出己右。與其黨
類巧爲謗譖。遂不復起居於洛陽。天下尊仰之。紹聖治元
祐諸臣罪。先生坐嘗爲所薦。責涪州。今上
嗣聖。得歸。遂居伊川。後七年而終。先生既
沒。昔之門人高弟皆已先亡。無有能形容

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門人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不肖孤既無以嗣聞斯道。姑用記其言。且又使姪昺編次其遺文。俾後之學者觀其經術之通明。論議之純一。謀慮之宏深。出處之完潔。雖於先生之道未能備見其純全。亦將庶幾焉。先生有易傳六卷。繫辭說。書說。詩說。論孟說。各一卷。別行。

遺文

放蝎頌 賦

貧泉詩 賦

書縣廳壁

易上下篇義

易序

禮序

禘說

書銘

與方元寀手帖

謝執政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謝傳者伯壽手謁
答晁以道書 闕文
與橫渠簡 闕文
答謝良佐書 闕文
寄范淳夫書 闕文
傳聞續記凡十一條
右程子遺文遺事一卷。善心所蒐輯。
可繕寫。始慮世傳胡氏本猶未盡善。
而朱子改本惜不可見也。貞白屢叅
世聯葭等。尺牘往還。商略考訂。推本
朱子之意以復于舊。然如定性書。富
謝二書。所刪字終不可考。則固未敢
自信。而亦未能自慊也。一日以書來。
蓋從今內翰吳先生得家藏別本。乃
與臆見脗合。而凡刪字皆在。且又益
以數篇焉。遂與一二同志三復校正。
用鋟諸梓。以與學者共之。其朱子與
劉張二公辨論所及者。悉附注于目
錄之下。其餘脫誤錯簡。文字同異。不
復具列。且爲竊考程氏世系譜。于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二卷之首以便觀覽此外有經說七
卷尚當嗣刻以傳永久云至治三年
秋九月丙午臨川後學譚善心謹書

河南程氏文集目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表疏

上殿劄子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
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
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
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
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
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一作滯）不爲流
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此一本

STUDIES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ROC

旌上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嘵嘵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道義（一作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正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姦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爲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

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
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
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村良行修者皆以名
聞其高道一尚作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
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閑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
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群儒朝夕相與講明
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
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
礪漸摩成就之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
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

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
者使日受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
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爲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
學始自藩府至于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
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
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
從役漸自大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爲人
師者使教于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千室之鄉
達於黨遂皆當修其庠序之制爲之立師學者以次
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學者衆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群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興其士於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材之下者罷歸以爲郡守學師之罪升於大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來於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與太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不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太學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懷姦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官二等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濫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爲之賞罰凡公卿大夫之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蔭者並如舊制惟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行材能者於朝其在學實與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太學五年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辦而為二等上者聽授以筦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修進中於論選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升選者皆論致太學而考察之為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既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録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謂帝王之道莫尚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為萬世行之照寧元年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論王霸劄子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

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覇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覇者崎嶇反側於由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覇則覇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覇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猶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於覇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爲能克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爲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已。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一而後可以爲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
不得其人而君之則不若闕之愈也蓋小人之事
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爲
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
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
救千古深錮之弊爲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
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或謂人君
舉動不可不慎易於更張則爲害大矣臣獨以爲不
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
則爲慎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
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爲而
返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
斷霈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論十事劄子 師儉傳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
王不無隨時因革損增之制然至乎爲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

臺灣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黨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爲者固可與舉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恒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

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鄰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耻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斁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賂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爲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强宗鮮有餘積況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橫飢饉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久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之備此

亦無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
君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困今京師浮民數
逾百萬游手不可貲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顦
詠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父將若
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
謂無可柰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
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
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
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
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材木所
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斫伐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
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
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
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婚喪祭車服
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恒心
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
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
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姦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
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
豈得不講而損益之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

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爲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姑其綱條度數施爲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踈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論養賢劄子

臣竊以議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也是雖衆論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之爲艱而不爲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踵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爲文字之職名實未正欲招賢養材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之也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虛已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已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今天下之大豈爲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徐察其器實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進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賢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之以應詔命名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委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群居切磨日盡其材行其志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詔以治道可觀其材識器能也

察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帥臣職司之任爲輔弼爲公卿無施之不稱也若是則引薰並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謂無負於天下矣取進止

乞留張載狀

臣伏聞差著作佐郎張載往明州推勘苗振公事竊謂載經術德義久爲士人師法近侍之臣以其學行論薦故得召對蒙陛下親加延問屢形天奬中外翕然知陛下崇高儒學優禮賢俊爲善之人孰不知勸

今朝廷必欲究觀其學業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繫敎化之本源千治政之大體者儻使之講求議論則足以盡其所至未雜按詔詰作獄非謂儒者之不當爲臣今所論者朝廷待士之道爾蓋試之以治獄雖足以見其鈎深練覈之能攻摘斷擊之用正可試諸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徒使四方之人謂朝廷以儒術賢業進人而以徽吏之事試之則抱道修榮之士益難自進矣於朝廷尊賢取士之體將有所失況苗振罪犯明白情狀已具得一公平幹敏之人便足了事伏乞朝廷別賜選差貴全事體謹具狀奏聞

臣近累上言。乞罷預借青苗錢利息。及汰去提舉官。事朝夕以覩。未蒙施行。臣竊謂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況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機亟止。之愈堅。必貽後悔。悔而後改。則爲害已多。蓋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繫乎事始。衆心曉疏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爲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強。言語必勝。而近日所聞。尤爲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駁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使使中外。物情愈改。是乃舉一偏而盡阻公議。因小事而失

衆心。攄其輕重未見其可。臣竊謂陛下固已燭見事體。究知是非。在聖心非容改張。由柄臣尚持固必。是致輿情大鬱。衆論益讙。若欲遂行。必難終濟。伏望陛下奮神明之威。斷。審成敗之先機。與其遂一失而廢百爲。孰若沛大恩而新衆志。外決使人之擾。亟罷去息之仁。況羅羅之法。兼行。則儲蓄之資自廣。在朝廷未失於舉措。使議論何名而沸騰。伏乞檢會臣所上言。早賜施行。則天下幸甚。

再上疏 隆慶三年 四月 十七日

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

COPYRIGHT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决能辦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爲者也況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事小有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

祈望允前奏早賜降責

辭京西提刑奏狀

臣伏蒙聖恩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已瀝懇誠不敢祗受願從竄謫日冀允俞不避煩瀆輒再陳請臣出自冗散過蒙陛下拔擢實在言責伏自供職已來每有論列惟知以憂國愛君爲心不敢以揚己於衆爲事陛下亮其愚直每加優容故常指陳安危辨析邪正知人主不當自聖則未嘗爲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忍爲阿黨之計明則陛下幽則鬼神臣之微誠實仰臨照然臣學術寡陋智識闊踈徒

有捧土之心。曾微回天之力。近以力陳時政之失。併
論大臣之非。不能裨補聖明。是臣曠廢職業。既已杭
章自劾。舜居俟命。豈意刑書未正而恩典過頒。使臣
祖知廉隅。必不敢蒙恥顧就。如其見利忘義。靦面受
之。陛下有臣如此。亦將安用。況臺諫之任。朝廷綱紀
所憑。使不以言之是非。皆得進職而去。臣恐綱紀自
此弛廢。臣雖無狀。敢以死請。伏望陛下開白日之照。
萬嚴霜之刑。授諸荒陬。實所甘分。臣無任激切祈天
之至。

謝澶州簽判表

COPYRIGHT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

[illegible]義[illegible]無補。職業不修。慢官有典刑。罪在誅戮。伏蒙[illegible]
[illegible]鴻私。期於棄瑕。臣性質愚[illegible]學術
空虛。志意粗修。智識無取。陛下講圖大政。博謀群材。
過聽[illegible]臣之言。猥加風憲之任。臣既遭遇明聖。亦思
[illegible]報。疲[illegible]惟知直道以事君。豈忍曲學而阿世。屢進
[illegible]諫之論。愧非擊搏之才。徒嘗剡瀝肺肝。曾無裨補
毫髮。既不能繩愆糾繆。固不願結直買名。豈敢局蹐
[illegible]性。是奉身而退。自劾之章。繼上閽門之請。眾堅
天意未回。憲章尚嚴。更奉綸中之詔。俾分提憲之權。
不惟祖諍論之風。亦體褒賞刑之實。力形奏述。恭俟

誅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極天清明普日臨照洞正
邪之心迹辨眞僞於幽微察臣忠誠怒臣狂直不忍
置諸重辟投之遠荒解其槩視之宜處以便安之地
生成之賜義固等於乾坤涵容之恩重益逾於山嶽
臣敢不日新素學力稽舊聞所知秉心不回信道愈篤
狗小夫之志不爲儒者之羞或能自進於尋常庶
仰酬於萬一

南征之集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記附祭文

答橫渠張子厚先生書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古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荀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臧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又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夫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一作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四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照

事則定定則明明則虛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如何哉夫人之情厲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更事匆匆未能精慮當否停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

晉城縣令題名記

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記載撫故其善惡皆見於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矣其後自非傑然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忍殘殺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者宜亦多矣然其見書者率纔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斯作與古史之意事作異矣夫圖治於長久者雖聖知為之且不能舍簡而就繁本之人情而為之法度然後可使去惡而從善則

COPYRIGHT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紀綱條教必審定而後下其民之服循漸漬亦必待久乃淳固而不變今之為吏三歲而代者固已遑遑矣使皆知禮義者能自始至卽皇皇圖所施設亦教令未熟民情未孚而更書已至矣懼後之人所志不同復有甚者欲新已之政則盡其法而去之其迹固無餘矣而況因循不職者乎噫以易息之政而復無以託其傳則宜其去皆未幾而善惡無聞焉故欲聞古史之善而不可得則因謂今有題前政之名氏以為記者尚為近古而斯邑無之乃考之案牒訪之吏民纔得自李君而降二十一人第其歲月之先

後而記之俾民觀其名而不忘其政後之人得從而質其是非以爲師戒云耳來者請嗣書其次

南朝詆佚道使民賦民得終佚勞固無怨

人情莫不樂利聖政爲能使民以佚道而敦敎俾當時之服循致本於農雖極勤勞之事功收於後自無怨讀之因敭惟生民各有常職勞而獲養則樂服其事勤而無利則重煩其力惟王謹以政令驅之稼穡且爲生之本宜敎使以良勤則從上也輕蓋豐餘之自得蠢爾農俗陶乎敎風知所勞者爲乎已圖所利者存乎終莫不勉勉以從令于于而勸功志在便人

役以農暇之務時雖異力樂於歲事之豐雖復敎令時頒科條日出嚴刑以董其或惰加賦以戒其不一然而俗樂趨勸時無怠疾擇可勞而勞也敢憚初勤因所利而利焉自全終佚大抵善治俗者率俗以敦本善使民者順民而不勞道皆出於優佚令無勤於繹騷不奪其時導以厚生之利將求其欲豈聞力穡之逃勿謂民之冥而無知勿謂農之勞而不務趨其利則雖勞而樂害其事則雖冥而懼志取豐益業其安固便爾農於墾殖縱極勤劬異有國之力征自膺饒裕得非納於豐富之道敎以便安之途在服勞而

雖至顧有憾以會無體允彔之悅民下安其教同周詩之戒事衆樂而趨异夫雖上之行抑民所賴或躬籍以爲率或名官而申勸是皆俾民有樂佚之道焉雖勞何怨

南廟試九叙惟歌論

論曰民受天地之中而生者也水火金木土穀民所賴而生諸也樹之君使修舉其所賴而養之者也修之有道行之有節上焉順之下焉民樂之正德焉利用焉厚生焉此其所以秉統持正而制天下之命者也在書禹之謨曰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其指言乎是也舜禹明其道聖也後世不及焉功也萬世所利焉宜其事有次叙而民歌樂之也噫舜之君禹之臣其歌之之民曰聞其道曰被其澤其見而知之或言或歌可矣今去聖久遠踰數千祀然可覆而舉之者何也得非一於道乎道之大原在於經經爲道其綴明天地之秘形容聖人之心一也然當推本夫明其次著其跡者言之在洪範之九章一曰五行次二曰五事統之以大中終之以福極聖人之道其見於是乎蓋五行者天之道也五事者人之道也修人事而致天道此王者所以治也五事修五行叙則其生材

也美焉阜焉民居其中享其利而安焉豈非皇極之
道用而致乎五材之生天也非人也五事之修人也
非天也雖然五事正則五材自然得其性矣是則天
之道亦王者之所爲也王者既修五事而致五材則
又舉正德之教而率之明利用之源而阜之開厚生
之道而養之五行協於上六府利於下三事舉於中
修焉其功之叙也和焉其德之行也如是則民浩浩
然于于然驩娛於下而歌頌其政矣或曰子之言五
行然矣然六府之兼乎穀何也答曰五行氣也五材
形也君之所致者氣也民之所用者形也五氣既叙
五材既豐民並用焉然穀者民之所生也不可一日
無之此六府所以兼穀也要其本則五氣之生而已
夫何感焉竊原春秋之文求聖人之志災之書者十
一大水之書者七不雨之書者九大旱之書者二無
麥苗大無麥禾之書者各一蓋言五行失其序則六
府失其宜物失其宜則尚何次叙之有乎民失其所
則尚何歌詠之有乎可以見聖人之心重時政而謹
民事勤勤乎如是也由是言之則舜之德其至也地
平天成矣萬世永賴矣其民陶其敎遂其生九功之
德皆歌之矣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

壞其終之之道也道是而已矣或問行於後者當如何曰五事本也謹而明之六府外也時而治之教之以德節之以政古之五正各司其方可復也周之六官各主其事可用也此其略也其道則具於經矣推而明之勤而修之是亦舜之政也夫何遠哉顧力行何如爾謹論此篇經爲道脈道有道是而脫誤

南廟試策五道

第一道

問禮曰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厚人倫之義也是以鰥寡孤獨皆有養後世則不然教化之不明衣食之不足黎民老而不得其養饑寒轉死于溝壑者往往而是今將考古養老之禮而行之惟帝堯而上不可聞已虞夏商周之時其所養何老所處何學所衣何服所食何禮一歲凡幾行之宜誦所聞悉著于篇

對王者高拱於穆清之上而化行於裨海之外何修何飾而致哉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此缺字疑老吾老以及人之幼吾幼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純王之心也使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所此純王之政也尚慮其未也則又尊國老而躬事之優

庠老而時養之。風行海流。民陶其化。孰有怠於親而慢於長者哉。虞夏商周之盛王由是道也。人倫以正。風俗以厚。鰥寡孤獨無不得其養焉。後世禮廢法壞。教化不明。棄其老。饑寒轉死者往往而是。嗚呼。率爾。今朝廷清明。政教修舉。方欲稽講墜典以風天下。明孰事欲將明上意。故訪諸生以古之道。俾講求其說。敢不道其所聞以裨一二哉。蓋古者擇三公之有年德者。天子以父事之。謂之三老。孤卿之有年德者。天子以兄事之。謂之五更。皆一人爾。大夫士之以年

致仕者。亦皆養之於其鄉里之庠序焉。所處。則有虞氏國老養於上庠。庠老養於下庠。夏后氏國老養於東序。庠老養於西序。商人國老養於右學。庠老養於左學。周人國老養於東膠。庠老養於虞庠。是也。所服則深燕縞玄之衣。四代所服也。所食則饗燕食之禮三代之制也。周人修而兼用之。一歲所行之數。則禮所謂春饗孤子。秋饗耆老。與夫釋菜釋奠之禮。亦其時乎。此古之略也。若夫潤飾之。則在乎時矣。謹對。

第二道

問。昔者孔子傷時王之無政而作春秋。所以褒善

貶惡爲後王法也自去聖既遠諸儒異論聖人之
法得之者寡至唐陸質學于啖趙號爲達者其存
書有纂例微旨義統今之學者莫不觀焉若夫諸
儒之所失與陸氏之所得學者必有所取舍也試
爲條其大要庶以質其王道之不行乎孟子有言曰
對春秋何爲而作哉其王道之不行乎孟子有言曰
春秋天子之事是也去聖踰遠諸儒紛紜家執異論
人爲殊說互相彈射甚於仇讎開元秘書言春秋者
蓋七百餘家矣然聖人之法得者至寡至於棄經任
傳雜以符緯膠固不通使聖人之心鬱而不顯吁可
痛也獨唐陸淳得啖先生趙夫子而師之講求其學
積三十年始大光瑩絶出於諸家外雖未能盡聖作
之蘊然其攘異端開正途功亦大矣惜夫其書之粹
者在乎集傳而世微其傳矣今所存者請槩言其一
二亦可以觀其道之所至焉春秋之法大者在乎侵
伐戰取圍入執殺盟會如聘褅郊烝嘗歸復入納災
異賦役焉然諸家之論前矛後盾未見其能一也其
間書侵者五十七伐者二百一十三書圍者四十四
入者二十七聖人之意其詳其備也如是豈苟然哉
蓋誅其禍亂之道耳彼豈有是哉先儒徒隨事而傳

之三傳徃徃從而羙之者有矣未有一言發明聖人誅之之心者也獨陸君用啖氏之說曰春秋紀師何無曲直之辭曰一之也不一則禍亂之門闢矣若夫其差甚者則在乎其文矣此則見聖人絶惡之源原情之法此表裏之論也其餘若盟若會其法皆用是也禘郊之義詭謫殊狀左氏之文略而不解公穀之論泥而失真何杜之流汎汎其間耳陸氏之學獨能斥先鄭之失明諸侯之僭謂禘爲王者之祭明郊非周公之志皆足以見其所存之博大得聖師救亂明上下之心也餘若書鄭伯之克謂克下之辭明君臣之義異乎所謂如二君與能殺者脣脣之論矣書次于郎則言非有俟而次則已將爲賊爾防兵亂之源殊乎所謂過信次止者區區之談矣發言侵伐之例則曰無名行師與稱罪致討之異遠乎闊略之言賊害之語矣且取邑之條則云力得之不是其專奪異乎不用師徒不宜取之淺矣其餘稱將稱師紀名紀氏之類亦皆度越於諸家遠甚旨義之衆莫可歷數要其歸以聖人之道公不以已得他見而立異故其所造也遠而所得也深噫聖門之學吾不得而見焉幸得見其幾者矣則子厚之願掃其門宜乎對

問之下不能詳悉故獻其略謹對

第三道

問官之有屬猶身之有臂臂之有指也自建官以來未有無屬焉者也舉今之官則治其小者有屬治其大者無屬外郡縣內群有司此治其小者內公府外刺部此治其大者治其小且有屬治其大乃無屬何其重輕勞佚之不侔哉豈因其故常而恬莫之舉歟抑舉之未見其益歟刺部之屬向嘗增之直與其長等爾非所謂屬也公府之屬今或存之直他官而已非所謂屬也請悉陳前古治大有屬之法可施於今者皆何名何選何職古何以有而今何以無古何以可而今何以不可詳之于說以究當今之便

對竊觀治天下之道如攩室焉其大者棟也梁也棟豈能獨立哉其所與相助而承上者榱桷也置官亦如是矣古之三公之府諸侯郡國各有其屬以成其政後世改易不常今則外之一郡一邑內之一官一局各有屬焉至於公府機務之煩外臺刺舉之重則又無之此誠小大重輕之實焉非必謂無益而莫之爲也直因循故常未之更爾嚮者漕計之司嘗爲

之置副矣副則誠亞其長者也其下亦嘗創賓從之名者矣是亦其屬也第旋去之耳近世宰相之官兼門下之目則府以其省名矣今其屬者乃省官爾非丞相之屬策謂前古治大有屬之法可施於今者則周冢宰之職有小宰焉小宰之下皆其屬也其餘五官亦各有屬焉然其爵位有等卑之差矣外則牧伯之國今刺舉之任也其屬則其臣爾漢之三公府則有長史司直焉東曹西曹之掾焉內則御史外則刺部亦各自用其吏爲掾屬其選之之道則周六官以下其屬皆命於天子牧伯之臣則其卿而下其君選於其國爾漢之三公開府辟召唐之藩鎮亦自倣延其位其職則繫其長之所任而分治之耳今公府任其小事者非無也直無若三公之孤六卿之丞共其事者爾其治文書掌勞役者備矣其職亦幾矣苟欲慎其選清其流而易其官之名則可矣若欲夫預聞政事則賢明之佐謨謀於廟堂之上又何細吏之間焉若夫刺舉之屬則在選任之爾謹對

第四道

問今天下贊益廣財益匱食加冗農加困貸愈籠

文愈密而旱乾水溢無歲無之又未嘗得清源端

本之術少紓其弊雖有智者或任非其責噤不出一語嗚呼忍而視斯民之殘也今欲使財無匱農無困文無密以極斯民之殘敢問何策之爲先何脩而後可勿踈勿泛以直所論對天下大器群生重畜惟君上所制養焉今土地之廣人民之衆較之近代未爲甚盛也然近歲費益廣財益匱食加冗農加困貨愈籠文愈密者何也殆基本似有所未立法度似有所未舉爾三代之制今不能收功於旦夕也試取其切近於體務者言之今財之匱食之冗農之困貨愈籠文愈密者弊雖煩而其

原一而已其始在費益廣也費益廣則取於民者衆實於府者鮮財不得不匱農不得不困矣彼食冗者亦費之一端爾費既廣財既匱農既困則貨不得不籠貨之籠則文不得不密矣所謂費益廣者不曰待哺之兵衆乎夷狄之遺重乎游食之徒煩乎無用之供冗乎爲今之計兵之衆豈能遽去之哉在汰其冗而擇其精戎狄之遺豈能遽絶之哉在備於我而圖其後游食之徒煩則在禁其末而驅之農無用之供冗則在絶其源而損其數然其所以制之者有其道也夫水利之興屯田之制府兵之復義倉之設皆漸

時之大利。顧縉紳議之熟矣。惟不以爲舊說之迂而忽之。則財以豐。食以足。貨利可寘。文法可損矣。雖旱乾水溢之變。繫乎歲數之常。亦吾有備焉爾。謹對。

第五道

問。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何其効之疾歟。又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何其効之遲歟。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必世云者。較諸善人則已疾。合諸聖人則已遲。三者之効不能齊一。然則聖何道而疾。善何術而遲。王何務而必世。願以前代已然之迹質於此三者。

對。聖人之道。無所苟而已矣。以聖人之才。施於天下。其易矣。猶必曰三年而有成也。然方之善人之効。則聖人之治其疾也遠矣。仲尼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夫善人者。所謂不踐跡亦不入於室者也。既不循前人之弊而守之。又不得聖人之道而行之。宜其緩且久也。有人焉相繼而往。則百年而後可至治矣。所謂王者必世而後仁。則蒙謂作禮樂之時爾。夫民之情。不可暴而使也。不可倅而化也。三年而成。大法定矣。漸之仁。摩之義。浹於肌膚。淪於骨髓。然後禮樂可得而興也。蓋禮樂者雖上所以教民也。

然其原則本於民而成於上爾。則聖人之効所以遲與。夫王者之仁。其道可見矣。復請以前代已然之迹而期之。孟子曰小國七年大國五年可爲政於天下。此聖人之効也。若仲由謂三年使知方。伯禽之三年報政。雖不能若聖人之道醇且具也。然亦承聖師之教。奉周公之政。其庶乎其次也。若漢之業。創乎高祖。因循乎呂惠。文帝守之以淳儉。孝景紹之以恭默。當時漢之興幾百年矣。其風俗寬厚。幾致措刑。亦勝殘去殺之効乎。周承文王之業。歷武王之治。至成王之世而周公作禮樂焉。此必世後仁之効乎。謹對。

河南程氏文集卷第二

銘　詩

顏樂亭銘（一作孔周翰作）

天之生民，是爲惟（一作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古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顏之（一作其）生。聖以道化，賢以學行。萬世心目，破昏爲醒。周爰闕里，惟顏舊止。巷汙以掾，井堙而圮，鄉閭蚩蚩，弗視弗履。有卓其誰，師門之嗣。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價善諭，發帑出金。巷治以闢，井渫而深。清泉澤物，佳木成陰。載基載落，亭曰顏樂。昔人有心，予忖予度。千載之上，顏惟爲（一作

孔學百世之下顏居孔作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水不忍廢地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

遊鄠縣山詩十二首 有序

僕自幼時已聞泰山多奇古有亹者右復秀出常恨遊賞無便嘉祐二年始應舉得官遂請于天官氏願主簿書於是邑謂厭飫雲山以償素志今到官幾二年矣中間被符移奔走外幹者三居其二其一則簿書期會倉廩出入固無暇息惟白雲特在山面最為近邑常乘閒而至其餘佳處都未得

往變化初心辜負泉石五年二月初吉聞貳車晁公來遊諸山先是晁公見約同往會採吏失期二日早晁公以書見命始知車騎已留草堂走白邑大夫張君時民產有在山麓者以罪沒官府符方命量其租入之數因請以往鞭馬至山而晁公已由高觀登紫閣還憩下院見待已久遂奉陪西遊經李氏五花莊息駕池上夜宿白雲精舍詰旦晁公西首僕復並山東遊紫閣登南山望仙掌回抵高觀谷採石穴窺石潭因周視所定田徜徉於花林水竹間夜止草堂是晚雨氣自西山來始慮不

得倫詰諸境一霎遂霽明旦入太平谷憩息於重
雲下院自入太平谷山水益奇絶殆非人境石道
甚巇下視可悸往往步亂石間入長嘯洞過虎溪
西南下至重雲轉西閣訪鳳池觀雲頂凌霄羅漢
三峯登東嶺望大頂積雪復東北來雲際下深澗
白石磷磷於水間水聲清泠可愛坐石掬水灑灑
不能去者久之遂宿大定寺凌晨登上方候日初
上西望藥山北眺大頂千峯萬巒目極無際下山
緣東澗渡橫橋復憩於重雲下院出谷遊太平宮
故基而歸馬上率爾口語往往成詩章自入山至
歸凡四日得長短詠共十二篇姑存之以誌遊覽
之次第云

白雲道中

吏身拘絆司疏屬俗眼塵昏甚瞽矇喜負終南好泉
石一年一度到山中

馬上偶成

身勞無補公家事心冗空令學業衰世路嶮巇功業
遠未能歸去不男兒

遊紫閣山

仙掌遠相招縈紆度石橋暝雲生澗底寒雨下山腰

樹色千層亂天形一鞭遙吏紛難久駐回首羨漁樵

獼猴 山僧云晏元獻公來獼猴滿山

聞說獼猴性頗靈相車來便滿山迎鞭羸到此何曾

見始覺毛虫更世情

高觀谷

轟雷疊鼓響前峰來自形雲翠靄中洞壑積陰成氣

象鬼神憑暗弄威風噴崖雨露千尋瀑落石珠璣萬

顆紅縱有虬龍難駐足還應不是早時功

草堂 寺在竹林之心其竹蓋將十頃

[illegible]中四面皆當一徑通今讀[illegible]易真誥

上神仙居在碧琳宮

長嘯巖中得水以石敲鏊甚佳

卓倦人煩渴思長巖中水片玉成方老仙笑我塵勞

又乞與雲膏洗俗腸

遊重雲

又厭塵籠萬慮昏喜尋泉石暫清神目勞足倦深山

裏猶勝低眉對俗人

長嘯洞北回望大頂如列屏幛比到山前却

不見蓋為仙掌所蔽

行盡重雲幾曲山回頭方見碧峰寒天將仙掌都遮

斷元恐塵中俗眼看

凌霄三峯

長嘯巖東古寺前三峯相倚勢相連偶逢雲靜得見日若有路通須近天陰吹響雷生谷底老松如箸見崖顛結根不得居平地猶與蓮花遠比肩

雲際山

南藥東邊白閣西登臨身共白雲齊上方頂上朝來望陡覺群峯四面低

下山偶成

櫟裾三日絶塵埃欲上籃輿首重迴不是吾儒本經

遼寧閑爭肯出山來

是遊也得小松黃楊各四本植於公署之西廳

戲作五絶呈邑令張寺丞 輿

中春時節百花明何必繁絃列管聲借問近郊行樂地瀟湘作溪山水照人清

心閑不爲管絃樂道勝豈因名利榮莫爲冗官難自適暇時還得肆遊行

功名未是關心事富貴由來自有天任是權酤虧課利不過抽得俸中錢

有生得遇唐虞聖爲政仍逢守令賢縱得無能閑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薄遊不負艷陽天
獄訟已聞寬滯雪田農還喜土膏勻只應野叟猶相
笑不與溪山作主人
偶成 時作縣主簿
雲淡風輕近午天望花隨柳過前川傍人不識予心
樂將謂偷閑學少年
郊行即事
芳原綠野恣行時春入山巖四圍與逐亂紅穿柳
巷困臨流水坐苔磯莫辭盞酒十分醉纔恐風花一
片飛況是清明好天氣不妨游衍莫忘歸

下白徑崩先寄孔周翰郎中
驟經微雨過芳郊轉覺長河氣象豪歸騎已登吳坂
峻飛雲猶認華山高門前岐路通西國城上樓臺壓
巨濤欲問甘棠舊風化主人邀客醉春醪 一作醪
春日江上
新蒲嫩柳滿汀洲春入漁舟一棹浮雲幕倒遮天外
日風帘輕颺竹間樓望窮遂岫微茫見與逐歸槎汗
漫遊不畏蛟螭起波浪却憐清泚向東流
題淮南寺
南去北來休便休白蘋吹盡楚江秋道人不識悲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客一任晚山相對愁

桃花菊

仙人紺髮粉紅腮近自武陵源上來此花雖不似常花羞晚發故將春色待秋開存留金藥天備與漏泄春香衆始猜兼得佳名共堅節曉窗相還獨對樓臺

早寒

一夜威霜特地嚴朝來寒氣入書簾官須火暖親爐獸初覺氷澌結硯蟾敗葉卷風輕颯颯遠峰經燒靜矣矣出門未要貂孤懶且着輕裘次第添

新晴野步二首

青帝方成萬物春如何淫雨害芳晨乞求共措雲間日悔恨輕嫌陌上塵消盡風威猶料峭放開山色已嶙峋燕遊莫道王孫樂亦有羲皇更上人

陰曀消除六幕寬嬉遊何事我心閑鳥聲人意融和候草色花芳香藹間水底斷霞光出岸雲頭斜日影衝山緣情若論詩家興却恐騷人合厚顏

中秋月

雲靜好風微清光溢四垂金行方盛日陰魄正中時髮鬢窺瑤闕分明露桂枝潾英同醉賞誰復嘆官虧

盆荷二首

庭下竹青青。盆(一作荷)水面平。誰言無遠趣。自覺有餘清。影倒假山翠。波光朝日明。漣漪尤綠淨。涼吹夜來生。

衡茅岑寂掩柴關。庭下蕭疎竹數竿。狹地難容大池沼。淺盆聊作小波瀾。澄澄皓月供宵影。瑟瑟涼風助曉寒。不校蹄涔與滄海。未知清興有誰安。

象戲

大都博奕皆戲劇。象戲翻能學用兵。車馬尚存周戰法。偏裨兼備漢官名。中軍八面將軍重。河外斜尖步卒輕。卻凭紋楸聊自笑。雄如劉項亦閑爭。

九日訪張子直適出看花戲書學今以告

子昔邀相見。過門又不逢。貪隨看花伴。應笑我龍鍾。

須知春色釀於酒。醉得遊人意自狂。直使華顛老公子。看花爭入少年場。

貪花自是少年事。況酒定嫌醒者非。顧我疎慵老山野。卻騎歸馬背斜暉。

下馬問老僕。言公賞花去。只在近園中。叢深不知處。

桃李飄零杏子青。滿城車馬響春霆。就中得意張公子。十日花前醉不醒。

戲題

會是去年賞春日春光過了只逡巡却是去年春自
去我心依舊去年春

贈王求（求一作甫）鐵如意

妖言莫信傳張惡虛氣休將碎唾壺借問閒窗背抓
背何如爭勝擊珊瑚

和家君早寒之什

滿地清霜結曉寒平明飛霰灑柴關下憑酒力溫肌
骨尤覺風威着面顏閭里相呼泥比戶牛羊收牧下
前山急須旋日藏薪炭凍後高枝不易攀

和詠草

漸覺東皇意思匀陳根初動夜來新忽驚平地有輕
綠已蓋六街無舊塵莫為枯榮吟野草（恐當作火）且憐愁
醉祝（祝舊作香）輪詩人坐怨王孫遠極目萋萋又一春

和邵堯夫打乖吟二首

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世塵陋巷一生顏氏
樂清風千古伯夷貧客來墨妙多携卷天為詩豪剩
借春儘把笑談親俗子德容猶足畏鄉人

聖賢事業本經綸肯為巢由繼後塵三聘未回伊尹
志萬鍾難換子輿貧且因經世藏千古已占西軒度
十春時止時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乖人

和堯夫首尾吟

先生非是愛吟詩。爲要形容至樂時。醉裏乾坤都寓物。閑來風月更輸誰。死生有命人何與。消長隨時我不悲。直到希夷無事處。先生非是愛吟詩。

和堯夫西街之什二首

先生相與賞西街。小子親携几杖來。行次每容參劇論。坐隅還許侍餘盃。檻前流水心同樂。林外青山眼重開。時泰身閑難兩得。直須乘興數追陪。

先生高蹈隱西街。風月倘佯詠才斬。到醉家眞追館。便將佳句寫瓊瑰。洲圖已讓心先快。倒韻仍降字占殺。书有一條誇大近水。邊會飲兩三盃。

遊月陂

月陂堤上四徘徊。北有中天百尺臺。萬物已隨秋氣改。一罇聊爲晚涼開。水心雲影閑相照。林下泉聲靜自來。世事無端何足計。但逢佳日約重陪。

秋日偶成二首

寥寥天氣已高秋。更倚凌虛百尺樓。世上利名群蠛蠓。古來興廢幾浮漚。退安陋巷顏回樂。不見長安李白愁。兩事到頭須有得。我心處處自優游。

閑來無可一作事不從容。一作慵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

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
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代少卿和王宣徽遊崇福宮

睿祖開眞宇祥光下紫微威容凝粹穆仙仗儼周圍
嗣聖嚴追奉神遊遂此歸晃旒臨祕殿天日照西畿
朱鳳御星蓋青童護玉衣鶴笙鳴遠吹珠藥奔晴暉
瑤草春常在瓊霜曉未晞永文襄像出太一醴泉飛
頲夕思飆馭香輿望絳闈衰遲愧宮職蕭灑自忘機

和王安之五首

小園

隨步西曲奉常家景物天然占一窪恰似庾園基址小
小金勝涸澗路途賒知君陋巷心猶樂比我僑居計已誇
且喜杖藜相過易隔墻無用少游車 詩酌樂天有中戲虛

丞涸澗山居去城遠

野軒

誰憐大第多奇景自愛貧家有古風會向紅塵生野思
始知泉石在胷中

汙亭

強榮猶來眞有爲好高安得是無心汙亭妙旨君須會
物我何爭辱莫侵

藥軒

囊中數味應千種，砌下栽苗過百名。好是微風入庭
戶，清香交送滿簷楹。

晚暉亭

亭下花光春正好，亭頭山色晚尤佳。欲知剩占清一作
春風處，恩順街東第一家。

和花庵

得意郎為適種花，非貪多。一區寸丈席，滿日自雲纏。
靜聽禽聲樂，閑招月色過。期公在康濟，終奈此情何。

子直示以新詩一軸，偶為四韻，本謝

沉劇君能快，居閑我更慵。自作降藻麗，不解繼春容。
寡和知高唱，深情見古風。靜吟深有意，真是卧隆中。

和諸公梅臺

總須乘興賞春英，莫待空枝謾寄聲。淑景暖風前日
事，淡雲微雨此時情。

後一日再和

常勸嬉遊須及辰，莫辭巾屨染埃塵。秖應風雨梅臺
上，已減前時一半春。

送呂晦叔赴河陽

曉日都門颭旆旌，曉風鐃吹入三城。知君再為蒼生

起不是尋常刺史行
贈司馬君實
二龍閑卧洛波清今日都門獨餞行願得賢人均出處始知深意在蒼生
哭張子寧先生
歎息斯文約共修如何夫子便長休東山無復蒼生望西土誰共後學求千古聲名聯棣萼二年零落去山丘寢門慟哭知何限豈獨交親念舊遊
萬固
形勢天下彊帝得賢侯毀一
陪陸子履遊白石萬固
條山蒼蒼河流黃中藏形勢天下彊帝得賢侯毀一
方四年不更尉民望三豐戊午季春月上心閔雨愁
黎蒼使車四出走群望我亦奉命來侯疆精神感格
天意順詔書纔下雨已霑病麥還青禾出土野農歌
舞歌君王故人相見不道舊為兩懽喜殊未央聖主
寵愛小臣樂自可放蕩舒胷膈白石萬固皆勝地主
人為我携壺觴況逢佳日俗所尚車馬未曉填康莊
扶提十里雜老幼遮邏千騎明戈槍初聽鳴鐃入青
靄漸見朱旆輝朝陽遨頭自是謝康樂後乘獨慚元
漫郎侯來雖知有賓客衆喜更為將豐穰臨溪坐石
遍巖谷幽處往往聞絲簧山光似迎好客動日景定

爲遊人長乘高望遠興不盡戀戀不知改路忙人生
泪沒苦百態得此樂事眞難常我辭佳境已惆悵倏
亦那得久此鄉他時會合重相語辜負泉石何能忘

陳公廙園修禊事席上賦

流觴蘭亭舊風流洛社今坐中無俗客水曲有清音
香篆來還去花枝泛復沉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

春雪

二月將臨冕群陰又退潛只知桃李艷何復雪霜嫌
密霰仍先集飄霙忽散霑帶風成料峭和雨作廉纖
江漢初彌望珠璣亦間兼片痕才着瓦斜勢漸穿簾

鳥化遼城鶴途輔越女縑落英時鬪舞飛絮或同黏
面把瓊瑤比誰疑鵲路驚撋透肌雖共利灑面刃爭銛
寒怯開閨賞光疑伴月覘價增樵市炭興入酒家帘
駐足銀粧屢翳如何欺煦律重復困窮閻
新乏經朝備衣因恃暖拈擷芳遊女恨憂歲老農占
惜竹頻敲葉愁花旋覆苫失權悲太皞助虐有飛廉
驟降初疑勇旋消亦訝謙朔雲雖借便氷后可無厭
縱任陰靈巧難令木氣殲寒威徒自奮春氣亦時添
積勢方平隴流漸已墜簷暗空猶皆皆近地卽佔佔
遠水難遞面高峰不畏尖著墻聊畫粉蓋地豈成鹽

紈扇驚塵曀崑崙認火炎。端來薦融釋。空復助洳漸。
積潤終滋嫩。驚雷亦震淹。東君莫惆悵。杲日待重瞻。

晚春

人生百年永。光景我逾半。中間幾悲歡。况復多聚散。
青陽變晚春。弱條成老榦。不為時節驚。把酒欲誰勸。

西湖

溪水橋邊鴨子陂。樓臺只在郡城西。煙波乍見心先
快。島嶼將尋路欲迷。盡日無風橫舴艋。有時經雨歛
虹蜺。如何咫尺塵埃地。能使遊人意不齊。

環翠亭

城居不見萬山重。因起高亭破遠空。虛曠直疑天宇
外。周旋如在畫屏中。凝嵐散靄層層出。削玉排青面
面同。暫得登臨已忘去。四時佳致屬賢公。

湖上獨酌呈范彝叟朝散程伯淳奉議 繼

曲肱飲水程夫子。宴坐焚香范使君。愧我未能忘
外樂。綠樽紅芰對西曛。

酬韓資政湖上獨酌見贈

對花酌酒公能樂。飯糗羹藜我自貧。若語至誠無内
外。却應分別更迷真。

河南程氏文集卷第三

行狀　墓誌　祭文

故戶部侍郎致仕彭公行狀

公諱思永字季長其先京兆人唐之中世有爲吉州刺史者因家焉今爲廬陵人尚書治經術以能詩名於世慷慨有大節仕不得志未老以東宮官退居臨湘公其次子也公性淳粹明重材質瑰秀孩提時卽異於常兒未嘗爲戲弄之事數歲已自知爲學尚書每撫其背曰興吾家者必是兒也未冠居尚書喪以孝聞家貧無以葬晝夜號泣營治歲終卒能襄事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喪數千里歸廬陵知者無不咨嘆終喪益自奮勵力學有文稱天聖五年舉進士擢第授南康軍判官計臣言其材遂監泰州角斜鹽場當路益知其賢交薦之秩滿遷大理寺丞監洪州鹽務後知廣州南海縣以母喪去職服除知洪州分寧縣二邑素號難治前令比以罪去民化公之誠相戒以毋犯法至於無訟既又通判睦州會海水大上夜敗台州城郡人多死詔監司擇良吏往撫之公遂行將至吏民皆號訴於道公悉心救養不憚勞苦至忘寢食盡葬溺死者爲文以祭之問疾苦賑饑乏去盜賊撫羸弱其始至也

城無完舍公周行相視爲之規畫朝夕暴露未嘗憩息民貧不能營葬者命工伐木以助之數月而公私之舍畢復人安其居公視故城庫壞僅有髣髴思爲遠圖召寮屬而謂之曰郡瀕海而無城此水所以爲害也當與諸君圖之程役勸功民忘其勞城成遂爲永利天子嘉之錫書奬異後去台遷睦二州之民喜躍啼戀者交於道未幾就移知潮州潮民歲苦修堤之役吏緣爲姦貧者尤被其害公爲之法役均而費省民大悅代還知常州時爲都官員外郎尋召爲侍御史極論內降授官賞之弊以謂斜封非公朝之事

仁宗深然之。皇祐祀明堂。前一日有傳赦語百官皆得遷秩者。公方從駕宿景靈宮。亟上言不宜濫恩以益僥倖。既肆赦果然。時張堯佐以妃族進。王守忠以親侍帷幄被寵。參知政事闕員。堯佐朝暮待命。守忠亦求爲節度使。物議譁動。公帥同列言之。皆曰宜待命行。公曰宜以先事得罪。命出而不可救則爲朝廷矣矣。遂獨抗疏極言。至曰陛下行此覃恩無意孤寒。獨爲堯佐守忠故。取悅衆人耳。且言妃族秉政。內臣用事。皆非國家之福。疏入。仁宗震怒。人皆爲公危之。公曰苟二人之命不行。雖赴鼎鑊無恨。於是御史中丞鄭戩諫官吳奎皆爲上言其忠。當蒙聽納。不宜加罪。仁宗怒解。而堯佐守忠之望遂格。公猶以汎恩罷臺職。以司封員外郎出守宣州。前守以贓敗。郡政隳弛。歲復大歉。公至。修紀綱。撫凋瘵。奏發官廩以活餓等。卒無流亡。體量安撫使上公治狀。爲諸路州作之最。儂智高連陷州郡。嶺表用兵。餉饋仰於荊湖。除北路轉運使。至部。奏黜守令之殘暴疲懦者各一人。而八州知勸。下溪蠻酋彭仕羲恃險而驕。將帥群蠻爲亂。先移文罵桂州守將。將不能制。請公誅之。公行部至桂。仕羲畏公。即遣親信持書迎謁。禮甚謹。公推誠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待之。諭以禍福。皆悚懼感服。請自悛革。邊患遂息。時大農以利誘諸路。使以羨餘爲獻。公曰。衆民取賞吾不忍爲。遂無所獻。南冠平。公以勞進工部郎中。召爲度支判官。升刑部。歲餘出爲益州路轉運使。始直史館。賜三品服。入辭。仁宗諭之曰。益部遠方。以卿安撫吾無憂矣。至蜀。會成都關守。詔公權領府事。前政多務姑息。寖失法度。至有吏盜官錢千緡付獄已三歲猶縱其出入。自若者。公命窮治之。一日而獄具。蜀人以安。

中如

蜀人以女子貿易

一人使疏其

黨類得十餘輩。悉黥隸諸軍。盜者遂絶。二罪而入知罪法。蜀乃大治。歲有中貴人祠峩嵋。常留成都中數十日。誅取珍貨奇玩。例至數百萬錢。一出於民間。公命三省其二。使者恨怒而去。公不之顧。任中遷兵部郎中。召還爲户部副使。歲餘。以天章閣待制充陝西都轉運使。河朔謀帥。以公鎮高陽。仍進秩諫議大夫。英宗嗣位。恩升給事中。時狃於承平。治兵者鮮明紀律。而三關爲甚。公爲帥。方重嚴正。犯者頗以軍法從事。驕兵大戢。河北舊以桑麻爲產籍之高下。民懼不敢藝植。故益貧。公奏更其法。自是絲績之利歲增

待之。諭以禍福。皆悚懼感服。請自悛革。邊患遂息。時大農以利誘諸路。使以羨餘爲獻。公曰。哀民取賞。吾不忍爲。遂無所獻。南寇平。公以勞進工部郎中。召爲度支判官。升刑部。歲餘出爲益州路轉運使。始直史館。賜三品服。入辭。仁宗諭之曰。益部遠方。以鄉安撫吾無憂矣。至蜀。會成都闕守。詔公權領府事。前政多務姑息。寖失法度。至有吏盜官錢千緡付獄。已三歲猶縱其出入。自若者。公命窮治之。一日而獄具。蜀人以爻子貿易。皆藏於腰間。盜善以小刀取之於稠人中。如已物。民病苦之。公得其狀。即捕獲一人。使疏其

黨類得十餘輩。悉黥隸諸軍。盜者遂絕。二罪而人知畏法。蜀乃大治。歲有中貴人祠峩嵋。常留成都中數十日。誅取珍貨奇玩。例至數百萬錢。一出於民間。公命三省其二。使者恨怒而去。公不之顧。任中遷兵部郎中。召還爲戶部副使。歲餘。以天章閣待制充陝西都轉運使。河朔謀帥。以公鎮高陽。仍進秩諫議大夫。英宗嗣位。恩升給事中。時狃於承平。治兵者鮮明紀律。而三關爲甚。公爲帥。方重嚴正。犯者頗以軍法從事。驕兵大戢。河北舊以桑麻爲產籍之高下。民懼不敢藝植。故益貧。公奏更其法。自是絲績之利歲增

益在鎮二年邊圍帖寧人民浹和公惡邊臣之邀功
啓事者屢加裁正遂與大臣持議不合由是以病請
解兵任求爲江南官從知江寧府潮與江寧舊多火
災迄公去未嘗作入以爲德政之感留金陵歲餘復
召擁御史中丞時追崇濮王大號復有稱親之議諫
官御史以典禮未正相繼論列者六七人皆以罪去
公始拜中司力陳其不可且請召還言事者上未之
察更爲疏極論其事言益切至英宗深加聽納事幾
施行而大臣持之甚力故不果公因求解憲職以章
言者五進見而面陳者多至不記會英宗不豫公方
憂懼不復自言今天子踐祚正拜御史中丞請裁損
出入用度務從儉約以稱先志上嘉納之會御史蔣
之奇奏發大臣陰事其說蓋盛於都下而之奇欲叛
公爲助乃曰公嘗言之公亦謂帷箔之私非外人所
知誠難究詰然亦有以取之故謗言一興而人以爲
信且其首爲濮園議遠典禮以犯衆怒不宜更在政
府而執政以之奇所論冥昧不可質迫公言其所從
來三問而公奏益急且曰風聞者以廣聰明也今必
問其所從來因而罪之則後無聞矣寧甘重譴不敢
發國家開言路之法因極陳大臣朋黨專恣非朝廷

計翌日降授給事中知黃州道徙太平州郊祀推恩復工部侍郎知亳州未滿歲移揚州熙寧三年上書告老還户部侍郎致仕朝廷憐之故詔爵甚美所以寵耀其終始焉公晚樂歷陽風土遂徙居之將歸十一月過金陵二十六日以疾終享年七十有一金陵之人奔走供事往來哭於道路其得人心如此公仕官四十五年累階至某勲某爵某食邑若干公精慎長於政事遇繁劇他人若不可堪而公處之裕然故世稱有大體精吏治者必歸之公其事業磊落見於銘者為不少矣然其德性之美心術之醇世未尊之

盖嘗有過於人者也故其仁孚誠慤出於自然年八九歲時尚書為岳州從事公甚愛之嘗攜置門外公默坐其處以伺訪者有一吏徘徊久之問故果墜敘者也公詰其狀驗之信則出付之吏謝以數百金公笑不受曰我若欲之取敘不過於數百金耶吏嘆駭而去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劍數口寓於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劍為翫客有墜其一於袖間者公視之不言數止此耳非有失也將去袖劍者揖而舉手劍墜於地衆服公之量撫宗族有恩意外姻孤女收視之如

已下爲擇善士而嫁之守常一不妄遷習與朋交交
謹信義始卒無敗改廉潔純儉本之天性居處爽貧
甚鄉人爭饋之皆謝去風俗爲之化後居顯仕自奉
養不改其素平生無聲色奇巧之翫其氣宇高爽議
論清瞻而端莊恭謹動必由禮未嘗有惰慢之色盛
侮之言見者皆知畏重然襟度寬曠不可澄撓與人
處雖終歲莫見其喜怒之變遇事明白不事緣飾接
人物貴賤尚下一以忠信動無疑忌即之溫然有大
雅之德爲政本仁惠吏民愛之如父母惟不喜矯情
[illegible]拂已取與當曰[illegible]

所論奏未嘗以語人或疵其少言惟謝之終不自辨
每聞人曰吾不爲他學但幼即學平心以待物耳又
常教其子弟曰吾數歲時各處被中則知思天下之
寒者矣蓋源流如此宜其仁恕之善見於天下自朝
及至於士人推其誠長者至其持守剛勁不可毫髮
憑奪喜善嫉惡勇於斷決不爲勢利誘不以威武移
潮州州宅舊傳多怪前後守臣無寧處者公迄去未
嘗問其有無其達理守正若此溱乎其丈夫也故歷
事三朝人主信之公娶晏氏故相元憲公之姪而刑
部侍郎諱容之子也封延安郡君有賢行爲宗黨所

第二男長曰衛前趙州軍事判官孝謹和厚以親老不忍去左右解官歸侍者十年矣次曰衍後敏有高才方舉進士而卒五女子長適知鄂州嘉魚縣胡從次適宜春李伯英次即顯之室又次適太常博士田沽次適著作佐郎齊域而歸李氏齊氏者皆早世孫四人曰該曰諧並試將作監主簿詢訢尚幼孫女五人俱未嫁公終之明年嗣子將以某月某日奉公之喪葬於和州歷陽縣某鄉某里某地前期得公之官狀行事於其家若公之道德則顯於親炙而知者謹加銘錄請求誌於誠德君子以圖不朽謹狀

程邵公墓誌

邵公廣平程顥之次子也生於洽平始元仲秋之四日死於熙寧首禩仲夏之十四日越三日藏(葬一作之)於伊陽縣神陰鄉祖塋之東邵公其幼名也端愨其名也生而有奇質未滿歲而溫粹端重之態完然可愛聰明日發而方厚淳美之氣益備其始言也或授之以詩率未三四過即已成誦矣又亦不復忘去雖警悟俊穎若照徹內外而出之從容故敏於見知而安於言動坐立必莊謹不妄瞻視未嘗有戲慢之色蓋出於自然與人言則溫然及其有

所不爲則確乎其守也大凡其心有所許後雖以百事誘迫終不復移矣日視群兒相與狎弄歡笑跳梁於前泊乎如不聞知雖有喜相侵暴者亦莫之敢侮蓋厥生五年而人不見其有喜怒好欲是豈特異於常兒哉皆老於學者之所難能也而吾兒之資乃成於生之初嗚呼使其降年之永則吾不知其所至也吾弟頤亦以斯文爲已任嘗意是兒當世吾兄弟之學今則已矣則吾之慟亦不特以父子之親也夫動靜者陰陽之本況五氣交運則金炎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揉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吾兒其得氣之精一而數之局者歟天理然矣吾何言哉以其葬日之迫刋刻之不暇也惟砂書於壙以誌其擴

程殿丞墓誌銘

程氏居永寧之博野士風渾厚世以忠廉孝謹聞少師貴重於朝始賜第京師爲開封人世風不衰子孫多好善如吾叔父可謂能守其家法者矣叔諱瑜字权寶少師諱羽清河太君張氏襄陵大君賈氏之曾孫尚書虞部員外郎諱希振高密縣君崔氏之孫贈大理寺丞諱道天水趙氏長壽縣太君任氏之子少

以殊兄廣平文簡公陰試將作監主簿未冠爲荆南
監利尉即以幹敏稱再調永州零陵簿益以才著時
谿蠻啸動焚刼縣邑道州寧遠最當賊衝部使者命
公攝令事至止之日邑無城壁府無兵械公經營創
治夜以繼日完集未幾蠻寇大至設長圍以逼城公
激勵士卒躬冒矢石捍守累日以奇兵由水中旁出
賊後合戰甚苦賊乃敗去既而同守者皆論功丐賞
公曰城守吾事也城獲完足矣尚當以爲利乎卒不
自言代還得爲汝州龍興令計省言其材遂監解州
鹽池歲課羨溢改大理寺丞簽書潞州判官公事太
守武人不知爲政公從容開贊一郡大治事雖出公
而人莫窺其跡謙晦不伐率皆此類以年勞升太子
贊善大夫賜五品服就移知邛州依政縣時長壽太
君春秋高公懼有遠行之勞即上書願就監臨以便
奉養改舒州皖口監轄乃以考課遷殿中丞還朝知
濮州雷澤縣未行暴疾終于京師實嘉祐七年三月
十八日也公姿儀偉秀風度平雅端愨謹厚不妄言
笑進退動止皆有法度衣冠整理望之肅然三歲而
孤長壽太君教養嚴至恂恂奉事恪恭朝夕未嘗少
懈善與人交久而益篤嗚呼行足以勵俗才足以有

爲不幸短命未究所施殁之年方四十三矣公娶張氏封福昌縣君和慈孝睦族人推其賢三子曰預以疾廢曰顗曰顓皆爲儒學三文長適前常州軍事推官王師古仲適襄陵賈戊季適汝南周純明縣窻二年八月丙申公之從兄司農葬公於河南府伊陽縣神陰鄉先塋之次顗以父命得預役事又掇公之官世行業而爲之誌銘既又輯之以銘曰

謹於奉親慎於事君端於立身無愧乎人山可夷谷可陵此言不渝

李寺丞陵墓誌銘

李友李君仲通諱敏世居北燕高祖避亂南徙今爲濮人丞相文定公迪乃其世父也曾祖令珣祖護皆以丞相故贈太師尚書令考遜用子貴贈吏部

君仲通生而有賢資端厚仁恕見於孩提之時舉動詳整不妄言笑燕居終日泊然而無惰容望之若嗒然其君子人矣與人言無隱情惟聞人之過則未嘗復出於口安靖寡欲君貧守約裕如也好古力學憔觀群書尤精於春秋詩易其後所得殊爲高深方勇於進不幸短命惜夫未見其止也死之年纔三十矣仲通之德蓋完於天成孝友之性尤爲絶異侍太

夫人疾衣不解帶者累月及居喪哀毀過甚中外數
百口上愛下信人無間言群從聚居臧獲使令者衆
雖馭之過嚴不能使之無犯惟偶爲仲通所責則其
人必慚恨累日痛自訪飭及仲通之亡識之人無賢
不肖皆失聲痛惜或爲隕涕非至誠及物其能有是
中仲通外甚和易遇物如恐傷之雖家人未始見其
喜怒又其出辭氣當事爲則莊厲果斷不可以非義
回奪始用蔭補郊社齋郎調虔州瑞金縣主簿會劇
賊戴小八攻害數邑朝廷患之命御史督視仲通時
外劉之與其令謀曰劉石鶻石門羅姓者皆健賊詔

捕之累年矣小八不能連二盜以自張吾知其必能
爲也當說使自効則賊爲不足破矣乃遣人諭二盜
皆曰我服李君仁信久矣願爲之死然召我亦有以
爲信乎仲通即以其符詰與之且約曰某日當以甲
二百來見我於邑中衆皆恐懼仲通曰彼欲爲惡雖
不召將至且吾信於邑人彼亦吾人也何憚乎乃將
二盜與之周旋卒得其死力遂斬小八盡平其黨朝
廷嘉之遷衛尉寺丞仍升一任御史用間者言將誅
劉羅二黨仲通以爲失信不義抗論甚力久始見從
仲通又自言於朝請因其立功糜以冗職可絕後患

書奏不報。其羅姓者果復為害。仲通守江寧之上元。有古循吏之風。邑之舊田稅不均。貧弱受其弊。仲通為法以平之。豪猾惡其害己。共為謗語。借勢於上官以搖其事。人皆為仲通危。仲通堅臥不變。未踰歲而所均者萬七二一作千室。事業雖百未一施。槩是二節。則高明之見。剛勇之氣。發於事者亦可知已。嗚呼。人非有古今之殊。特患夫忽近而慕遠耳。如吾仲通之材之美。古獨可以多乎哉。向若天假之年。成就其所學。自當無媿於古人。況使得與古之人並而觀焉。於聖人之時乎。則吾知其果不後曾閔之列矣。仲通以治平三年五月終於家。熙寧七年二月庚寅葬於濮州鄄城縣遺直鄉之先塋。夫人王氏。附焉。夫人太子中舍杲之女。賢慧靖淑。雅有法度。及寡居。益自勵重。素衣一食。以終身焉。蓋後仲通六年而亡。仲通嘗生二女。皆夭卒。無子。以兄之子孝和為嗣。仲通平生相知之深者莫如予。故將葬。其家以誌文來屬。其可辭乎。銘曰

二氣交運兮五行順施。剛柔雜糅兮美惡不齊。稟生之類兮偏駁其宜。有鍾粹美純一作粹兮會元之期。聖雖可學學一作作兮所貴者資。便儇皎厲兮去道遠

而展矣中[illegible]特奇進復甚勇兮其造可知
德何完兮[illegible]務而不實聖所悲孰能使我無
愧辭後[illegible]銘詩

程郎[illegible]

公諱瑠字[illegible]姓氏世居中山之博野宋興先少
師以勳德[illegible]從京師始爲開封人少師諱羽其
妣曰清河[illegible]氏襲陵太君賈氏是生虞部府君
諱希振[illegible]氏封高密縣君是生尚書府君諱
適公即[illegible]行子母曰孝感太君長安太君皆張
氏公生數歲而孤叔父養於伯兄十六以叔兄虞部

簡公蔭試將作監主簿始冠爲常州戶曹掾時朝廷
遣使安撫二浙表言公才就除明州司法力抗昇郡守
數活疑獄當塗者交薦之遂改京官知壽州安豐縣
富多彊猾小民困於侵漁爲令者常苦其難制公至
未幾皆斂手莫敢犯盜賊亦越逸他境增治芍陂以
廣灌溉人賴其賜道路謠頌聞于京師大豪陳順謀
去其母給之醉宿旁舍因誣以爲嫁使其黨證之公
察其情即命捕置果已亡去權至能使監司移其獄
公拒弗與根索益急順乃持金謂審官吏謀去公以
緩其事吏即爲謾奏移公與元府西縣公具得行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展矣仲通芳賦材特高進復甚勇芳其造可知
德何完芳命何
悱辭後欲有考
程郎中墓誌
公諱瑫字仲温始程氏世居中山之博野宋興先少
師以勲德顯重
京師始爲開封人少師諱珦其
魏曰清河太君張氏襄陵太君賈氏皇生虞部府君
諱希振娶博陵崔氏封高密縣君皇生尚書府君諱
通公即尚書之仲子母曰孝感太君長安太君皆張
氏公生數歲而孤養於伯兄十六以蔭兒廣平

開公旅試將作監主簿始冠爲常州戶曹掾聘朝廷
還便安撫二浙表言公才就除明州司法力抗暴令
數活疑獄當途者交薦之遂改京官知壽州安豐縣
富多彊猾小民困於侵漁爲令者懦若其難制公至
未幾皆斂手莫敢犯盜賊亦越逸他境增治芍陂以
廣灌溉人賴其賜道路謠頌聞于京師大豪陳順謀
去其母給之醉宿旁舍因誣以爲嫁使其黨證之公
察其情即命捕置果已亡去權至能使監司移其獄
公拒弗與根索益急順乃持金謂審官吏謀去公以
緩其事吏即爲謾奏移公與元府西縣公具得行賂

狀人或勸公辨之朝公曰吾豈與吏辨者乎曹吏以
謬誤自陳得改洪州之豐城江水嘗環城人大饑邑
豪吳氏以貲得官藏粟閉糴公召諭之不從謂曰民
饑且死令亦不敢自保祿位當杖爾以取之吳氏大
懼哀祈請命於是富人爭出粟民用以濟以謀葬其
先世求知河南伊闕縣秩滿簽書河東節度判官公
事丁長安太君憂服除知永安縣兼陵臺令奉陵寢
皆中貴人前令多務姑息往往侵暴邑人公待之有
方皆歛戢就法度內韓贄守洛醜公正直誣以非罪
俗人不直其事讙聞道路而公亦不自辨還朝通判

和州先是蔡州妖尼慧普以左道惑衆數年之間四
方嚮動奔走奉事唯恐不至其後姦跡暴露有司猶
薄其罪但坐杖背羈置歷陽時朝廷當有徽衷晉郎
詐疾以僥倖得免杖人皆神之謂果不可得而刑也
居和未久崇奉者稍稍自遠而至郡守禮之甚謹公
始交止會守以譴去權領郡事一日捽至庭下而獄
械於前使具道所以罔人之狀故其姦謀詭譎皆捭
揭呈露乃正其罪而刑之有識之士以謂微公之斷
不能解天下之惑有李洞元者為神怪之說妄言受
知昭陵嘗以金字書賜之江淮之間從者如市公亦

按置於法。由是遠近悚服。後通判陝州。歲大饑。方為賑助。所存活者甚衆。熙寧乙卯夏四月代還。甲申以疾終于河南。享年五十七。公資質瑰壯。明辨剛決。接人誠摯。動有恩意。輕財好義。中懷豁如。材長於治民。嚴而有愛。敏而不苛。區繫劇易。常有餘裕。其所斷獄。人自以為不冤。故前所治去久而人思之。識用高爽。有大過人者。凡是山川道途。人物名氏。目所一見。耳所暫聞。閱年雖多不復忘。慶豐城大邑。公為之三年。識其民且半。其餘政事條理。從可知矣。官自衛尉丞九遷為比部郎中。以年勞賜五品服。始娶侯氏。

不謹。公以義罷遣。繼曹氏。魏襄悼公利用之孫。詩仁壽縣君。二子。曰顗。曰顏。皆太廟齋郎。四女。長適國子博士張昭。亦先卒。其二未嫁。公平生不慕流俗之術。公殁。家人奉以從事。熙寧十年仲秋丙申。公兒司農葬公河南府伊陽縣神陰鄉。祔于先塋。且命顗論公之官世才行以誌其墓。

澶娘墓誌

澶娘。廣平程顥之幼女也。其父仕澶淵。軍而生。故命之曰澶。其第四十七。生於熙寧四年季秋之丁未。死

於十年季夏之壬午。其疑端而厚。其氣温而良。其藥
動知思安靜流遠殆如老成。我皆意其福且壽。事固
有莫可計者。命矣夫。始病痘瘡。工藥之過劑。劇（一作善）
醫者論之曰。痘瘡之初。誠欲利者也。然當視其氣之
強弱為藥。藥之可否。疾之重輕為劑之大小。今壑以大
藥下之。宜其死也。噫。是亦命歟。人理之未至。吾容當
責命於天。言之以為世戒云耳。悲夫。澶娘既死七十
五日而葬於河南伊陽縣神陰鄉先塋之東。與其姊
孀兒同兆。（一作銘）曰。

合而生非來。盡而死非往。然而精氣本於天。形魄
歸於地。謂之往亦可矣。

邵堯夫先生墓誌銘

邵堯夫先生墓誌銘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于家。洛之人弔
哭者相屬於塗。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
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
伯淳。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謹按邵本
胡姓。系出召公。故世為燕人。大王父令進以軍職逮
事燕相。始家衡漳。祖德新。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
其繼楊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共城。晚遷河南。葬其親
於伊川。遂為河南人。先生於祥符辛亥至是蓋六

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温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後又以爲潁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於百泉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嘆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遠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還寓一作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材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

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衣褐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曰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群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異於人顧吾所樂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懽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尊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爲甚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一有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古。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固難其居。若先

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二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葬。附于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

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陵高臨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斂以豐。天不慭遺。哲人之凶。嗚皋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終。

華陰侯先生墓誌銘

華陰侯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侯氏。名可。字無可。其先太原人。宦學四方。因從家華陰。少時倜儻不羈。以氣節自喜。既壯。盡易前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好篤志爲學初寒酷暑未嘗廢業博極群書聲聞四馳就學者日衆雖邊陲遠人皆願受業諸侯交以書幣迎致有善其禮命者亦時往應之故自陝而西多宗先生之學元昊盜邊時名卿賢儒結轍西使服先生之名莫不願見親老而家益貧思得祿養勉就科舉再試春官卒無所遇因喟然太息曰丈夫之事止於是乎會鑾酋儂智高攻陷二廣孫威敏公奉命出征習先生之賢請干其軍事先生奮然從之報旅奏功初命武爵言事者以爲非宜遂改文資調知巴州化成縣巴俗尚鬼而醫醫惟巫言是用雖父母之疾

皆棄去弗視先生誨以義理嚴其禁戒或親至病家爲視醫藥所活既衆人亦知化巴人婺婦必責財於女氏貧人至有老不得嫁者先生爲立制度稍其家之有無與之約曰踰是者有誅未閱歲邑無過時之女遂變其俗巴山土薄民貧絲帛之賦反倍他所日益凋弊先生抗義計司爭之數十卒得均之旁郡境虎暴農者不敢朝暮耕商旅候瘢而後行先生日發冶器械發徒衆親執弓矢與之從事迹而追之遠或數百里所殺不可勝數後皆避人遠去不復爲害再調耀州華原主簿有富人不占地籍惟以利誘貧

民而質其田券多至萬畝歲責其入先生晨馳至其家發積出券召其主而歸之失業者復安其生郡吏猾至誠貪狡凶暴持郡吏短長而爲姦利前後爲守者莫能去一郡患之先生暴其罪狀械置于獄自守而下畏恐生禍交爲之請先生不顧卒言於帥府而誅之聞者快服用薦者監慶州折博務敍滿授儀州軍事判官計省第折博之最就改大理評事部使者交留遂復發書本官事韓忠獻公鎮長安薦知涇陽縣至則鑿小鄭一作泉以灌溉議復鄭白舊利未幾召至闕下得對便殿始命計工興役定復專總其

事激功害能之人疾其不自已出渠功有緒而讒毀交至以微文細故爲先生罪遂罷其役是利不究論者惜之元豐己未季夏先生以疾終於家享年七十有三先生純誠孝友剛正明決非其義一毫不以取於人視貪邪姦佞若寇賊仇怨顯攻面數甚其人改而後已雖甚貴勢視之藐然遇人之善喜之助之欲其成達不啻如在已也博物强記貫涉萬類若禮之制度樂之形聲詩之比興易之象數天文地理陰陽氣運醫藥算數之學無不究其淵源先生發强壯厲勇於有爲而平易仁恕中懷洞然至於輕財樂義安

貧守約急人之急憂人之憂謀其道不謀其利忠於
君不顧其身古人所難能者先生安而行之蓋出於
自然非勉强所及少與申顏爲友易衣互出而謀食
以養二家如一顏病先生徒步千里爲之求醫歸而
顏死矣其目不瞑人曰其待候君爭未歛而先生至
撫之而瞑顏謀葬其先世而未能顏郤無子又不克
葬先生辛勤百圖不足則賣衣以益之卒襄其事時
方天寒先生與其子歸服以居適有饋白金者先生
顏顏之孤姝爲憂未遑卹已遂以嫁之近世朋友道
喪錙銖難辦不變其力聞先生之風可以激頼波而

起廢疾先生家無齋廩不支儲而人有不得其所者如
己生爲歸非力能也誠使然也一日自遠歸家人
有饗客友人郭行者詣門曰吾父病亟醫須百千
乃爲治賣吾廬而不售先生憫然計囊中裝適當其
數盡以與之嘗隨計詣京師里中出金贖行比還悉
以其所餘曰此金鄉里所以資應詔也不可以爲他
私當與同舉者共之且行聞鄉人有病於逆旅者先
生曰吾歸則彼死矣遂留不去病者瘉貧無以爲車
乘先生曰子行則未能留則將困因推其馬與之躍
步而歸其克已濟物若是者多矣少喜穰苴孫武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學兵家事無所不通尤詳於西北形勢談其山川道路郡縣部族纖細備具聽之者宛如在目前此一字無概河東開之時前一作韓忠獻公請先生謀渭源之地先生馳至境上召其酋豪六百人諭以朝廷恩德為切利害皆感悟喜躍翌日詣軍門輸土納聽一作命願為藩籬一塵不驚而開地八千頃因城熟羊以撫之忠獻公上其功朝廷賞以減考績之年治平中虜嘗盜邊主將出兵禦戰轉運使以為妄與互言於朝時虜去未遠遣先生按視其狀受命即行人皆為之[illegible]先生以數十騎馳涉[illegible]乃分其騎

[illegible]四令之曰高爾旗幟旋山徐行虜[illegible]為大兵誘已終不敢擊秦州舊若蕃酋反覆[illegible]親愛而貧之多至七百人久者已數十歲公家之費不貲雖羌離怨益甚其後釋其縻而歸之戎人感一作服乃先生發其謀也平生以勸學新民為己任主學之教育者幾二十年官之所至必為之治學舍紘誦其所以成就材德可勝道哉先生之文尤長詩晚益玩心於天人性命之學其自樂者深矣病革命其子曰吾死慎勿為浮屠事焚楮貨徼福覬利非吾志也嗚呼死而不忘於正可謂至矣大王父諱

王父諱昌當五代之亂皆隱德弗耀父諱道濟潤
州句容縣令贈尚書比部員外郎妣刀氏追封福昌縣
太君妻其姨劉氏早卒封延長縣君繼以其妹封才
壽縣君二子曰孚曰淳三孫尚幼先生之官自平事
四遷爲毀中丞階宣奉郎勳騎都尉服錫五品敕命
之明年仲春八日葬於華陰縣保德鄉先塋之次夫
前夫人祔焉顯先生女兄之子也知先生之道爲詳
敘得論載行治之美以詔後人銘曰

南山崇崇其下也先生之宮惟其清風與山無窮

宗彭侍郎文

悠悠蒼顧佑有常如何不淑殲時之良胡不憖遺
以慰士大夫之望嗚呼哀哉皆我稱齒爲公所器敎
之誨之實妻以子二姓之好終始我謫河北公薨建康義不得往神竜飛翔望
南風洏作之蕭條想丹旐之悠揚淚如流水不到公
之堂號聲動天不徹公之喪惟公德爲本朝行高當
世爲四國之矜式被三朝之注倚風誼傳於後人事
業存乎國史磊落明白撽揭天地縱緜百世之長公
爲不亡雖竭無能之鄙辭何足以增盛德之輝光惟
寓愚之誠芳因遠致乎肴觴公其來饗芳慰茶之悲

傷長言恩禮之厚乎。知何時之可忘。嗚呼哀哉伏惟
尚饗

祭富韓公文

維元豐六年歲次癸亥十一月壬寅朔十九日庚申。
奉議郎監汝州鹽酒稅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程顥謹
遣外甥張敦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太尉文忠
公之靈。嗚呼。粵稽古昔。得全實難。惟夔夔出乎唐虞
之際。而姬呂位乎文武之間。其餘雖有鉅賢碩輔。僅
或濟一時之險艱。眞儒大聖。多處非其位。而孤騫孰
如我公。道行乎重熙累洽之運。而身享乎尊富安榮

之完。事繫天下之重。位極人臣之班。生逢四世。皆上
聖之主。時歷七紀。膺太平之安。勳業揭乎日月。聞望
塞乎天淵。優游里第者猶十有三年。於人之職可謂
無負。在天之理亦爲曲全。然而捐館之日。遠近聞之。
孰不齋咨而涕連。尚以公之没也爲有憾焉。嗚呼。世
之常態苟於自便。終始之節艱於永有。屏伏者以憂
責不及而怠懶。休老者以血氣既衰而志遷。惟公年
彌高而志愈厲。身又退而誠益堅。惟是愛君憂國之
道。極晝夜之拳拳。迨乎瞑目之旦。屬續之前。萬物已
莫累乎心胷。而朝廷之念。獨有進乎昔日之當擢宜

乎易名之謚典號爲掇實祭冺之聖詔極於哀憐則
士大夫以公之没爲憾者蓋非偶然顯愚不肖奉公
禮遇顧相期於義理非見私於趨附公薨於洛賤居
在汝官守有制欲往無路欲不望棺葬不臨墓引領
西風悲慟何數誠寓鄙文禮陳菲具恭祭道周後期
無所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河南程氏文集卷第四

上書

上仁宗皇帝書皇祐二年

草莽賤臣程頤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闕下臣伏觀前古聖明之主無不好聞直諫博采芻蕘故視益明而聽益聰紀綱正而天下治昏亂之主無不惡聞過失忽棄正言故視益蔽而聽益塞紀綱廢而天下亂治亂之因未有不由是也伏惟陛下德侔天地明並日月寬慈仁聖自古無比易嘗言一忠臣戮一正士群臣雖有以言事得罪者旋復拔擢過其分際此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載一遇言事之秋也禁討暴亂殘賊忠良然而義士不顧死以盡其節明聖在上其仁如天布衣之士雖非當言責也苟有可以裨聖治何忍默默而不言哉今臣竭其愚慮非有斧鉞之虞也所慮進言者至衆豈盡有取狂愚必多而陛下因謂賤士之言無適用者臣雖披心腹瀝肝膽不見省覽抵成徒爲此臣之所懼也儻或陛下少留聖慮則非臣之幸實天下之幸臣請自陳所學然後以臣之學議天下之事臣所學者天下大中之道也聖人性之爲聖人賢者由之爲賢者堯舜用之爲堯舜仲尼述之爲仲尼其爲道也至大其行之也至易三代以上莫不由之自秦而下衰而不振魏晉之屬去之遠甚漢唐小康行之不醇自古學之者衆矣而考其得者蓋寡焉道必克於己而後施以及人是故道非大成不苟於用然亦有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也出處無常惟義所在所謂道非大成不苟於用顏回曾參之徒是也天之大命在夫子矣故彼得自善其身非至聖人則不出也在於平世無所用者亦然所謂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諸葛亮及臣是也亮感先主三顧之義閔生民塗炭之苦思致天下於三代義不得自安而作也如臣者

生逢聖明之主而天下有危亂之虞義豈可苟善其身而不以一言悟陛下哉故曰出處無常惟義所在臣請議天下之事不識陛下以今天下爲安乎危乎治乎亂乎爲可知危亂而不思救之之道如曰安且治矣則臣請明其未然方今之勢誠何異於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者乎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竊惟固本之道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於足衣食今天下民力匱竭衣食不足春耕而播延息以待一歲失望便須流亡以此而言本未得爲固也臣料陛下仁慈愛民如子必不忍使之

困苦一至於是臣竊疑左右前後壅蔽陛下聰明使陛下不得而知今國家財用常多不足不足則責於三司三司責諸路轉運轉運何所出誅剥於民爾或四方有事則多非時配率毒害尤深急令誅求竭民膏血往往破產亡業骨肉離散衆人觀之猶可傷痛陛下爲民父母豈不憫哉民無儲備官廩復空臣觀京師緣邊以至天下率無二年之備卒有連歲凶災如明道中不知國家何以待之坐食之卒計踰百萬既無以供費將重斂於民而民已散矣强敵乘隙於外姦雄生心於內則土崩瓦解之勢深可虞也太寧

之世聖人猶不忘爲備必有九年之蓄以待凶歲況今百姓困苦愁怨之氣上衝于天災沴凶荒是所召也陛下能保其必無乎中民之家有十金之產子孫不能守則人皆謂之不孝陛下承祖宗基業而前有土崩瓦解之勢可不懼哉戎狄强盛自古無比幸而目前尚守盟誓果能以金帛厭其欲乎能必料其常爲今日之計乎則夫公邊豈宜無備益以兵則用不足省其戍則力弗支比皆非長久之策也前者吳賊叛逆西垂用兵數年之間天下大困蓋內外經制多失其宜陝西之民苦毒尤甚及多逃散重以軍法禁之以至人心大怨皆有畏寇之言悖逆之深不敢以聞聖聽顧恐陛下亦頗知之故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彼庶民者飢寒既切於內父子不相保尚能顧忠義哉非民無良政使然也當時秦中寇盜屢起儻稽撲滅必多響應幸而尋時盡能誅剪尚賴社稷之福西虜亦疲彼知未可遠圖遂且詭辭稱順向若更相牽制未得休兵內蠹將生言之可駭今天下勞弊不比景祐以前復有如襄時之役臣愚切恐不能堪矣況爲患者豈止西戎臣每思之神魂飛越不知朝廷議者以爲如何亦嘗置之慮乎其謂制之無

術乎。臣竊謂今天下猶無事。人命未甚危。陛下宜早
警惕于衷。思行王道。不然。臣恐歲月易失。因循不思
事勢觀之。理無常爾。雖我太祖之有天下。救五代之
亂。不戮一人。自古無之。非漢唐可比。固知趙氏之祀
安於泰山。然而損陛下之聖明。陷斯民於荼毒。深可
痛也。臣料群臣必未嘗有爲陛下陳王道者。以陛下
聖明。豈有言而不行者乎。竊惟王道之本。仁也。臣觀
陛下之仁。堯舜之仁也。然而天下未治者。誠由有仁
心而無仁政爾。故孟子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
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陛下精心

© 2023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庶政。常懼一夫不獲。其所。未嘗以一喜怒殺一無辜。
官吏有犯入人罪者則終身棄之。是陛下愛人之深
也。然而凶年飢歲老弱轉死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
方。爲盜賊。犯刑戮者幾千萬人矣。豈陛下愛人之心
哉。必謂咸使之然。非政之罪歟。則何異於刺人而殺
之曰非我也兵也。三代之民無是病也。豈三代之政
不可行於今邪。州縣之吏有陷人於辟者。陛下必深
惡之。然而民不知義。復迫困窮。故辟邪後而入於罪
者。非陛下陷之乎。必謂其自然。則教化聖人之妄言
邪。天下之治由得賢也。天下不治由失賢也。世不乏

賢額求之之道如何爾令大夫求賢本爲治也治天下之道莫非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也求乎明於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者各以其所得大小而用之有宰相事業者使爲卿大夫有爲郡之術者使爲刺史有治縣之政者使爲縣令各得其任則無曠不舉然而天下弗治者未之有也國家取士雖以數科然而賢良方正歲止一二人而已又所得不過博聞强記之士爾明經之屬唯專念誦不曉義理尤無用者也最貴盛者唯進士科以詞賦聲律爲工詞賦之中非有治

天下之道也人學之以取科第積日累久至於卿相帝王之道教化之本豈嘗知之居其位責其事業則未嘗學之譬如胡人操舟越客爲御求其善也不亦難乎往者丁度建言祖宗以來得人不少愚竊之甚議者至今切齒使墨論墨固以墨爲善矣今天下未治誠由有君而無臣也豈世無人求之失其道爾苟欲取士必得豈無術哉王道今將行二千年矣後之愚者皆云時異事變不可復行此則無知之深也然而人主往往惑於其言今有人得物於道示王王曰王也示衆人曰石也則當以玉工爲是乎以衆人爲

然乎。必以王工爲是矣。何則。識與不識也。聖人垂教。思以治後世。而愚者謂不可行於今。則將守聖人之道乎。從衆人之言乎。謂衆人以王道可行。其猶詰聾者以人音之美。其曰不然宜也。彼非憎五色而惡人音。聞見限也。臣觀陛下之心非不憂慮天下也。以陛下憂慮天下之心行王道。豈難乎哉。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又曰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以諸侯之位一國之地五年可以王天下。況陛下居天子之尊。令行四海如風之動。苟行王政。奚啻反手之易哉。昔者大禹治水。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思以利天下。雖勞苦不避也。今陛下行王政。非有苦身體勞思慮之難也。何憚而不爲哉。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匹夫猶當行道以顯父母。況陛下貴爲天子。豈不發憤求治。思齊堯舜。納民仁壽。上光祖考。垂休無窮。凡所謂孝。無大於此者也。臣以謂治今天下猶理亂絲。非持其端條而舉之不可得而治也。故臣前所陳。不及歷指政治之闕。但明有危亂之虞。救之當以王道也。然而行王之道非可一二而言。願得一面天顏。罄陳所學。如或有取。陛下其置之左右

使盡其誠。苟實可用。陛下其大用之。若行而不效。當服罔上之誅。亦不虛受陛下爵祿也。陛下問群臣。群臣必謂寒賤之士。未可使近上側。自臣思之。以爲不然。臣高祖羽。太祖朝。年六十餘爲縣令。一言遭遇聖祖。特加拔擢。攀附太宗。終於兵部侍郎。顧遇之厚。群臣無比。備存家牒。不敢繁述。臣曾祖希振。既以父任。後祖適復被推恩。國家錄先世之勳。臣父珣文蒙延賞。今爲國子博士。非有橫草之功。食君祿四世一百許矣。臣料天下受國恩之厚。無如臣家者。臣自識事以來。思爲國家盡死。未得其路。頃則臣進見宜無疑也。或者更爲強詞言其不可。此乃自負陰私。懼陛下詰者也。伏望陛下出於聖斷。勿徇衆言。以王道爲心。以生民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昔漢武笑齊宣不行孟子之說。自致不王。而不用仲舒之策。隋文笑漢武不用仲舒之策。不至於道。而不聽王通之言。二主之昏。料陛下亦嘗笑之矣。臣雖不敢望三子之賢。然臣之所學。三子之道也。陛下勿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不勝幸甚。望陛下特留意焉。臣愚無任踰越狂悖恐懼之極。臣頓賭死頓首謹言。

代彭思永上英宗皇帝論濮王典禮疏治平二年四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臣恩求言伏見近日以濮王稱親事言事之臣奏章交上中外論議沸騰此蓋執政大臣危亂典禮左右之臣不能開陳理道而致陛下聖心疑惑大義未明臣待罪憲府不得不爲陛下明辨其事竊以濮王之生陛下而仁宗皇帝以陛下爲嗣承祖宗大統則仁廟陛下之皇考陛下濮王所生之父於屬爲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爲姪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非人意所能推移苟亂大倫人理滅矣陛下仁廟之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爲親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辯論而後見也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陛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繼情厚本宗以濮王是生聖躬曰伯則無以異於諸父稱王則不殊於臣列恩有以尊大使絶其等倫如此而已此豈陛下之私心哉蓋大義所當典禮之正天下之公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陛下大孝之心不知尊崇之道乃以非禮不正之號上累濮王致陛下於有過之地失天下之心貽亂倫之咎言事之臣又不能詳攷典禮開明大義雖知稱臣之非而不知爲陛下推所生之至恩明尊崇之正禮使濮王與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父夷等無有殊別此陛下之心所以難安而重違也
臣以爲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
盡絶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誠
一心盡父子之道大義也不忘本宗盡其恩義至情
也先王制禮本緣人情既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
情以盡人心是故在喪服恩義別其所生蓋明至重
與伯叔不同也此乃人情之順義理之正行於父母
之前亦無嫌間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
大倫今濮王陛下之所生義極尊重無以復加以親
爲稱有損無益何哉親與父同而所以不稱父者陛
下以身繼大統仁廟父也在於人倫不可有貳故
父而稱親則是陛下明知稱父爲決不可也既避父
而稱親則是親與父異此乃姦人以邪說惑陛下言
親義非一不止謂父臣以謂取父義則與稱父正同
決然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室疎遠卑幼
悉稱皇親加於所生深恐非當孝者以誠爲本乃以
疑似無正定之名黷於所尊體屬不恭義有大害稱
之於仁廟乃有嫌背之嫌去之於濮王不損所生之
重絶無小益徒亂大倫臣料陛下之意不必須要稱
親止謂不加殊名無以別於臣列臣以爲不然推所

生之義則不臣自明盡致恭之禮則其尊可見況當
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要在得盡尊崇不愆禮典言者
甘欲以高官大國加於濮王此甚非知禮之言也先
朝之封豈陛下之敢易爵秩之命豈陛下之敢加臣
以爲濮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濮王爲濮國太
王如此則夐然殊號絶異等倫凡百禮數必皆稱情
請舉一以爲率借如既置嗣襲必伸祭告當曰姪嗣
皇帝名敢昭告于皇伯父濮國太王自然在濮國極
尊崇之道於仁皇無嫌貳之失天理人心誠爲允合
不獨正今日之事可以爲萬世之法復恐議者以太

字爲疑此則不然蓋繫於濮國下自於大統無嫌今
親之稱大義未安言事者論列不已前者既去後者
復然雖使臺臣不言百官在位亦必繼進理不可奪
勢不可遏事體如此終難固持仁宗皇帝在位日久
海宇億兆涵被仁恩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及天下
而天下傾心愛戴者以陛下仁廟之子也今復聞以
濮王爲親含生之類發憤痛心蓋天下不知陛下孝
事仁皇之心格於天地尊愛濮王之意非肯以不義
加之但見誤致名稱所以深懷疑慮謂濮王既復稱
親則仁廟不言自絶群情洶懼異論喧囂夫王者之

孝在乎得四海之歡心胡爲以不正無益之稱使德
兆之口指斥謗讀致濮王之靈不安於上臣料陛下
仁孝豈忍如斯皆由左右之臣不能爲陛下開明此
理在於神道不遠人情故先聖謂事死如事生事亡
如事存設如仁皇在位濮王居藩陛下既爲家嗣復
以親稱濮王則仁皇豈不震怒濮王豈不側懼是則
君臣兄弟立致釁隙其視陛下當如何也神靈如在
亦豈不然以此觀之陛下雖加名稱濮王安肯當受
伏願陛下深思此理大稱親之文以明示天下則祖
宗濮王之靈交歡於上皆當垂祐陛下享福無窮率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土之心翕然慰悅天下化德人倫自正大孝之名光
於萬世矣夫姦邪之人希恩固寵自爲身謀害義傷
孝以陷陛下今既公論如此不無徊徨百計搜求務
爲巧飾欺罔聖聽枝梧言者徼冀得已尚圖自安正
言未省而巧辯已至使陛下之心無由而悟伏乞將
臣此章省覽數遍裁自宸衷無使姦人與議其措心
用意排拒人言隱迹藏形陰贊陛下者皆姦人也幸
陛下察而辨之勿用其說則自然聖心開悟至理明
白天下不勝大願

爲家君應詔上英宗皇帝書 治平二年

臣珣言伏覩八月八日詔勑以比年以來水潦爲沴失及當世利病此蓋皇帝陛下承祖宗大業嚴恭天命祇畏警懼之深也天下士民欽聞德音苟有知見孰不願披忠瀝懇上達天聽臣雖至愚官爲省郎職分郡寄敢不竭其區區之誠以應明詔惟陛下寬其狂易之誅賜之省覽則天下幸甚臣聞水旱之沴由陰陽之不和陰陽不和繫政事之所致是以自昔明王或遇災變則必警懼以省躬之過思政之闕廣延衆論求所以當天心致和氣故能消弭變異長保隆平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桑穀之祥高宗之時有雊雉之異二王以爲懼而修政行德遂致王道復興皆爲商宗百世之下頌其聖明今陛下嗣位之初比年陰沴聖心警畏下明詔以求政之闕誠聖明之爲也然臣觀近古以來引咎之詔自新之言亦世有之其如人君不由於至誠天下徒以爲虛語豈復有如商之二宗興王道於既衰者乎臣願陛下因此天戒奮興善治思商宗之休實鑒後代之虛飾不獨消復災沴於今日將永保丕基於無窮伏觀詔旨時政闕失當世利病可以位元元者悉心以陳毋有所諱臣竊

惟天下之勢所甚急者在安危治亂之機若夫指一政之闕失陳一事之利病徒爲小補不足以救當世之弊而副陛下勤求之意也所謂安危治亂之機臣請條其大端所謂安且治者朝廷有綱紀權持總攝百職庶務天下之治如綱之有綱衆之有領舉之而有條委之而不紊也郡縣之官得人而職修惠養有道朝廷政化宣達于下也百姓安業衣食足而有恒心知孝悌忠信之教率之易從勞之不怨心附於上固而不可搖也化行政肅無姦宄盜賊之患設有之不足爲慮蓋有殲滅之備而無變應之虞也民心和

而陰陽順無水旱蟲蝗之災雖有之不能爲害蓋倉廩實而府庫充官用給於上民食足於下也武備修而威靈振蠻夷戎狄無敢不服雖有之不足爲憂蓋甲兵利而儲備豐將善謀而士素練也此六者所謂安且治者今之事一皆反是朝廷紀綱汗漫離散莫可總攝本原如此治將安出郡縣之官選不以道更易之數雖時謂才者尚莫能稱其職況庸常者乎循常苟安狃以成俗舉世以爲當然政治廢亂生民困苦朝廷雖有惠澤孰能宣布以達于下所與共理者如此天下斯可知矣百姓窮蹙日以加甚而重斂繁

賦消削之不息天下户口雖衆而自足者益寡司牧者治其事爾非有師保左右之也其善惡勤惰趨利避害或昧而反之一從其自然而困之陷之道又非一塗人用無聊苟度歲月驅之於治則難格率之於惡則易搖民惟邦本本揌如是邦國柰何民無生業極困則慮生不漸善教思利而志動乘間隙則萌姦宄遏寇則爲盜賊今茲幸無大故尚爾苟安設或遇大饑饉有大勞役奸雄一呼所在必應以今無事之時尚恐力不能制況勞擾多事之際乎天下安危寔繫於此保民之道以食爲本今自京師至于天下計平時之用率無三年之蓄民困空匱則又甚焉以萬室之邑觀之有厚蓄者百無二三困衣食者十居六七統而較之天下虛竭可知矣豐年樂歲飢饉見於道路一穀不稔便致流轉卒有方數千里連數年之水旱不知何以待之姦盜蜂起於內夷狄乘隙於外雖欲爲之末如何矣戎狄强盛古未有此歲輸金帛以修好而好不可恃窮天下之力以養兵而兵不足用尚幸二虜無謀厭小欲而忘大利故我得以紓朝夕之急若其連衡而來則必興數十萬之衆宿於邊境饋餉不繼則用不克將何以濟乎驕惰之兵

縱無奔潰之患曠日持久終有窮極之虞又況征斂興發而民人轉亡饑饉愁怨而姦雄競起事至於此興衰可知以此觀之天下之勢安乎危乎凡此數端皆有危亡之虞而未至於是者不識朝廷制置能使之然邪抑亦天幸而偶然邪幸然之事其可常乎先皇帝至仁格天地保持之以至於今歷時既已久言者既已多朝廷遂以爲果不足憂也可以常然姑維持之而已雖聞至深至切之言不爲動也嗚呼貽天下之患必由於是乎今天下尚無事朝廷宜急思所以救時之道不然恐因循歲月前之所陳者一事

至則爲之聽矣中人之家有百金之產子孫保守不敢不念陛下承祖宗大業可不懼乎今言當世之務者必曰所先者寬賦役也勸農桑也實倉廩也備災害也修武備也明教化也此誠要務然猶未知其本也臣以爲所本先者有三焉請爲陛下陳之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算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有其本不患無其用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爲本君志立而天下治矣所謂立

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可必信先
王之治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
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此之謂也夫以一夫之身立
志不篤則不能自修況天下之大非體乾剛健其能
治乎自昔人君孰不欲天下之治然而或欲爲而不
知所措或始銳而不克其終或安於積久之弊而不
能改爲或惑於衆多之論而莫知適用此皆上志不
立故也臣觀朝廷每有善政解克堅守或行之而天
下不從請舉近年一二事以明之朝廷以今之任人
未嘗選擇一用薦舉之定式患所舉不得其人也故
詔以飭之非不丁寧然而當其任者如弗聞也陛下
以爲自後所舉果得其人乎貪鄙異於舊乎又以守
令數易之害治也詔廉察之官舉其有善政者俾之
再任于今未聞有應詔者豈天下守令無一人有善
政邪苟誠無之朝廷負生民不已甚乎且以爲善故
行之何不使天下奉承以見其效若曰非不欲必行
也柰天下不從何如此則是政令不行矣將如天下
何此亦在陛下而已苟陛下之志先立舊其英斷以
必行之雖彊大諸侯跋扈藩鎮亦將震慴莫敢違也
況郡縣之吏乎故臣願陛下以立志爲先如臣前所

陳法先王之治稽經典之訓篤信而力行之救天下深沉固結之弊爲生民長久治安之計勿以變舊爲難勿以衆口爲惑則三代之治可望於今日也若曰人君所爲不可以易易而或失其害則大臣以爲不然稽古而行非爲易也歷觀前史自古以來豈有法先王稽訓典將大有爲而致敗亂者乎惟動不師古苟安襲弊卒至危亡者則多矣事幾昭然無可疑也願陛下不以臣之疎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所謂責任者夫以海宇之廣德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輔相爲先者也在商王高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蓋事無當先者也及其得說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羹惟鹽梅其相須倚之如是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夫圖任之道以愼擇爲本擇之愼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愼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厚則體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自任切而功有成是故推誠任之待以師傅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下治陰陽和故當之者自

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擬然以天下爲已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姦詭巧佞知其交深而不可間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謀歸附於正矣後之任相者異於是其始也不慎擇之不慎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不專故禮之不厚而責之亦不重矣擇不慎則不得其人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讒疑慮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搖責不重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僕趨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之者自知交不深而其勢輕動懷顧慮不肯自盡上懼君心之疑下虞群議之奪故蓄縮不敢有爲苟循常以圖自安爾君子弗願處也姦邪之人亦知其易搖日伺間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若曰非任之艱知之惟艱且何以知其賢而任之或失其人治亂所繫此人君所以難之也臣以爲知人誠難亦繫取之之道如何爾皐陶爲帝謨曰在知人禹吁而難之及其陳九德載采采則曰厎可績蓋詢行考實入焉庶幾歷觀前史自古以來豈有覆道之士孝聞於家行著於鄉德推於朝廷節見於事爲其言合聖人之

道。其施蹈經典之訓。及用之於朝。反致敗亂者乎。用是而求。其有差乎。若乃人君以爲賢而用之。卒敗厥事者。古亦多矣。稽迹其由。大率以言事合於己心。則謂之才而用之。曾不循核本末。稽考名實。如前之云。傷明害政。不亦宜乎。四海之大。未始乏賢。誠能廣揚側陋。至誠降禮。求之以道。雖皐夔伊周之比。亦可必有。賢德志道之士。皆可得而用也。願陛下如臣前所陳。既堅求治之志。則以責任宰輔爲先。待之盡其禮。任之盡其誠。責之盡其職。不患其不爲。患其不能爲。患其不能爲。患其不得爲。蓋不爲者可責之必爲。不能者可勉求而能。惟不得爲則已矣。所謂不得爲者。君臣之志不通。懷顧慮而不肯自盡。此由失待任之道也。今執政大臣皆先朝之選。天下重望。在陛下責任之而已。臣願陛下召延宰執從容訪問今天下之事爲安爲危爲治爲亂。當維持以度歲月乎。當有爲以救其弊乎。如曰當爲。則願示之以所爲之政。審慮之。力行之。時不可後。事不可緩也。如曰非不爲也。患不能也。則天下之廣。豈無賢德可以禮問。朝廷之上。豈無英髦可以討論。有先王之政可以考觀。有經典之訓可以

取則道豈遠哉病不求爾在君相協心勤求力爲之而已如曰無安爲也姑守常而已則在陛下深思而明辨之唐文宗之時大權漸奪天下將亂而牛僧孺欺以爲治矣史冊書之可爲明鑒今陛下聖明執政忠良無是事也願陛下不以臣之疎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所謂求賢者夫古之聖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撫馭術也朝廷至於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群僚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雖天下常用易得之物未有不求而得者也金生於山木生於

林非匠者採伐不登於用況賢能之士傑出群類非若山林之物廣生而無極也非人君搜擇之有道其可得而用乎自昔邦家張官置吏未嘗不取士也顧其取之之道如何爾今取士之弊議者亦多矣臣不暇條析而言大槩投名自薦記誦聲律非求賢之道爾求不以道則得非其賢間或得其才適由偶幸非知其才而取之也朝廷選任盡自其中曾不廣賢俊之棄遺于下也果夫天下無遺賢邪抑雖有之吾姑守法於上不足以爲意邪將科舉所得之賢已足自治而不乏邪臣以爲治天下今日之弊蓋由此也以今選

舉之科用今進任之法而欲得天下之賢與天下之治其猶北轅適越不亦遠乎臣願陛下如臣前所陳既立求治之志又思責任之道則以求賢爲先苟不先得賢雖陛下焦心勞思將安所施誠得天下之賢置之朝廷則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此所謂勞於求賢逸於得人也歷觀前史自古以來稱治之君有不以求賢爲事者乎有規規守常以資任人而能致大治者乎有國家之興不由得人者乎由此言之用賢之驗不其甚明若曰非不欲賢也病求之之難也臣以爲不然夫以人主之勢心之所嚮天下風靡景從

設若珍禽異獸瑰寶奇玩之物雖遐方殊域之所有深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無不可致豈上心所好之使存好賢之心如是則何嚴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所患好之不篤爾夫人君用賢亦賴公卿大臣推援薦達之力今朝廷未嘗求賢公卿大臣亦不以求賢取士爲意相先引蒙世所罕聞訪道求師貴達所恥大率以爲任已可也士將安補今世無賢求之何益夫以周公之聖其自任足矣尚汲汲求賢以自輔也以其聖且好賢知人之明宜天下之賢皆爲之用莫有遺也尚乃曰

不暇給恐失天下之士後之人其才不及周公而自謂足矣不求賢以自輔也以其不求且知之不明宜賢者在下之多也乃曰天下無賢矣意何其用意與周公異也欲其助皇明燭幽隱不可得也然亦繫上之所為而已陛下誠能專心致志孜孜不倦以求賢為事常恐天下有遺棄之才朝廷之上推賢援能者終進之蔽賢自任者疎遠之自然天下嚮風自下及上孰不以相先為善行薦達為急務搜援賢雖小才片善無所隱晦如此則士益貴而守益堅廉恥格而風教厚矣天下之賢其有遺乎既得天下之賢則天下之治不足道也今世人情淺近積慣成俗朝廷進人苟循常法則雖千百而取群伍而用庸惡混雜倫日不以為非設或拔一賢進一善出於不次則求擾小差衆議囂沸如眞廟擢种放先朝用范仲淹是也設非君心篤信寧免疑惑反自以為過此所以非常之舉曠久不行也伏見近日陛下不由言薦取范純仁置之言路在今世為非當之舉純仁名臣之子有才名在位多言其能陛下擢之當也然臣願陛下自信勿疑純仁果賢則陛下知人之明也如用之而無顯效則亦曰吾勞心任人雖未得其效亦無媿於天

下矣設或大敗厥職則亦曰吾知之失也當益務選擇期於得人爾蓋拔十得五才不可勝用求賢而失罰愈於不求誠持是心何患不得賢也方陛下用純仁識者皆喜臣獨憂之何者陛下始奮英斷拔一人誠恐或有差失遂抑聖心以為專守常規可以無過不復以簡擢為意則天下將何望焉此在陛下自信勿疑而已願陛下不以臣之疏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臣前所陳三者治天下之本也臣非不知有興利除害之方安國養民之術邊境備禦之策教化根本之論可以為陛下陳之顧三者不先徒虛言爾三

者既行不患為之無術也願陛下以社稷為心以生

念鑒苟安之弊思永世之策賜之省覽察其深

毫髮之補於聖朝臣雖被妄言之誅無所

庚文言治亂漢文不能用百世之下

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

裁恕干冒宸嚴臣無任

旨 治平四年

陛下臣聞孝

本無越於斯人

而不得其道則反

不 凡十字

為字

具位臣程珦

莫大於安親忠莫先於

無知愚蔽不知忠孝之為美

臣無任 惶競惶悚汗激切屏營之至

下矣。設或大敗厥職，則亦曰吾知之失也。當益務選擇。期於得人爾。蓋拔十得五。才不可勝用。求賢而失。閭愈於不求。誠持是心。何患不得賢也。方陛下用純仁。識者皆喜。臣獨憂之。何者。陛下始奮英斷拔一人。誠恐或有差失。遂抑聖心。以爲專守常規可以無過。不復以簡擢爲意。則天下將何望焉。此在陛下自信勿疑而已。願陛下不以臣之疎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臣前所陳三者。治天下之本也。臣非不知有興利除害之方。安國養民之術。邊境備禦之策。教化根本之論。可以爲陛下陳之。顧三者不先。徒虛言爾。三者既行。不患爲之無術也。願陛下以社稷爲心。以生民爲念。鑒苟安之弊。思永世之策。賜之省覽。察其深誠。萬一有毫髮之補於聖朝。臣雖被妄言之誅。無所悔恨。昔賈誼爲漢文言治亂。漢文不能用。百世之下爲誼病。願陛下勿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不勝幸甚。狂瞽之言。惟聖明裁怒。干冒宸嚴。臣無任

爲家君上 神宗皇帝論薄葬書 治平四年

具位臣程珦。皇恐睇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孝莫大於安親。忠莫先於愛主。人倫之本。無越於斯。人無知愚。靡不知忠孝之爲美也。然而不得其道。則反

害之。故自古爲君者莫不欲孝其親而多獲不孝之譏。爲臣者莫不欲忠其君而常負不忠之罪。何則。有其心。行之不得其道也。伏惟陛下以至德承洪業。以大孝奉先帝。聖心切至。天下共知。然臣以疎賤。寢致區區冒萬死以進其說者。願陛下以至孝之心。盡至孝之道。鑑歷古之失。爲先帝深慮。則天下臣子之心無不慰安。所謂歷古之失。臣觀秦漢而下爲帝王者。居天下之尊。有四海之富。其生也奉養之如之何。其亡也安厝之如之何。然而鮮克保完其陵墓者。其故何哉。獨魏文帝詹太宗所傳嗣君。能盡孝道爲之永

慮。至今安全。事迹昭然存諸簡策。嗚呼。二嗣君不苟爲崇侈以徇己意。乃以安親爲心。可謂至孝矣。漢武之葬霍光秉政。暗於大體。奢侈過度。至使陵中不復容物。赤眉之亂。遂見發掘。識者謂赤眉之暴無異光自爲之。爲其不能深慮以致後害也。二君從儉。後世不謂其不孝。霍光厚葬。千古不免爲罪人。自古以來觀此明鑑而不能行之者無他。衆議難違。人情所迫爾。苟若務合常情。遂亡遠慮。是乃厚於人情而薄於先君也。不亦惑乎。魏文帝所作終制。及唐虞世南所上封事。皆足取法。其指陳深切。非所忍言。願陛下取

而觀之、可以見明君賢臣所慮深遠、古人有言曰、死者無終極、國家有廢興、自昔人臣當大事之際、乃以興廢之言爲忌諱、莫敢議及、如此苟循人情、辜負往者、不忠之大者也、臣竊慮陛下追念先帝、聖情罔極、必欲崇厚陵寢、以盡孝心、臣愚以爲違先帝之儉德、損陛下之孝道、無益於實、有累於後、非所宜也、伏願陛下損抑至情、深爲永慮、承奉遺詔、嚴飭有司、凡百規模、盡依魏文之制、明器所須、皆以瓦木爲之、金銀銅鐵、珍寶奇異之物、無得入壙、然後昭示遐邇、垂之金石、如是則陛下之孝、顯於無窮、陛下之明、高於曠古、至於紈帛易朽之物、亦能爲患於數百年之後、漢薄后陵是也、或曰、山陵崇大、雖使無藏、安能信於後世、臣以爲不然、天下既知之、後世必知之、臣嘗遊秦中、歷觀漢唐諸陵、無有完者、惟昭陵不犯、陵旁居人尚能道當日儉素之事、此所以歷數百年屢經寇亂而獨全也、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豈有陛下欲厚其親而臣反欲薄於其君乎、誠以厚於先帝無厚於此者也、遺簪墜履、尚當保而藏之、不敢不恭、況於園陵、得不窮深極遠以慮之乎、陛下嗣位方初、群臣畏威、臣苟不言、必慮無敢言者、陛下以臣言爲妄而罪

之則臣死且不悔以臣言爲是而從之則可以爲先帝之福大陛下之孝安天下之心示萬世之法所補豈不厚哉臣哀誠內激言意狂率願陛下詳覽而深察之天下不勝大願

代呂公著應詔上 神宗皇帝書 熙寧八年十月

伏覩今月十三日詔勅以彗出東方許中外臣僚直言朝廷闕失臣自言事得罪久去朝廷無所補報退就閑冗尚敢區區以言自進者誠見陛下寅畏天命有恐懼修省之意草萊之人尚思效其忠懇況臣世荷國恩久黎近侍雖罪纍之餘敢不竭其愚誠以應

明詔臣伏觀前史所載彗之爲變多矣鮮有無其應者蓋上天之意非徒然也今陛下既有警畏之心當恩消弭之道且以今日之變孰從而來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非政之所致歟如曰非政之由則經爲誣矣臣復何言詔之所求亦爲虛設若以爲政之所致則改以一作順天在陛下而已晏子所謂可祝而來亦可攘而去也傳曰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又曰所以除舊布新臣願陛下祇若天戒思當除者何事而當新者何道如曰舊政既善無所可除則天爲誣矣臣復何言若以爲當求自新則在陛下

思之而已。自非大無道之世。何嘗不遇災而懼。然而
能自新者。蓋寡。天率蔽於所欲。惑於所任。明不足以
自辨也。視是而爲非。以邪而爲正。敗亡至而不寤。天
亦不能戒也。豈其惡存而好亡。憎治而喜亂哉。亦惑
而不能辨爾。臣以爲辨之非難。顧不得其道也。誠能
省已之存心。考已之任人。察已之爲政。思已之自處。
然後質之人言。何惑之不可辨哉。能辨其惑。則知所
以應天自新之道矣。臣請爲陛下辨之。所謂省已之
存心者。人君因億兆以爲尊。其撫之治之之道。當盡
其至誠惻怛之心。視之如傷。動敢不慎。兢兢然惟懼
一政之不順於天。一事之不合於理。如此。王者之公
心也。若乃恃所據之勢。肆求欲之心。以斁法令。舉條
綱爲可喜。以富國強兵爲自得。銳於作爲。快於
自任。貪惑至於如此。迷錯豈能自知。若是者。以天下
徇其私欲者也。勤身勞力。適足以致負（一作敗）。夙興
夜寐。適足以招後悔。以是而致善治者未之聞也。願
陛下內省於心。有近於是者乎。苟有之。則天之所戒
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考已之任人者。夫王者之
取人。以天下之公而不以已。求其見正而不求其從
欲。逆心者求諸道。巽志者察其非。尚孜孜焉懼或失

© 20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此王者任人之公也若乃喜同而惡異偏信而害明謂彼所言者吾之所大欲也悅而望之信而惑之至於甚惡而不察慈斂而不悟推是而往鹿可以爲焉願陛下考已之任人有近於是者乎苟有之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方陛下思治之初未有所偏主好惡取舍一以公議天下謂之賢陛下從而賢之者衆矣進之於朝亦多矣及乎既有爲也皆以不合而去之更用後來之人皆昔未嘗以爲賢者也然後議論無違始之未嘗賢者皆賢此爲天下之公乎已意之私乎自論議無違之後逆耳怫心之言亦罕聞矣夫以君至尊之位負出世之資而不聞怫逆之言可懼之大者也知人之難雖至明不能無失然至於朝令則爲一作無窮之罪顛錯亦已甚矣在任人之道當改亦明矣所謂察已之爲政者爲政之道以順民心爲本以厚民生爲本以安而不擾爲本陛下以今日之事方於即位之初民心爲歡悅乎爲愁慈乎民生爲阜足乎爲窮蹙乎政事爲安之乎爲擾之乎億兆之口非不能言也顧恐察之不審爾苟有不察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思已之自處者聖

人謂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陛下必不以斯言爲妄。自古以來。何嘗有以危亡爲憂而至危亡者乎。惟其自謂治安而危亡至者則多矣。不識陛下平日自處以天下爲如何。聖心所自知也。苟有憂危恐懼之心。常慮所任者非其人。所由者非其道。唯恐不聞天下之言。如此則聖王保天下之心也。上帝其鑒之矣。或以爲已安且治。所任者當矣。所爲者至矣。天下之言不足恤矣。如此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賢之人言者。當有其方。欲詢之於衆人乎。衆人之言可使同也。欲訪之下民乎。下民之言亦可爲也。察之以一人之心。而敵之以衆人之智。其可勝乎。是不足以辨惑而定以固其蔽爾。臣以爲在外一二老臣。事先朝數十年。久當大任。天下共知其非欺妄人也。知其非覆敗邦家者也。臣願陛下禮而問之。宜可信也。及天下所謂賢人君子。陛下聞之於有爲之前。而不在今日利害之間者。亦可訪也。以是數者參考之。則所當改者何事。所當新者何道。固可見矣。天下之人一聞謦音。莫不鼓舞相慶。謂陛下必能上應天心。召迎和氣。臣以爲唯至誠可以動天。在陛下誠意而已。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桑穀之祥。

高宗之時有雊雉之異二王以爲懼而修政遂致王道復興皆爲商宗百世之下須其聖明近世以來引咎之詔自新之言亦常有之倘人君不由於至誠則天下徒以爲虛語其能感天心弭災變乎臣願陛下因此天戒奮然改爲思商宗之休實鑑後代之虛飾不獨消復災珍於今日將求保丕基於無窮天下幸甚

代富弼上神宗皇帝論永昭陵疏 元豐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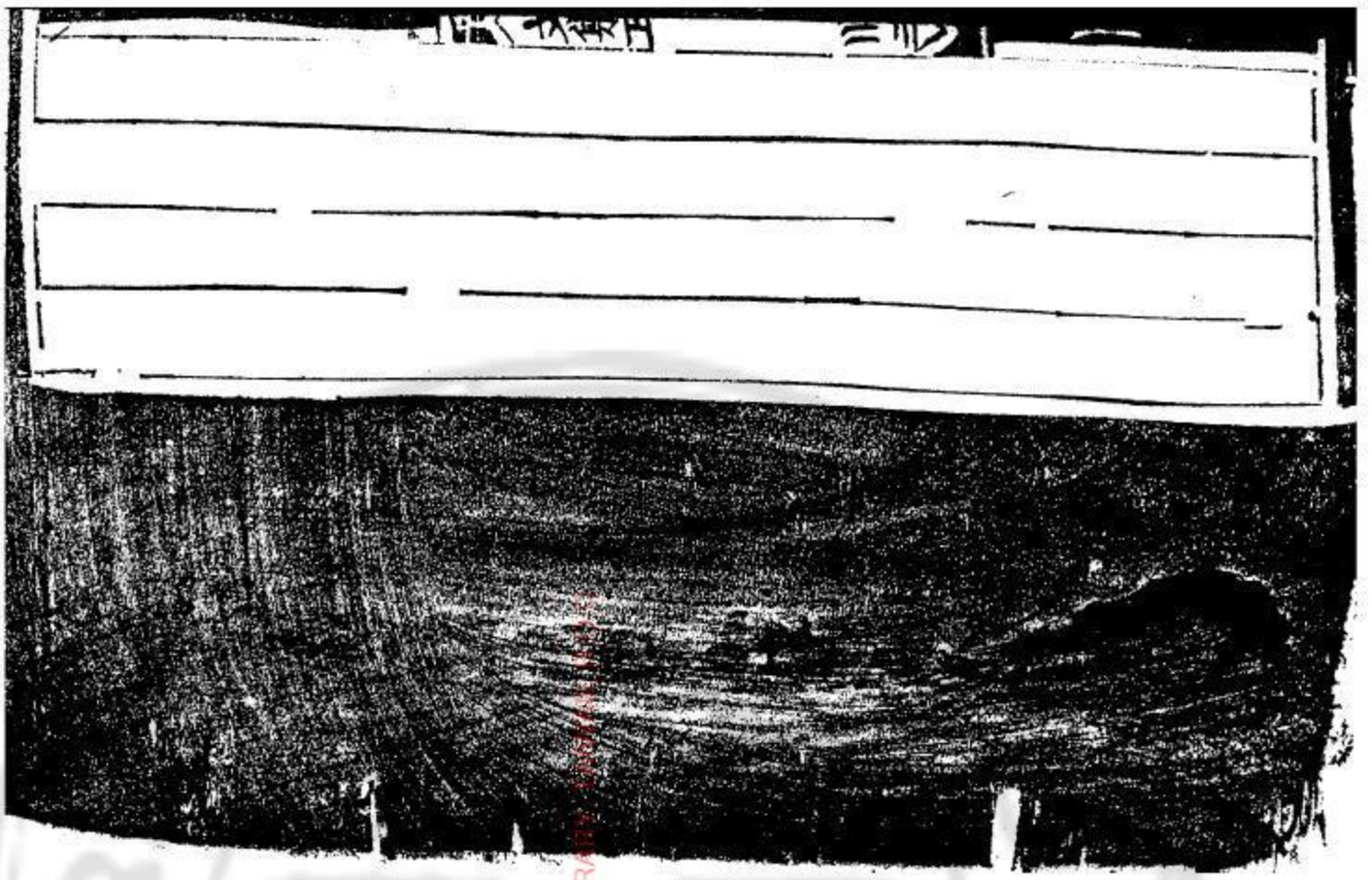
臣弼伏覩太皇太后山陵有期老臣之心有所甚切不忍不言昧死以聞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勝大願往者營奉昭陵時英宗皇帝方不豫未能聽事朝廷罔然不知其制失於迫卒不復深慮博訪凡百規畫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之私意以巨木架石爲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墜壞中又爲鐵罩重且萬斤以木爲骨大止數寸不過二三十年決須摧毀梓宮之厚度不盈尺異日以億萬鈞之石自高而墜其將柰何思之及此骨寒膽喪臣始則不知其詳後則無以爲計士民之間有知之者無不痛心餘恨況老臣之心乎況陛下之心乎其後厚陵始爲石藏議者竊意主事大臣已悟昭陵之事獨陛下未知之爾今也不

幸太皇太后奄棄天下之養因此事會當為之謀竊
以周公制合葬之禮仲尼善魯人之祔歷代諸陵雖
不盡用亦多行之太祖皇帝神謀聖慮超越萬古昭
憲太后亦合安陵夫以周公之制仲尼之訓歷代之
舊藝祖之法循而行之可無疑也老臣願陛下思安
親之道為後日之慮決於聖心勿循浮議奉太皇太
后合祔昭陵因得徹去鐵罩用厚陵石藏之制仍更
別加裁處使異日雖木壞石隆不能為害救仁皇必
至之禍成陛下莫大之孝復何難哉在陛下斷之而
已既合禮典又順人情雖無知之人必不敢以為非
是但恐有以陰陽拘忌之說上惑聖聽者在陛下睿
斷不難辨也不遵聖訓不度事宜而規規於拘忌者
為賢乎為愚乎且陰陽之說設為可信吉凶之應貴
賤當同今天下臣庶之家夫婦莫不同穴未聞以為
忌也獨國家忌之有何義理唐中宗庸昏之主尚能
守禮法盡孝心責嚴善思愚惑之論卒祔乾陵其後
高宗子孫歷世延永是合葬非不利也老臣位至三
公年將八十復何求哉所保者名節而已肯以不是
事勸陛下取譏於後世乎復恐陛下謂臣心雖忠切
而識慮愚暗不能曉達事理臣誠至愚然臣所言者

欲陛下守經典之訓遵藝祖之規使仁宗皇帝得安全之道於太皇太后極崇奉之意豈獨老臣之心哉天下之心莫不然也陛下不信試以臣之所陳訪於群臣必無以爲非者若以臣言爲非則是使仁宗遺骨聖體碎於巨石之下而不悔乃爲是也凡有血氣之類孰肯爲此意乎臣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位至宰相龍遇之隆不能早知而救之於始已爲大罪今遇可爲之時若更惜情顧已不能極言天地神靈必加誅殛死何面目見仁宗於地下且陛下不知則已今既聞之在常人之情無可忍而不爲之理況陛下至仁大孝乎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則天下不勝大願

富公見託爲此奏願以拙於文辭辭之再三其意甚切義不可拒數日之間遂生顧慮不克上惜乎其不果於義也遂爲忠孝罪人

河南程氏文集卷第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表疏

辭免西京國子監教授表　元豐八年十一月

臣頤言。今月日准汝州牒。遠到官誥一道。伏蒙聖恩。授臣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者。臣愚陋小儒。晦處草野。忽承明命。不任震驚。謝仲伏念臣才識迂疎。學術膚淺。自治不足。焉能教人。豈敢貪冒寵榮。致朝廷於過舉。所降誥命。不敢當受。謹奉表辭免以聞。

再辭免表

臣頤言今月日准汝州牒備到尚書禮部符奉聖旨不許辭免恩命者謝伏以皇帝陛下嗣位之初方圖大治首拔一人於畎畝之中宜得英異之才實之於位則天下聳動知朝廷急賢不特濟一時之用足以爲後世之光今乃取庸常之人命之以官則天下何望後世何觀朝廷之舉也何爲臣之受也何義臣雖至愚敢貪寵祿以速戾厥躬是以罔虞刑威而必盡其辭閑也臣願陛下擴知臣之明以照四方克取臣之心以求眞賢求之以其方待之以其道雖聖賢亦將爲陛下出況如臣者何足道哉冒犯天嚴臣無任戰

恐激切屏營之至

辭免館職狀 元祐元年閏二月十四日

伏蒙聖恩授臣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聞命震驚不知所措臣昨蒙恩授西京國子監教授方再具辭免奉聖旨令乘遞馬赴闕祗命而來未獲進見遽然有此除授伏念臣草萊之人既蒙賜召禮合見君先受恩命義理未安況祖宗朝布衣被召者故事具存伏望聖慈令臣入見所降詰命不敢當受伏候敕旨

乞再上殿論經筵事劄子

新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臣程頤右臣

即日上殿辭免前降恩命面奉德音除臣崇政殿說書臣雖瀝懇辭避不蒙俞允臣輒有愚誠昧死上聞天聽竊以知人則哲帝堯所難雖陛下聖鑒之明臣方獲進對於頃刻之間陛下見其何者遽加擢任今取臣於畎畝之中驟置經筵蓋非常之舉朝廷責其報效天下之所觀矚苟或不當則失望於今而貽譏於後可不慎哉臣亦未敢必辭只乞再令臣上殿進劄子三道言經筵事所言而是則陛下用臣爲不誤臣之受命爲無愧所言而非是其于不足用也固可應其辭避如此則

之宜伏望聖慈特賜俞允臣無任惶恐激切之至

貼黃

臣不俟命下便有奏陳蓋欲朝廷審處於未授之前免煩回改成命

貼黃

如以臣昨日已上殿只乞指揮許臣實封劄子進呈逐一分明貼黃亦與口陳無異

劄子

論經筵第一劄子

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

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成
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
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
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
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
之富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
所謂輔養之道非謂朝告訓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
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
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欽乞朝
廷慎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訖常留二人直

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
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蓄於人
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
中爲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群
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
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
令頻出但時見講官父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
父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父熟則生愛敬此所
以養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
取進止

貼黃

臣竊料衆人之意必以為皇帝尚幼未煩如此此乃淺近之見夫幼而習之為功則易發然後禁禮經所非古人所以自能食能言而教者蓋為此也

第二

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千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為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侍祗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祗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取進止

貼黃

今不設保傅之官，傅德義，保身體之責，皆在經筵。皇帝在宮中語言動作衣服飲食，皆當使經筵官知之。

第二

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祗懼為首。從古以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為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為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為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取進止

貼黃

竊聞講官在御案旁以手指書，所以不坐，欲乞別一人指書，講官稍遠御案坐講。

貼黃

臣竊意朝廷循沿舊體，只以經筵為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美事臣以為天下重任唯宰相與經筵
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由
此言之安得不以為重
辭免崇政殿說書表
臣頤言維閤門告報伏蒙聖恩除臣通直郎充崇政
殿說書者臣昨上殿面奉德音已嘗瀝懇辭避及繼
有陳奏愚誠已竭天聽不回謝竊以儒者得以經術
進說於人主之前言信則志行自昔抱道之士孰不
願之顧恨弗獲臣何人哉有此遭遇然臣竊觀前古
君臣道合靡不由至誠感動信以發志今臣道未行
於家室善未信於鄉黨何足以感動人主之心乎苟
不度其誠之未至而欲善辭說於進對之間為一時
之觀則可矣必欲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又誠而無斁
臣知其不可也臣是以欲進而思義喜時而悃已肖
犯天威而盡其區區之說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
方賴左右前後之人輔養聖性勸講之職任莫重焉
竊惟海宇之廣賢俊至多臣願朝廷博謀群臣旁加
收擇期得出類之賢實諸左右輔成聖德為朝社生
靈之福如臣之愚實懼不足以當重任所有誥命不
敢當受謹奉表辭免以聞

再辭免狀

臣蒙恩授通直郎崇政殿說書尋具表辭免惟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臣聞古之人見行可而後仕臣雖至愚讀書爲儒敢不先民是憲臣近進劄子三道未聞進止伏望聖慈更賜省覽如小有可用則臣受命不敢復辭或狂妄無取則乞許臣辭避所貴朝廷無取人之失小臣盡進退之道臣山野之人不能文飾傾竭悃誠願賜開納伏候勅旨

乞六參日上殿劄子 元祐元年四月

臣竊以朝廷置勸講之官輔導人主豈止講明經義所以薰陶性質古所謂承弼厥辟出入起居者焉宜朝夕納誨以輔上德自來暑熱罷講直至中秋方御經筵數月之間講讀官無由進見夫以文武之資聖而欲旦夕承弼今乃數月不接儒臣甚非先王輔導養德之意方主上春秋之富輔養之道豈可踈略如此臣欲乞未御講筵每遇六參日宰臣奏事退許講讀官上殿問聖體數日一對儒臣不惟有益人主在勸講之禮亦當然伏望聖慈特賜俞允

上太皇太后書 元祐元年

六月日具位臣程頤昧死再拜上書太皇太后陛下

臣愚鄙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爲事，于玆幾三十年矣。當英祖朝，曁神宗之初，屢爲當塗者稱薦，臣於斯時，自顧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皇帝陛下嗣位，太皇太后陛下臨朝，求賢願治，大臣上體聖意，搜揚巖穴，首及微賤，蒙恩除西京學官，臣於斯時，未有意於仕也，辭避方再而還有召命。臣門下學者，促臣行者半，勸臣勿行者半。促臣行者則曰：君命召，禮不俟駕。勸臣勿行者則曰：古之儒者，召之則不往。臣以爲召而不往，惟子思、孟軻則可，蓋二人者處賓師之位，不仕，所以規其君也。已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爲

王民，召而不至，邦有常刑，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恩授館職，方以義辭，蒙召對，臣於斯時，尚未有意於仕也。進至簾前，咫尺天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既而親奉德音，擢至經筵，事出望外，惘然驚惕。臣竊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無過於此矣。臣於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已萌矣。尚慮陛下貪賢樂善，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覬詳察，曰：如小有可用，則敢不就職；或狂妄無取，則乞聽辭避。章再上，再命祗受，是陛下不以爲妄也。臣

於是受命供職而來夙夜畢精竭慮惟欲主上德如堯舜黎民天下享毒舜之治廟社固無窮之基乃臣之心也臣本山野之人稟性朴直言辭鄙拙則有之矣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上賴聖明可以照鑒臣自惟至愚蒙陛下特達之知遭遇如此願效區區之誠竭幾毫髮之補惟陛下留意省覽不勝幸甚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愼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爲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代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之爲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爲可必信先王之道爲可必行勿狃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至於繼衣虎賁以爲知恤茲者辭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

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爲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爾。若上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克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爲有宋令主。但恨輔養之道有未至爾。臣供職以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安簨。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養成王之道

殊不同矣。或以爲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父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一作慮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或又以爲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皐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爲慢遊傲虐。雖至愚

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榮高之位。徵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毀其曆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爲慮豈不深遠也哉。況沖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以暑熱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此漸致。待其自然。是輔導官都不爲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爲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爲。必無不當。冀廟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寮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頴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昏而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

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臣二人。隨逐看承。不得
輒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惟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
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勤。使知嚴
憚。年纔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
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間日講讀。則
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時則
可。經筵講疑一作肄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
宜心泰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旁
立史官。言出輒書。使上欲游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
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
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即乞就崇政殿
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已久。乃
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
也。頤英迫狹。講讀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
尚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況主上氣體嫩弱。豈得爲
便。春夏之際人氣烝薄。深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
彼。執爲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
後楹垂簾。簾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
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
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間。事意不少。

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他職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才。不欲使之閑爾。又以爲雖兼他職不妨講讀。此亦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廬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辭說。徒以煩舌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爲迂誕。陛下高識遠見。當察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事。豈二三臣專職輔導。捨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制。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導。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以爲重事。不以爲閑所也。陛下擢臣於草野之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所學上報聖明。

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方將區區駕其說以示學者覬能傳於後世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如陛下未以臣言爲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發至道之淵微陛下聖鑒高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僞願從誅殛臣愚不任懇悃惶懼俟罪之至

辭免判登聞鼓院奏狀 元祐元年八月

臣今月二十二日准尚書省黃牒奉勑差臣兼權判登聞鼓院臣不敢避斧鉞之誅傾瀝悃誠上煩天聽竊以勸講之官體宜專任臣昨於六月中所進文字論之甚詳不敢重疊敘陳伏望聖慈將臣前來文字再賜省覽惟求義理之當不以臣微賤而廢其言前件勑命不敢當受伏乞特降睿旨許令辭免冒瀆冀嚴臣無任惶懼之至

貼黃

自來鼓院官出入以時若使兼領遇講說日或有急訴訟必須留滯伏望聖慈特賜詳察

再辭免狀

臣惟尚書省劄子以臣辭免兼權判登聞鼓院奉聖旨不許辭免者微賤小官冒瀆天威甘從顯戮既荷朝廷寬大之賜敢復盡其區區之誠如陛下擢臣草野之中置之勸講之列天下雖然知陛下崇儒重道留意大本豈特一時之美事足 作爲後世之盛談今復命臣兼判鼓院使臣入則侍人主而談道德出則坐司局而領訴訟臣愚竊謂失朝廷用人之體況臣稟性朴愚唯知爲學今時之務皆所未諳使臨事局必致廢闕者得專心致志窮研聖學以備顧問臣不勝至禱伏望聖慈矜察特許辭免伏俟敕旨

論冬至稱賀劄子 元祐元年

臣伏聞冬至日百官拜表稱賀臣以爲節序變遷時恩方切若受表賀失居喪之禮萬方後世輕笑朝廷無以風化天下臣欲乞特降中旨改賀作慰臣備員勸講職在以經術輔導人主見此違經失禮不敢不言取進止

貼黃

臣竊慮聖意以去年冬至及今歲旦已受賀表不欲改更此甚不然後是可以

蓋前非改過不吝成湯所以稱聖也

又上太皇太后疏 元祐二年春

臣頃傾竭愚誠冒聞天聽狂妄之誅非所敢避伏念
臣草萊賤士蒙陛下拔擢置之勸講之列夙夜畏懦
竭慮思所以補報萬一昨於去年六月中嘗有奏陳
言輔導人主之事已踰半年不蒙施行一事臣愚竊
思所言甚多如皆不可用其狂妄亦甚矣雖朝廷寬
大不欲以言罪人然主上春秋方富宜親道德之士
嘗可以狂妄之人置之左右臣仿徨疑慮不能自已
謹復所言非出己意皆先王之法祖宗之舊不應無

一事合聖心者臣竊疑文字煩多陛下不能詳覽或
雖蒙覽而未察愚意臣不敢一一再言止取一事最
切者復爲陛下陳之臣前上言乞於延和殿講讀太
皇太后每遇政事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
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
講官輔導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臣今
思之太皇太后雙日垂簾聽政隻日若更親臨講讀
亦恐煩勞聖躬欲乞只就垂簾日聽政罷聖體不倦
時召當日講官至簾前問當日上進業次第講說所
至如何開益使天下知陛下於輔養人主之道用意

如此。延對儒臣。自古以爲美事。陛下試從臣言。後當知其不謬。此一時之事。且非定制。如其無益罷之何晚。自來經筵賜坐賜茶。蓋人主崇儒重道之體。今太皇太后省察主上進業雖或使之講說。亦無此禮。臣所以再言此一事者。蓋輔導之間。有當奏知之事。無由上達。若得時至簾前。可以陳說。所繫甚大。陛下必從前不曾有爲。陛下極陳輔養少主之道者。故陛下未深思爾。願陛下聖明。不以臣之微賤而忽其言。察臣區區之心。豈有他哉。惟欲有補於人主爾。臣披瀝肝膽。言盡於此。伏望聖慈采納。天下幸甚。

乞就寬涼處講讀奏狀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臣伏見迺英閣講讀。入夏漸熱。去年四月後。侵晨講讀。亦甚有暑氣。恐於聖體非宜。欲乞特降聖旨。移就一寬涼處。貴得穩便。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雖祖宗以來只在迺英。緣主上聖體少嫩。尤須過意慎護。祖宗法度固有不可改者。至於講讀處所。即無不可從便之理。

貼黃

如別無穩便。只乞就崇政或延和殿。隻
日講讀與雙日垂簾。自不相妨。

又上太皇太后書 元祐二年四月

月日。具位臣程頤昧死再拜上書太皇太后陛下。臣
近言邇英講讀漸熱。乞移就寬涼處。貼黃稱如別無
穩便處所。只乞就崇政或延和殿。竊聞給事中顧臨
有言。以延和講讀爲不可。臣本謂邇英熱。恐於聖體
非宜。今聞修展邇英。苟得寬涼。則臣志願遂矣。於臨
之言。在臣自可不恤。然有所甚害。不得不爲陛下辨
之。若臨之言止於移豈太皇太后聖意。臣官非諫諍。
不辨尚可也。今以臨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
輔導。安得不辨。臣竊謂自古國家所患無大於在位
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人主不得聞大道。朝廷
不能致善治。不聞道。則淺俗之論易入。道義之言難
進。人君功德高下一繫於此。臣非敢以逆言悅陛下。
竊聞陛下博覽前史。請陛下歷觀簡策。前世毋后臨
朝。有不壞紀綱者乎。有以至公爲心。孜孜求治爲英
主之事如陛下者乎。此陛下所自知也。陛下有簡策
所無之盛德。則天下亦望陛下爲簡策所無之功業。
不止維持歲月。俟人主長大而已。蓋望陛下致海內

於治安。詒孫謀於久大。詒謀致治之道。當使聖德日
躋。善治日新。進德在於求道。圖治莫如稽古。道必詢
於有道之士。古必訪諸稽古之人。若夫世俗淺士。以
守道爲迂。以稽古爲泥。適足惑亂人主之聽。近年以
來。士風益衰。志趣汙下。議論鄙淺。高識遠見之士益
少。習以成風矣。此風不革。臣以爲非興隆之象。乃陵
替之勢也。大率淺俗之人。以順從爲愛君。以卑折爲
尊主。以隨俗爲知變。以習非爲守常。此今日之大患
也。苟如是者衆。則人君雖有高世之見。豈能獨任哉
臣不知進道德之言足以增益聖德者有幾。而損陛
下之遠圖。裁陛下之善意。則有矣。如顧臨之言是也。
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爲
說爾。夫殿上講說。義理之至當。古者所常行也。臣不
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
易。眞宗令崔頤正講書。那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
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乃祖
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當以爲法。萬世帝王
所當法也。而臨以爲非。臨謂講官不可坐殿上。則昭
素布衣之士。其不可更甚矣。遜英講讀吳自仁宗時。
亦從便爾。非是避殿上。則不應置崇政。若避殿上也。

說書之職雖以殿名設職不必須在本殿說書然亦
必不肯於不可講說之處置說書官也臣每進講未
嘗不規勸主上以祖宗美事爲法如臨之意則是禁
止主上不得復爲優禮昭素之事及有崇政設職之
意祖宗美事而使主上獨不得爲若主上信以爲然
所損豈不甚大殿上說書亦是常事人主崇儒之道
甚有重於此者臣今日未敢言然中心惟欲輔養主
上重道之心如前代明王光耀史冊不止此一事而
已臨之見與臣之心何其異也且講經與飲宴孰重
眞宗仁宗時皆宴講讀官於崇政殿從來侍宴皆在
殿上而講經獨不得在殿上臣未諭其義也臨之意
必曰彼一時之事爾日當則不可夫於義苟當日當
何害義或不可一時亦不可也臣始言之執政大臣
未以爲非也及臨一言則是而從之以臣度之以臨
之言爲是者亦或有之若謂四五大臣皆以爲是則
必不然蓋非難知之事不應四五人所見皆如是也
特以陛下信臨之言而又迫於尊君之意故不敢言
爾恐非以道事君之義今世俗之人能爲尊君之言
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唯道德益高則益尊若位勢
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過禮則非禮強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尊則不尊。漢明帝於桓榮親自執業。可謂讓屈矣。周宣帝稱天。自比上帝。群臣齋戒清身數日。方得朝見。可謂自尊矣。然以理觀之。漢明帝賢明之君。百世所尊也。周宣帝昏亂之主。百世所賤也。如臨之見。則必以桓榮爲不能尊君。以周宣之臣爲能尊君矣。不知道之人益進。不合理之言日聞。雖人主聖明。習熟見聞。亦恐不能無損爾。後世功業益卑。先王粹美之道不復見於世者。正由淺俗之論易信而得行爾。夫先王之道雖未能盡行。然稽古之心不可無也。循學者於聖賢之事雖未能盡行。然希慕之心不可無也。此乃進學求益之道。今臨之意。則以古先之事爲不足法。今日之事足矣。不可更有進也。此乃塞進善之門。而其所獻絕稽古之路。方主上春秋之富。進德之際。而其所獻納如是。使勸講官稍思職業。敢不辨乎。若陛下以臣言爲非。則狂妄之誅不敢避也。萬一以臣言爲是。則願陛下明示好古求道之意。使朝廷在位皆知之。雖鄙陋之人。見陛下聖慮高明。不喜淺近。亦將勉思義理。不敢任其卑俗之見。懼獲鄙於聖鑒矣。誠如是。則將見道學日明。至言日進。弊風日革。爲益孰大於此。臣職當辨明。義不敢默。臣無任懇切惶懼待罪之至。

論開樂御宴奏狀 元祐二年夏

臣伏覩有司排備開樂御宴。臣備員勸講。職在以經義輔導人主。事有害義。不敢不言。夫居喪用喪禮。除喪用吉禮。因事而行。乃常道也。今若爲開樂張宴。則是特爲一喜慶之事。失禮意。害人情。無大於此。雖曰故事。祖宗亦不盡行。或以故而罷。或因事而行。臣愚竊恐祖宗之意亦疑未安故也。自古太平日久。則禮樂純備。蓋講求損益而漸至爾。雖祖宗故事。固有不可改者。有當隨事損益者。若以爲皆不可改。則是昔所未遑。今不得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朝廷之事更無損益之理。得爲是乎。況先朝美事。亦何嘗必行。臣前日所言殿上講說是也。故事未安。則守而不改。臣前日所言冬至受表賀是也。臣前後累進狂言。未嘗得蒙采用。而言之不已者。蓋職之所當。不敢曠廢。伏望聖慈特賜聽納。自中降旨罷開樂宴。直候因事而用。於義爲安。冒瀆天威。臣無任

乞歸田里第一狀 元祐二年十一月初六日

臣昨任崇政殿說書。忽奉勑差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傳聞有言事官言臣罪狀。臣既知是責命。禮當奔走就職。今已到任訖。方敢傾瀝愚誠。仰干天聽。竊念

臣本草萊之人。因二三大臣論薦。遂蒙朝廷擢任。以寘之經筵。故授以朝階。今既有罪不使勸講。則所受之官理當還奪。雖朝廷務存寬厚。在臣義所難處。伏望聖慈許臣納官歸田里。以安愚分。冒瀆宸嚴。臣無任

點黃

若臣元是朝官朝廷用爲說書雖罷說書却以朝官去乃其分也臣本無官只因說書授以朝官既罷說書獨取朝官而去極無義理

第二狀十二月十八日

臣今月十四日。准河南府送到尚書省劄子一道。以臣乞歸田里。奉聖旨不允所乞者。聞命惶懼不知所安。須至再瀆恩悃。誠上煩天聽。臣昨自崇政殿說書受勑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傳聞因諫官有言。臣雖不知所言何事。必是罪惡有實。竊念臣獻畝之人。因司馬光呂公著韓絳等。以行義稱薦。蒙朝廷授官。今既有罪惡。是無行義。自當追奪。以正誤朝廷之罪。尚叨祿位。有何義理。臣愚竊意朝廷顧惜事體。以嘗拖用不欲放棄。臣竊以爲不然。始聞其善而用之。陛下急

賢之心也。後見其惡而去之至公之道也。伏望聖慈俯鑒丹誠。許歸田里。

第三狀 元祐三年春

臣切以。見善而用。見不善而退。人主黜陟之至公。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儒者進退之大節。黜陟失當則亂所由生。進退忘義則道所由廢。愚臣無狀。蒙陛下擢自衡茅。實之勸講。旋以人言至於黜逐。朝廷信其惡矣。愚臣道不用矣。信其惡而使之在官。恐非黜陟之當。道不用而徒茲苟祿。殊乖進退之義。臣是以不敢遑寧。繼上封章。願歸田里。待命三月未奉 一作閣 俞音。

在臣義既當去。敢不固請。與其至於瀆而加罪。曷若因其請而使去。臣非不知享祿勝於躬耕。貧匱不如溫足。顧以讀書爲儒。粗知廉恥。不敢枉道以求苟安。伏望聖慈。矜察至誠。俾完素守。苟遂丘園之請。敢忘天地之恩。罔避誅夷。必期俞允。

乞致仕第一狀

臣伏自到任三具奏陳。乞歸田里。待命又已三月。未得指揮。在臣所以求去之義。前後陳述盡矣。不敢重疊煩瀆聖聽。切以朝廷特起臣於畎畝之中。實之經筵。使輔導人主。非常之舉也。既以罪去。若包羞苟得。

不顧去就之義實懼萬世之下非笑聖朝之舉臣是以屢冒天威必期得請自古爲臣陳力不能則致其仕禮也切恐朝廷顧惜事體既已招來不欲放棄臣更不敢乞歸田里只乞令臣致仕伏望聖慈察其懇誠特賜俞允

第二狀

臣自到任三請歸田一乞致仕至今未得指揮須至再竭懇誠仰冀省察方皇帝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臨朝之始一新政事首及人才擢臣草野之中處以勸講之職觀陛下好賢之心可謂至矣惟陛下用人之意不其深乎歷觀簡策自古毋后臨朝未有能爲如此之事者豈止聲動一時足以輝光千古臣既遭遇如此宜有令德重望爲朝廷光而乃德義不修誠意不至上不能鎮服浮議遂致詆毀潛加罪纍陰積招延未幾斥逐隨至使陛下高古之盛美蒙爲天下所譏議古之君子用之則其君尊榮今臣之進乃爲聖明之累則臣之罪大矣尚以何義復齒仕列臣是以累上封章願歸田里臣若得去則天下後世當謂陛下前日招延雖不得獲上有道明哲保身之士猶不失行已有恥進退顧義之人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則朝廷之舉未爲大過。二三大臣之薦未爲甚欺。故臣之累請不止，自爲亦所以爲朝廷也。不知臣者不以臣爲忿躁。必以臣爲沽激。臣豈然哉。臣身傳至學。心存事道。不得行於時。尚當行於已。不見信於今。尚期信於後。安肯失禮害義。以自毀於後世乎。蓋質之聖賢。考之經義。爲當然爾。況去就之義。豈獨臣知之。學道者所共知也。願陛下遍詢輔臣。臣之請爲義乎。爲非義乎。如以爲非義。是臣所學偏謬。不敢避愚妄煩瀆之罪。如以爲義。則乞從臣之請。或朝廷顧惜事體。不欲使歸田里。只乞令臣致仕。

辭免服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狀 元祐七年四月

臣今月一日。准河南府差人送到官誥一道。伏蒙聖恩授臣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者。臣昨被責命出爲外官。風夜靡遑。惟是內省。始蒙招致之禮。旋爲黜逐之人。將胡顏以立朝。當自勿而引去。至于五請而未聽。豈可力辯以求伸。遂且從容。以須替罷。未及任滿。遽丁家艱。思無黍於所生。惟堅持於素節。未終喪制。已降除書。上體眷恩。內深愧懼。伏念臣志存守道。識昧隨時。俗所忌憎。動招謗毀。昨蒙擢任。既以人言被黜。爲朝廷羞矣。今復授以職任。適足重

COPYRIGHT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爲朝廷羞無所益於明時徒取笑於後世伏望聖慈
矜察愚誠追寢恩命臣昨因丁憂既已去官今來伏
降詰命不敢祗受已於河南府寄納伏乞朝廷檢會
臣前來五次奏陳特賜指揮許歸田里

再辭免表

臣頃言昨蒙聖恩授臣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西京
國子監尋具狀辭免今月十九日河南府送到尚書
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斤逐之人分當遠引豈
收之命義實難安瀝伏念臣力學有年以身任道唯
知耕養以求志不希聞達以干時皇帝陛下詔起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於草野之中高授臣以講說之職臣切思之得以講
學侍人主苟能致人主得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則天
下亭唐虞夏商周之治儒者逢時孰過於此臣是以
躍然有許國之心在職歲餘夙夜畢精竭慮蓋非徒
爲辯辭辭繹文義唯欲積其誠意感通聖心傚交發
志之孚方進沃心之論實覬不傳之學復明於今日
作聖之效遠繼於先王自二年春後來臣每進說陛
下常首肯應臣臣知陛下聖資樂學誠自以謂千載
之遇也而不思道大則難容跡孤者易蹶入朝見嫉
世俗之常態名高毀其甚史冊之明言如臣至愚豈免

衆口不能取信於上而欲爲繼古之事成希世之功
人皆知其難也臣何狂簡敢爾覬幸宜其獲罪明時
見嗟公論志既卑於事道義當致於爲臣憂懇請而
未從俄遭憂而罷去衛恤既終於喪制退身當遂於
初心豈猶王哉忠戀之誠雖至不得已也去就之義
當然自惟衰邁之軀得就安閑之地闔令傳後更有
望於殘年行道致君其息心於聖世豈期於晚尚俾
預升恩雖甚隆義則難處前日朝廷不知其不肖使
之勸學人主不用則亦已矣若復無恥以苟綠位孟
子所謂是爲壟斷也儒者進退當如是乎臣非苟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重奉陛上累聖明使天下後世謂朝廷待起之士乃
貪利苟得之人甚可羞也臣猶羞之況朝廷乎在臣
無可受之理敢昌萬死上還恩命伏乞檢會臣前後
累奏特賜指揮
貼黃
臣家傳忠孝世受國恩擢自草萊久侍
經閣豈無愛君報國之心義迫當去無
路自效惟今日冒死爲陛下陳儒者進
退之道爲臣去就之義覬望有補乃區
區上報之心也

貼黄

臣求去與辭官前後七章陳説進退之義既已詳明言亦盡於此矣皆據經義非出私意伏望聖明特賜省察

謝管勾崇福宫狀 元祐七年五月

臣昨蒙聖恩除臣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兩具表狀辭免乞歸田里今月十日准勅特授左通直郎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宫者誤蒙甄録再露封章不敢遜言惟盡臣子之意深陳古義[illegible]之心天聽至高言已盡而誠[illegible]未格若成[illegible]

而愚懼交深非特畏於刑章實顧存於國體幸蒙寬貸豈敢頻煩臣更不敢固違朝命所降勅牒臣已領訖伏為見患腰跨拜受未得候痊損日謝恩就職次

申河南府乞尋醫狀 元祐七年八月

頤昨准勅授左通直郎管勾嵩山崇福宫尋具奏聞為患腰跨拜受未得候痊損日謝恩就職次今來已踰百日未得痊安切懼久稽朝命欲乞尋醫謹具申西京留府伏乞依條施行

辭免兩除直秘閣判監狀 元祐九年春

臣今月十四日准河南府送到官誥一道尚書省劄

子一道伏蒙聖恩授臣依前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專主教導者伏荷睿恩不任惶懼恭以皇帝陛下親政之初養邦黎獻至于海隅蒼生夷狄蠻貊之人莫不仰首以觀傾耳而聽今聽政未及兩月而念及歡學舊臣收錄於退藏之中茲見陛下聖明崇儒重道事無不察足以聳動天下然而處得其道用當其人乃允公論為盛美之事不然則四方傳議反累聖政伏念臣去年丁憂服闋之初已蒙朝廷授此職任臣以於義未安兩具奏辭免陳儒者進退之義已極詳明但恐微賤之言繫當省文字而以付外不曾得經聖覽施行而改命祠宮遂以尋醫得去方安愚分忽被誤恩雖仰荷於甄收敢自渝其節守伏望聖慈出臣舊物并鑒開識將臣前來辭免表狀特賜省覽則知臣所以辭者蓋守古義非出私意所降誥命不敢祗受已於河南府寄納冒瀆宸嚴臣無任

再辭免狀

臣昨蒙聖恩授臣依前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尋具狀辭免今月十七日河南府送到尚書省劄子一道奉聖旨不許辭免者聞命惶懼不知所措臣聞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今主上

親政之初臣未極其言而遷爲孫言則不敢莫天矛是臣是以不避斧鉞之誅而必盡其辭也臣昨被恩命即具奏陳乞將臣所憂服闕之初辭免表狀特賜省覽則知臣所以辭者盡守古義非出私意今奉聖旨不許辭免臣誠至愚不喻朝廷之意不知以臣前日所陳進退之義爲是乎爲非乎若以爲是則受爲非義臣四十年學聖人道取以非義而受殺朝廷於過舉乎若以臣前日所陳爲非是臣狂妄不知義理任安不知義理之人使去宜也豈可勉從道之職不知使臣以何義受之臣雖

去就不足爲輕重故忍棄其言陛下不經省覽而補之進退守儒者進退之道雖朝廷不見省察臣恐天下後世有誦其言思其義而以進退儒者之道議朝廷也故臣區區愛君之意不能自已尚冀微誠感悟聖心謹昧死以聞不敢愛命再瀆宸嚴臣無任

謝復官表 元祐三年十月

臣頤言今月二十日准河南府送到官誥一道伏蒙聖恩授臣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者始竄避荒分甘終廢豈期洪造復畀舊官仰荷恩私伏增悚懼謝

竊念臣天資愚暗自致放投既仰荷於寬恩如安居於樂土忽遇非常之宥繼蒙奪復之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兼容明無不照念先帝經筵之舊推至仁愛物之心臣敢不益善其身勵精所學期有傳於後世以上報於深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河南程氏文集卷第七

伊川先生文三

學制

三學看詳文　元祐元年五月

一三學制看詳舊制公私試試上舍補內舍蓋無虛月皆糊名考校排定高下煩勞費用不可勝言於學者都無所益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今立法改試為課更不考定高下只輪番請召學生當面下點抹教其未至所貴有益而不損其次序之體舊制考察行藝以不犯罰為行試有高等為執有注官免省試免解三等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擢。今不用舊考察法。只於內舍推擇才學行藝爲衆所稱者。升爲上舍。上舍學行才器堪爲時用者。長貳狀其行能聞于朝廷。

一三學制看詳。太學舊制博士二人同講一經。論語孟子又置學諭分講。聖人之道雖一。而治經家法各有不同。二人同講一經。則學者所從不一。今立法置博士十人。六人分講六經。餘四人分講論語孟子。講大經終者。却講小經。諸經輪互講說。有專經者亦許通那。

一律學制看詳。律學之設。蓋欲居官者知爲政之方。其未出官及未有官人。且當專意經術。並令入太學。乃學古入官之義。今立法到吏部人方許入律學。

一武學制看詳。所治經書。有三略六韜尉繚子。鄙淺無取。今減去。却添入孝經論語孟子。左氏傳言兵事。

一三學制看詳。舊來條制有期親尊長服不許應舉。後來改法。雖祖父母喪亦許應舉。夫尊祖之義。人道之本。若許居喪進取。深害義理。今立法。學生遭祖父母喪給長假行服。貢舉條貫。令朝廷指揮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

論改學制事目

一舊來博士只是講說考校不治學事所以別置正録十員今已立法博士分治學事及增置職事人其正録並合減罷（所罷官乞與比類差遣俾給如舊及依元降年限改官）

一舊制八十齋每齋三十人學生以二千四百人爲額每齋五間容三十人極甚迫窄至雨人共一卧榻暑月難處遂更互請假出外學者失所如此而願留者止爲解額優寬而已今欲以七間爲一齋容三十人除學官職事人及諸般占使外可爲五十齋所容千五百人在朝廷廣教之意雖爲未足而齋舍未能遽增所容止可如此若朝廷選通儒爲教導之官去利誘求實學之士人數雖減成才必多

一國學解額嘉祐以前一百人自元豐後欲得舉人入學遂設利誘之法改作太學解額五百人又患來者遽去復立一年之限以拘留之近日朝廷知其非便已改去逐次科場一年之限然而人數歲增添以外處解名比之五百人額當有萬餘人奔湊使萬餘人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

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所費財幾何所
破產幾何少年子弟遠父兄而放蕩者幾何父母
骨肉離別悲念以至失所者幾何以萬餘人聚之
京師弊害不可勝言今欲量留一百人解額以待
在學者取應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內處自然
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
志風俗亦當稍厚況人於鄉里行迹易知冒濫之
弊因而少革
一近年編修敕條並立看詳要見刪改因依今來國
子監敕令是有司所行條貫已立看詳外有三學
制皆是率序之事與佗處條貫體面不同今來條
立所存舊文甚少觀文可見義理乞更不立看詳
回禮部取問狀
準尚書禮部帖子仰國子監修太學條制手分依下
項所問事理具印狀送尚書禮部
一本部看詳創法有司推行之際須有條目事實
方可經久施行今來奪賢立堂待賓吏師立齋並
繫創立即未見得祭酒司業以下如何延請等禮
學錄以下如何供億條目合有幾其人在學若干
歲月朝廷如何進用又待賓吏師二齋不言無人

即虛。若無其人。未委合與不合亦虛。

勘會學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學者所矜式者。長貳以下。尊禮之學録一人。專主供億。無其人則虛之。所謂道德之士。不必遠引古者。以近時言之。如胡太常瑗。張著作載。邵推官雍之輩。所居之鄉。學者不遠千里而至。願一識其面。一聞其言。以爲模楷。有如此之人至于京師。則長貳造門求見。道學者願得矜式之意。延請居于堂中。或一至。或時來。或淹留旬時。不可必其久速也。不獨學者得以矜式而已。又以見長貳之爲教。不敢足諸已。既上求古之人。復博采今之士。取善服義。如恐不及。乃爲教之大本。化人之要道。如此待之。即是尊禮。所謂供億。只是灑掃堂室。供給飲膳。學録專主。所貴整肅。不須更立條目。侍賓吏師體皆相類。無人則虛。理自當爾。只於一處立文。自可見矣。

一看詳文。稱朝廷廣教之意。不當有限。只於齋舍立定可容人數。每齋改爲七間。繫減二十四齋。止容一千六百餘人。即是立限比舊更窄。又條稱三舍每齋七楹。其看詳文。却稱七間爲一齋。有此間架不同。又稱舊制每齋五間至兩人共一卧榻暑

月難處未見得今來各展兩間設與不設三十卧
榻其大學見今空宇若依新立條貫一齋七間修
截得若干齋舍有無妨閑又條稱若學行著聞及
曾得解人並免試使入內舍如何容著
勘會看詳文稱朝廷廣教之意不當有限蓋謂不當
立定二千四百人之限若逐齋人數自是擾地位所
容難為强使之多齋舍多少則繫朝廷處之雖使未
及徐圖之可也蓋無立定限數之意若不恤齋舍寬
窄苟欲人數之多使學者不安其居乃是徒為兼觀
不務實事非聖朝立事之意所稱每齋七楹則是七
間別無間架不同見今學舍除學官職事人及諸般
占使外可為五十餘齋每齋置三十卧榻並是量度
丈尺算計可容舊來常是二人或有三人共一榻不
惟暑月難處兼藪瀆至甚其學行著聞交會得解人
免試入學逐齋人數自定即無容著不得之理
一舊制考行藝以不犯罪為行試在高等為藝今
來看詳文稱不用舊考察法只於內舍推擇才學
行藝為衆所稱者升為上舍上舍學行才器堪為
時用者長貳狀其行能聞于朝廷未見得長貳如
何推擇及狀其行能其條目事實各合如何聞于

朝廷如何推恩又既不用舊法考察若曾犯罰及
課會在退等合與不合推擇如推擇有不當及生
員在齋供課代筆竊用他人文字如何防察
勘會舊考察法專撥文薄計校等差所以今來立法
只委長貳以公議推擇凡所推擇一繫長貳監裁長
貳公明與否則繫朝廷所任用在朝廷豈可不信所
任用而專考驗於案籍自古推賢進善未聞如此今
但取學行才器堪爲時用者聞于朝廷所推恩數皆
繫朝廷裁處有司不當立法所狀行能各隨人之所
有難爲更立條目既推學行才器之人推擇不當自
有論如律之文更不須察文勘會犯罰退等之類其
在齋供課明有長諭察視不得交互課卷之文兼供
課與舊來公私試不同別無陞黜自少代筆竊用之
事有則自當罰格若更寄細曲爲防閑甚失庠序之
體
一舉人及仕宦家子弟關毆使酒等本監採察牒
開封府或本貫施行本部看詳條稱仕宦家子弟
援文即雖作工商諸色在公之人其家各曾仕宦
及見仕宦亦是仕宦家子弟如何却令國子監採
察若本監止是採察仕宦家子弟爲舉人者即今

來立文未盡又稱舉人及仕宦家子弟擬文即舉
人家子弟亦在其中若本監不採察舉入家子弟
即立文亦是未盡兼看詳假有舉入本貫是廣南
因游學在西川若有犯牒與本貫施行有無迂枉
本所勘會監勑稱舉人及仕宦家子弟蓋是兩般猶
言舉人若仕宦家子弟也凡文若是一事而言及者
必須以重及輕未有以輕及重者豈有先言舉人以
及仕宦之理如或以爲不明即可改及爲若古者四
民各世其業後世法度不立失守易業仕族之貴而
爲工商雜類者有矣此朝廷當禁而未能者固未嘗

立文許其然也既流落入於非類豈復能責其士人
行檢況自來條制凡爲品官家立法皆是仕族之體
未嘗更開說若爲工商之類時則如何也略舉一二
事以爲證如舊衣服令五品以上子孫婚聽假以爵
弁即不言若克軍健遭黥杖者之類許假與否又雜
令品官家非不請券並聽入驛即不言子弟爲卒僕
乞丐者之類許入驛與否此蓋大體立法不可亦謂
之立文不盡欲厚風教當由仕族始所以立法之意
欲弁包仕族子弟若指定爲舉入者則年少學業未
成治家不暇應舉者皆不及矣所云牒開封府或本

貫施行。或者疑辭量可而行爾。安得便見迂枉。必云
牒本貫者。蓋人之惡最恥聞於鄉里。立文所以爲警。
且暴一罪而使一鄉知戒。所益甚大。

一新制稱四方士人願觀光者。掌儀引入游覽堂
舍。觀禮儀。聽絃誦。唯不得入齋。願觀光者既不得
入齋。即未見得於何處觀禮儀。聽絃誦。又其觀聽
繫在何時。若願觀光者無時得入。即掌儀疲於接
引。亦非學校之體。若限以時。則新制無法。又言士
人願觀講說者聽堂上相見。今看詳願觀講說者
未見令何人引入。如何相見。若願觀之人衆。至位
次不足。如何序齒。如何令坐。皆未有法。

未所勘會太學首善之地。將以流化天下。從來賓客
不得過客位。天下之士徒聞朝廷有學而不得見其
規制。視其法度。所以令來立觀光之法。觀學者出入
往來。少長有叙。威儀濟濟。即是觀禮儀行。庶無之間。
聞諸齋絃誦之聲。即是聽絃誦。自可使觀光之士以
爲盛談。流傳天下。何必須入齋中及更立處所。學制
通客之時。自有明文。即無無時得入之說。所謂掌儀
疲於引接。亦無是理。以太學之大。掌儀八人之多。又
早晚不許通客。不當升堂。掌禮之時。常輪一人延接

四方之士極非過當設使美化大行願觀者衆數時之間不過數番而已樂使人嚮善者固不憚其煩也況又更休願觀講說者即是賓客明有學制門吏白直學後報所見之人相見自有常儀坐位自有爵齒不須煩文往年胡博士瑗講易常有外來請聽者多或至千數人孫殿丞復說春秋初講旬日間來者莫知其數堂上不容猶然後謝之立聽户外者甚衆當時春秋之學爲之一盛至今數十年傳爲美事

一合支用條制所不載者長貳裁度支破今要見如何裁度支破因何刪去舊條比類二字

本所勘會本監支費隨宜應用條制豈能具載舊條長貳審量比類支給若須比類必多拘礙或無類例亦須裁度所以立法但云裁度刪去比類二字則委付之意重朝廷之類字則關防之意多去二字用比任長貳自當有體

論禮部看詳狀

准都省送下禮部狀看詳三學制國子監勑勒送國子監長貳與元修官同共再行看詳已於其月日與長貳同狀供去訖竊慮朝廷只見禮部一面辭說未盡見元初立法之意今却將禮部看詳事節逐一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析如後。

一學制尊賢堂待賓齋吏師齋等。先咋禮部帖子取問修條制所今來尊賢立堂待賓吏師立齋即未見得祭酒以下如何供億條目各合有幾其人在學若干歲月朝廷如何進用本所為見禮部所問與立法意全不相似遂逐一開析供答今來送到禮部看詳所駁之事却已改換了前來所難之意却稱學士大夫有賢可尊朝廷自當褒顯以勸多士不應有遺却於學校立法俟其自至京師然後

祭酒以下延請尊禮再詳所駁依前誤認立法之意雖是朝廷褒顯之士苟未大用何妨學校延請何必須待朝廷所遣方得尊禮不應有遺之說大非朝廷用心雖古盛治之世賢才並用尚旁求博采未嘗敢言已無遺也又云若一至或時來或淹留旬時殆非尊禮之實亦恐道德之士出處去來不應如此此蓋因禮部取問其人在學若干歲月故本所如此供答大意謂道德之士一見其人足以矜式一聞其言足以興起得其一至猶足為益況淹久乎或速或久繫

其人所處之勢固難必也如此尊賢之道可謂至矣而禮部以爲非尊禮之實不知如何乃謂之實也夫與人爲善君子所樂亂國之聘夫子亦往從太學之禮請而云道德之士出處去來不應如此似不知君子出處之道本所供答禮部狀摘全文具回禮部取問狀內今來禮部看詳引所供狀只至矜式而已字便住將一段文義中間截斷要切義理都將刪去又云尊賢堂稱無人則虛待賓吏師二齋不言無人則虛有司無所執守切緣學制是學校之事將付之儒臣以治學者

與尋常吏文不同今來禮部蓋欲全用吏文若使吏人以吏文格之則新條之學制皆不可用一禮部看詳四方士人願觀光一事但云難議施行不言所以伏乞朝廷詳酌

一禮部看詳舊法每齋五間容三十人不聞有訴窄狹者今新立條制每齋展爲七間止容得一千六百餘人有八百餘人須至遣出勘會自來暑月齋舍中難處須至更互請假出外今年尤甚應是在學已及一年可以應舉者往往遷出朝廷立定齋舍間數豈有學者自訴窄狹之理

今來立定逐齋所容人數之法亦須乘學者稀少之時漸次修展以至增添牀榻皆有法度並是據間架丈尺算計不惟寬凉兼是齊整又云即是齋舍數目未有定論夫今日所設學官職事人及其餘事皆是且據今日學舍爲之安用須立數目定論太平日久則文風益盛學者益衆故唐至貞觀六年以後學生增至三千二百異日朝廷美化大行事力克盛學生之員增至唐生員之數未爲過也何必須要立定數目

一三舍升補推擇法禮部所駁最詳編以舊法惟三舍升補一事最爲未便天下人所以論議言者所以爲言朝廷所以重修及爭競之端獄訟之興皆由於此而禮部乃云三舍升補法爲最完密不可以廢則禮部用意可見其看詳云行法以來至今七年得推恩授官纔一人其中選舉難難又如此夫朝廷養士唯欲成材之多豈以舉難難爲貴以二千人之衆七年之久通其去來不知幾千人矣應授官者纔一人何其少也正由書行執考察之法不可用爾夫人之差行天

之等爵莫過於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不知前日有書此而蒙考察者乎又云今來一切略去此法惟令長貳推擇行藝衆所稱者升爲上舍緣行藝若無法考驗即無事實可據恐人情不服別致爭訟未案文責跡有司之事非牽亭育材論秀之道且立之以格考之以文則人案跡以求差殊爭心所以起也授之賢才重其委任則人無辭以犯分義訟所以息也今以專任長貳爲不可是不知治體之甚古之時天子擇宰相而任之政宰相擇諸司長官而委之治諸司長官各擇其屬而授以事治功所以成也後世朝廷授法必達乎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爲前日考察之法是也始於諸齋而由正錄博士以及長貳諸齋所取學官就其中而論之不得有易也學官所考長貳就其中而論之不得有易也易之則按文責跡入於罪矣是事成於下而下得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今欲朝廷專任長貳長貳自委之屬官以達于下取舍在長貳則上下之體順而各得致其功先王爲治之道也難者必曰長貳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

若使防閑詳密上下相制爲可循守也此世俗
鄙論烏足以言治道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聞
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
徒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才乎自古以來未
有如是而能成治者也

一禮部看詳博士十人六人分講六經四人分講
論語孟子難以施行今詳禮部所駁之意却是
不知太學有四堂自來分講諸經四處各講輪
語孟子又云諸經輪互講說若治經家法不同
愈見紛亂夫人講一經則終一經是一家之學
比之人講一授安得却爲紛亂又云一人日專
一經不惟已勞抑如有疾故在假月日稍久不免
別那博士代講學者所從亦安能一博士之職
比之他官極爲清簡日講書一授不足爲勞人
專一經所從自一若疾病稍久或他事故則出
無可柰何不當以此爲限

一禮部看詳武學入學之法難以施行乃是禮部
未喻立法之意乞自朝廷詳察其中更不引試
便入外舍充爲疎簡其間豈無隨業苟求之人
亦是禮部未詳外舍之法其外舍立法已甚詳

容不過一月須試又不許請假廢業之人無由久容

一禮部看詳律學本以教習法律今來却令講經讀史不唯事情迂闊兼妨廢生員專意法律夫法律之意蓋本諸經先能知經乃可議律專意法律者胥吏之事可以行文案治期會貫通經義者士人之事也可以爲政治民所以律學必使兼治經史又云太學博士通取幕職州縣官律學博士却止取承務郎以上難以施行緣太學生低是市衣之士或未出官人設有已歷官人願入亦是能自折節之人律學皆是已從仕者所以教官須宜稍重

一禮部看詳武學制減去三略六韜尉繚子却合添習孝經論語孟子於事情迂闊難以施行勘會元立法減去三略等蓋爲鄙淺無取今禮部以爲有取恐是不曾研究其添入孝經論語等蓋欲武勇之士能知義理比之漢明帝令羽林通孝經唐太宗使飛騎受經尚未足爲迂闊

一禮部看詳未有官人不許入律學即舉人盡當遣出但立入學之法先在學之人久須自去豈

有遺出之理又云已有官人使之習學法律以
應吏部試格正其宜分難令與未有官人一例
不許入學難以施行夫學古入官古之制也未
出官人且令入太學專治經術最爲善意不可
改也
一禮部看詳國子監勑主簿書庫官職事不至繁
重難以不依常制舉官勘會主簿專管莊土支
收文案諸事最爲繁重書庫官本職外唯備本
監逐時差委幹當皆須公勤幹敏之人立法不
依常制舉官所貴得人禮部又引本所修立上
條不曾申明得旨勑條不許既曰修條即須損
益舊法豈可却引舊條破難朝廷差官修條即
當盡其所見聽朝廷取舍若令逐事先申明取
旨不唯於體非是兼亦於法無文
一禮部看詳勑雖緣進納亦繫有官人難以却
令繳納誥勑繫抵捂勘會上條繫舊法竊詳元
初立法之意蓋爲助教皆是富民只納數百千
便得爲士人即恐流類混雜又不可絶人進善
所以願納誥身乃許入學今來禮部駁難必爲
專指助教其餘進納官却無此法蓋進納自齋

即以上朝廷許其臨政治民難爲不許入學監
學立法又不可侵議進納條貫所以專指助教
一禮部看詳大率以檢察士人爲不可竊以朝廷
欲厚風教必自士人始近世士風薄惡士人不
修行檢或無異於市井小人朝廷未嘗有法以
敦勵檢束之也近年方有檢察舉人條貫今來
立法更加增益使之詳備蓋欲士人有所忌憚
而天下知朝廷欲厚風教之意習俗漸化今禮
部難云牒開封府或本貫施行即不說如何施
行事節又帖子
部具回禮
取問狀勘會學生在學有犯
則依學規待學者之道也舉人及仕族子弟有
犯於外自有條法更令本監察訪者蓋欲朝廷
有法檢束士人知所戒懼爾況所察皆是顯惡
失士人之行者難爲因本監察訪不用常憲又
云假有舉人本貫是廣南游學在西川若有所
犯却牒廣南施行顯是迂枉今令本監採訪及
牒開封府則是在京所以更云或本貫者或者
疑辭蓋量宜可牒本貫則牒本貫欲其一鄉知
戒爾禮部有西川牒廣南之說乃是誤認立法
之意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一禮部看詳稱三舍升補法不可以廢須用命官
正錄其三舍升補舊法事理甚明白賢愚所共
知繫在朝廷取舍又云新條添置學生元正錄
人給錢米屋若干未見支錢米去處切緣自來
職事人皆有俸錢禮部合知支錢去處又云屋
見繫出賃收掠房錢難以施行錢既可支屋亦
何異新條明載於閑慢處支撥無難行之理
一禮部看詳舊條錢物格令所不載者長貳審量
比類支給今來所修新條刪去比類二字只令
長貳裁度支破緣存比類二字即臨時輕重多
寡有所依倣不至過有支破合依舊存比類二
字禮部先有帖子取問本所因何刪去舊條比
類二字本所供答稱勘會本監支費文具回禮部取問
內其事理甚明乞自朝廷詳酌
一禮部勘會官員在職遭祖父母喪不許解官行
服今若獨令舉人不得應舉考之人情法意皆
所未安竊以官員在職蓋守其常舉人應舉乃
是求進律禁官員哀守常也官
員與舉人事體不同又云今乞修改貢舉條貫
及立到上條遭祖父母喪給長假奔喪等事難

議施行學生遭祖父母喪非有君事官守安然不奔自非不孝甚惡之人不應至此學校所以厚人倫立法固當教以尊祖若祖父母喪不許奔深害人理

一禮部看詳新制博士減去二員又令一人專講一經無輪講法又添分治學事比舊已是煩勞兼月課先須考較繳又考課卷不少又令五人爲番請召對面點抹當日力不給却成苟簡亦生員請益恐不暇應答難以施行自來學中生員整會假限辯理事節日有牒訴如聽訟之所今來修改法制無致訟之端學事清簡博士日逐說書治學事不爲煩勞改試爲課乃學校大體當面點抹教告爲益最多舊來公私試排比名次衆人爭計高下必銖銖而校之用功甚多當面讀過指其瑕痛用力甚少一日只請三番計人數十日可畢今限半月已甚優游又有長貳察其當否之法無日力不足却成苟簡之事自來學官學生皆不相識今則人人相接易爲誘益

一禮部看詳改應諭爲學諭名稱不正自慶曆學

制逐齋置學諭蓋學正者太學之正也學諭者
教諭爲學者也義各不同非是名稱不正齋諭
之名不成意義今來改作學諭本爲正名又云
長貳選差與舊法不同難議施行帖子稱舊令
繫令博士系須不唯知接生員親於長貳亦或
互相防檢無所容私新條立意大率唯是欲朝
廷重倚任故使長貳自委其屬禮部所難大率
唯是欲密爲防檢恐甚有私若使屬與其長互
相防檢非先王之道

一禮部看詳保官狀式舊條稱私罪徒今條稱私
罪情重舊條稱傷人并相容隱之人不許爲保
今條內刪去又舊條稱會經髡斧之人不許人
保今條內稱自來士行無闕舊條稱未及七十
今條內稱年若干並無刪改因依兼慮士行無
闕立文太泛有司難以執用勘會私罪雖不至
徒有情重不可爲保者傷人與歸明無異相隱
之人及七十以上自有海行格式既云士行無
闕則曾經髡斧斥在其中矣

一禮部看詳學規舊制不齒之罰一曰盜博鬬毆
今刪去盜字即未委犯盜合如何施行若謂行

止垂惡注云垂惡多端犯名教者皆是包盜在
內又緣謗訕悖慢兇恣受賕鬬毆之類亦是有
犯名教亦合包括在內今却分立兼行止垂惡
舊無此一項切緣學校所以檢束學者不可設
盜賊之法況有行止垂惡一條凡言之醜者皆
麗其中他犯可言者自合分立條項
修立孔氏條制 元祐元年十月○奏狀關
一添賜田幷舊賜爲五百頃設溝封爲奉聖鄉世襲
奉聖公爵以奉祭祀不使更爲他官位在中大夫
之下如有高才重德朝廷必賴其用即令嗣子奉

祀事
一所賜田蠲免稅賦依鄉川厚薄召人種佃其佃戶
並免差傜夫役
一奉聖公表章慶賀進奉聖節並依兗州例朝廷頒
曆賜衣等恩數並依兗州知州每遇大禮許入覲
陪位
一奉聖公差當直兵士三十人
一奉聖公宅教授一人主道翊襲封之人及教導其
嗣子吏部於舉到學官內選差
一置官一員主其家事或只令僉源縣簿尉兼管

河南程氏文集卷第七

河南程氏文集卷第八

雅著　伊川先生文四

顏子所好何學論

即請相見遂以先生爲學職

先生始冠游太學胡安定以是試諸生得此論大驚異之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
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
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
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
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一作往）然後力行
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
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
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
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
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

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
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
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
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
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
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
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
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
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
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

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養魚記 時年十二

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子食貓見其煦沫也不忍因擇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如指細者如箸支頤而觀之者竟日始舍之洋洋然魚之得其所也終觀之戚戚焉吾之感於中也吾讀古聖人書觀古聖人之政禁數罟不得入洿池魚尾不盈尺不中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聖人之仁養物而不傷也如是物獲如是則吾人之樂其生遂其性宜如何哉思是（一無此二十字）魚之（一無之字）於是時寧有是困耶惟是魚孰不可見耶魚乎魚乎細鉤密網吾不得禁之於彼炮

嬉咀嚼。五得兒爾於此。吾知江海之大足使爾遂其
性。恩置波於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汝
之命。生汝誠吾心。汝得生已多。萬類天地中。吾心將
柰何。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戚戚者豈止魚而已乎。因
作養魚記。一作上十二字至和甲午季夏記
吾昔作養魚記。于茲幾三十年矣。故業中偶見之。
輒自嘆其幼而有志。不忍毀去。觀昔日之所知。循
今日之所至。懷負初心。不幾於自棄者乎。示諸小
子。當以是為戒。豐已未正月戊戌西齋書於下
舍

為家君作試漢州學策問三

問士之所以貴乎人倫者。以明道也。若止於治聲律。
為祿利而已。則與夫工技之事將何異乎。夫所謂道。
固若大路然。人皆可勉而至也。如不可學而至。則古
聖人何為教之勤勤如是。豈其欺後世邪。然學之之
道當如何。後之儒者。莫不以為文章。治經術為務。文
章則華靡其詞。新奇其意。取悅人耳目而已。經術則
解釋辭訓。較先儒短長。立異說以為已工而已。如是
之學果可至於道乎。仲尼之門。獨稱顏子為好學。則
曰不遷怒不貳過也。與今之學不其異乎。或曰如是

則在修身謹行而已。夫檢於行者。設曰勉強之可也。通諸心者。姑謹修而可能乎。況無諸中不能強於外也。此爲儒之本。諒諸君之所素存也。幸明辨而詳箸于篇。

問。聖人之道傳諸經。學者必以經爲本。然而諸經之奧多所難明。今取其大要。各舉其一以言之。夫易卦之德曰元亨利貞。或爲四。曰元也亨也利也貞也。或爲二。曰大亨也利於貞也。其詞既同。義可異乎。所以異者何謂。春秋筆褒貶之法。所貶則明矣。所褒者何事。詩之美刺。聖人取其止乎禮義者以爲法於後世。

晉武公身爲幷奪無衣美之。其教安在。書爲王者執範。不獨著聖主之事以爲法也。亦存其失以示戒爾。五子之歌是也。如盤庚之遷國。穆王之訓刑。爲是而可法邪。爲非而可戒邪。諸禮記雜出於漢諸儒所傳。謬亂多矣。考之完合於聖人者其篇有幾。夫古人之學貴專。不以泛濫爲賢。諸君之於經必各有所治。人言其所學可也。惟毋泛毋略。

問。儒者積學於己。以待用也。當世之務固當講明。若夫朝廷之治。君相謨之。斯無間矣。以一郡而言。守之職豈不尊。人爲本。然而民產不制。何術以齊乎。因

窮吏繇有數何道以寬乎勿役比閭無法教化何由而可行衣食不足風俗何緣而可厚自唐而上世有循吏著之史冊何今世獨無其人豈古之治不可行於今邪抑爲之者不得其道邪思欲仰希前哲之爲上副聖朝之寄何所施設而能及斯諸君從事於學既勤且久爲政之方固當明其體要至於民風（一作俗）之一（之一作利病）皆耳目之所接也願陳高論得以矜式

爲家君書家藏太宗皇帝寶字後

先臣少師以府僚事太宗皇帝於開封被眷特異前後所賜親筆多矣天聖中遭家難諸父繼亡臣時未冠復在遠方京師賜第外廚守之寶藏之物既於滋手於今在者乃其遺也故太宗遺書惟存十三字其六乃開封文移皆緣祭祀及貢舉事臣恭思太宗皇帝以介弟之貴貢王之重君正天府而常事之小者皆親書之（自來大臣領州小事多不親書）聖心可見矣蓋於祀事之嚴取士之重雖細故必親誠孝恭虔之心也嗚呼成萬世無窮之基豈不由是心乎愚臣竊謂是心也宜爲後聖法元祐四年己巳十一月癸未大中大夫致仕上柱國永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臣程珦題

易傳序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餘(一作餘)年有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泝(一作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

國立國會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也至於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一作乎)人焉有宋元符二年己卯正月庚申河南程頤正叔謹序

春秋傳序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

成地道乎。三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時一作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鑒玉鏡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謀。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惇。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嘗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一作辭）

不待贅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頫子嘗問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確乎不可拔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猶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實疑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一無心字）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

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有宋崇寧二年癸未四月乙亥伊川程頤序（一無此上十七字）

禊飲詩序

王羲之禊飲風流遠矣而蘭亭之會最爲後人所稱慕者何哉蓋其遊多豪逸之才而右軍之書復爲好事者所重爾事之顯晦未嘗不在人也潁川陳公廙始治洛居則引流迴環爲泛觴之所元豐乙未首修禊事公廙好古重道所命賦詩皆儒學之士既樂嘉賓形于詠歌有不媿山陰之句諸君屬而和者皆有高致野人程頤不能賦詩因論今昔之異而爲之評曰以好賢方遂樂之心禮義爲疎曠之比道藝當筆札之功誠不媿矣安知後日之視今日不若今人之慕昔人也哉

論漢文殺薄昭事

古人謂忠孝不兩全恩義有相奪非至論也忠孝恩

義一理也。不忠則非孝。無恩則無義。並行而不相悖。故或捐親以盡節。或舍君而全孝。惟所當而已。唐李衛公以爲。漢文誅薄昭。斷則明矣。義則未安。司馬温公以爲。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疎如一。無所不行。皆執一之論。未盡於義也。義既未安。則非明也。有所不行。不害其爲公器也。不得於義。則非恩之正。害恩之正。則不得爲義。使薄昭盜長陵土。則太后雖不食而死。昭不可不誅也。其殺漢使。爲類亦有異焉。若昭有罪。命使往治。昭執而殺之。太后之心可傷也。昭不可赦也。后若必喪其生。則存昭以全后可也。

或與忿爭而殺之。則貸昭以慰毋心可也。此之謂能權。蓋先王之制也。八議設而後重輕得其宜。義豈有玩乎。法主於義。義當而謂之玩法。不知法者也。

與人論立賑濟法事

不制民之產。無儲蓄之備。飢而後發廩以食之。廩有竭。而飢者不可勝濟也。今不暇論其本。救目前之死亡。唯有節則所及廣。常見今時州縣濟飢之法。或給之米豆。或食以粥飯。來者與之。不復有辨。中雖欲辨之。亦不能也。穀貴之時。何人不願得食。倉廩既竭。則殍死者在前。無以救之矣。數年前。一親戚爲郡守。憂

恤之心可謂至矣雞鳴而起親視俵散官吏後至者
必責怒之於是流民歌詠至者日衆未幾穀盡殍者
滿道愚常矜其用心而嗟其不善處事救飢者使之
免死而已非欲其豐肥也當擇寬廣之處宿戒使晨
入至巳則閉門不納午而後與之食申而出之(給米者午即出)
日得一食則不死矣其力自能營一食者皆不來
矣比之不擇而與當活數倍之多也凡濟飢當分兩
處擇羸弱者作稀粥早晚兩給勿使至飽俟氣稍完
然後一給第一先營寬廣居處切不得令相枕籍如
作粥飯須官員親嘗恐生及入石灰不給浮浪游手
無是理也平日當禁游惰至其飢餓則哀矜之一也

記蜀守

成都人稱近時鎮蜀之善者莫如田元鈞文潞公語
不善者必曰蔣堂程戡故謠言曰彥博虧(虧猶言不如也)田
況程戡勝蔣堂言最善之中田更優不善之中程猶
差勝也予嘗訪之士大夫以至閭里間察其善不善
之迹所謂善者得民心之悅固有可善焉所謂最不
善者乃可謂最善者也至今人言及蔣公時事必有
不樂之言問其所不樂者衆口所同惟三事而已減
損遨樂毀右土廟及諸溪祠伐江瀆廟木修府舍也

其尤失人心者節遽樂也前蔣者數十年爲政後闕

雍行錄

元豐庚申歲予行雍華間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予以千錢掛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下之則涉水而墜之矣子不覺嘆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應聲曰千錢亡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爲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嘆乎予曰使人得之則非亡也君歎夫有用之物若沉水中則不復爲用矣至雍以語呂與叔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聖至於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耳其不同如此也與叔曰夫數子之言何如予曰最後者善與叔曰誠善矣然觀先生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予因書而誌之後十五年因閱故編偶見之思與叔之不幸早死爲之泣下

雜說三

父毋之於子愛之至也子不孝則愛心弛焉聖人之於民雖窮凶極惡而陷於刑戮哀矜之心無有異也情有替也誠無息也

言命所以安義從義不復語命以命安義非循理者也

仲尼之徒豈皆聖人其見豈能盡同於仲尼惟其不敢信已而信其師故常捨已以求合聖人之教是以卒歸於不異也及夫子沒則漸異矣

四箴有序

顏淵問克已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視箴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一作之爲則）敬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勤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爲一作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印銘

我祖喬伯，始封於程。及其後世，以國爲姓。惟我皇考，卜居近程。復爵爲伯，子孫是稱。程伯之後，崇寧癸未歲二月丁卯頤銘。

賀舅氏侯無可應辟南征詩 時年十八

儒本號至道，離艾萍學者爭驅馳。先生獨奮孟軻吾，扶持聖教增光輝。志期周禮制區夏，人稱孔子生關西。當當途聞聲交薦牘，蒼生無福徒爾爲。道大不爲當世用，著書將期來者知。今朝有客關內至，聞從大幕征南垂。南垂凶寇陷州郡，久張螳臂抗天威。聖皇赫怒捷書緩，虎侯秉鉞驅熊羆。宏才未得天下宰，良謀且作軍中師。蕞爾小蠻何足殄，庶幾聊吐胸中奇。

謝王佺期寄丹詩

至誠通聖化一作藥通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

遊嵩山詩

鞭羸百里遠來遊。嚴谷陰雲暝不收。遮斷好山教不
見。如何天意異人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啓

伊川先生文五

爲家君上宰相書

珣聞古之君子之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爲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爲惡二者爲政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謚法何則刑罰雖嚴可鑒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勸世風也作伏惟閣下以上賢之資爲聖

主之輔深功厚德卓出前古所以致今日之治者蓋由盡心勸懲之道而天下之善惡明也今若有善人于此而不得彰顯以至于泯沒則於閣下豈不甚惜而欲聞之乎珣是以敢忘其僭易之罪而布其誠懇於左右伏念珣之曾祖當五代之亂棄官避世以俟眞主之興我朝受命首赴闕庭一言遭遇受聖祖非常之知及太宗皇帝之在晉藩親自選擢俾之輔佑于時眞宗皇帝親受經訓太宗纂緒顧遇益隆凡所獻替無不開納稱其忠厚待以腹心前後兩欲相之而嫉臣盧多遜惡其方正皆因四方之事薦之使行

暨于還朝復將大用而先祖自以衰老懇辭避乃特爲改置文明殿學士之職俾處廢除之右制辭丁寧復示終用爲相之旨至于沒身不許告老歷事兩朝受恩三聖終始一節存沒異遇考於謚法宜得美名而當時有司失於舉行門生故吏不能論請以至于今未有易其名者珣大懼年祀浸遠遂至湮晦近三請於朝廷而有司引條例以既葬爲限夫聖人作謚之意本以彰善癉惡若以請之後時遂廢其禮則是爲善者未必見褒而爲惡者得以自隱也況國家推恩率循舊例竊見近日王嗣宗輩亦是已葬朝廷

恩旨特許追賜。獨珣之曾祖以條例爲限。某竊惑焉。若以官言之。則三品以上皆應令文。以德言之。則先祖清儉之節。淳厚之德。寬大之量。周通之才。比於嗣崇誠亦無媿。何嗣崇得請於無例之前。而先祖見抑於有例之後。若以先祖非兩府而異之耶。則太宗皇帝眷遇如此。累將柄用。至于老疾。聖意未已。制詞具在。遺旨如存。繼聖之朝。得不念之哉。古之聖賢生非其時。身無其位。不得主懲勸於天下。尚猶論古之人心而自任之重也。故人有一善。晦而不顯。其心媿恥

若已拚之。今閣下當明盛之時。居宰執之任。褒賢勸善。是所職也。若使本朝賢士名跡湮晦以爲朝廷之闕。閣下得不惜之乎。知主上以至孝御天下。祖宗之朝一政一令。靡所更易。一器一玩。弗忍遺棄。而恩舊之臣豈不存念。伏望閣下體聖祖選擢之意。感神宗恩遇之厚。念眞皇受經之舊。副主上繼志之心。力賜主張。許循近例。如此則恩沛泉底。光生後昆。則珣闔門粉骨。不足以報厚德矣。

謝呂晦叔待制書

竊以古之時。公卿大夫求於士。故士雖自守窮閭名

必聞才必用。今之時士求於公卿大夫。故于進者顯榮。守道者沉晦。顓處乎今之世。才微學寡。不敢枉道妄動。雖親戚鄉閭間。鮮克知其所存者。矧敢期知於公卿大夫乎。伏承閣下。屈近侍之尊。下顧愚陋。仰荷寵禮。媿不足以當之。噫。公卿不下士久矣。顓晦於賤貧。世莫之顧。而公獨降禮以就之。非好賢樂善之深。孰能如是乎。幸甚幸甚。顧閣下特是好賢之心。廣求之之方。盡待之之道。異日登廟堂。翊明天子治。以之自輔。以福天下。豈不厚與。鄙朴之人。不善文詞。姑竭其區區。少致謝懇。

爲家君請宇文中允典漢州學書

中允明公執事。竊以生民之道。以教爲本。故古者自家黨遂至于國皆有教之地。民生八年則入于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既天下之人莫不從教。小人脩身。君子明道。故賢能群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習俗粹美。刑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後世不知爲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力。法令嚴於上而教不明於下。民苟僻而入於罪。然後從而刑之。噫。是可以美風俗而成善治乎。往者朝廷深念其然。究思治本。詔京師至于郡縣皆立學。

雖未能如古之時比屋人人而教之可以教爲士者矣誠能教之由士始使爲士者明倫理而安德義知治亂之道政化之本處足以爲鄉里法出可以備朝廷用如是則雖未能詳備如古之教亦得其大端近古而有漸矣是朝廷所以副明教化育賢才之意以學校爲吏奉承之何如爾瑣庸瑣之質叨恩領郡雖才不足以有爲然以承父師之訓久從士大夫之後涉聞學古爲政之道不敢斷斷俗吏之爲專以簿書期會爲事勉思所以副朝廷明教化育賢才之意以學校爲先務然念教道之職非得豪傑之士學術足以待問德義足以率人則何以爲衆人之矜式竊聞執事懿文高行爲時所推仕不合則奉身而退不爲榮利屈其志歸安田閭道義爲樂人所難能也愚謂執事非甘於退處而樂於自善也蓋道既不偶去就之義不得不然在執事之心諒無一日忘天下不以行道濟物爲意也蓋聞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導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跡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己及人之心則一也此鄉人所望於執事而執事所宜自任也

珣是以敢布其區區之意願執事從鄉人之望枉屈
軒駕來慰郡卒俾後進子弟得所依歸不獨一郡學
者漸被善教四方之士聞風慕義亦將奔走門下是
執事之道雖未用於時而所及人者固已博矣孟子
所謂天下之樂也執事豈無意乎或賜允從不勝幸
甚

再書

近者書其鄙懇陳于左右輒欲邀致軒從內省不度
方負媿惕辱教之答詞意甚厚直承慈居休適感慰
深矣然而過持謙巽未許臨辱區區之意有所未盡
輒敢再瀆聽覽珣至郡之初延見僚吏士民首道朝
廷所以憂念遠方愛養元元之意既則詢州郡之賢
人足以取則為治者於是聞執事之名於衆人之口
珣退而三思三省之始曰彼鄉先生也吾將奉之以
教郡人既而曰賢者以類至惟賢能致賢彼賢豈我
有耶既而曰賢者雖有為而退豈將自善其身耶必
有化導鄉里教育後進自古賢者未有不然者也豈
特守之為乎於是決之不疑以請於左右豈意執事
未賜深亮拒而弗從珣竊觀在易觀之上九曰觀其
生君子無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上九以剛陽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德。居無其位之地。是賢人君子抱道德而不居其位。爲衆人仰觀法式者也。雖不當位。然爲衆人所觀。固不得安然放意。謂己無與於天下也。必觀其所生君子矣。乃得無咎。聖人又從而贊之。謂志當在此。固未得安然平定無所憲也。觀聖人教示後賢如是之深。賢者存心如是之仁。與夫索隱行怪獨善其身者異矣。今執事居是鄉爲一鄉所宗仰。適當觀上九之義。豈得圖一身之安逸而不以化導爲意乎。見諭曰近多微疾。憚於應接。此大不然。古者牽牢爲養老之也。所養皆眉壽之人。其禮有扶有杖。有飫嚐之祝。則其贏劣可知。蓋資其道德模範。豈尚其筋力也哉。幸執事觀觀爻之義。詳聖人贊之之意。思賢人君子所當用心。勉從鄉人之願。不勝幸甚。

答橫渠先生書

累書所論。病倦不能詳說。試以鄙見道其略。幸不責其交易。觀吾叔之見。至正而謹嚴。如虛無即氣則無無之語。深探遠賾。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也。然此語未能無過。餘所論。以大槩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温厚和作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目所觀。纖盡識之矣。

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勢理。爾能無差乎。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何日得拜見。當以來書爲據。句句而論。字字而議。庶又精微。窒勉病軀。不能周悉。

謝生佛祖禮樂之說。相知之淺者亦可料也。何吾叔更見問大哥。書中云語聖人之悟。前後矛盾。不知謂何。莫不至此否。

再答

中庸書中 [illegible] 意未安。敢再請於左右。今 [illegible] 不安。此非侍坐之問。 [illegible] 從容 [illegible]

哥皆在京師。相見且請熟議。異日當請聞之。內一事

云已與大哥議而未合者。試以所見言之。所云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信乎入神之奧。若欲以思慮求之。是既已自累其心於不神矣。惡得而求之哉。願以爲有所事乃有患也。無思則無所事矣。孟子之是言。養氣之道如是。何遽及神乎。氣完則理正。理正則不私。不私之至則神。自養氣至此猶遠。不可驟同語也。以孟子觀之。自見其次第也。當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句。心字屬下句。此說與大哥之言固無殊。但恐言之未詳爾。遠地未由拜見。

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
約見繄雜爾。能無差乎。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
日自當條暢。何日得拜見。當以來書爲據。句句而論。
字字而議。庶又精微。率勉病軀。不能周悉。
謝生佛祖禮樂之說。相知之淺者亦可料也。何吾
叔更見問大哥。書中云語聖人之悟。前後矛盾。不
知謂何。莫不至此否。

再答

如所書中所示之意。於愚意未安。敢再請於左右。今
承盛幅之諭。詳味三反。副意益未安。此非侍坐之間。
從容[illegible]尺書所可道哉。兄十八叔大

哥皆在京師。相見且請熟議。異日當請聞之。內一事
云已與大哥議而未合者。試以所見言之。所云。孟子
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信乎入神
之與。若欲以思慮求之。是既已自累其心於不神矣。
惡得而求之哉。願以爲有所事乃有思也。無思則無
所事矣。孟子之是言。方言養氣之道如是。何遽及神
乎。氣完則理正。理正則不私。不私之至則神。自養氣
至此猶遠。不可驟同語也。以孟子觀之。自見其次第
也。當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句。心字屬下句。此說與
大哥之言固無殊。但恐言之未詳爾。遠地未由拜見。

豈勝傾戀之切。餘意未能具道。

所諭勿忘者。但不舍其虛明善應之心爾。此言恐未便。既有存於心而不捨。則何謂虛明。安能善應。邪。虛明善應。乃可存而不忘乎。

上富鄭公書

伊川程頤齋心裁書。再拜獻于致政司空相公閣下。頤鄙野之人。未嘗請謁有位。故不獲從鄉里士子趨謁門下。今者來自山中。聞太皇太后厭代。心誠有所迫切。無路上達。敢以聞於左右。蓋非公無可告者。非公無肯爲者。頤竊見治陵制度。盡一出於

之拙謀。中人之私意。率執而下。受成而已。莫復置思。以巨木架石爲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墜。既又觀陵中之物。見所謂鐵罩者。鐵幾萬斤。以木爲骨。大不及三寸。其相穿叩之處。孚繾千餘。遠不過二三十年。決須摧朽。壓于神宮。千時私心惶聚。不能自已。使人聞於魏公。魏公不以爲意。以魏公之忠孝。於仁皇非不盡心。其厥於衆論。睊於遠慮。以天下之力。葬一人於至卑之地。可不痛哉。陵上既復。固知無可柰何。然每一念之。心悸鬼惡。或終夕不寐。今鄉鄰之間有如是事。可爲謀而不以告。人必謂之不信。況仁皇天下父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毋乎今也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宮闈因此事會可爲之謀夫合葬之禮周公已來未之有改近取諸唐帝右亦或同穴至于乾陵乃是再啓太祖皇帝神謀遠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稽典禮則得尊親之道徇俗法則皆享福之永此爲可行無足疑者伏賴公忠誠奮發爲朝廷極論其事請奉太皇太后合祔昭陵因得撤去鐵罩用享陵石槨之制仍更別加裁處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爲害救仁皇必至之禍成主上莫大之孝任此事者非公孰能誠能爲之天祐忠孝必俾分熾昌壽臧子孫保無疆之休竊惟

公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位極人臣恩遇無比料公之心苟能使仁皇聖體保其安全雖陷-作禍患所不避也況一言之易肯顧慮而不發乎事理至明顧主上素未知爾以公言之重竭誠致懇再三陳之不憂朝廷之不悟獨繫公爲不爲爾哀誠憤激語辭鄙直內省狂易戰灼無地不宜

啓富公小簡

昨日妄有布聞方懷煩瀆之懼乃奉教誨加賜酒食仰荷台意之厚不勝媿悚尊者之賜禮不敢辭然願方有言于左右公若見取雖執鞭門下蓋所欣慕況

受賜乎。苟不見從。是忘忠義公之賜也。實爲頤羞。未敢拜賜。謹復上 納。濟冒台嚴。第深戰慄。

上河東帥書

頤荷德既深。思報宜異。輒以任言。冕聞台聽。公到鎮之初。必多詢訪。衆人對公之語。頤能料之。當曰虜既再寇河外。必不復來。公可高枕矣。是常言也。未知奇勝之道。兵法曰。攻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謂其不來乃其所以來也。又曰。彼與大衆。豈徒然哉。河外空矣。復來何利。是大不然。試使彼得出不意。破蕩鄙圉。足以勞弊一道。爲利大矣。何必負載而歸。然後爲利也。

竊恐謀士悅於寬憂。計司幸於緩責。衆論既一。公雖未信。而上下之心已懈矣。是可慮也。寧捐力於不用。毋惜功而致悔。莫若使彼聞嚴備而絕意。則疆場安矣。豈獨使敵人知有備而不來。當使內地之人信可恃而願往。則一二年間。便可致完實。長久之策也。自古乘塞禦敵。必用驍猛。招徠撫養。多在儒將。今日之事。則異矣。願公念之。

答人示奏草書

辱示奏藁。足以見仁人君子愛民之心。深切如此。欽服欽服。子弟當勉公以速且堅。何可已也。然於愚意

有未安者。敢布左右。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爲主。顧欲公以愛民爲先。力言百姓飢且疚。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爲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丘民則得天下。財散則人聚。後世苟私利於目前。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爲迂。秦漢而下。莫不然也。竊慮廟堂諸賢。未能免此。惟當以誠意感動。覬其有不忍之心而已。淺見無取。惟公裁之

答朱長文書 臧玉明道

相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爲會合。人事固難前期也。中前奉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答之辭乃曰。爲學上能採古先之陳迹。綜群言之是非。欲其深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人見之。猶爲幾曰不忘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懼沒而無聞焉。此爲學之未。宜兄之見責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乎此。豈不善哉。（恐不記書中之言。故卻錄去）此疑未得爲至當之言也。某於朋友間。其問不切者。未嘗敢語也。以足下超疾守與人接。渴聞議論之益。故因此可論。而爲吾不盡其說。庶幾有小補也。向之云無多爲文與詩者。

非止爲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人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眞失正反害道焉必矣詩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如韓公所稱獨高李杜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所見也可爲而知矣苟足下所作能不以輔翼聖人爲教於後乃聖賢事業何得爲學之末乎某何敢以此奉責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能爲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爲文之心乃非區區懼其無聞於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屬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又云上能採古先之陳迹綜群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探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

當以道爲本。心不通乎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臨紙遠書。不復思繹。故言無次序。多注改。勿訝。辭過煩矣。理或未安。却請示下。足以代面話。

上文潞公求龍門庵地簡

頤竊見勝畧上方舊址。從來荒廢爲無用之地。野人率易。敢有干聞。欲得葺幽居於其上。爲避暑著書之所。唐王龜拥書堂於西谷。松齋之名傳之至今。頤雖不才。亦能爲龍門山添勝跡於後代。爲門下之美事。

可否俟命。

上韓持國資政書

頤輒恃顧遇之厚。敢以哀誠上煩台聽。家兄學術才行。爲世所重。自朝廷至於草野。相知何啻千數。今將歸葬伊川。當求誌述以傳不朽。然念相知者雖多也。能知其道者則鮮矣。有文者亦衆也。而其文足以發明其志意。形容其德美者。則鮮矣。能言者非少也。而名魯德重。足以取信於人者則鮮矣。如是誌之作豈易哉。頤竊謂智足以知其道。學文足以彰其德。言足以取信後世。莫如閣下。家兄素出門下。受知最深。

不幸早世當蒙哀憫顧其道不得施於時學不及傳之書遂將泯沒無聞此尤深可哀也恭惟閣下至誠待物與人有終知其生必當念其死愛其人必欲成其名顧丐雄文以光窀窆俾伯夷不泯於西山展季得顯於東國則死生受賜子孫敢忘捐軀殞命未足爲報率妄之罪非所敢逃

上孫叔曼侍郎書

頤輒恃垂顧敢以哀誠上煩台聽家兄學術才行爲時所重出入門下受知最深不幸短命天下孰不哀之又其功業不得施於時道學不及傳之書遂將泯沒無聞此尤深可哀也切惟自昔有道之士名或未彰賢人君子爲之發揚而後顯於後世者多矣今將歸葬伊川太一資政韓公爲誌其墓思得大賢之筆以文其事足以取重將來道足以流光後世致誠待物與人有終知其生必當念其死愛其人必欲成其名顧求眞蹟以賁窀窆俾人曲賜開允則死生受賜子孫敢忘內循率妄戰越無地

答楊時慰書

頤泣啓頤罪惡不弔感招禍變不自死殲兄長喪亡哀苦怨痛肝心摧裂日月迅速忽將三月追思痛切

不可堪處遠承慰問及寄示祭文哀辭足見歲寒之意家兄道學行義足以澤世垂後不幸至此天乎柰何頤悲苦之餘僅存氣息筋骸支離尤倦執筆況哀誠非書所能盡所幸老兒經此煩惱飲食起居如常不煩深慮伏紙摧咽言不倫次頤迸啓楊君法曹肋

十月二十四日葬韓持國為誌行狀頤自作徐當寄去

上韓康公啓

竊以朝廷取士所以為致治之先公卿薦賢固必有

知人之哲允諧公議始獻衆聞頤也不才少而從學致知格物粗窺聖道之端倪明善誠身未得古人之髣髴徒忘懷於白首竊有志於斯文時和歲豐已足素望言揚德進敢有覬心屬蜀嗣皇訪落之初乃元老告猷之會豈虞過聽猥被明揚文陛進登被德音之溫厚西清入侍密宸眷之光輝考於近世而來可謂非常之遇荷恩為愧揣分則逾若何行為可以報稱惟殫素學勉副厚知過此以還不知所措末緣望履

又謝簡

既

頓惶恐再拜啓仲夏毒熱伏惟台候動止萬福頤執
耕獻畝於門下未嘗有一日之養猥蒙過聽薦之于
朝沾被恩命何以稱報未由展覲伏冀上爲宗社善
護寵與下情區區之至

答呂進伯簡三

相別累年區區企渴之深言不盡意按部往來想亦
勞止秦人瘡瘵未復而偶此旱暵頗賢使者措置受
賜何涯儒者逢時生靈之幸勉成休功乃所願望頃
備員於此夙夜自竭未見其補時望賜誨開諭不逮
與叔每過從至慰至幸引傃門墻坐馳神奕所欲道
者非面不盡惟千萬自愛

又

今日事中圖所設施舊法之拘不得有爲者舉世皆
是也以頤觀之苟遷就於法中所可爲者尚多先見
明道之爲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爲
之未嘗大矣於法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
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爲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
爲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
又何嫌乎鄙見如此進伯以爲如何

荷公知遇之厚輒有少見上補聰明亦文懷瓚蠡無

所控告。遇公而伸。爾王者父天母地。昭事之道。當極
隳。漢武遠祀地祇於汾脽。既為非禮。後世復建祠
宇。其失已甚。因唐妖人作韋安道傳。遂為塑像以配
食。誣瀆天地。天下之惡。有大於此者乎。公
為使者。此而不正。將正何事。願以其像投之河流。慎
勿先露。先露則傳駭觀聽矣。勿請勿議。必見阻矣。毋
貽後患。典憲不能相及。亦可料也。願公勿疑。

與呂大臨論中書 此書其全不可復見今只據呂氏所錄到者編之

大臨云。中者道之所由出。

先生曰。中者道之所由出。此語有病。

大臨云。謂中者道之所由出此語有病。已悉所諭。
但論其所由出。固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泥
為一事。如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中
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則性與道。大本
與達道。豈有二乎。

先生曰。中即道也。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內。別為
一物矣。所謂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
不可混為一事。此語固無病。若謂性與道大本與達
道可混而為一。即未安。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
道。性也命也道也。各有所當。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

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爲二乎。

大臨云。既云率性之謂道。則循性而行。莫非道。此非性中別有道也。中即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由中而出者。莫非道。所以言道之所由出也。與率性之謂道之義同。亦非道中別有中也。

先生曰。中即性也。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者謂性有體段。亦可。姑假此以明彼。）不如稱天圓地方。遂謂方圓即天地可乎。方圓既不可謂之天地。則萬物決非方圓之所出。如中既不可謂之性。則道何從稱出於中。若中之爲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爲性。則中與性不合。與率性之謂道其義自異。性道不可（可作以）合一而言。中止可言體。而不可與性同德。○又曰。觀此一語（作謂不可與性同德字亦未安。子居對以中者性之德。却爲近之。子居和叔之字。義山之字。○又曰。不偏之謂中。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若謂道出於中。則天圓地方。謂方圓者天地所自出可乎。

大臨云。不倚之謂中。不雜之謂和。

先生曰。不倚之謂中。甚善。（語猶瑩。）不雜之謂和。未當。

大臨云。喜怒哀樂之未發。則亦子之心。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應萬物之

變無往而非中矣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
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此心度物所以甚於權衡
之審者正以至虛無所偏倚故也有一物存乎其
間則輕重長短皆失其中矣又安得如權如度乎
故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乃所謂允執其中也大
臨始者有見於此便指此心名爲中故前言中者
道之所由出也今細思之乃命名未當爾此心之
狀可以言中未可便指此心名之曰中所謂以中
形道正此意也率性之謂道者循性而行無往而
非理義也以此心應萬事之變亦無往而非理義
也皆非指道體而言也若論道體又安可言由中
而出乎先生以爲此言未是
先生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
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
大臨云聖人智周萬物赤子全未有知其心固有
不同矣然推孟子所云豈非止取純一無僞可與
聖人同乎非謂無毫髮之異也大臨前日所云亦
取諸此而已此義大略昔者既聞先生君子之教
反求諸已若有所自得參之前言往行將無所不
合由是而之焉似得其所安以是自信不疑拳拳

服膺不敢失墜今承教乃云已失大本茫然不知所向竊恐辭命不明言不逮意致高明或未深喻輒露所見求益左右幸爲賜教指其迷謬幸甚聖人之學以中爲大本雖堯舜相授以天下亦云允執其中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何所準則而知過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無時何從而守之乎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已當是時也此心即赤子之心純一偽即天地之心神明不測即孔子之絶四四者有一物存乎其中即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爲甚心無偏倚則至明至平即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心初發純是義理天下之所同然安得不和大臨前日敢指赤子之心爲中者其說如此來教云赤子之心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大臨思之所謂和者指已發而言之今言赤子之心乃論其未發之際謂有專純一無偽無所偏倚可以言中若謂已發恐不可言心來教云所謂循性而行無往而非義言雖無病而聖人氣味殊少大臨反而思之方覺辭氣迫窘無沈浸醲厚之風此則淺陋之罪敢不承教大臨更不敢拜書先生左右恐煩柾答只令家山持此請

柾似非作一本作

發蒙塞未達，不免再三浼瀆，惟望秉閒口喻義山
傳誨一二，幸甚幸甚。

先生曰：所云非謂無毫髮之異，是有異也，有異者得
為大本乎？推此一言，餘皆可見。

大臨云：大臨以赤子之心為未發，先生以赤子之
心為已發。所謂大本之實，則先生與大臨之言未
有異也。但解赤子之心一句不同爾。大臨初謂赤
子之心止取純一無偽，與聖人同。（一有處字）恐孟子之
義亦然，更不由折一一較其同異，故指以為言，固
未嘗以已發不同處為大本也。先生謂凡言心者
皆指已發而言，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
謂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此
所深疑未諭，又恐傳言者失指，切望指教。

先生曰：所論意，雖以已發者為未發，反（反一作及）求諸言，
卻是認已發者為說，詞之未瑩，乃是擇之未精爾。凡
言心者，指已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
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
如何耳。大抵論愈精微，言愈易差。所謂傳言者失指，
及反覆觀之，雖曰有差，亦不失大意。又如前論中即
性也，已是分而為二，不若謂之性中。（性中語未甚瑩）以謂聖

人氣味殊少亦不須言聖人第二書所答去者極分明矣

答楊時論西銘書

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纔一觀便感人借去俟更子細看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橫渠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人無差等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逃義之賊也予比而同之過矣

但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及謂不及不亦異乎

代人上宰相論鄭白渠書

某聞天下之事有甚難而易者有甚易而難者獨繫在上之人爲與不爲而已昔韓欲罷秦兵使鄭國說以鑿涇水溉田注填閼之水溉鹵之地四萬頃田收常一鍾關中遂爲沃壤無凶年秦以富強至漢白公復引涇水以溉田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衣食關中億萬之口此

兩渠之功也。秦漢而下皆獲其利。熙寧中神宗皇帝
講求治功。興葺遺利。時先祖殿丞建明鄭白之利。神
宗皇帝賜對便殿。大稱聖心。付以其事。興役踰年。功
已有叙。而害能者巧爲沮止。不終厥功。陝右之人至
今爲恨。某每思神宗皇帝知其利而欲興之意。與其
祖盡其力而被沮之恨。某未嘗不憤歎至於流涕也。
閣下嘗尹長安矣。必聞其事。今則又非昔年之比也。
涇水低下。渠口高仰。灌溉之功幾盡廢矣。民用困之。
物斛踊貴。職此之由。今方外有不順之冤。師旅之興。
儲偫爲急。誠使秦中歲會穀數百千萬斛。所濟豈不
也。某。關西陋儒也。
由自伸。其憤欝。幸遇
君。以天下事爲己任。
鈞聽。倘衆采録。或致成功。不使先祖抱恨泉下。則某
平生志願足矣。

上謝帥師直書

頤皇恐。上訴于知府安撫寶文閣下。頤至愚。學道幾
五十年。惟是自信行其所知。不敢爲世俗所移。知之
罪之則繫乎人焉。伏覩律節文。諸醫爲人合藥。誤不
如本方殺人者徒二年半。故不如本方殺傷人者以

故殺傷論。雖不傷人杖六十。古人造律之意。非特於死者之無辜。亦以警懼庸醫。使不敢輕妄致害人命。則其爲益豈不甚大。近世以來。律雖存而實不用。俗吏拘文。乃云律稱合藥誤不如本方。若用藥不如方論。雖日殺千人。法所不禁。官不當治也。遂使庸醫恣其盲妄。無所忌憚。殺人如麻。耳目所聞見士大夫。爲庸醫反陰陽背方論而殺之者不可勝數。況天下之大民庶之衆。可勝言哉。獨嘉祐中族兄太中嗣宗知扶溝縣。嘗以醫者用藥過劑殺人送有司論其背過劑乃用藥之失。非合藥誤也。當時衆論稱之。蓋他人不嘗用此律故也。今之死者之家。莫肯與醫者辨者。其故有三。以嘗官者無愛人之心。苟欲省事。不肯爲之窮辨。一也。與醫者習熟。不忍訟之。二也。富室而後難役用醫。三也。是皆以利害爲心。而不顧骨肉之義。知其寃死而不爲之辨。骨肉之義絶矣。既不能辨。則爲之詞曰彼無惡意。又曰訟之無益矣。又曰已之命也。此皆至愚。不知義理之言。彼有惡意。自當從故殺傷之法。此律正爲無故意者設也。辨之所以申骨肉之義。豈繫有益無益也。謂已之命。則爲人毆而殺之亦可以不校矣。世之人。雖其父母本非死疾。爲醫所殺。

隱忍而不辨者多矣。衆人觀之亦不以爲非也。習俗之迷人也如是。今之士大夫。使馬醫治馬。誤殺馬而以父母骨肉爲醫所殺。而責醫者則未嘗見其變色。不若愛馬乎。愚惑之甚也。凡人之疾病諉醫者多矣。若風疾與氣藥。肝病而攻脾之類。雖不中病。未能害人。其死乃病死。未得爲醫殺之也。若醫經明言下之則死。是不下則不死也。今下而殺之。與操刃而斷其喉何異。古人立法。原其意本不惡。故罪止於徒。嗚呼之至也。若聽其妄殺人而不加治。豈爲政之道乎。

姪子泰爲令。醴泉病人。陰證傷寒。而邑之醫者乃天下之交與洗心散。遂至宼死。今有狀投訴。伏惟明公名大帥之任。操勸懲之柄。經術政事聞於天下。高識遠見卓然絕俗。法之所無者尚可權其宜而行之。況有法可依者乎。民之於令其義最重。致令之死而不加一毫之罪。於義得爲安乎。竊聞邑中憤嘆不平之聲聞於道路。豈當任者獨不念之乎。重思閣下。天下吏師。誠能行之。郡縣必多效之者。若使遠近傳之。庸醫之輩皆知戒懼。不敢輕視人命。則公及人之功豈細也哉。匪惟先兄父子懷結草之報。當獲上天之祐。後

昆享繁衍盛大之福不勝哀懇頤皇恐上訴

與金堂謝君書

頤啓前月末吳齋郎送到書信即遞中奉報計半月方達冬寒遠想雅履安和僑居旅舘客次日以延望乃知止行甚悒悒也來春江水穩善候有所授能一訪甚佳只云忠涪間看親人必不疑也頤偕小子甚安來春本欲作春秋文字以此無書故未能却先了論孟或禮記也春秋大義數十皎如日星不容遺忘只恐微細義例老年精神有所遍落且請推官用意尋究後日見助如往年所說許止蔡般書雜類是也若欲治易先尋繹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貫餘人易說無取枉費功年亦長矣宜汲汲也未相見間千百慎愛十一月初九日頤啓知縣推官

答周孚先問辨

問先生舊語門人云天下至忙者無如禪客市井之人雖曰營利猶有休息時禪客行住坐臥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至忙孚先竊謂此語如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若正若助長即是忙也或者謂此語非為學者設

謂以聖人方之禪客未嘗閑若學者須是行住坐
臥在道
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助長方其學也固當有事亦
當知助長之非
問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乎先爺謂
聖者謂有聖人資質一不念則流入於狂狂者進
取留智之徒是也借如顏子不能拳拳服膺亦必
至於此若是聖人則從心所欲不踰矩雖不念亦
無害也
六德知仁聖義中和聖通明之稱狂愚之稱

問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
者樂仁者壽乎先爺謂樂山樂水狀仁知之體動
靜述仁知之用樂與壽明仁知之効知則能知之
能知之則務窮物理務窮物理則運用不息故樂
水水謂其周流也故動動謂其理之無窮也故樂
樂謂其無疑也仁則能體之能體之則有得於所
性有得於所性則循理而行之故樂山山謂其安
止也故靜靜謂其無待於外也故壽壽謂其達生
理也
言意未能體仁知且宜潛思

COPYRIGHT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問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不以禮未善也孚先竊謂此語是告學者亦是入道之序故知及之者見得到也仁能守之者孳孳於此也莊以涖之者外設藩垣以遠暴慢也動之以禮觀時應用皆欲中節也或者謂此是人君事

臨政處已莫不皆然所謂仁能守之者孳孳於此也此言未能盡仁且宜致思仁則安矣所以云守也

孚先舊講習太學建中靖國庚辰冬過洛陽

游伊川先生之門預群弟子之列親炙模範時聞誨語越明年暮春歸省庭闈暮歲復入學以所疑爲書請質於先生皆得親筆開諭逮今幾四十年矣以今日視前日固知學之不博問之不切日月逝矣功不可加倍祗益自歉紹興丁巳冬周孚先謹書

答張閎中書

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覩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耄則傳矣書雖朱出學未嘗不傳也第患無受之者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

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徒是也

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答楊時書

頤啓相別多年常深渴想前日自伊川歸得十一月十五日南康發來書知赴新任體況安佳甚慰遠懷頤如常自去冬來多在伊川見諜居伊力薄未能遽成耳朝廷設教官蓋欲教人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苟能脩職則不素餐矣孰大於是赴省試令子不知其名中第可喻及也名迪者好學質美當成遠器應未有北來期兩小子大者頤城尉小者鄠陵尉承問故及之此獨與諸孫處歲計餘則自給餘無足道春暄惟進學自愛不宣頤啓楊君教授三月六日

答楊迪書

相別累月思渴前承惠書恐已出京故不復奉答近又收書乃知未行喜聞夏暑安佳前書所問心迹之說固知未能無疑也若以心迹有判則象憂亦憂乃

僞矣是宜精索未易曉也又云有道又有易何如此語全未是更將傳序詳思當自通矣（變易而後合道易字變道字不相似也）大學所論辭與意太多孔孟之門人豈能盡與孔孟同唯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之說是以能與而卒同也若紛然致疑終亦必亡而已勉之勉之感多在途千百自愛

答門人書

前者奉答適病倦不能詳後來覩知講論幾盈箱矣設端雖多大率意不相遠於大學尚能識況孟沖又述之際乎平日不謂至如是豈皆知不足以及之蓋說纔然不能自立爾此由見信不篤故也孔孟門豈皆賢然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未識者多之雖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頤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且思之致知之方也姑求自曉無庸他恤深恐不知者甚無謂也

答鮑若雨書并答問

頤啓諸君處常問知動止忽領惠書審已安康甚慰可知頤如常不煩見念示及所疑百忙中謝君告行不暇周悉略奉答思之可也祥暑千百善愛五月十

曰頤浴鮑君秀才。

疑難六謹寫拜呈伏乞詳賜指諭若雨拜覆。

佛氏輪迴之說。凡爲善者死則復生爲善人。爲惡者死則變而爲禽獸之類。雖無此實應。竊恐有此理。何則。凡稟沖氣以生者。未始不同。聖人先得人之所同者而踐履之。故能保全大和。至死其氣冥會於中和之所。造化之中。自然有復生爲人之理。愚者平居作惡。而沖氣已喪。至死其氣則盡。孑然有爲禽獸之理。故曰恐有此理也

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則知死矣。能知生死則能一貫矣。

頤深矣。

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神以萬物而爲言。謂此則佛氏所謂鬼神者妄矣。然祖考來格。祭則鬼神而遠之之說。則似乎有。佛氏所謂。意者氣類感應處便是來格。但當至誠。不當褻近。近得。却有也。不知此說如何。

潛心。父當自明。

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宜謂凡人氣量窄狹。只爲私心蔽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苟以直養而無害則無私心苟無私心則志氣自
然廣大充塞于天地之間氣象有可以意會而莫
能狀者此所謂難言也或謂塞于天地之間只是
到處去得此言似無氣味
知是涵養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云觀此一
篇都無聖人氣象或謂樂正子從子敖而云
不得不然
此語疑
孟子之言
本之成人有何必然見則思義見危授命之要不
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此言是子路說耶
孔子說耶
仲尼言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所謂二不孝何如說
者謂陷父於不義與家貧親老不求祿仕竊恐不
然
何以知不然所謂祿仕凡所以養皆同
定親書
顏啓伏以古重大婚蓋將傳萬世之嗣禮稱至敬所
以合二姓之歡顧族望之非華愧聲猷之弗競不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非偶。妄意高門。以頤第幾男。雖已勝冠。未諧受室。恭承賢閤第幾小娘子。性質（貭一作甚）茂。德容有光。輒緣事契之家。敢有婚姻之願。豈期謙厚。遽賜允從。穆卜良辰。恭伸言定。有少儀物。具如別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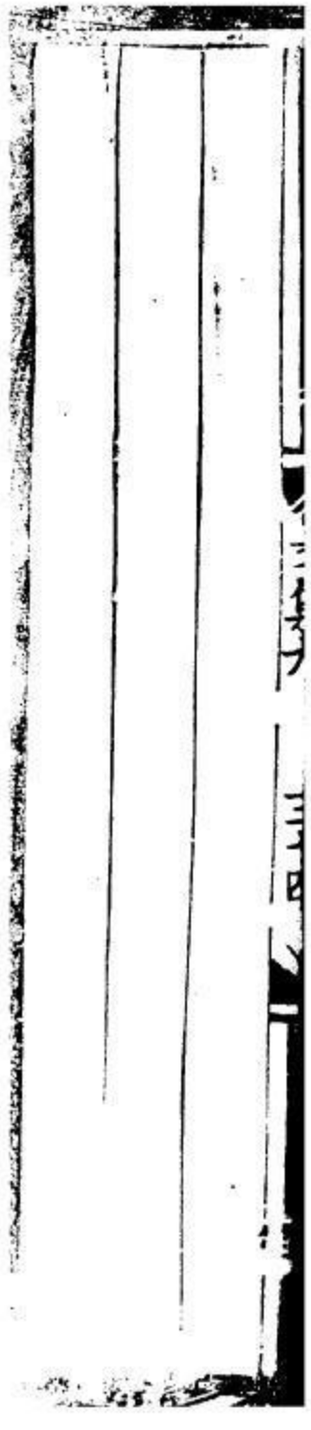
又書

不量衰族。必慕高閥。輒憑咫尺之書。已諾婚姻之好。有少儀物。具如別牋。

答求婚書

頤啓。族望非高。聲猷弗競。猥蒙謙眷。屢致勤誠。是傳合姓之文。將卜宜家之慶。伏承某人性質挺立器識夙成。以頤第幾女子。年已及笄。義當有適。特枉緘貽之及。俾交秦晉之歡。仰認深誠。敢言非偶。在姆師之訓雖愧未聞。而箕帚之勤。願俾恭事。

河南程氏文集卷第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禮

婚禮

納采

納采謂婿氏為女氏所来故致禮以成其意使辭曰吾子有惠貺某室也某婿有先人之禮使某也敢納采

問名

問名謂問所娶女子之名若今之小名也使者請辭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

納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納吉謂婚氏既得女名以告神而卜之得吉兆又往告女氏猶今之言定使辭曰吾子有貺命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某物使某也請納徵

占曰吉使某也敢告

納徵

徵證也成也用皮帛以證成娶婦之禮使辭曰吾子有貺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

請期

請期實告婚期也必先禮請以示謙使辭曰吾子有貺命某既申受命矣惟命之從是聽使又曰某固辭使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

日猶言甲乙之類

成婚

期日婚氏告迎于廟初婚禮雖云初婚然當量居之遠近婚受命于所尊謂隨而受之命出乘前引婦車受命而出乘馬前引婦車迎婦之車也今或用擔子執燭前馬使徒役持炬照道今用燭四或二前賓將至賓婚女氏之擯俟于大門之外主人俟于門內賓降下車擯進揖請事賓對今以介對曰某婚姻某以茲初婚將請承命擯介以賓升介南面賛賓就位陳再拜賛即席內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主人肅賓而先賓從之見于廟見女氏祖至于中堂見女之尊者偏見女之黨於東序贊者延賓出就位贊者女氏之子姪為之卒食興辭介以賓辭主人請入戒女女出于毋左父西面醴女而戒之母施衿結帨今謂之繫冠餘戒諸西階之上擯者出婿降立于庭中北面婦降自西階婿揖前導立於車前既升而先俟于門外先之者導之也門外大門外也婦至主人婿也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婿退就次及期贊者引婿入期謂早晏之節贊者女氏之女相婿也立東席西面婦侍奉婦立西席東面贊揖婿再拜男下女也婦侍扶婦答拜遂即席安之從者沃盥於南婿之從者沃婦盥於北沃盥以水灌手也於坐席之南北婿揩笏舉婦蒙首蓋頭復位贊者進酌用常爵三爵用巹婦助舉卒食相者以婿興說服女之從者受婦服燭出康成云禮畢女侍待呼于外夙興婦纚笄衣服以俟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見屬之尊者長者於東偏南面東上屬自為別是為見已不復時見若異宮則見諸父各就其寢幼者賤者皆見於堂下西面北上舅姑饋舅姑饗婦于堂之西偏卒食婦降自作階饗禮謂嫡婦適婦謂翌日婿拜于婦氏之門

奠菜

三月。預祭祀事舅姑。復三月。然後奠菜。祝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棗栗於　舅某子。　姑某氏。此段義未詳

葬說附圖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一作澤）草木（一作物）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

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愼。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一本所謂五患者備載五患既愼則又鑒地必至道路避村落遠井竈）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畧也。若夫精盡則又在審思慮矣。其火葬（一作焚）者出不得已。後不可遷。就同葬（一作焚）矣。至於年祀寖遠。會高不辨。亦在盡誠各具揔槨葬之。不須假夢寐蓍龜而決也。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啓穴也。出母不合葬。棄女還家。以嫡穴葬之。

古者聖人制卜葬之禮蓋以市朝遷變莫得預測
與交侵一作不可先知所以定吉凶決善惡也後代
倉陽家流競爲詭說葬書一術遂至百二十家
爲害之大妄謬之甚在分五姓五姓之說驗諸經典
本無證據古陰陽書亦無此說直是野俗相傳竟無
所出之處惟堪輿經黃帝對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
黃帝之時只有姬姜二三姓其諸姓氏盡出後代何
得當時已有此語固謬妄無稽之言其所謂五姓者
宮商角徵羽是也天下萬物悉配屬之行事吉凶依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為法至如以張王等爲商武庚等爲羽是則同韻相求及其以柳姓爲宮以趙姓爲角又非四聲相管其間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宮商複姓數字徵角不辨都無憑據只信其臆說爾夫姓之於人也其始也亦如萬物之同形者呼其白黑小大以爲別爾後世聖人乃爲之制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其後子孫因邑因官分枝布葉而族姓益廣如管蔡郕霍魯衞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本皆姬姓華向蕭亳皇甫本皆子姓其餘皆爾不可勝舉今若用其祖姓則往往數經更易難盡尋究況復譜書不載古姓若用今姓則皆

後代所受乃是吉凶隨時變改也人之分宗譬如木之有枝木之性有所宜之地也取其枝而散植之其性所宜寧有異乎若一祖之裔姓音不同同葬一地遂彼凶而此吉决無是理設有人父本宮姓子以功勲更賜商姓則將如何用之今二人同言則必擇其賢者信之葬禮聖人所制五姓俗人所說何乃舍聖制而從俗說不亦愚乎昔三代之時天下諸侯之國卿大夫之家久者千餘歲其下至數百歲不絶此時亦未有五姓也古之時庶人之年不可得而見矣君卿大夫史籍所可見者往往八九十歲百歲者不以

矣自唐而來五姓葬法行於世矣數世百歲之家鮮矣人壽七八十歲者希矣苟吉凶長短不由於葬邪則安用違聖人之制而從愚俗所尚吉凶長短果由於葬邪是乃今之法徒使人家不久長壽命短促大凶之道也進退無取何足言哉夫葬者藏也一藏之後不可復改必求其永安故孝子慈孫充所慎重欲地之安者在乎水之利水既利則終無虞矣不止永一事此大槩也而今之葬者謂風水隨姓而異此元太宰也愚者執信將求其吉反獲其凶矣至於卜選時日亦多乖謬按葬若逢日食則舍於道左待明而行是必須晴明不可用昏黑也而葬書用乾艮二辰爲吉此二時皆是夜半如何用之又曰巳亥日葬凶今按春秋之中此日葬者二十餘人皆無其應豈忌者不忌而不宜忌者反忌之顛倒虛妄之甚也下文之位不分昭穆易亂尊卑死者如有知居之其安乎如此背謬者多矣不欲盡斥但當棄而勿用自從正法耳

記葬用柏棺事

古人之葬欲比化不使土親膚今奇琓之物尚保藏固密以防損汚況親之遺骨當如何哉世俗淺識惟

欲不見而已。又有求速化之說。是豈知必誠必信之義。且非欲其不化也。未化之間。保藏當如是爾。吾自少時。謀葬會祖虞部已下。積年累歲。精意思索。欲知何物能後骨而朽。後聞咸陽原上。有人發東漢時墓。柏棺尚在。又韓修王城圯。得古柏木。皆堅潤如新。諺有松千柏萬之說。於是知柏最可以久。然意猶未已。因觀雜書。有松脂入地千年爲茯苓。萬年爲琥珀之說。疑物莫久於此。遂以柏爲棺。而塗以松脂。特出臆計。非有稽也。不數月。嵩山法王寺下。鄉民穿地得古棺。畏以松脂。乃知古人已用之矣。自是三十四年。七經葬事。求安之道。思之至矣。地中之事。察之詳矣。地中之患有二。惟蟲與水而已。所謂毋使土親膚。不惟以土爲汚。有土則有蟲。蟲之侵骨。甚可畏也。世人墓中多置鐵以辟土獸。希有之物尚知備之。蟲爲必有而不知備何也。惟木堅密如縫完。則不能入。求堅莫如柏。欲完莫如漆。然二物亦不可保。柏有入土數百年而不朽者。有數十年而朽者。人多以爲柏心不朽。而心之朽者。見亦多矣。

作主式

用古尺

作主用栗取法於時月日夜跌方四寸象歲之四時
高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
二分象日之長身趺皆厚二分剡上五分為圓首寸之下
勒前為頷而判之一居前二居後前四分後八分陷中以書
爵姓名行曰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尺
植於趺身出趺上一尺二寸八分竅其旁以通中如身厚
三之一謂圓徑四分居二分之上謂在七寸之上粉塗其前以
書屬稱屬謂高曾祖考稱謂官或行述處士秀才幾郎謂官或
加贈易世則筆滌而更之水以灑廟墻外改中不
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祭禮羅氏本有此諸事皆無之
未必先生所著姑附于此恐

四時祭

凡祭灑掃廳事設几案於階下設盥盆帨手巾祭前一日視滌濯五更起安排如法具時果並菜三飣或五飣盞盤匙筯訖次設香卓次設盥盆茅縮更祭服焚香請曰孝孫某今以仲春之祭共請太祖某官高祖某官曾祖某官考某官降赴神位質酒焚香跪執事者過酒左手把盤右手以酒澆酹於灌盆茅縮處俛伏興再拜左避位遂行獻執事者注酒下食三味或一味隨人家貧富頃之再拜亞獻如前三

獻如前事畢焫香曰祭事已畢揖執事者徹饌祭祖姚亦如前式

始祖祭終至

祭始祖灑掃廳事如時祭只設一位以姚配祝辭出主人之左東向讀之曰維年月日孝遠孫某敢昭告于某氏之祖姚今以陽至之始追惟報本禮不敢忘謹備清酌庶羞之奠尚享三獻如前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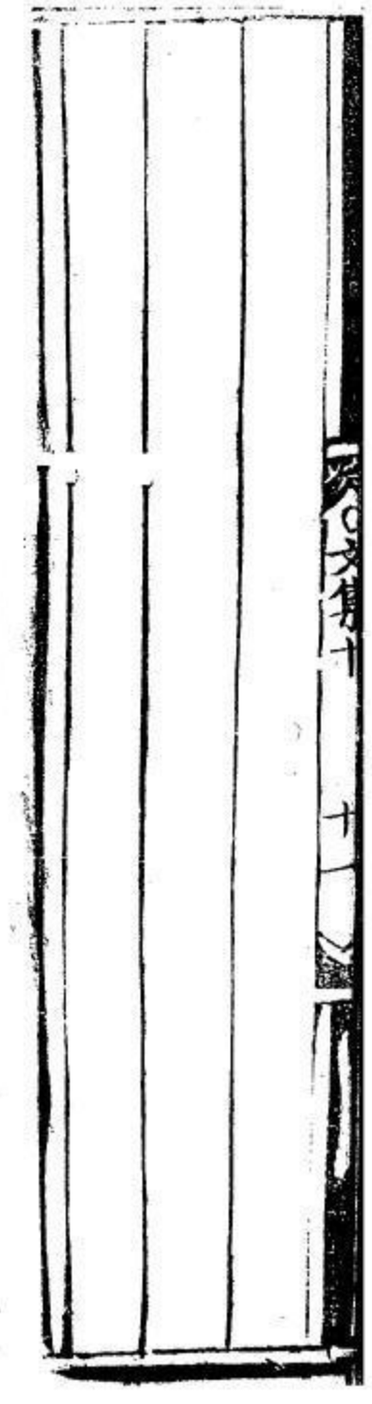
先祖祭始春

祭先祖者自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故設二位曰維年月日孝遠孫某今以生物之始共請先祖祖姚以下降居神位餘如前式

禰祭季秋

祭禰曰孝子某今以成物之始敢請考君某官姚某官某封某氏降居神位餘如前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行狀　墓誌　祭文

明道先生行狀

曾祖希振，仕尚書虞部員外郎，娶高密縣君崔氏。祖適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娶孝感縣太君張氏。父珦，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壽安縣君侯氏。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喬伯，爲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爲氏。先生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曾祖而下葬河南，今爲河南

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時群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故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到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今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茶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

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朞以避親嫌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摧止其事既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他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尚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爲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旱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稿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白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飢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太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全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

於受物。於人必有所齎。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群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遠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為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為。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再葺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婚嫁喪葬。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為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出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為社會。為立

拜條。挫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

強盜及鬬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騰踊。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當歲十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遷。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爲仇讎。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入。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於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效。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

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
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
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
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
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
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先生不飾
辭辨。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才。先生
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所上
章疏。子姪不得窺其藁。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
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

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于再三。時
王荊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神宗陳君
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
神宗不悅。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
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荊公浸行
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
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
苗取息。責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
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尚
德之風浸衰。等十餘事。荊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

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判公多爲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先生言既不行。懇求外補。神宗徧重其去。上章及固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竄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既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辭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己。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茂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用。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即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慢。既而揚言於衆

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
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
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
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
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
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
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
首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
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
感激自効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入爾先生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籍囚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
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
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
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木遂橫衆以爲至誠
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
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霈恩先
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
歸自是醜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說歲餘得監西京洛
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叙年勞丐遷秩特改大常
丞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

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其後彗見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既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當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言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復舊任先生爲治專尚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強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強盜者幾一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脅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

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懼督責而先輸逋負雖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同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隣境賴

馬水災民飢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
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
至謂先生盡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
生力言民飢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飢者用濟而
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
先生言濟飢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
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
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
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
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而

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訟訴府願得先生決之
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
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
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邪遂
自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
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
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
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
先生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頑服而君不
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

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既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十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稚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特爲時望所屬召爲宗正寺丞

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恨惜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於己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

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易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藩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

易從。怒人而人不怒。賢愚善惡感得其心。孜孜爲者。歟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覩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恕。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

彭夫人。封仁和縣君。嚴正有禮。事舅以孝稱。善睦其族。先一年卒。（一有五字）有子。（一有三字）曰端本。治進士業。（一有四字）有女。（一有早卒二字）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白端本。治進士業。（一有四字）有女。（一有三字）適假承務郎朱紱之。卜以今年十月乙酉葬于伊川先塋。謹書家世行業。及歷官行事之大槩。以求誌於作者。謹狀。元豈

八年八月日弟顧狀

明道先生門人朋友敘述序（敘述四篇見附錄）

先兄明道之葬。顧狀其行以求誌銘。且備異日史氏採錄。既而門人朋友爲文以敘其事迹。述其道學者其衆。其所以推尊稱美之意。人各用其所知。蓋不同

也而以爲孟子之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而已是則同文多不能盡取取其有補於行狀之不及者數篇附于行狀之後

明道先生墓表

宋明道先生程君伯淳之墓

守太師致仕魯國公文彥博題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於伊川路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行而刻之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天下曾曾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慭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爲功大矣於是帝師衆議而爲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嚮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湮明道之名亘萬世而長存勒石墓傍以詔後人元豐乙丑十月戊子書

孝女程氏墓誌

孝女程氏。其第二十九。有來名臣諱羽之後。故宗正寺丞顥之女。幼而莊靜。不妄言笑。風格瀟灑。趣尚高潔。發言慮事。遠出人意。終日安坐儼然。如齊。未嘗教之讀書而自通文義。舉族愛重之。擇配欲得稱者。其父名重於時。知聞遍天下。有識者皆願出其門。訪求七八年未有可者。既長矣。親族皆以為憂。交舊咸以為非。謂自古未聞以賢而不嫁者。不得已而下求。嘗有所議。不忍使之聞知。蓋度其不屑也。毋亡。持喪盡哀。雖古篤孝之士。無以過也。遂以毀死。病既革。頤念無以適其意。謂之曰。爾喜聞道義。吾為爾言之。曰。何不素教我。今且憯矣。我死無憾。獨以不勝喪為恨爾。盡召兄弟舅甥姪。人人教誡。勿者撫視。頃之而絶。嗚呼。是雖女子。亦天地中一異人也。如其高識卓行。使之享年。足以名世勵俗。並前古賢婦。垂光簡冊。不幸短命。何痛如之。衆人皆以未得所歸為恨。頤獨不然。頤與其父以聖賢為師。所為尚常（常一作恐）不當其意。苟未遇賢者而以配世俗常人。是使之抱羞辱以没世。頤恨其死。不恨其未嫁也。其生以嘉祐辛丑九月庚戌。其卒以元豐乙丑二月丙寅。葬於伊川先塋之東。

是年十月乙酉也叔父酬誌

爲家君祭司馬溫公文

嗚呼公乎誠貫天地行通神明徇已者私衆口或容於異論合聽則聖百姓曾無於問言老始逢時心期行道致君澤物雖有志而未終救弊除煩則爲功而已大何天乎之不弔斯人也而遽亡溥天興珍瘁之悲明主失倚毗之望如其可贖人百其身死生既極於哀榮名德永高於今古藐茲羸老夙被深知撫柩慟哀聊陳薄奠

爲家君祭韓康公文

嗚呼惟公天賦忠義世推孝友忠以事君完始終之大節孝施有政作儀刑於四方樂善本乎至誠好學至於沒齒故有識之士無思不服垂老之年其猷益壯位雖極於將相志則歉於施爲恢弘之度若海瀆之難量高邈之風非世俗之可企推賢奬善惟日不足周急樂施室幾屢空方逢時之尚年遽奉身而勇退如何不弔奄及云亡忠義之表天不慭遺孝友之規世將安倣寒族有姻家之契二男蒙國士之知感恩德而未酬痛音容之遽隔茲焉歸葬復阻臨穴奠

陳薄奠以寫哀誠

爲家君祭呂申公文

嗚呼公稟則異得天之粹遘茲昌辰出爲嘉瑞生而
富貴處之無累幼而聰明克之能至學旣知眞仕則
爲道出入屢更夷險一操二聖臨御人望是從超藩
入輔命相冊公平日視公靜默恂恂國論所斷一言
萬鈞謂公無位位爲相臣謂公得志志存未伸然公
心如權衡所以無閒言於率土德如山嶽所以致敬
心於人主從容語默之間人孰量其所補胡上天之
不弔不一老之憖遺淵冰無涯將孰求於攸濟百身
莫贖爲有識之同悲嗚呼哀哉龜老餘生辱知有素

爲家君祭呂申公文

嗚呼夫婦不幸皆終盛年美才不克究其施淑德不
克又其勞此親戚交舊知聞所共悲也又茲歸葬去
故鄉之泪如得水土之深厚幽安顯慰其善之報而
幸之厚與嬴老不任遠之奠由臨穴盡於一哀聊爲
薄奠尚其來饗

祭劉質夫文

嗚呼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志將明斯道與

斯文於既絕。力小任重而不懼其難者。蓋亦有冀矣。
以謂苟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
遊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
子者幾希。方賴子致力以相輔。而不幸遽亡。使吾悲
傳學之難。則所以惜子者豈止將從之情哉。茲焉歸
葬。不克臨穴。姑因薄奠以叙其哀。

祭李端伯文

嗚呼。自予兄弟倡明道學。世方驚疑。能使學者視效
而信從。子與劉質夫爲有力矣。質夫於予爲外兄弟。
同邑而居。同門而學。才器相類。志尚如一。予謂二子
可以夫受期之遠到。而半年之間相繼以亡。使予憂
事道者難。悲傳學之難。嗚呼。天於斯文何其艱哉。官
制有拘。不克臨穴。寄文爲奠以叙其哀。

祭穆應之文

嗚呼。昔予與君邂逅相遇於大江之南。言契氣合。遂
從予遊。歲將三紀。情均骨肉。忽聞來訃。何痛如之。嗚
呼應之。誰謂君而止於此乎。高才偉度。絶出群類。善
志奇蘊。曾未得施。天胡爲厚其禀而嗇其年。人誰不
死。君之死爲可恨也。矣止交舊之情悲哀而已。管城
之原歸祔先兆。屬予哀年懼於長道。不能臨穴一慟

以伸余情。姑致菲薄之奠。魂兮其來。歆此誠意。

祭朱公掞文

嗚呼。道既不明。世罕信者。不信則不求。不求則何得。斯道之所以又不明也。自予兄弟倡學之初。衆方驚異。君時甚少。獨信不疑。非夫豪傑特立之士。能如是乎。奮學力行。至於沒齒。志不渝於金石。行可質於神明。在邦在家。臨民臨事。造次動靜。一由至誠。上論古人。豈易其比。蹇蹇王臣之節。凜凜循吏之風。著見事爲。皆可紀述。謂當大施於時。必得其壽。天胡難忱。遽止于此。嗚呼哀哉。不幸七八年之間。同志共學之人。相繼而逝。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謝顯道之。楊應之。相繼而逝也。今君復逝。使予踽踽於世。憂道學之寡助。則予之哭君。豈特交朋之情而已。邨山之陽。歸祔先宅。思平生之深契。痛音容之永隔。陳薄奠以將誠。庶英靈兮來格。

河南程氏文集卷第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墓誌　家傳　祭文

書先公自撰墓誌後

程姓珦名伯温字姓源世系詳于家牒故不復書曾王父尚書兵部侍郎贈太子少師諱羽曾王母隋河太君張氏襄陵太君賈氏王父尚書虞部員外郎諱希振王母高密縣君崔氏考贈司空諱適姚追封趙國太夫人張氏冀國大夫人張氏子性質頴蒙學術黯淺不能自奮以嗣先世天聖中仁宗皇帝念及祖宗舊臣例録子孫一人補郊社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郎歷黃州黃陂吉州廬陵二縣尉潤州觀察支使
由按察官論薦改大理寺丞知虔州興國縣龔州
徐州沛縣監在京西樂院知鳳翔磁漢三州事熙寧
中獻於職事丐就閑局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歲
滿再任遂請致仕官自大理寺丞十三遷至大中
大夫勳自騎都尉至上柱國爵永年縣伯食邑戶
九伯娶侯氏贈尚書比部員外郎道濟之長女封
壽安縣君先三十八年卒追封上谷郡君男六人
長應昌次天錫肯幼仁次顯承議郎宗正寺丞先
卒次頤今為通直郎次韓奴繼奴皆夭女四人長
婆嬌幼亡次適奉禮郎鄧延年次馮兒幼亡次適
都官郎中李正臣孫男五人端懿蔡州汝陽縣主
簿監西京酒次端中治進士業次端輔早亡次端
本治進士業次端彥郊社齋郎孫女八人長適宣
義郎李偲次適假承務郎朱純之次適安定鄧彥
正次未嫁而卒次為李偲繼室次適清河張敷次
幼亡曾孫六人昂昇昌易宴晏曾孫女一人元祐
五年庚午春正月十三日巳卯以疾終于正寢既殁
暖室既得疾命遷正寢享年八十五越三月孟夏庚戌葬
于伊川先塋之次上谷郡君祔焉予歷官十二任

享祿六十年但知廉慎寬和孜孜夙夜無勳勞可以報國無異政可以及民始終得免瑕謫爲幸多矣葬日切不用干求時賢製撰銘誌既無事實可紀不免虛詞溢美徒累不德爾只用此文刻于石向壁安置若或少遠遺命是不以爲有知也已

加所遷官爵晚生諸孫及亨年之數終葬時日後之人而已公德懿行宜傳後世者皆莫敢誌著之家牒孤臣泣血書

先公太中家傳

先公太中諱珣字伯溫舊名溫其有字君玉既登朝改後名景德三年丙午正月二十三日生於京師泰寧坊賜第性仁孝溫厚恪勤畏慎開府事父兄謹敬過人責子弟甚嚴公纔十餘歲則使治家事事有小不稱意旨公恐懼若無所容自少爲族兄文簡公所器開府終於黃陂公年始冠諸父繼亡聚屬甚衆無田園可依遂寓居黃陂勞身苦志奉養諸母教撫弟妹時長弟璠七歲從弟瑜六歲餘皆孩幼後數歲朝廷録舊臣之後授公郊社齋郎以口衆不能偕行遂

不赴調文簡公義之爲請於朝就注黃陂縣尉任滿又不能調閑居安貧以待諸弟之長至長弟與從弟皆得官娶婦二妹既嫁乃復赴調授吉州盧陵縣尉時劉丞相沈已貴顯其子弟有恃勢暴橫於鄉里者郡守以下皆爲之屈公獨不與接劉丞相聞而愧之待公甚厚再調潤州觀察支使有侍禁曹元哲者挾權要勢與人爭田守畏逼囑公右之公弗爲撓潤當途事煩劇多賴公以濟聲聞甚著部使者至無有不論薦者改大理寺丞知虔州興國縣事虔人素號難治而邑之衣錦鄉尤爲稱首自昔治之與他鄉異前令欲以慘酷威之盛冬使爭者對立於庭以雪埋及膝而人益不服公善告諭之與他鄉一視人遂信服在邑幾二年而獄空者歲餘江西狡民善爲古券契田訟最爲難辨而虔尤甚號邑有爭積十餘歲不能決部使者以委公根連證佐詞狀盈庭公獨呼爭者前訊之不十數語盡得其情遂皆服事決於頃刻之間人以爲神就移知龔州事時宜州反撩歐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降言當爲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自宜至龔歷數州皆爲我南海立祠莫之禁也公使詰之對曰過潯州守以爲妖投奉神之具于江中逆流而上守

懼乃更致禮公曰試再投之越人畏鬼甚於畏官皆
莫敢前公杖本奉命者又投之乃流去人方信其爲
妄在州二歲部使者未嘗入境時潘師旦爲提點刑
獄最稱嚴察一道懼畏嘗過境上以書謝公曰既聞
清治不須至也遷太子中舍明堂覃恩改殿中丞代
還在塗而儂智高作亂破州城後守貸死羈置人皆
以公獲免爲積善之報授知徐州沛縣事會又雨平
原出水穀既不登晚種不入民無卒歲具公謂俟可
耕而種則時已過矣乃募富家得豆數千石以貸民
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遂不艱食

有丐於市者自稱僧伽之第愚者相倡爭遺金錢公
杖之而出諸境遷國子博士賜緋魚袋歸監在京西
染院遷尚書虞部員外郎知鳳州事鳳當川蜀之衝
韶傳舍午鼓舉易得爲守者相承務豐厨薄主吏多
至破產公裁減幾半曰是足以爲禮未爲薄也會漢
中不稔飢民自褒斜山谷而出公散於路口爲糜粥
以待之所濟甚衆遷司門員外郎丁崇國太夫人憂
服除權判鴻臚寺英宗嗣位覃恩遷庫部員外郎知
磁州事磁城趙簡子所築東南隅水泉惡灌溉亦不
可用居民安於久習婦女晨出遠汲不憚勞且乏用

風俗以之弊歷千餘歲無爲憲者公度城曲之地曰此去濠水數步之近漸漬餽乏地脉當變矣穿二井果美泉也人甚賴之時久雨自河以北城壘皆圮公言於帥府請發衆治之帥不敢主使聽命於朝公請於朝者三不報蓋自北虜通好未嘗發衆治城時韓魏公秉政使人諭公曰城壞州當自治何以請爲公曰役大法不許擅興且完舊非創築何害乃得請後數月始詔諸州治城每歲春首興役治河民間自秋成則爲之備實空尚患不及是年二役並興人甚怨咨(嗟)獨磁先已畢工民得復營河役之用又築於未凍之前城得堅固遷水部郎中神宗即位重恩遷司門郎中是歲城中產芝狀奇怪駭目郡官皆以爲嘉瑞請以上聞公曰石晉之末嘗有此朝廷豈不惡之衆皆服代還知漢州事遷庫部郎中蜀俗輕浮而公臨之以安靜視事之翌日上謝表命園中取竹爲笇衆吏持笇走白殺青而文見於中曰君王萬歲公知其爲不應吏懼而退中元節宴開元寺蓋盛游也酒方行衆呼曰佛光見觀者相騰踐不可禁公安坐不動頃之乃定大興州學親視敦勉士人從化者甚衆漢守有園圃公田之

入秦稱優夏至者無不厚藏而歸公始被命親舊以其委貢皆為之喜公擇而取之終任所獲布數百匹而已熙寧中議行新法川縣囂然皆以為不可公未嘗深論也及法出為守令者奉行惟恐後成都一道抗議指其有未便者獨公一人時李元瑜為使者挾朝廷勢凌慢州郡沮公以為妄議公奏請不俟滿罷去不報乃移疾乞授代不復視事歸朝願就閑局得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歲滿再任遷司農少卿南郊恩賜金紫以年及七十乞致仕家貧口衆仰祿以生援禮引年略不以生事為慮人皆服公勇決兩經南郊恩以子敘遷中散大夫太中大夫累封永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勳上柱國元祐五年正月十三日以疾終于西京國子監公舍先居暖室病革命遷正寢享年八十有五太師文彥博西京留守韓公縝令左丞蘇公頌等九人相繼以公清節言於朝詔賜帛二百匹仍命有司供其葬事以四月十五日葬于伊川先塋之次始少師厭五代河北之多亂徙葬少監於京兆之興平將謀居醴泉及貴賜第於秦寧坊遂再世居京師嘉祐初公卜葬祖考於伊川始居河南公娶侯氏贈尚書比部員

外即適潘之女封壽安縣君先公三十八年終追封
上谷郡君男六人長曰應昌次曰天錫塔幼亡次曰
顯任承議郎宗正寺丞先公五年卒次頤也次韓奴
次蠻奴皆幼亡女四人長幼亡次適奉禮郎延年
次幼亡次適都官郎中李正臣公孝於奉親順於事
長慈於撫幼寬於治民二歲喪母祖母崔夫人撫愛
異於他孫嘗以漆缽貯錢與之公終身保藏其缽命
子孫寶之開府再娶崇國太夫人時方八歲已能親
順顏色崇國愛之如己出奉養五十年崇國未嘗形
愠色開府喜飲酒公平生遇美酒未嘗不思親頤白

© 201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垂髫至白首不記其簡傲忘也遇人與開府同年而
生者亦以人也無賢愚高下必拜之賤者亦待之加禮
開府嘗從趙炎者貸錢伍千未償公記其姓名而不
知其子孫鄉里終身訪求以不獲爲恨始公撫育諸
孤弟其長二人往登朝省二十餘年間皆亡長弟之
子九歲從弟之子十一歲公復撫養至於成長畢其
婚宦育二孤皆再世亦異事也前後五得任子以均
諸父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
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
迎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既而女兄之女

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
祿薄克己爲義人以爲難後遇劉氏之族子於襄邑
偶詢其宗系知姻家也未幾劉生卒其子立之纔七
歲公取歸教養今登進士第爲宣德郎矣公慈恕而
剛斷平居與幼賤語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
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飢飽寒煖與人
接淡而有常不妄交遊於所信愛久而益篤在虔時
常假倅南安軍一獄掾周惇實年甚少不爲守所知
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爲學知道者因與爲友
又攝郎官故事當舉代偁選授郴一薦之閩人有優

樂事喜之如在己不爲皎皎之行平生不親附權勢
而請謁常禮亦不廢也至於親舊之貴顯者既不與
之加親亦不示之疎遠故賢者莫不敬愛不賢者亦
無敢慢寓居黃陂時主簿貪凶人也常曰諺云明鏡
爲醜婦之冤君居此照我何其不幸也遂頗自斂有
歐陽乾曜者以才華自負多肆輕傲易公年少常以
語侵公公如不聞後公官嶺下乾曜適從道路公以
人舩濟之乾曜曰可謂汪汪如千頃之陂也南昌黃
灝有高才名動江表然頗不羈稠人廣坐無所不狎
侮公時最少獨見禮重常曰公長者無笑我自少

時德度服人已如此居官臨事孜孜不倦歷守四郡溫恭待下身率以清慎所至寮屬無有敢貪縱者自朝廷行考課法無歲不居上第生居官不以私事咎朴人公之親愛者常有所怒堅請杖之曰吏卒小人不加以威是使之慢也公曰當官用刑蓋假手耳豈可用於私也終不從謙退不伐善常欿然自不以爲足所能者雖曲藝小事人莫知也平生所爲詩甚多自謂非工即棄去退休後所作方稍編錄亦未嘗以示人也自少師以來家傳清白而公處已尤約官至四品奉養如寒士縑素之衣有二三十年不易者終

[illegible]室內既謝事歸拜朝衣賓客來者無貴賤見之雖公相亦不往謝方仕宦時嘗嘆曰我貧求能合祿仕苟得早退休閑十年志願足矣自領崇福外無職事內不問家有無者蓋二十餘年居常默坐人問靜坐既久寧無悶乎公笑曰吾無悶也家人欲其怡悅每勸之出遊時往親戚之家或園亭僧舍然公之樂不在此也嘗從二子游壽安山爲詩曰臧卿歸來已十年身心世事不相關洛陽山水尋遊遍更有何人似我閑顧謂二子曰遊山之樂猶不如靜坐蓋亦非好也晚與文潞公席君從司馬伯康爲同甲

會洛中圖畫傳爲盛事。年八十喪長子親舊以其慈
愛柔厚憂愛不能堪。公以理自處無過哀也顧將未任
閨門皇皇不知所以爲生。公不以爲憂但及時婚娶。
叨備勸講人皆慶之。公無甚喜也。嘗有疾召醫診脈
曰無害。公笑曰吾年至此矣有害無害皆可也。雖有疾
病服藥必加巾。年七十則自爲墓誌紀爵歷始終而
已書其後以戒子孫曰吾歷官十二任享祿六十年
但知廉愼寬和孜孜夙夜無勳勞可以報國無異政
可以及民始終得免罪謫爲幸多矣葬日切不用干
求時賢製撰銘誌既無事實可紀不免虛辭溢美徒
累吾德只用此文刻于石向壁安置若或以違遺命
是不以爲有知也。不肖孫奉命不敢違於葬既無銘
述家傳所記不敢一辭溢美取誣親之罪承公志也

上谷郡君家傳

先妣夫人姓侯氏太原盂縣人行第二一作世爲河
東大姓曾祖元祖暠當五代之亂以武勇聞劉氏偏
據日錫土於烏河川以控冠道亡其爵位父道濟始
以儒學中科第爲潤州丹徒縣令贈尚書比部員外
郎母福昌縣太君刁氏夫人幼而聰悟過人女功之
事無所不能好讀書史博知古今丹徒君愛之過於

子每以政事問之所言雅合其意常歎曰恨汝非男
子七八歲時常教以古詩曰女人不夜出夜出秉明
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閤夫人素有風眩之疾
發夜作不知人者久之夫人涕泣扶侍常連夕不寐
年十九歸于我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
客德容之盛內外親戚無不敬愛衆人遊觀之所往
往捨所觀而觀夫人先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
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禀而後行仁恕寬厚
撫愛諸庶不異己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己子
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視小臧獲如兒

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
如此大時能為此事否道路遺棄小兒屢收養之有
小商出未還而其妻死兒女散逐人去惟幼者始二
歲人所不取夫人懼其必死使抱以歸時聚族甚衆
人皆有不欲之色乃別羅以食之其父歸謝曰幸蒙
收養得全其生願以為獻夫人曰我本以待汝歸非
欲之也好為藥餌以濟病者大寒有負炭而擊者家
人欲呼之夫人勸止曰慎勿為此勝則貧者困矣先
公凡有所怒必為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
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

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教之之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踣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嘗食絮羹，皆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如何？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頤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嘗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爲之具。其教女常以曹大家女戒爲常。教告家人曰：見人善則當如己之善，必共成之；視他物如己物，必加愛之。先公罷尉廬陵，赴調寓居歷陽，會叔父亦解掾毗陵，聚口甚衆，儲備不足，夫人經營轉易，得不困乏。先公歸，問其所爲，歎曰：良轉運使才也。所居之處，鄰婦里姥皆願爲之用，雖勞不怨。始寓歷陽，僦葛氏舍以居。守舍王氏翁姥，衛役前後居者，無不善之。夫人待之有道，遂友柔良。及還去，王姥涕戀不已。夫人安於貧約，服用儉素，觀親族間紛華相尚，如無所見。少女方數歲，忽失所在，乳姥輩悲泣叫號。夫人罵止之曰：在，當求得；苟亡失矣，汝如是將何爲？在廬陵時，公宇多怪，家人告曰：物弄扇。夫人曰：熱爾。又曰

物擊破夫人曰有椎乎可與之後家人不敢復言怪
怪亦不復有遂獲安居夫人有知人之鑒姜應明者
中神童第又競觀之夫人曰非遠器也後果以罪廢
頤兄弟幼時夫人勉之讀書因書綫貼上曰我惜勤
讀書兒又並書二行曰殿前及第程延壽先兄幼時
名也次曰處士又先兄登第頤以不才罷應科舉方
知夫人知之於童稚中矣寶藏手澤使後世子孫知
夫人之精鑒夫人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之婦女以
文章筆札傳於人者深以爲非平生所爲詩不過三
三篇皆不存獨記在雒陽時先公親視河朔夜聞鴈

BIBLIOTECA NAC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鴈嘗爲詩曰何處驚飛起雝雝過草堂早是愁無寐
忽聞意轉傷良人沙塞外鞠妾守空房欲寄廻文信
誰能付汝將讀史見苻堅逆亂之事常掩卷憤歎見
忠孝節義之士則欽慕不已嘗稱唐太宗得樂我之
道其識慮高遠有英雄之氣夫人之弟可世稱名儒
才智甚高嘗自謂不如夫人夫人自少多病好方餌
能養之術甚得其效從先公官嶺外偶迎涼露寢遂
中瘴癘又北歸道中病革召醫視脉曰可治謂二子
曰紿爾也未終前一日命頤曰今日百五爲我祀父
以明年不復祀矣夫人以景德元年甲辰十月十三

三日生於太原皇祐四年壬辰二月二十八日終於江寧享年四十九始封壽安縣君追封上谷郡君

叔父朝奉墓誌銘

叔父名琉字季聰贈太子少師諱羽清河郡太君張氏襄陵郡太君賈氏之曾孫尚書虞部員外郎諱希振高密縣君崔氏之孫贈開府儀同三司諱適榮國太夫人張氏榮國太夫人張氏之子先公大中之季弟其上世居深州之博野累代聚居以孝義稱至少師顯於朝賜第京師始居開封先君葬祖考於伊川

遂遷河南公天性孝友淳質不事文飾幼孤事榮國能竭其力於宗族篤恩義愛幼稚如已生事伯兄丘嫂如父母與人接傾盡心府信人如已屢致欺而不變人多笑之而好德者重之年四十五始以伯兄太中恩補郊社齋郎調懷州修武縣主簿秩滿受權澤州端氏縣令閱歲即真用薦者改大理寺丞復四遷至朝奉郎積勳至上輕車都尉賜服銀緋歷河中府龍門汝州襄城縣事權管勾西京國子監遂致官事公當官竭力不擇難易盡心於愛人故所至民愛之嘗捕蝗徒步執箕爲衆人先其不愛力皆此類喜求

民利病力可行者行之不能者言之上官雖沮却不
恨年五十始有子傷從兄無嗣遂以繼之先君六得
任子恩公與二子實居其三則公之見愛於兄與先
君之孚於弟可見矣娶賈氏追封宜興縣君繼室張
氏封壽光縣君子二人長曰頤郊社齋郎出繼從伯
父後次曰顒太廟齋郎女二人長適承議郎劉立之
次適進士王霖公生於天聖元年四月壬寅終於紹
聖四年六月乙酉歷年七十有五是年十月某日葬
於伊川衍先塋孤姪頤號泣而銘其穴曰

孝於事親順於事兄質直而好義勤瘁以奉公家
無間言仕有善效古之所謂躬行君子公其是乎
歸全於斯嗚呼哀哉

家世舊事

次師影帳畫侍神二人一曰鳳子一曰宜子頤幼時
猶記伯祖母指其爲誰今則無能識者抱笏蒼頭
曰福郎家人傳曰畫工呼使寫視而寫之福郎
尋卒人以爲畫殺叔父七郎中影帳亦畫侍者二
人大者曰樊雲小者曰僕賽作怒未幾二人皆卒
由是家中益神其事人壽短長有定數豈畫能殺
蓋偶然爾

成都寺院皆無高門限傳云少師脚短當時皆去之
至今猶不復用
少師卜居醴泉第舍卑狹頤少時嘗到寂然舊諸
房門皆題誰居先公太中所記也後十年再到則
已爲四翁據逢房子孫所賣更易房室不忍復觀
矣自少師貴顯居京師醴泉第宅太評事諸孫居
之後遂分而賣之先公未嘗問也券契皆存以其
上有少師書字故不忍毀去然收藏甚密家中子
弟有未嘗見者先公守鳳時四翁問欲得宅否先
公咨以叔有之與珣有之正同嘗畢守而已又出

一少師小印合示頤曰祖物也可收之頤曰翁能
保之足矣不敢受者所以安其疑心也又知太宗
皇帝御書及少監真像皆在亦未敢求見不意纔
數年四翁卒比再至醴泉則散失盡矣思之痛傷
後又二十年頤到醴泉故葬少師屢帶於長安太監薄家少
太君告於三翁家少師緑玉枕於四翁女和家鞍馬於四翁家
少師厭河北五代兵戈及宰醴泉遂謀居焉從葬少
監於縣城之西既額雖賜第居京師纍纍至於御
書誥勅皆多在醴泉從高祖太評事四評事治生

事皆淳儉嚴整太評事家人未嘗見笑惟長孫始
生張安部也虞一老嫗白曰承旨將也軍新婦生男微開
顏曰善視之曾祖母崔夫人亦留醴泉與從曾祖
母雷氏將軍之室奉事二叔舅晨夕就畏平居必戒長
孺烹飪少有失節則不食拱手而起二婦恐懼不
敢問所由伺其食美取所餘嘗之然後知所嗜太
高祖母楊氏前卒四高祖母李氏主內事性尤嚴
峻二婦晝則供侍夜復課以女工之事雷氏不堪
其勞有間則泣於後庭崔夫人毎勸勉之竟得羸
疾而終崔夫人怡怡如也叔舅姑遂加愛之後外

祖崔駕部過雍見其艱苦之甚屬少師取至京師
不撤帷帳盡置囊篋云暫往省覲叔舅方聽其來
少師之待兄弟崔夫人之事叔舅姑後世所當法
也

少師至醴泉惠愛及人至深其後諸李子弟既多不
無侵損於邑人而邑人敬愛之不衰有爭忿者及
門則止俟過而復爭小兒持盤賣果爲族中群兒
奪取啼而不敢較嘉祐初顧過邑去少師時八十
年矣驢足病呼醫治之問知姓程辭錢不受昔時
村婦多持香茶祈蠶於冢因掐取其土以乞靈後

禁止之

族父文簡公應舉來京師館於聽旁書室唯秉一驢更無餘資至則賣驢得錢數千伯祖殿直輕財好義待族人甚厚曰責文簡公以酒肴欲觀其器度文簡公許曰驢兒已喫至尾矣

文簡公一夕夢紫衣特箱牒其中若勅書授之曰壽州陳氏不測所謂以問伯祖殿直亦莫能曉後登科有媒氏來告有陳氏求婿必欲得高科者問其卿里乃壽州人文簡公年少才高欲婚名家弗許伯祖曰爾夢如是蓋默定矣豈可違也強之使就後累年猶怏怏陳夫人賢德宜家夫婦偕老享封大國子孫相繼豈偶然哉

叔祖寺丞有知人之鑒常謂文簡公公輔之器文簡公為著作佐郎時賈文元尚少一日侍叔祖坐曰某昨夜夢坐此有一人秉驢而來索紙寫門狀復登驢而出正秉驢而來索紙寫門狀復登驢而出正如所說之夢賈文元曰程六當為宰相歎羨不已叔祖謂曰爾無羨後爾作相在先又文簡公為兩制賈方小官又參大政風望傾朝衆謂旦夕爰立

俄以事罷去比三易藩郡而貴已登庸方拜使相
雖古之精於術者無以過也
叔祖寺丞年四十謂家人曰吾明年死矣居數月又
指堂前壁曰吾去死如隔此壁爾未幾而卒叔祖多才藝
窓曰吾之死止隔此紙爾未幾而卒叔祖多才藝
與人會射發矢能如其意常從主人之後主人中
則亦中主人遠則亦遠不差尺寸
伯祖毅直喜施而與人周一日苦寒有儒生造門即
持綿袴與之其人大驚曰何以知我無袴也蓋於
游從間常察其不足也至晚年家貧懸罄而爲義

不衰有儒生以講說醵錢時家無所有偶伯祖母
有珠子裝抹胷賣得十三千盡以與之
明道先生宰晉城時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未幾晨
起有老父立於門外問之曰我汝父也今來就汝
居具陳其由張氏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請辨之
老父曰業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
張氏其年某月某日某人抱去某人某人見之先
生謂曰歲久矣爾何記之詳也老父曰某歸而知
之則書於藥法策後因懷中取策進之其所記曰
某年月日某人抱兒與張氏子

曰爾年幾何曰三十六矣爾父而在年幾何曰七十六矣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纔四十已謂之三翁乎老父驚駭服罪

明道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爲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搖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役卒甚多何爲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爾師宰之相信如此謝師直尹洛時嘗談經與鄙意不合因曰伯淳亦然往往在上元某說春秋猶時見取至言易則皆曰非是頤謂曰二君皆通易者也豈

談經而主簿乃曰非是監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如是乎

改葬告少監文

維元祐六年辛未二月癸卯玄孫右承議郎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琉謹遣姪頤就墳所以酒肴之具祭告于高祖少監高祖母京兆太君段氏之靈蓋人之從俗以開發冢墓爲事近年以來太評事四評事墓繼遭盜劫少師墓亦嘗有穴因不知完否苟未完矣理當改厝幸而尚完異日之禍不得不慮今將改葬少師而遷公丘封使後人不知墓

之所在以圖求安謹具昭告伏惟鑒饗

祭席仁叟文

年月日河南程頤謹以香醪致奠于亡姊夫奉禮郎席仁叟之靈自我未冠與君爲姻游從嬉戲不殊同隊之魚情好恩義無異一門之親知吾心而丹誠相照信吾道而白首逾新貧賤晚年信益篤於聚散之間尚不勝於悽慘況死生之隔何以喻其悲辛昔我姊之云亡望君舍而來奔悼彼中途之夭逝各懷哀憤以難伸表情誠之不替遂婚姻之重論於是君之女以女於吾姪我之息復歸於君門敦契義之如是豈淺薄之所在何其降年不永訃音遽聞相去千里徒增愴於魂夢逮茲三稔始獲展於丘墳宿草雖又予哀未泯孥甥女以將歸叔中懷而告遠清香一炷苦酹一盃庶君其享之嘗鑒我心之非悲

祭張子直文

妹夫故尚書虞部員外郎張君子直之靈嗚呼與君游從歲踰一紀情在睦姻我於君而既厚心存樂善君於我而彌隆會則盡合簪之歡別則有索居之歎信吾道而白首益堅知余心而中懷靡間君在洛南我居畿甸常爲命駕之約方切離群之戀忽承置郵

之書重有婚姻之顧雖稚女之愛憐感君心之勤眷
遽報諾音魯未幾月走介欻來言君被疾觀遣辭之
甚遽已驚皇而自失走十舍之脩途冐炎燠之赫日
始及近郊已聞捐室撫孤孀而長慟痛死生之遂隔
嗚呼子直惟君之生爲善是力臨官政有慈惠幹濟
之稱居鄉里推謹厚淳和之德謂所享之宜長胡降
衷之莫測祐薄命短人之所悲母老子幼禍兮何極
雖道路以猶嗟宜親朋之共惜何君命之若斯俾我
心之重盡羈旅之次肴羞粗飾惟君之靈監斯誠而
來格

祭四十一郎文

叔父顒令昂具酒肴致祭于姪四十一郎之靈嗚呼
乃祖乃父世積慶善而汝兄弟姊妹皆不克壽夭逝
羑忒至如是乎惟汝資稟善和修謹無子弟之過期
汝有成而遽死耶吾方以罪安寘縶遠方生不獲覩
汝疾死不獲撫汝柩寃痛之深衷腸如割吾知汝有
汝未伸之志抱無窮之恨吾當致力慰爾心於泉下又
婦盛年自今當待之加厚冀其安室嗣子循良令
已可見當教誨之期於成立則汝爲有後矣此外吾
無以致其力矣嗚呼吾將七十望汝收我而我反哭

汝天乎寃哉

祭李邦直文

嗚呼惟公世推文章位登丞輔簡編見其才華廊廟存其英武固不待誄而後知也自與公別于茲九年既升沉之異迹望履之後寫以無緣惟期與公挂冠之後居洛之濵葛巾藜杖日以相親何志願之未諧遂音容之永隔追念平昔悲辛填臆嗚呼哀哉頤也少服公名晚識公面重以姻婣始終異眷感懷知遇冊誠莫見一慟靈筵聊伸薄奠

祭李通直文 先生之婿壻

嗚呼余周流天下閱人多矣求其忠孝仁厚如子者幾希宜得其壽而遽夭耶余老矣有賴於子而反哭子何其酷邪

目錄□□主治山欽九葉不知何故□□

放蝎（見□□公本拾遺□）

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

酌貪泉詩（見劉立之叙述）

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

書縣廳壁（見龜山語錄）

視民如傷。

右明道先生文

易上下篇義（見易傳後）

乾坤。天地之道。陰陽之本。故為上篇之首。坎離。陰陽

河南程氏遺文

放蝎頌（見游氏本拾遺）

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

酌貪泉詩（見劉元城之敘述）

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

書縣廳壁（見龜山錄）

視民如傷。

右明道先生文

易上下篇義（見傳後）

乾坤。天地之道。陰陽之本。故為上篇之首。坎離。陰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成質故爲上篇之終咸恒夫婦之道生育之本故爲下篇之首未濟坎離之交合而交則生物陰陽之成功也故爲下篇之終二篇之卦皆分而後推其六義而爲之次序卦是也卦之分則以陰陽盛者居上陰盛者居下所謂盛者或以卦或以爻卦與爻取義有不同如剝以卦言則陰長陽剝也以爻言則陽極於上又一陽爲衆陰主也如大壯以卦言則陽長而壯以爻言則陰盛於上用各於其所不相害也乾父也莫尤焉坤母也非乾無與爲配字畫故也故卦有乾者居上篇有坤者居下篇乃復陽生

臨陽長觀陽盛剝則雖有坤而居上陰生遯長大壯陰盛夬陰極則雖有乾而居下其餘有乾者皆在上篇泰否需訟小畜履同人大有无妄大畜也有坤而在上篇皆一陽之卦也卦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爲之主故一陽之卦皆在上篇師謙豫比復剝也其餘有坤者皆在下篇晉明夷萃升也卦一陰五陽者有乾也又陽衆而盛也雖衆陽說於一陰而已非如一陽爲衆陰主也王弼云一陰爲之主非也故一陰之卦皆在上篇小畜履同人大有也卦二陽者有坤則居下篇小過雖無坤陰過之卦也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在下篇其餘二陽之卦皆一陽生於下而達於上又二體皆陽陽之盛也皆在上篇也蒙頤習坎也陽生於下謂震坎在下也坎始於中也達於上謂一陽至上作上或得正位也生於下而上勢作達陽之陽盛也陽生於下而不達於上又陰乘而陽寖復失正位陽之弱也震也解也上有陽而下無陽無本也艮也蹇也震坎艮以卦言則陽也以爻言則皆始變微也而震之上艮之下無陽坎則陽陷皆非盛也唯習坎則陽上達矣故爲盛卦二陰者有乾則陽盈可知需訟大畜无妄也無乾而爲盛者大過也離

也大過陽過一有字盛於中上下之陰弱矣陽居上下則綱紀於陰頤是也陰居上下不能主制於陽而反弱也必上下各二陰中唯兩陽然後爲勝小過是也大過小過之名可見也離則二體上下皆陽陰實虛焉陽之盛也其餘二陰之卦二體俱陰陰盛也皆在下篇家人睽革鼎諸異兌中孚也卦三陰三陽者敵也則以義爲勝陰陽尊卑之義男女長少之序天地之大經也陽少於陰而居上則爲勝蠱以陽居長陰上貴少男在中女上皆陽盛也坎雖陽卦而陽爲陰所陷弱也又與陰卦重陰盛也故陰陽敵而有坎者皆在

下篇。困井。渙節。既濟。未濟也。咸曰。一體有坎。尚爲陽陷。二體皆坎。反爲陽盛。何也。曰。一體有坎。陽爲陰所陷。又重於陰也。二體皆坎。陽生於下而達於上。又二體皆陽。可謂盛矣。男在女上。乃理之常。未爲盛也。若失正位而陰反居尊。則弱也。故恒損歸妹。豐皆在下篇。女在男上。陰之勝也。凡女居上者。皆在下篇。咸益。漸。旅。困。渙。未濟也。唯隨與噬嗑。則男下女。非女勝男也。故隨之彖曰。剛來而下柔。噬嗑彖曰。柔得中而上行。長陽非少陰可敵。以長男下中少女。故爲下之。若長少敵勢力侔。則陰在上爲陵。陽在下爲弱。咸益之類是也。咸亦有下女之象。非以長下少也。乃二少相感（一作說）以相與。所以致陵也。故有利貞之誡。困雖女少於男。乃陽陷而爲陰揜。無相下之義也。小過二陽居四陰之中。則爲陰盛。中孚二陰居四陽之中。而不爲陽盛。何也。曰。陽體實。中孚中虛也。然則頤中四陰不爲虛乎。曰。頤二體皆陽卦。而本末皆陽盛之至也。中孚二體皆陰卦。上下各二陽不成本末之象。以其中虛故爲中孚。陰盛可知矣。

易序 見性理羣書

易之爲書。卦爻彖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絪縕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知情僞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耦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爲其用三百八十四爻互爲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彖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彖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待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當知也

禮序同上

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僞貌飾情也鄙夫野人卒然加敬逡巡遜卻而不敢受三尺童子拱而趨市暴夫悍卒莫敢狎焉彼非素有於教與邀譽於人而然也蓋其所有於性物感而出者如此故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群分禮固行矣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乎萬物之上天地與吾同體萬物與吾同氣尊卑分類不設而彰聖人循此制爲冠昏喪祭朝聘射饗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具於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衆人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上自古始下逮五季質文不同罔不由是然而世有損益惟周爲備是以夫子嘗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逮其弊也忠義之薄情文之繁林放有禮本之問而孔子欲先進之從蓋所以矯正

反弊也。然豈禮之過哉。爲禮者之過也。秦氏焚滅典籍。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購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儒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考其文義。時有牴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通之肆。珠珍器帛。隨其所取。如游阿房之宮。千門萬户。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以弗畔。蓋其說也。粗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終於聖人之歸。惟達於道者。然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後能得於禮。然則禮之所以爲禮。其則不遠矣。昔者顔子之所從事。不出乎視聽言動之間。而鄉黨之記孔子

多在於動容周旋之際。此學者所當致疑以思。致思以達也。

禘說 見集朱子

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稷配。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廟。於太祖之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也。周之后稷生於姜嫄。姜嫄以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者須以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此武王祀文王

推父以配上帝。須以父也。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曰武王者。以周之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猶言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是周公之法壞也。若是成王祭上帝則須配以武王。配天之祖則不易。雖百世惟以后稷配上帝則必以父。若宣王祭上帝則亦以厲王。雖聖如堯舜。不可以爲父。雖惡如幽厲。不害其爲所生也。故祭法言有虞氏宗堯。非也。如此則須舜是堯之子。商非其子。雖授舜以天下之重。不可謂之父也。如此。則是堯養舜以爲養男也。禪讓之事。蔑然

矣。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圜丘。器用陶匏。藁秸服用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爲配。而祭於明堂也。本朝以太祖配於圜丘。以禰配於明堂。自介甫此議。方正先此。祭五帝。又祭昊天上帝。并配者六位。自介甫議惟祭昊天上帝。以禰配之。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爲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爲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已力爲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

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
事本蓋出於此人安得為無功業故朝廷
廟為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
書銘見徵言

舍其英蘂其實精於思貫於一

與方元寀手帖見思錄

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
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
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嫉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
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

顯定下由經以求道勿之久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
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

按朱子跋此帖有二一有應舉耕田之語又嘗得
此帖皆不可見姑記朱說云

謝執政書見師說張繹

公知射乎有人執弓于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為善射
矣一日使羿立於其傍道之以彀率之法不從羿且怒
而去矣從之則矣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吁作故不
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
也顧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

謝傳著伯壽手謁見朱子文集

頤謹詣行館，拜謝長官秘書。十月日河南程頤狀

答晁以道書 見呂氏雜志

頤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論，惟未嘗一字及數耳。

與橫渠簡 見朱子語類

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一作甚有理，可試往聽他說看

答謝良佐書 見微言○又楊遵道錄但是問答，不云有書

侯子至愚，無足責，故人素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

寄范淳夫書 同上

承招久留，左右所助一意正道者，實在原明耳。

右伊川先生文

傳聞續記 此記係取朱子名臣言行錄及邵氏易學辨惑所載，以補遺書外書之未備。若夫他書豈無附見，然未敢必信，故不復取云。

一日二程先生侍太中公訪康節於天津之廬，康節携酒飲月陂上，歡甚，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致。明日明道悵然，謂門生周純明一作甫曰：昨從堯夫先生遊，聽其論議，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純明曰：所言何如？明道曰：內聖外王之道也。是

曰康節有詩明道和之今各見集中（錄聞見）

右二先生語

李文定公爲舉子時從种放明逸先生學將試京師携明逸書見柳開仲塗以文卷爲贄與謁俱入久之仲塗出曰讀君之文須沐浴乃敢見因留之門下一日仲塗自出題令文定與其諸子及門下客同賦賦成驚曰君必魁天下爲宰相令門下客與諸子拜之曰異日無忘也及文定登科相仲塗門下客有柳某者文定命長子束之娶其女不忘仲塗之言也文定[illegible]如[illegible]公[illegible]

有物混成賦識者知其決爲宰相蓋所養所學發爲言辭者可以觀矣程明道先生爲伯温云（錄聞見）

神宗欲用温公召知許州令過闕上殿方下詔謁監察御史裏行程顥曰陛下召司馬光卿度光來不來顥對曰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帝曰未論用其言如光者常在左右人主自可無過公果辭召命（同上）

熙寧十年春呂申公起知河陽河南尹賈公昌衡率温公程伯淳餞於福先寺上東院康節以疾不赴明日伯淳語康節曰君實與晦叔席上各辯論出

歎不已題以詩解之云云（同上）

陳左司瓘曰范公淳夫嘗論顏子不遷怒貳過惟伯淳能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邪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予常以寡陋自愧了翁之子正由云了翁自是每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帶然後讀之（范太史遺事）

右明道先生語

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惟須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約誓明日稍愈及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不三十年子孫有乞匃於海上者矣程頤云（涑水記聞）

程伊川曰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聞見錄）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曰如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胡氏傳家錄）

異時伊川同朱公掞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因以論道伊川指面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

安在甚處。先君爲之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然不及先生之有條理也。潤楊學藏

伊川又同張子堅來。方春時。先君率同遊天門街看花。伊川辭曰。平生未嘗看花。先君曰。庸何傷乎。物物皆有至理。吾儕看花異於常人。自可以觀造化之妙。伊川曰。如是則頤從先生遊。同上

先君病且革。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致力。願先生自主張。先君曰。平生學道。固知此矣。然亦無可主張。伊川猶相問難不已。先君戲之曰。正叔可謂生薑樹頭生。以是生薑樹頭出也。伊川曰。從此與先生永訣矣。更有可以見告者乎。先君聲氣已微。舉張兩手以示之。伊川曰。何謂也。先君曰。面前路徑須常令寬。路徑窄則自無着身處。況能使人行也。同上

右伊川先生語

河南程氏遺文

梅菴辯論胡本錯誤書南軒語附

近略到城中歸方數日見平父示近間承寄聲存問感感但所論二先生集則愚意不能無疑伯逢主張家學固應如此熹不敢議所不可解者以老兄之聰明博識敏夫之造詣精深而不曉此此可恠耳若此書是文定所著即須依文定本爲正今此乃是二先生集但彼中本偶出文定家文定當時亦只是據所傳録之本雖文定蓋不能保其無一字之訛也今別得善本復加補綴乃是文定所欲聞文定復生亦無嫌間不知二兄何苦尚爾依違也此間所用二本固

不能盡善亦有灼然却是此間本誤者當時更不曾
寫去但只是平氣虛心看得義理通處便當從之豈
可胜裏先橫却一箇胡文定後不復信道理耶如定
性書及明道叙述上富公與謝帥書中刪却數十字
及辭官表倒却次序易傳序改泯為泝祭文改姪為
猶子之類皆非本文必是文定刪改熹看得此數處
有無甚害者但亦可惜改却本文蓋本文自不害義
理故也叙述及富謝書是也有曲為回互而反失事
實害義理者辭表是也曲為回互便是私意害義理
矣惟定性書首尾雖非切要之辭然明道謂橫渠實

父表弟聞道雖有先後然不應以聞道之故傲其父
兄如此語録說二先生與學者語有不合處明道則
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云不是明道氣象如此與今
所刪之書氣象類乎不類乎且文定答學者書雖有
不合亦甚宛轉不至如此無含蓄況明道乎今如此
刪去不過是減得數十箇閑字而壞却一箇從容和
樂底大體氣象恐文定亦是偶然一時意思欲直截
發明向上事更不暇照管此等處或是當時未見全
本亦不可知今豈可曲意徇從耶向見李先生本出
龜山家猶雜以游察院之文比訪得游集乃知其誤

以白先生先生歎息曰此書所自來可謂晚的猶有此誤況其他又可盡信耶只此便是虛已從善公平正大之心本亦不是難事但令人先着一箇私意橫在肚裏便見此等事爲難及耳又猶子二字前論未盡禮記云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言人爲兄弟之子喪服猶己之子非所施於平時也況猶字本亦不是稱呼只是記禮者之辭如下文嫂叔之無服姑姊妹之薄也今豈可泥此遂謂嫂爲無服而名姑姊妹以薄乎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爲姪然亦無云猶子者但云兄之子弟之子孫亦曰兄孫耳二先生非不知

此然猶從俗稱姪者蓋亦無害於義理也此等處文定既得以一時已見改易二程本文今人乃不得據相傳別本改正文定所改之未安處此何理耶又明道論王霸劄子等數篇胡本亦無乃此間録去有所脱誤非文定之失伊川上仁廟書此間本無後來乃是用欽夫元寄胡家本校亦脱兩句此非以他人本改文定本乃是印本自不曾依得文定本耳似此之類恐是全不曾參照只見人來說自家刻得文字多錯較得不精便一切遊拒之幾何而不爲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乎夫樂聞過勇遷善有大

於此者猶將有望於兩兄不意只此一小事便直如此殊失所望然則區區所以劇論不置者正恐此私意根株消磨不去隨事滋長爲害不細亦不專爲二先生之文也如必以胡氏之書一字不可改易則又請以一事明之集中與呂與叔論中書注云子居和叔之子胡氏編語錄時意其爲邢恕之子遂削此注直於正文子居之上加一邢字頃疑呂氏亦有和叔因以書問欽夫答云嘗問之邢氏果無子居者以此例之則胡氏之書亦豈能一無繆誤乃欲不問是非一切從之乎況此乃文字間舛誤與其本原節目處

初無所妨何必一一遵之而不敢改乎近以文定嘗立祠於鄉郡說應求邦彥二公皆指其小節疑之鄙元履至爲扼腕今二兄欲尊師之而又守其尤小節處以爲不可改是文定有所謂大者終不見知於當世也此等處非特二先生之文之不幸亦文定之不幸耳既用官錢刊一部書却全不睹是只守却胡家錯本文字以爲至當可謂直截不成議論恐文定之心却須該通流通決不如是之陋也若說文定決然主張此書以爲天下後世必當依此即與王介甫主張三經字說何異作是說者却是謗文定矣設使

微似有此亦是克未盡底已私所謂賢者之過橫渠所謂其不善者共改之正所望於後學不當守己殘而妬道冀使其遺風餘弊波蕩於末流也程子嘗言人之爲學其失在於自主張太過橫渠猶戒以自處太重無復以來天下之善今觀二兄主張此事得無近此聖賢稽衆舍己兼聽並觀之意似不然也胡子知言亦云學欲約不欲陋此得無近於陋邪如云當於他處別刊此尤是不情悠悠之說與月攘一雞何異非小生所敢聞也每恨此道衰微邪說昌熾舉世無可告語者望二兄於千里之外蓋不翅飢渴之於

飲食乃不知主意如此偏枯若得從容賓客之後終日正言又不知所以不合者復幾何耳欽夫尊兄不及別狀所欲言者不過如此幸爲呈似所言或不中理却望指教熹却不敢憚改也向所録去數紙合改處當時極費心力又且勞煩衆人意以爲必依此改正故此間更無別本今既不用切勿毀棄千萬盡爲收拾便中寄來當什襲藏之以俟後世耳向求數十本欲遍遺朋友今亦不須寄來熹不敢以此等錯本文字誤朋友也天寒手凍作字不成不能傾竭懷抱惟加察而恕其狂妄可也朱子與劉共父

昨見共父家問以爲二先生集中誤字老兄以爲當
經文定之手更不可改愚意未曉所謂夫文定固有
不可改者如尊君父攘夷狄討亂臣誅賊子之大倫
大法雖聖賢復出不能改也若文字之訛安知非當
時所傳亦有未盡善者而未得善本以正之歟至所
特改數處竊以義理求之恐亦不若先生舊文之善
若如老兄所論則是伊川所謂昔所未遑今不得復
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者又將起於今日矣已作
共父書詳言之復此具稟更望虛心平氣去彼我之
嫌而專以義理求之則於取舍從違之間知所處矣

道術衰微俗學淺陋極矣振起之任平日深於吾兄
望之忽聞此論大以爲憂若每事自主張如此則必
無好問察言之理將來任事必有不滿人意處而其
流風餘弊又將傳於後學非適一時之害也只如近世
諸先達聞道固有淺深涵養固有厚薄擴充運用固
有廣狹然亦不能不各有偏倚處但公吾心以玩其
氣象自見有當矯革處不可以火濟火以水濟水而
益其疾也熹聞道雖晚賴老兄提掖之賜今幸略窺
彷彿然於此不能無疑不敢自鄙外於明哲故敢控
瀝一盡所言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其詳則又具於共

父書中幸取而并觀之無悋其詞之太直也欽與張
不先天而開人各因時而立政胡本天作時欽夫
謂此言先天與文言之先天不同文言之云先天後天愚
乃是左右參贊之意如左傳云實先後之意思却在
中間正合天運不差毫髮所謂啐啄同時也此序所
云先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言用心莫亦無
窺聖人之用心胡本無心字欽夫云著心字亦大害事請深思之愚謂孟子

害於理否並同
稱姪固未安稱猶子亦不典按禮有從祖從父之名
則亦當有從子從孫之目矣以此爲稱似稍穩當處
偶及此因以求教非敢復議改先生之文也與富公
又謝帥書全篇反復無非義理卒章之言止是直言
義理之效感應之常如易六十四卦無非言吉凶禍
福書四十八篇無非言災祥成敗詩之雅頌極陳福
祿壽考之盛以歆動其君而告戒之者尤不爲少阿諂
媚孟子最不言利然對梁王亦曰未有仁義而遺後
其君親者答宋牼亦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豈

以利害動之哉但人自以私心計之便以爲利故不肖者則起貪欲之心賢者則有嫌避之意所趣雖殊然其處心之私則一也若夫聖賢以大公至正之心出大公至正之言原始要終莫非至理又何嫌疑之可避哉若使先生全篇主意專用此說則誠害理矣向所見徹同行異情之說於此亦可見矣春秋序兩處觀其語脉文勢似熹所據之本爲是先天二字卷中論之已詳莫無害於理否理既無害文意又協何爲而不可從也聖人之用下著心字語意方定右見親切主宰處下文所謂得其意者是也不能親其用心則其用豈易言哉故得其意然後能法其用語序然也其精微曲折蓋有不苟然者矣若謂用心非所以言聖人則孟子易傳中言聖人之用心者多矣蓋人之用處無不是心自聖人至於下愚一也但所以用之者有精粗邪正之不同故有聖賢下愚之別不可謂聖人全不用心又不可謂聖人無心可用但其用也妙異乎常人之用耳然又須知即心即用若有是心而又有用之者

（別紙）

伏蒙垂諭向論程集之誤定性書辭官表兩處已蒙收錄其他亦多見納用此見高明擇善而從初無適

莫而小人向者妄發之過也然所謂不必改不當改者反復求之又似未能不惑於心輒復條陳以丐喻夫所謂不必改者豈以爲文句之間小小同異無所繫於義理之得失而不必改邪蓋所論出於己意則用此說可也今此乃是集諸本而證之按其舊旨然後刊正雖或不能一一盡同亦是類會數說而求其文勢語脉所趨之便除所謂疑當作某一例之外未嘗敢妄以意更定一點畫也此其合於先生當日本又無疑今若有尊故重正而不敢忽易之心則當循其舊舊容復有毫髮苟且遷就於其間乃爲盡善惟其不爾故字義迂晦者必承誤彊說而後通誤作尊今便彊說爲尊其所聞之類是也語句刊闕者須以意屬讀然後備如當食羹呲止之無是也皆此等不惟於文字有害反求諸心則隱微之間得無未免於自欺邪且如吾輩秉筆書事唯務明白其肯故舍所宜用之字而更用他字使人彊說而後通邪其肯故爲刊闕之句使人屬讀而後備邪人情不大相遠有以知其必不然矣改之不過印本字數稀密不勻不爲觀美而他無所害然則胡爲而不改也卷子內如此數已悉用朱圈其上復以上呈然所未圈者似亦不無可取方執

筆時不能不小有嫌避之私故不能盡此心今人又
來督書不容再閱矣更乞詳之可也所謂不當改者
豈謂富謝書春秋序之屬而書中所喻沿洄猶子二
說又不當改之尤者耶以熹觀之所謂尤不當改者
乃所以爲尤當改也大抵熹之愚意止是不欲專輒
改易前賢文字稍存謙退敬讓之心耳若聖賢成書
稍有不愜已意處便率情奪舊筆恣行塗改恐此氣象
亦自不佳蓋雖所改盡善猶落末流輕肆自大之弊
況未必盡善乎伊川先生嘗語學者病其於己之言
有所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不能恩耳楊迪及門
二書見集

今熹觀此等改字處竊恐先生之意尚有不可不思
者而改者未之思也蓋非特己不之思又使後人不
復得見先生手筆之本文雖欲思之以達於先生之
意亦不可得此其爲害豈不甚哉夫以言乎己則失
其恭敬退讓之心以言乎人則啓其輕肆妄作之弊
以言乎先生之意則恐猶有未盡者而絶人之思姑
無問其所改之得失而以是三者論之其不可已曉
然矣老兄試思前聖入太廟每事問存羔羊謹關文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深戒不知而作教人多聞闕疑
之心爲如何而視今日紛更專輒之意象又爲如何

審此則於此宜亦無待乎熹之言而决且知熹之所
以再三冒瀆而其所不樂聞者豈好己之說勝得已
而不已者哉熹請復論沿泝猶子之說以實前議夫
改沿爲泝之說熹亦竊聞之矣如此曉破不爲無力
然所以不可改者蓋先生之言垂世已久此字又無
大害義理若不以文辭害其指意則只爲沿字而以
因字尋字循字之屬訓之於文似無所害而意亦順
實辭必欲改爲泝字雖不無一至之得然其氣象却
殊迫急似有彊探力取之弊非先生所以不用此字
之意或出於此不然豈不知沿泝之別而有此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哉蓋古書沿字亦不皆訓順流而下之字也荀子云反鉛察之注云鉛與沿同循也惜乎當時莫或疑而知之以祛後人之
惑後之疑者又不能闕而遽改之是以先生之意終
已不明而舉世之人亦莫之思也大抵古書有未安
處隨事論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遽改之以沒其實則
安知其果無未盡之意邪漢儒釋經有欲改易處但
云某當作某後世猶或非之況遽改乎且非特漢儒
而已孔子刪書血流漂杵之文因而不改孟子繼之
亦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終不刊去此文以從
己意之便也然熹又竊料改此字者當時之意亦但

欲使人知有此意未必不若孟子之於武成但後人崇信太過便憑此語塗改舊文自爲失耳愚竊以爲此字決當從舊況所當改若老兄必欲存之以見沿字之有力則請正文只作沿字而注其下云某人云沿當作沿不則云胡本作沿不則但云或人可也如此兩存使讀者知用力之方改者無專輒之咎而先生之微音餘韻後世尚有默而識之者豈不兩全其適而無所傷乎猶子之稱謂不當改亦所未喻蓋來教但云姪止是相沿稱之而未見其害義不可稱之意云稱猶子尚庶幾焉亦未見其所以庶幾之說是以愚嘗未

龍卒曉然以書傳者之則亦有所自來蓋爾雅云女子謂兄弟之子爲姪注引左氏姪其從姑以釋之而反復考索終不言男子謂兄弟之子爲何也以漢書考之二疏乃今世所謂叔姪而傳以父子稱之則是古人直謂之子雖漢人猶然也蓋古人淳質不以爲嫌故如是稱之自以爲安降及後世則心有以爲不可不辨者於是假其所以自名於姑者而稱焉雖非古制然亦得別嫌明微之意而伯父叔父與夫所謂姑者又皆吾父之同氣也亦何害於親親之義哉今若欲從古則直稱子而已若且從俗則伊川橫渠二

先生者皆嘗稱之伊川嘗言禮從宜使從俗有大害義理處則須改之夫以其言如此而猶稱姪云者是必以爲無大害於義理故也故其遺文出於其家而其子序之以行於世舉無所謂猶子云者而胡本特然稱之是必出於家庭之所筆削無疑也若曰何故他處不改蓋有不可改者如祭文則有對偶之類是也若以稱姪爲非而改之爲是亦當存其舊文而附以新意況本無害理而可遽改之乎今所改者出於禮弓之文而彼文止爲喪服兄弟之子與己子同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與下文嫂叔之無服也姑姊妹之薄也之文同耳豈以爲親屬之定名哉猶即如也其義繫於上文不可殊絶明矣若單稱之即與世俗歐後之語無異若平居假借稱之猶之可也豈可指爲親屬之定名乎若必以爲是則自我作古別爲一家之俗夫亦孰能止之似不必强挽前達使之同己以起後世之惑也故愚於此亦以爲无所當改以從其舊者若必欲之則請亦用前例正文作姪注云猶子則亦可矣春秋序當謝書其說略具卷中不知是否更欲細論以求可否此人行速屢來督書不暇及矣若猶以爲疑則亦且注其下云元本有某某若干字庶幾讀者既見當時言意之實又不

猶後賢刪削之功其他亦多類此幸賜詳觀即見區區非有偏主必勝之私但欲此集早成完書不俟後學耳計老兄之意豈異於此但恐見理太明故於文意瑣細之間不無闊略之處用心太剛故於一時意見所安必欲主張到底所以紛紛未能卒定如熹則淺暗遲鈍一生在文義上做窠窟苟所見未明實不敢妄為主宰農馬智專所以於此等處不敢便承誨諭而不自知其惰易也伏惟少賜寬假使得盡愚將來改定新本便中幸白共父寄兩本來容更參定箋注求教所以欲留得一本蓋欲備後復有所攷考也儻蒙矜恕不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錄其過而留聽焉不勝幸甚幸甚同上

右明道先生遺文九篇長沙學官既刻二先生文集後三年新安朱熹復以此寄桂云得之平山汪應辰敬以授教授何蘊伻嗣刻之乾道已丑四月朔廣漢張栻謹書南軒書明道先生遺文後

河南二程先生文集憲使楊公已鋟板三山學官遺書外書則庾司舊有之乙未之火與他書俱燬不存諸書雖未能復是書胡可緩師耕承乏此來亟將故本易以大字與文集為一體刻之後園明教堂賴吾同志相與校訂視舊加密

二先生之書於是乎全。嘗淳祐丙午古汴趙師
耕書（麻沙本後序）
程氏遺書。長沙本最善。而字頗小。閱歲之久。板
已漫漶。教授王君湜出示五羊本。參校既精。大
字亦便觀覽。然無外書。襲之乃模鋟于春陵郡
庫。又取長沙所刊外書附刻焉。願與同志者共
學。淳祐六年立秋日東川李襲之謹題（後序）
右河南程氏遺書外書。俱出程門弟子手
記。考亭朱夫子家藏類訪旁搜。先後次第
為此。世所刊本無不同者。獨二先生文集

出胡文定公家。頗有改削。如定性書及明
道行述上富公與謝帥書。中刪却數十字。
辭官表之顛倒次第。易傳序之改沿為浩。
祭文之改姪為猶子。劉張二公以是本刻
之長沙。考亭定其所當改者數紙。與其父
劉帥書。又與南軒張子屢書。廩然承奸習
訛。末流波蕩之為懼。而卒亦莫之從也。今
所傳文集大率潭本。是固不能無餘論矣。
臨川譚善心元之。蚤讀二書。慮其傳本浸
少。悉為刻隸。而於文集復加詳審。與蜀郡

虞槃叔常往復討論以復乎考亭所改之舊且註劉張本異同於其下其於遺文凡集所未録者各以類附焉至若伊川經説其書見時氏本特易傳止其目見近思録其書見時氏本特易傳止繫辭上篇春秋傳止魯桓九年書解止僖格于文祖詩解止四方以無拂論語解止吾從下恨多誤字不敢臆決惟易繫取呂氏精義所編春秋傳取尹氏纂集所補以舊版本審校受之正稽之往哲而不悖傳校績刻此其乎為意固將以集程氏書文之全明程朱授受之正稽之往哲而不悖傳之來裔而亡窮觀此書者如挹座春而立門雪俱非苟然為之也烏乎元之用心亦可謂勤也已裝褫成帙家學人誦謹緝大意書于左方至治二年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臨川後學鄒次陳謹識

周二程張邵書余以晁昭德讀書志校之周子通書一卷明道中庸解一卷程氏易十卷書説一卷詩説兩卷論語説十卷孟予解十四卷伊川集二十卷程氏雜説十

卷張子正蒙書十卷漁樵對問一卷信聞
紀一卷孟子解十四卷易說十卷春秋說
一卷橫渠崇文集十卷邵子皇極經世十
二卷觀物篇六卷擊壤集二十卷凡十九
部壹伯五十四卷所謂程氏雜說十卷者
疑即朱子所譜諸公各自為書歟出並行
之一者也而遺書所紀不見其目朱子因
其先人舊藏益以類訪為遺書二十五卷
又為外書十二卷益多雜說數倍而雜說
固不傳合見氏所記與今所傳讀蓋可考
矣然今所傳本皆家藏故書數十年前所
刻就令刻板具在意且漫漶廢棄不少矣
清廟雅樂姑以備數而鄭衛之聲入爭愛
之則此日少而彼日多者亦其勢然也近
年始有新刊邵子書聞風而起者或誚為
迂闊且笑之宜黃譚善心同邑傳君友諒
之門人也奮然不顧取二程遺書文集刻
之且將考訂程氏經說以次鋟木槃托中
表之好乃得預聞其說喜其事之有成而
學者得以傳讀先儒之遺文而不倦其卓

然之見良有可取故題其後以勉同志之
士云蜀郡後學虞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